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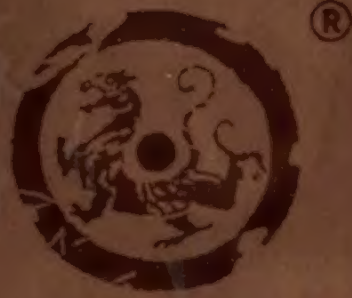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六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六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聖域述聞(二卷一一至卷二八)	刁忠民校點	郭齊審稿	一
洙泗考信錄	楊世文校點	郭齊審稿	一三一
洙泗考信餘錄	楊世文校點	刁忠民審稿	二二七
聖門人物志	李文澤校點	刁忠民審稿	二七七
聖門志	李文澤校點	劉琳審稿	四〇七



聖域述聞卷十一

三長物齋叢書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收集廢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爲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請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尙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遷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

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敝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問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大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尙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陰。回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



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開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渚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

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用種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舉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人，定保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詔不遑。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木曾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



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
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
常也、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
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
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償縛平人者、罰羊五
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
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卽不入砦、本家
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
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
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
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
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
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
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卽大順城
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
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
明珠滅賊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
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
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
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

族安、而環州鎖戎徑道通微、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
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
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眾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
遂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
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
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
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
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
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
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
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
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
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
滕宗諒總之。孫洙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
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
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
張洸帥渭。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
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
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在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
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

出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路經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可。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允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名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人第給之。使有

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隄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墾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彊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白。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問仲淹。悉采用之。宜若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眾以爲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



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議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罰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會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唐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謫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乃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

請穎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初、仲淹病、帝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鄆、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母。齋三日而去。

本朝康熙五十四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六十一年、又從祀宋仁宗於

京師歷代帝王廟。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渙沍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

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同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置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

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爲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修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得。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畱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死脅從乎。旣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

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畱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爲修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輩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

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監守賈昌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流。有季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潰棧，德博必破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蘇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修嘗言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



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日、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三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眾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瑞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誦、羅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修。神宗初卽位、欲深護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尙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汙、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意、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



無藏

聖域述聞卷十一終

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鶻，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明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精異同，立說於左，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端平二年，從祀孔子廟庭，旋罷。明嘉靖九年，復祀，稱先儒。

校記

①沆：當作「亢」。

②路：當作「命」。

③可：當作「我」。

④白：當作「之」。以上四條據《宋史·范仲淹傳》。

⑤得：當作「行」。

⑥季：當作「李」。

⑦圭：當作「主」。

⑧意：當作「急」。以上四條據《宋史·歐陽修傳》。

聖域述聞卷十二

三長物齋叢書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其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置理一分殊之說殆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

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搢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遼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不以此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宏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

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衝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二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今諸路烏合之眾、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逃、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仲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蹕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肯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

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不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用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畱綱與仲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辭官屬、所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察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



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以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奉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堯舜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而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黼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熹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

古聖賢之於。未有不以興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後會計館。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能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國安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尙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明宏治八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果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怒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驚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婿也。嘗詣從彥。必危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間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

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聞謁時將溪上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亂變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綠山之亂；內有虛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上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宏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衰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

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諡文質。明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側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子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鴻臚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五百年之後，恍明而修行完而深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



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可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道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有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謂之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泊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惟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眾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

者、則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泔泔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緘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履不差。若槩以理而不察其分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道、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



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處落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輩所及松以爲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矣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惴惴於事若無甚可否及遇酬酢事變所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吾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有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秀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明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在應辰胡憲游既又有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宮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勤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書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題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端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綱而自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習部掾屬陵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

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日臣下權任大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收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膈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詐於小而忽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忽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微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未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難傳後、蓋委館職

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揆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卽命詞。揆不得已草制。尋主管神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澹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開範、官箴、新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曾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卽而祠之。景定二年、封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校記

①殆：當作「始」。

②苦：當作「若」。

③不：當作「必」。

④辭：當作「辟」。

⑤所：當作「新」。

⑥察：當作「蔡」。

⑦故：當作「敗」。

⑧而：當作「爲」。

⑨詭：當作「說」。以上八條並據《宋史·楊時傳》。

⑩國安：當作「安國」。

⑪怒：當作「熟」，見《宋史·羅從彥傳》。

⑫可：當作「有」。

⑬突：當作「自」。以上二條見《宋史·李侗傳》。

⑭有：當作「友」。

⑮官：當作「官」。

⑯未：當作「末」。以上三條據《宋史·呂祖謙傳》。



儒藏

聖域述聞 卷一二

聖域述聞卷十三

三長物齋叢書

蔡沈字仲默，先儒元定之子也。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類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特薦用之，沈不屑就。明正統二年，封建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朴宗臣見而奇

之，凡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常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聞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陳，其所得問熹，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冲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漢陳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



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開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元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條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地，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已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鎔錘，不容有踴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矣。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尤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於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川，而憂時論事，慷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寮屬延

誦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寧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頤口金山所聞。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魏二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定二年，召爲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事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遠，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蓋亦急於內修，姑遑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秘書

省正字。御史徐栢卽劾了翁對策狂妄獨侂冑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侂冑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了翁以化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計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卽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未數月復原官。知眉州。眉雖爲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耆。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官。親爲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募願墾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俗爲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入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朝論寔之如其請。遂寧關

守了翁行郡事。卽具奏乞修城郭。甯不虞。廷議靳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秘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約已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似吳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強幹枝弱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財用。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爲省試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十七年遷秘書監。尋以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時幾而其天命。導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



排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蓋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無所忌避。而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太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敕求碩儒。丕闢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又請中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朝士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劇上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僦別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俄權尙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詠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竊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

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創義塚。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薨。上親臨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重其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竇。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時從之典。以肅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誦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槩若白黑。上讀之。感動。卽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其初。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眞德秀。上因民

望而並招之。用了翁樞禮部尙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盡漏下四十刻而退。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尙書。經緯進讀。上必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上悉嘉納。且手詔獎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寧廟。乞趣崔與之叅預政事。乞定殿畝之令。以寬民力。乞詔從臣集議。以救楮弊。乞儲闕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事。如儲人才。凝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己之詔。如分別褒貶。二帥是非。如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如分任諸帥區處降附。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擠。而不能安於朝矣。執政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長卒。併以江淮附了翁。朝論大駭。以爲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上勉勞尤

至。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畧。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殿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依餼於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喪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爲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皆非上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額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歎惜有月。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諡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王柏字會之。婺川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



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慨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卽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爲之斂且葬焉。求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杭、楊棟相繼守葵、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子製服臨於郡。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

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世、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足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書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閩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厯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志、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十三終

校記

①結：當作「緒」，見《宋史·陳淳傳》。

②與：當作「而」，見四庫本《北溪大全集·外集》陳

沂《敘述》。

③陳：當作「成」，見《宋史·陳淳傳》。

④二：當作「了」。

⑤關：當作「闕」。

⑥枝弱：當作「弱枝」。以上三條據《宋史·魏了翁傳》。

⑦御：當作「禦」。

⑧時：當作「侍」，見《宋史·魏了翁傳》。

⑨川：當作「州」。

⑩足：當作「定」，見《宋史·王柏傳》。

聖域述聞卷十四

三長物齋叢書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元太宗乙未歲，命太子出師，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在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旋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

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燕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醢既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美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



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尙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畫之所爲。夜必書之。有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講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於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閉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

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搢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疫。謙貌如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益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剛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道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朝廷賜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再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

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於學官。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煜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隣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且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師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然火復誦習九歲從郡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卽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據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達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卽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

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然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復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卽位超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通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



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官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卽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卽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逸客問壺壺使人渙然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

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歸於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屣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卽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定老子莊子本元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天歷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明宣德四年從祀孔子廟庭。宏治八年罷本朝乾隆二年復祀稱先儒。

畢域述聞卷十四終

聖域述聞卷十五

三長物齋叢書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搗衣簞食。其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衆。皆告之曰。學以爲己。勿求人知。歸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所著有居業錄。蓋取修辭立誠之義。每言與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故卑者溺於功利。高者驚於空虛。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真。一在功夫間斷。嘗作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治國。聖人能事畢矣。居仁性行淳篤。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與羅倫、張元禎友善。數會於弋陽龜峯。嘗言陳獻章學近禪悟。莊昶詩止豪曠。此風旣成。爲害不細。又病儒者選述繁蕪。謂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不作可也。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主白鹿書院。過饒城。淮王請講易傳。待以賓師之禮。是時吳與弼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然學者或有閒言。居仁聞修自

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萬曆十三年。追諡文敬。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關出塞。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宏治十二年進士。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決囚江北。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守仁。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還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尙書楊一清改之。驗封。屢遷考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兵部尙書王瓊素奇守仁才。十八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利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日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朝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管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託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



州、黃縣主簿吳玘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慄不敢隱，因賞其罪，令訶賊。賊動靜無勿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明年正月，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鑑等禽師竄。疏言權輜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尙書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甲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以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李敷擊敗之。副將楊璋等亦生繫，曰能以歸，遂議討橫水左溪。十月，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敷及守備郝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戩遇其奔軼。守仁自據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

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定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與戩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人笑至，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橫水，控諸獠。還至贛州，議討淵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淵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讎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飾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洲，斬賊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於下洲立平和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洲廣兵合剿，守

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泖頭，廣東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爲神。進右副都御史，予世襲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附守仁軍。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眾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邵永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搗南昌。所至有司缺佚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敎其歸國之誠，令從吏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調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七月壬戌朔，留宜春王拱樛居守，而劫其眾六萬入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

喜，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安吉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眾曰：「善。」已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垣登，縛拱樛等。官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日，遣文定、珣、璉、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曾瑛、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却。守仁斬先却者，官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寶橋。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



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如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貴、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禽賊。至是果奏捷。帝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爲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泝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覲覲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則相與媚功。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競爲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聞趙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大帥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

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罵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迺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納內應。籍可拔也。忠、泰故常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亦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纘、御史章綸。纘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規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卽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讒邪構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卽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其行貨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尙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



諭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不遷而陰紉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緒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璁、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銜守仁，復沮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嘉靖六年，恩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鎮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維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敘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徵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鄰交趾深山絕谷，悉犒獠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為屏蔽。若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承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陳兵入見。

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七營撫其眾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為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獠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何賊不備，遂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賊，盡平八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璁、萼薦，萼故不善守仁，以璁強之。後萼長吏部，璁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最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緒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憾。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獠為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用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

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因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南。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守仁已病。具疏乞骸骨。舉勳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縗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請龍場窮荒無書。日釋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

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羣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彰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諡文成。二年。予世襲伯爵。既又有請以守仁與薛瑄。陳獻章同從祀文廟者。帝獨允禮臣議。以瑄配。及萬厯十二年。御史詹事講申前請。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主靜。沿宋儒周敦頤。陳顥。且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誠宜崇祀。且言胡居仁純心篤行。衆論所歸。亦宜並祀。帝皆從之。終明之世。從祀者止守仁等四人。於從祀之主稱先儒。

校記

①利：當作「涖」，見下文。

②七：當作「人」，見中華書局本《明史·王守仁傳》。

③如：當作「于」，見右引書。

④陳顥：當作「程顥」，二程之一也。



儒藏

聖域述聞 卷一五

聖域述聞卷十六

三長物齋叢書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宏治六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與祭酒章懋以實行教士。未幾，奉親歸，因乞終養。劉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官。遷南京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入爲吏部左侍郎。世宗卽位，命攝尙書事。上疏言：「人任超遷，法當疏通，不報。」大禮議起，欽順請慎大禮以全聖孝，不報。遷南京吏部尙書。省親乞歸，改禮部尙書。會居憂，未及拜，再起禮部尙書。辭，又改吏部尙書。下詔敦促，再辭，許致仕，有司給祿米。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秉正樹黨，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故屢詔不起。里居二十餘年，足不入城市，潛心格物致知之學。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守仁，畧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書，亦以書報，大畧謂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反復二千餘言，欽順再以書辨曰：「執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

知也。自有大學以來，未有此論。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果何物耶？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也。又執事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與物格而后知至矣。書未及達，守仁已歿。欽順爲學，專力於窮理存心知性。初由釋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今人明心之說，混於禪學而不知，有千里毫釐之謬。道之不明，將由於此。欽順有憂焉，爲著困知記以自明。自號整庵。年八十三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啟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

孫之。未幾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遽疾求去。瀕行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易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寧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而葛藤終年。一意不調。則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激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鋒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園而謂浚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眾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

亂視災。隱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帝不憚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邇年諸臣所日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僅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摺紳稍有器識者。舉綱投阱。卽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鰥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參士。則所參者必嗜利之臣。以筆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驚駭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



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懌、斥爲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閏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齋宿、爲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尙書、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戡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輾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寬仁宏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餼覈、則下樂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訐、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排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已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潤。犯言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尙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國士繫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璥。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壈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鄤、鄧方被杖、母大詬、帝得疏駭

與、責以顛倒是非。道周疏辨、語復營護鄤。帝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諳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鄤語爲口實。其冬擇東宮講官、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擢道周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道周。至發言、鄤杖母、明目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道周遂移疾乞休、不許。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刑部尙書鄭三俊方下吏、講官黃景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適追諭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潛儲全折以爲非。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恭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顧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遂撫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殺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宜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槌心飲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

聞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予。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葉。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張網溢地之談。款市樂天之說。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搢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冒喪數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爲不可也。其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卽甚無才。未宜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屏履。今雖逾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卽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鎖鑰。何必使被疎負塗者。祓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繕紳勃谿語。欲爲鄭鄖脫罪。下吏部行劄。嗣昌因上言。鄭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飾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語諸臣與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自

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係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國美德。但不可倣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旣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謂臣中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不如鄭鄖。帝曰。然。朕正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古人心無所爲。今則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且爾言不如鄭鄖。何也。對曰。臣章見惡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鄭。帝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鄭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眾惡必察。帝曰。陳新甲何以走邪徑。託捷足。且爾言軟美容悅。叩首折枝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卽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

凶與不祥。故軍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詰問久之。帝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帝怒有閒。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諂諂而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非朕慢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謹頌。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已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劾道周。

者。有刑部主事張若麒。謀改兵部。遂阿嗣昌意。上疏曰。臣聞人主之尊。尊無二上。人臣無將。將而必誅。今黃道周及其徒黨。造作語言。虧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好譁。盡出道周。無不可歸過於君父。不煩示前日召對始末。背公死黨之徒。鼓煽以惑四方。私記以疑後世。揜聖天子正人心息邪說至意。大不便。帝卽傳諭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黨。凡數百言。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閱。而大學士魏照乘惡道周甚。則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杖八十。究黨與。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尙書李覺斯。謝輟。嚴旨切責。再擬滿。戍煙瘴。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司掠治。乃還刑部獄。逾年。尙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卽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謂黨。



儒藏

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道周。萬一聖意轉
國而臣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永成廣西。十
五年八月。道周戌已經年。一日帝召五輔臣入文華後
殿。手一編從容問曰。張溥。張采何如人也。皆對曰。讀書
好學人也。帝曰。張溥已死。張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稱之。
對曰。其胸中自有書。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
亦不免偏。時周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已方再
入相。欲參用公議。爲道周地也。卽對曰。張溥。黃道周皆
未免偏。徒以其善學。故人人惜之。帝默然。蔣德璟曰。道
周前日蒙戎上恩。寬大獨其家貧子幼。其實可憫。帝微
笑。陳演曰。其事親亦極孝。吳桂曰。道周學無不通。且極
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傳旨復故官。道周在途
疏謝。稱解學龍萊廷秀賢。既還。帝召見道周。道周見帝
而泣。臣不自意今復得見陛下。臣故有大馬之疾。請假
許之。居久之。福王監國。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
出。馬士英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
潯王耶。乃不得已趨朝。陳進取九策。拜禮部尙書。協理
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繼去國。識者知其將亡
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頗行。陳進取策。時不能用。甫
竣事。南都亡。見唐王聿鍵於衢州。奉表勸進。王以道周

爲武英殿大學士。道周學行高。王敬禮之特甚。賜宴鄭
芝龍爵通侯位。道周上果議抑芝龍。文武由是不和。一
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
學御史撻之。當是時。國勢衰。政歸鄭氏。大帥恃恩觀望。
不冒一出關募兵。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啟
行。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由廣西出衢州。十
二月進至婺源。遇

大清兵。戰敗被執。至江寧。幽別室中。囚服著書。臨刑過
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
從之。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銅山在孤島中。有
石室。道周自幼坐臥其中。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精大
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
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
得其小冊。自謂終於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也。
今上道光三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十六終

校記

①網：當作「網」，見《明史·黃道周傳》。

②官：當作「官」。

聖域述聞卷十七

三長物齋叢書

湯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母趙氏，明末流賊陷州城，殉節死。父祖契攜斌避兵，流寓浙江衢州。

本朝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江西斌隨其父還里。九年，舉進士，由庶吉士授

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應

詔陳言，請廣搜野乘遺書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於元至正，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我

朝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與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斌誇獎抗逆之人，擬

旨嚴飭。

世祖特詔斌至南苑，溫諭移時。是年

諭吏部曰：翰林官員讀書中秘，習知法度，自能以學問爲經濟，助登上理。茲朕親行裁定十八員，皆品行清端，才猷贍裕，各照外轉應得職銜陞一級用。於是斌爲陝西潼關兵備道。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甫至任，流賊鄭成功犯江寧，陰遣賊黨至贛州，流言煽誘，僞通海侯李

玉庭踞粵都山寨，詐約降，實伺南安無備，謀陷城。斌廉得成功奸細，白巡撫蘇宏祖斬之。又請移兵守南安。玉庭果來犯，見有備卻走。遊擊洪起元追逐數月，乃就擒。斌以父老乞休歸里，尋丁憂。既服闋，聞峇城孫奇逢請學夏峯，往受其業。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尚書魏象樞薦斌。學有淵源，躬行實踐。副都御史金鑑薦斌文辭淹雅，品行端醇。

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同編修彭孫通等纂修明史。二十年，充

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爲明史總裁官，並纂修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充

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時江寧巡撫余國柱內遷，左都御史調湖廣，巡撫王新命代之。新命旋遷，兩江總督、九卿等會推學士孫在豐、浙江布政使石琳堪任江寧巡撫。上諭大學士曰：所貴道學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託之空言。今有道學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悖。朕聞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頗有定行，前典



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寧巡撫。斌瀕行，

上諭曰：以爾久侍講筵，老成端謹，江蘇爲東南重地，故特簡用。居官以正風俗爲先。江蘇風俗奢侈浮華，爾其加意化導，移風易俗，非旦夕事。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當有成效。錢糧歷年不清，督撫所奏錢穀刑名大事，多有舛錯，爾能潔已率屬，自然改觀。

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十月，

上南巡至蘇州，

諭斌曰：向聞吳閭繁盛，今觀其風土，大畧尙虛華，安佚樂，逐末者多，力田者寡，遂至家鮮蓋藏，人情澆薄。爾當使之去奢返樸，事事務本，庶幾家給人足，可挽頹風。朕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有事巡行。凡日用所需，皆自內府儲備，秋毫不取之民間，恐不肖官吏藉端妄派，以致擾民，爾其嚴察劾奏。

駕至江寧，

諭斌回署治事，

賜御書及狐腋蟒服。初，余國棟任巡撫，奏言淮揚二府屬水淹涸出者，令次年徵輸額賦。至是，斌以遺員履勘，仍然水淹，卽涸出者亦未耕種，奏入部議，令再勘。斌仍以實奏，事乃寢。二十四年，疏言蘇松等府賦額繁重，康

熙十八年以來積逋，若同時並徵，民力不能兼完。知縣催科，幾破撲不報。請於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俾官無挪新補舊之弊，民無廢棄農桑之苦。疏下部議行。是年秋，淮揚徐三府復水，斌條列蠲賑事宜以

聞，請發帑五萬兩糴米湖廣，先借所屬知縣倉穀散給。又言：災地百姓餬口無資，恐入冬飢寒兼迫，流亡者多。臣與漕臣徐旭齡、河臣靳輔定議，二臣就近分董淮安賑務。臣卽至清河、桃源、宿遷、邳豐諸州縣察賑。

上命戶部侍郎素赫往助督賑，俾災民成就撫輯。斌先後奏劾蘇州知府趙祿星、揚州知府張萬壽、句容知縣陳協溶、宜興知縣蔡司雷、如皋知縣盧經、睢寧知縣葛之英、江都知縣劉濤、金壇知縣劉茂位等貪酷劣蹟，並稅革勘治。常州知府祖進朝以失察屬吏降調，斌奏留之，部議不准，得

旨：祖進朝既經巡撫湯斌保奏清廉，可從所請，仍留原任，以勸廉吏。時吏部行取知縣爲御史，斌疏官行取定例，必錢糧胥完，而蘇州松江二府賦重役繁，甲於天下，銓選得此，輒謂遷擢難期，頽然自放，或竟罔顧官箴。臣受任巡撫，首以察吏安民爲念，徧告屬員，

聖上知人之明，出自天授，苟能潔已愛民，決不至久沈



下位。故一時守令爭自濯磨。操守廉潔。政績表著者。實不乏人。然錢糧則萬萬不能十分全完。蓋勢處其難。智勇才力俱困。今若拘成例。勢必以僻壤小邑易於藏拙者塞責。未足以光鉅典。惟吳縣知縣劉滋。吳江知縣郭琇。廉能最著。乞

俯准行取。以勵循良。俾繁劇與兩邑相符者。亦知有登進階。相率奮勉。疏下部議。以二員俱有錢糧未完案格於例。得

旨。劉滋郭琇。湯斌既稱為廉能最著。准其行取。二十五年。斌疏言。吳中風俗尚氣節。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詞豔曲。壞人心術。童愚之民。斂財聚會。迎神賽社。一席之值。至數百金。婦女有游冶之習。親粧豔服。連袂寺院。無賴少年。習學拳勇。輕生好鬪。名為打降。臣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來。寺院無婦女之遊。迎神罷會。豔曲絕聲。打降斂迹。惟妖邪巫覡。習為怪誕之說。愚民為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無時間歇。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症者。巫覡輒曰五通將娶為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瘠而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

為更甚。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比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妖像木偶像付之烈焰。土偶投之深淵。撤行有司。類此者盡撤燬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以為從前曾有官長銳意屏除。旋即遇祟而死。皆為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巫覡最黠且悍。臣恐去任後。又造怪誕之說。冀斂貲財。更議興復。請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嶺。庶可永絕根株。疏上。得

旨。淫祠惑眾。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石嚴禁。直隸及各省有似此者。一體飭遵。先是。廷臣有言輔導皇太子之任。非斌不可者。於是

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官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尤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為禮部尚書。管倉庫府事。斌至。

諭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廉者不多見。爾前陞辭時。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初。河臣靳輔與按察使于成龍論河工事久未決。

命尙書薩穆哈穆成額往會斌勘議。斌謂宜濬高郵、寶應諸州縣下河，俾積水漸歸於海，開一尺有一尺之益，開一丈有一丈之益。薩穆哈等因靳輔欲於下河築隄，東水入海，還奏開濬無益。至是。

上詢斌，斌以前議對。

上詰問薩穆哈穆成額各語塞，遂視其職。

特遣侍郎孫在豐督濬下河，如斌議。尋充

經筵講官。時始設太子講官，以斌與詹事尹秦、郭榮、少詹事舒淑、中允閻世繩、贊善黃與堅充之。斌疏薦候補道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潛心經傳，學有淵源，雖年踰六旬，精力尙健，乞徵取引，見以備錄用。

上遂授介爲少詹事。

命斌與介輔導太子。二十六年夏不雨。

諭工直言得失。鑾臺郎董漢臣以諭教元良，慎備筆執奏。御史陶世玉劾漢臣摭拾浮泛之事，誇大其詞，欺世盜名，請逮繫嚴鞠。疏下內閣，集九卿議，有欲重罪漢臣者。尋奉

特旨免議。而余國柱時爲大學士，以斌當九卿會議時，有漸對董漢臣之語，傳

旨詰問。斌奏：董漢臣以諭教爲言，而臣忝長宮僚，勸進典禮，負疚實多。

上以詞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資性愚昧，前奉

綸音，一時惶怖，罔知所奏。本欲自陳愆過，致諸多牽混，罪何可辭。臣自念供奉以來，並無正經善言，足以仰助萬一，而臣動違典禮，循省自愆。年來衰病侵尋，愈趨愈積，乞

賜嚴加處分，以警溺職。

上因其遮飾，其奏仍不明晰，降

旨嚴飭之。左都御史瑯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珙、鄭重等劾斌奉

諭申飭，不痛自引咎，並追論其於蘇州去任時巧飾文告，沽名干譽。會耿介以疾乞休，詹事尹秦、少詹事舒淑、開音布、翁淑元劾介僥倖求去，實無病疾，並劾斌妄薦如尸之人。吏部尙書達哈塔疏言：臣奉

命輔導東宮，數日之內，負罪實多。以湯斌耿介不能當其任，况庸陋如臣，乞准解退。疏並下部察議。斌、介、達哈塔俱應革職。

上命斌與達哈塔仍留任。九月，改工部尙書。未幾，疾作，遣太醫診視。十月卒，年六十有一。遺疏入，遣大臣奠茶。

酒。

諭曰湯斌任巡撫時廉以自守特加擢用忽聞盜近深軫朕懷。

命由驛還觀下部議卹部臣以斌曾降七級回奏奉

特旨仍如尙書例予祭葬後祀陝西江西江南名宦雍正十年

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

賜諡文正。所著有洛學編潛庵語錄詩文諸集。

今上道光三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儒藏

聖域述聞卷十八

三長物齋叢書

西廡先儒二十六位

穀梁赤一名喜。一云名元始。魯人。受春秋經於子夏。爲之作傳。自孫卿、申公、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列於學官。晉范寧博采諸儒異同之說。爲作集解。唐貞觀二十一年。以赤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睢陵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高堂生。魯人。齊公族也。或曰高敬仲食采高唐。因氏。禮自孔子時。其經已不具。至秦焚書。散亡益多。獨士禮十七篇。高堂生能言之。後又有古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獻之於朝。得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及明堂陰陽之記。字皆大篆。因名曰古文儀禮。內惟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文字多異。餘三十九篇。以無師說。無敢傳者。後皆亡失。高堂生所傳。稱爲今文儀禮。鄭康成爲之注。而唐賈公彥疏焉。唐貞觀二十一年。以高堂生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萊蕪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孔安國。字子國。少學詩於申培。受尙書於伏生。以文學政事名。年四十。爲諫議大夫。事漢武帝。爲侍中。魯共王壞孔壁。得古文尙書。論語。孝經。上之。帝悉以書還孔氏。

仍詔安國作傳。安國乃考論古今文義。作論語訓解。尙書孝經傳。又集先聖家語。尙書序曰。古者伏羲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書籍生焉。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詞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書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



其王好治宮室，壞先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更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安國自博士遷臨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六。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曲阜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毛萇，趙人也。善詩。初，孔子刪詩，以授子夏。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授毛亨。亨，河間人，稱大毛公。亨授萇，萇爲河間

獻王博士，稱小毛公。獻王修學好古，立毛氏學。萇每詠詩，王悅之，因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樂壽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鄭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康成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大善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

守制。環及康成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康成，屢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康成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康成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康成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康成後嘗疾篤，自應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厥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親秘書，緝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

爲害，汙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熒熒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讀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傳定。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舉徵爲大司農，



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如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柏度，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因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綴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厤、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康成質於辭訓，人頗譏其繁。至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高密伯。明嘉靖九年，罷祀。祀於其鄉。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儒。

范寧字武子，南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晉簡文帝為相，將辟之，為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邈邈，至道淪翳，濛濛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

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傑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態，盡魑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厥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家之愆大也。寧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薨之後，始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其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寧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寧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寧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導之甥

也。以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寧所不容。乃相舉扇。因敝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寧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和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憂。乘休咎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解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啟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啟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寧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主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圖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政稱春秋。樂毅宦燕。

見喪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民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至嚴少。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恤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而郡守長吏。率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今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產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亡。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比割精兵器械。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所。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列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藉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貴。



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使以補役、一徭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寧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啟多合旨。寧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眾費、一出私財。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都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中、太守臣寧入參機省、出舉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籍。郡城先有六門、寧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寧自置家廟、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寧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寧嚴

威屬縣。惟令建立。願山臣表下太常、議之典禮。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夏二千石也。』若范寧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為天門太宰、棄官稱斥。帝以寧所務惟學、事人不判、會赦免。初、寧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朱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邱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飭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菹、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心、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寧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密、為世所重。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新野伯。明嘉靖九年、罷祀。祀於其鄉。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十八終

校記

①皇：當作「黃」。

②更定：當作「定更」。以上二條據《漢書·孔安國傳》。

③傳定：當作「定傳」，「定」字絕句。

④舉：當作「車」。

⑤柏：當作「官」。

⑥著：當作「注」。以上四條據《後漢書·鄭玄傳》。

⑦新：當作「所」。

⑧比：當作「皆」。

⑨所：當作「戶」。

⑩官：當作「官」。

⑪謀：當作「讀」。

⑫「廟」下當補「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凡二十二字，否則下文「工夫萬計」句易誤解。

⑬建：當作「速」。

⑭宰：當作「守」。

⑮斥：當作「訴」。

⑯心：當作「時」。以上十條據《晉書·范寧傳》。

聖域述聞卷十九

三長物齋叢書

確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裴君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餽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於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潯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潯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潯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潯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慰。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官未旣。有笑於列者曰。先生

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食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無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詰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桷。構榱侏儒。椳闔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石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長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轅環天下。卒老於



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廛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詬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菰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令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

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譏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錡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錡，謗語鬻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謂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寺。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脊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皇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



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纔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身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

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禿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詬。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咸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

狂妄慙愚不識禮度陳佛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剖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寇不剛孽臣奸賊竄居某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闢機闔開雷厲風

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順從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願庸明示德意使永承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囿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會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閒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特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鏘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視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編揭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閒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竊潭據處食民畜產豕鹿孽以肥其身以種其子



無藏

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驕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佻佻倪倪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蟇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至。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果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此乃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孽朱滔。血衣猶

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宏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圖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鄭喪。爲替服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

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闊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甚。宋元豐七年、封昌黎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又從祀鄉縣孟子廟。本朝乾隆二十一年、又建孟子廟於曲阜、亦以愈從祀、皆稱先儒韓氏。

校記

①講：當作「讀」，見中華書局本《新唐書·韓愈傳》。

②皇：當作「黃」，據右引書。

③諂：當作「諸」。

聖域述聞卷二十

三長物齋遺書

胡瑗字翼之，奉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校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圓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厯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祕閣，遂興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待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

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既卒，詔贈其家。端平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閒畫以爲圖。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父池在杭，求簽書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縷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縷，不亦大乎？」夏竦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果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道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往，領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



儒藏

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或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愛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

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貴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克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主安得無異。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冒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止。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冊禮。葬給幽箔。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幽箔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車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懼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

賢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裴郛如馬季良、譙詔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詔，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漢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正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以其手葉爲案。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邊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諭其不可。主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伐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許，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遣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輓與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

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侂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願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爲節度副使，斬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畧，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尙何懼？」琦曰：「君但見慶厯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默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諭其姦邪不可用。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

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協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徧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類邸直省官四人爲閣門祕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尙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祕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所役爲之。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遣

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六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嘗頓首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敬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哀辭堂候，時以爲哀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重會糞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



平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英詔引常衮事實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適因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收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

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東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冀諸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輒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

邇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情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貧。春算秋計。輾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贏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糲。悉修城池樓櫓。關轉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在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蔡天申爲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做事之

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爲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卽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當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卽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詔。流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卽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頒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微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收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



傾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
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
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
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果議甫定。遂罷
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
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
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開上。則
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
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
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以
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
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
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
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
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
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
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
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
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糴
法。兩宮虛己以聽。迨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邊吏曰。

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
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膳
器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
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卽臨其喪。明堂
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
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
州。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
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
父老亦相率具祭。郡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
光孝友忠信。恭敬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
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
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
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
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
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
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
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
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京請發冢斷棺。帝不許。乃令奪
崇謚。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迨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

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請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殺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建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端平二年，又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本朝康熙六十一年，又從祀宋哲宗於京師歷代帝王廟。

聖域述聞卷二十終

校記

- ①興：當作「典」，見《宋史·胡瑗傳》。
- ②往：當作「狂」。
- ③止：當作「正」。
- ④賢：當作「質」。
- ⑤正：當作「王」。
- ⑥邊：當作「遣」。
- ⑦主：當作「至」。
- ⑧伐：當作「代」。
- ⑨許：當作「計」。
- ⑩因：當作「英」。
- ⑪貧：當作「負」。
- ⑫轉：當作「輔」。
- ⑬建：當作「靖」。以上十一條據《宋史·司馬光傳》。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洛陽人。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向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食。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尙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輯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陞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身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師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講易地也。闕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仲舉。焞自代。授左宣敎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仲

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剏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真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焞。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焞始入。見就職。入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輔臣入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

但焯微曠、恐教兒費力耳。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焯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猜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覲其舅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尙何和之爲務。又遺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張、我日益急、侵尋陵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

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祥、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朞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莽、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決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已迂陋、已驗於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旣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放歸田里。疏上、以焯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

焯自入經筵，卽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後，開既去，素檜當國，見焯議和疏，又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於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若焯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於禮部，中紹興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率執以無訛。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疏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蹕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鄉誥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鞠，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原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

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歿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李彌大、吳敏誼世勛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自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接事宰物之權。願摧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尙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論，則參用臺諫之言。若數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久，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安國論。



奏。愠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彊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稍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南仲既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之視大臣爲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爲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爲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栗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疆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

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眾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爲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泐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栗從而擠之。詔與郡。栗以安國數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盡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安國。昨因繳奏，徧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并黜，尙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

刑。黃潛善輒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實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聚賢尙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論定計畧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讎敵，迎復兩宮。論正心，謂謹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疆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疆於爲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端。一

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始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執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位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收除侍讀，安國持黃錄不下。左相呂頤浩特令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



去異已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頃浩大喜。卽引勝非爲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僂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肖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夢出東南。右相秦桧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卽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頃浩卽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璠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顧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出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

之封爵。或在祀典。比於荀揚韓氏。仍詔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孫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賢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錫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卽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大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閒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名利與蟻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

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校記

- ①仲：當作「沖」，下同。
- ②即：當作「郎」。
- ③伸：當作「沖」。
- ④疆：當作「彊」。
- ⑤決：當作「次」。
- ⑥已：當作「見」。
- ⑦「累」下當補「奏」字。
- ⑧又：當作「及」。以上八條據《宋史·尹焞傳》。
- ⑨「本」下當補「者」字。
- ⑩久：當作「命」。
- ⑪恐：當作「怒」。
- ⑫并：當作「升」。
- ⑬黃錄：當作「錄黃」。
- ⑭校：當作「檢」。
- ⑮之時：當作「入侍」。

⑩春修：當作「春秋」。

⑪與：當作「如」。以上八條據《宋史·胡安國傳》。

聖域述聞卷二十二

三長物齋叢書

張栻字敬夫蜀之綿州人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應補官。時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視閣。時孝宗新卽位浚起請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聞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難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請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嘗與締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宮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感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

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情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洞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詔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



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以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政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然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竚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而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以爲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

於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關，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栻言，卽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請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勿念稼穡之勞，而其後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臣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褒然宰相責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譁譁，說竟以謫死。栻在朝未期歲，而詔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蘭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驍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拔，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

羣發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類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并准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恃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栻劾大辨詐設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景定二年，封華陽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生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賀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者。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之。初調興隆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勅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智勇



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離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召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卽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與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

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腹。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開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尙多。自我出奇制勝。微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耶。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早。禱卽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九齡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鵲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

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請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明嘉靖九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二十二終

校記

- ①感：當作「寢」。
- ②洞：當作「肩」。
- ③以輔：疑誤。《宋史·張栻傳》作「倚賴」，諸書或作「倚仗」、「倚輔」。
- ④臣：當作「誠」。以上三條據《宋史·張栻傳》。
- ⑤「觀」下脫「者」。必以形迹觀「數字」，見庫本《慈湖遺書》卷五、《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一五等。
- ⑥興隆：當作「隆興」。
- ⑦興：當作「與」。
- ⑧召：當作「詔」。以上三條據《宋史·陸九淵傳》。



藏書

聖域述聞卷二十三

三長物齋

黃幹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幹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幹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卽日行。時大雪。旣至而熹他出。幹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幹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請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幹。寧宗卽位。熹命幹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眾。熹作竹林精舍成。遣幹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幹。彙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幹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冑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幹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幹名德。辟爲荆湖

北路安撫同僚。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輪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澤。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糴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善。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何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鞠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極枯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幹報以乞候。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輳。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卽郡治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八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

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餘日以五鼓坐於堂。謔召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領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餘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餘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濡山再拜。雨卽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珪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餘卽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鞠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居乎。先是。餘移書珪曰。丞相誅韓之後。愆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

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通州縣之閒。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旣明。則爲之立堡砦。畜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脇息。有棄田廬挈妻孥渡江之意。其閒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珪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珪往。繼揚視師。與偕行。餘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據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拒置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餘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珪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那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



之地。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令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浮虜殺戮五六千人。肝胎東西數百里。莽爲坵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賓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嘒嘒。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眾。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眾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斬黃必不可保。斬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

詆排之。厥後光黃斬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己。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幹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幹。及倅安豐。武定。說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澤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幹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幹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晝臺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官。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歿。後數年。以門人請諡。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諡曰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吳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

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大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慢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王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災。感螭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遷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惡。諛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厭之。德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

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象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諱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鄭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暗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累。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資。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積。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尙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新天永命爲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之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知及今



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還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席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燦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搏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荒冢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徵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廟，新徽州守林炎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私匿販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槻薛極每謂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早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減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投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還。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徵，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

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畧擒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盜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斬黃矢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屬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旣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給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損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棄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伊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撥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劫遵而治其亂者，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樑，冀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



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霽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頤、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霽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惟蜀二閹乃出於簽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眾共之。且言、乾道淳雍閒、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爲恥、受任於位者、以包苴入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莘、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政夫對、親提政夫直視問爲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崔輿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富如二祖寶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之儀、浸備以一

心而受累、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倪冑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鞋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轡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虚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堅、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逐。上曰、仲尼不爲己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冠起、德秀薦陳韓有文武才於常平使者史憲忠、言於朝、遂起韓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輿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膏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

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膏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於泉。公廩僅三百人。僧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於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薨。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鬻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平振之。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新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饒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上忻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勅令。經武要畧。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

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遣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頃刻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稱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政。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集。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瑞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採菰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慧。爲臨川縣丞。而黃幹

適知其縣事。伯憲見二子而師事焉。幹告以必有真育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

楊興立一見推服。來學者果皆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廣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柏既執費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理識。序正諸經。宏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沈固篤實。絕類異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於朝。又率名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蔡。杭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

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啟蒙發揮。通書發揮。近心錄發揮。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文天祥字朱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灼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父。胡銓像。皆諡忠。卽忻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疲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棄。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直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朱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尙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告。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稟。天祥



不呈高、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慨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富有變。吾聞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聚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天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愛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陳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尙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亦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

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繫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新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閒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州。至虞橋。士龍戰死。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陳宜中留孟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及張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軍中。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



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昂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洪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闕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惟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搗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衝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納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李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眾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以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糲羹。行入板橋。兵又至。眾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洪。金應而去。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昨應解所懷金與

卒。獲免。二樵者以黃荷天祥至高郵。沉海至温州。兩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深。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零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淵兵敗。同起事者劉散。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嚴皆死。武岡教授羅開。體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深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縛浚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駁尾。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洙。監軍趙時賞。趙孟深等盛兵入贛城。鄒淵以諮議縣兵。擄於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夷。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聞復贛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卽鄒淵於

承豐。以兵先潰，恒窮追天祥至方石嶺。輩信拒戰，箭發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實坐肩輿，後兵問爲誰，時實曰：我姓文，眾以爲天祥，擒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鼎、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陸興。時賞賚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實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燕夫皆死焉。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昀、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淵、劉子浚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懿乃潛遁。元帥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宏範兵突至，眾不及戰，皆頓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膽子不死。鄒淵自剄，眾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子浚、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許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榮遁。張唐、熊桂、吳希夷、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

既，廣溪張拭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宏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置之。厓山被軍中置酒大會，宏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拯，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宏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元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朱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在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



儒藏

啓名書言某日燒叢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藏國公及朱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而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今上道光二十三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二十三終

校記

- ①喪：當作「表」。
- ②微：當作「激」。
- ③善：當作「喜」。
- ④居：當作「屈」。
- ⑤湖：當作「胡」。
- ⑥悍：當作「捍」。
- ⑦地：當作「弛」。
- ⑧浮：當作「俘」。
- ⑨說：當作「諸」。以上九條據《宋史·黃榦傳》。
- ⑩象：當作「龜」。
- ⑪之：當作「大」。
- ⑫損：當作「捐」。
- ⑬頤：當作「熙」。
- ⑭簽：當作「僉」。
- ⑮雍：當作「熙」。

[illegible]

聖域述聞卷二十四

三長物齋叢書

陳澔字可大都昌人。父大猷黃州判官。澔潛心經學。尤精戴記。宋亡隱居教授。元至正元年年八十一卒。學者稱雲莊先生。又稱經歸先生。奎章閣學士虞集題其墓所著禮記集說。明洪武時列於學官。正統中以之取士。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厯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遠。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畧。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搆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隔。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

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而澤。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予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倫常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証。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厯。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析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書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註



四卷。謙爲較定。傳於學者。天祿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爲學之方。柏告必以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實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於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輒問其旨義。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吾非其師也。欲辭去。強之不能止。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鈔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書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啖之。衡獨危坐樹

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重其德。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各物。星厓。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浸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譴誦之聲聞戶外。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樞嘗被召至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喜幸末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卽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宗。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

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祇以屢改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丙寅至今十有三年。九入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丁寧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至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爲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平。最多。他不能者。皆

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推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切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

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於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覓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⑥廷抑高舉下則人才尚位畧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富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爲君不忠出言之難而忠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

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一動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客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衆寡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爲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

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足爲非其害有不可勝旣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費其喜以示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歎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尙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真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利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況如斯養賢者有不賢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

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恒難合。況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君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字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威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焉抑



洪水以救民故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榮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啟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減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况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耶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爲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以下稱盛世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變數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時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慈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爭出西方菩出東方去年冬菩出東方復見西方議

者則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熟復推行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



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政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而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爲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獨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

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嘉納之。衡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尙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亦秘。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大言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忤之。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傾尙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

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耶？」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職，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于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燠、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子弟皆幼雅，衡待之如成人。其爲教，因寬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輟，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

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實默爲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士。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厯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厯之本，而求厯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巳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衡及金木二星距踰冬至日，躔校舊厯，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厯三十刻，以糴代管，闕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六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應離朧胸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厯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

自餘正譌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麻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祿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餞，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有數千里來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之。所去人皆哭泣不能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延祐初，又詔定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齋，衡居魏時所署也。

聖域述聞卷二十四終

校記

①較：當作「校」，見中華書局本《元史》卷一八九履祥傳。

②各：當作「名」。

③始：當作「如」，見《元史》卷一五八衡傳。

④平：當作「年」，見右引書。

⑤廟廊：當作「廊廟」，見右引書。

⑥廷：當作「任」，見右引書。

⑦歡：當作「假」，見右引書。

⑧況：當作「汎」，見右引書。

⑨變數：當作「數變」，見右引書。

⑩獨：當作「觸」，見右引書。



聖域述聞卷二十五

三長物齋叢書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性穎敏甫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及貞改任滎陽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既而聞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深於理學貞乃並禮爲瑄師。由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後貞復改官鄆陵瑄補鄆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正統初還朝尙書郭瑾舉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王振誥三楊吾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指揮某死妾有邑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寃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及左

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誡言官劾瑄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未減有差繫獄待決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正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幾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即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眞之法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閹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下羣臣議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言於帝。後二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已見石亨曹吉祥亂政疏乞骸骨。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許之歸。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還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已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贈禮部尙書諡文清。宏治中

給事中張九功請從祀文廟。詔祀於鄉。已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稱先儒。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驚曰。龜山不如也。屬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給事中賀欽聽其議論。即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事獻章。獻章既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以歸。至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弼不同。對曰。吳先生以布衣爲石亭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冀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職。然後觀書。殊異先生意。遂決去。獻章聽選國子生。何敢僞辭釣虛譽。自是屢薦。卒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讀。然未如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

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鸞飛魚躍之樂。而蘭谿姜麟至以爲活孟子云。獻章儀幹修偉。有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卽歸。宏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萬厯十二年。追諡文恭。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少走侯官。從林珙學易。盡得其肯綮。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卽乞假歸講學。已謁選。得禮部祠祭主事。王恕長吏部。重清。調爲稽勳主事。恒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尋以母憂歸。服闋。復除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養父。歸甫兩月而父卒。自是居家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寧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積不悅。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劉瑾知天下議已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清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時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齋。平生仿躬砥行。貧而樂施。爲族黨依賴。以



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遠以所著易經、四書蒙引進於朝，詔為刊布。萬厯中，追諡文莊，贈禮部右侍郎。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萬厯二年進士，為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授戶部主事，厯郎中，遷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居三年，召為左僉都御史，厯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畧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為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動，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為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飽溫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徒，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已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為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厯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為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

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苦蘗未完，流移日眾，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兩菽兩金，安能為計。今國家之防禦疎畧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鬪怨民，誰與合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戶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綢，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育之，丈入之園，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煙絕少。寒暑飢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



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荷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菜色未變自責報股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民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賣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爲懷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賊勅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斗縣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鄉保入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遺僕設肆居民尙受其殃况特遣中貴賜之勅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內臣責有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仁紫亭仁衛官與新建伯同名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偽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

死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兩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迫猶未爲過。今真知其枉又加禁錮實害無辜情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廠衛降斥之官而勳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爲律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軌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爲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實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驪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關遠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眾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粹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鄰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夷取而有之籍累爲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

清退。退則寇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蒞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爲僇。不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輸解之物。營辦既苦。轉運尤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爲塵土。倘歲一稽核。苦瘞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閒。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賊。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止。半年之內。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簾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庭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禍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懷醜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卽九死何愛一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朴。而左右之人

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祇應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鑰於憤明。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慎無昏夜傳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強半留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遞竊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今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爲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而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樵悴極矣。乃採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結九重之讎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卽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愁歎。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願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坐心驚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於是給事中戴士衡劾



儒藏

坤機深志險。謂石星大誤東事。孫鑛濫殺不辜。坤顧不言。曲爲附會。無大臣節。給事中劉道亨言。往年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既罷。悉置不問。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閩範圖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因加十二人。且爲製序。囑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進書。結納官掖。包藏禍心。坤持疏力辨。未幾。有妄人爲閩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竊議。署名坤撰。閩範獨取漢明德后者。后由貴人進中宮。坤以媚鄭貴妃也。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自可見。其言絕狂誕。將以害坤。帝歸罪於士衡等。其事遂寢。坤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居家之日。與後進講習。所著述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後丕揚復爲吏部。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已又薦天下三大賢。沈鯉。郭正域。其一卽坤。丕揚前後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終不納。福王封國河南。賜莊田四萬頃。坤在籍上言。國初分封親藩二十有四。賜田無至萬頃者。河南已封周。趙。伊。徽。鄭。唐。崇。潞八王。若皆取盈四萬。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裁減。復移書執政言之。會廷臣亦力爭。得減半。卒天啟初。贈

刑部尙書。

今上道光五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明萬曆庚子舉於鄉。

國初遷居河南輝縣。講學蘇門山。學者稱爲夏峯先生。少與定興鹿善繼爲友。以聖學相砥礪。隨時隨處體認天理。以倫常爲本。以慎獨爲宗。見義必爲。無所避就。弱冠丁內外艱。喪葬一準古禮。率兄弟盧。墓凡六年。學使者李蕃以純孝聞。命旌其門。天啟五年。逆閹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大興鉤黨之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皆雅善善繼。亦素重奇逢。及光斗。大中被逮。時光斗弟光明。大中子學溥投鹿氏。時高陽孫承宗以樞輔督師。榆關善繼適贊軍事。其父正暨張果中與奇逢同志。出身營救。先舍兩家子弟於鹿氏莊。奇逢作書求救於承宗。畧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遊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與歌黃鳥。昔盧次樞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紗布衣行哭燕市。謂王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

致青楊遂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園之品，固當直驅獻吉，何次樞敢望。某無能與訴，尙負慙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遽庵，憐才扶世之威，稍一引手，且有出德涵上者。況諸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承宗得書，輒具疏請入覲，面陳關門機事。忠賢聞之，遽御牀而泣，謂將清君側。熹宗詔止於途，遂坐光斗。大中以賊各累千萬，榜追之。奇逢與正果中謀，賺金輸納，炎蒸跨一驢，奔走數百里外，各得金數百，齎送都門，而光斗、大中已先斃於杖。明年，順昌又以監車被逮，擬贓五千。奇逢復爲謀，盡得數百金，而順昌又杖斃矣。是時逆倭方張，光斗等素所交游皆握手鍵戶，噤不敢發聲。獨奇逢忠義所激，奮不顧身，人皆危之，而卒免於禍。光斗等遺骨藉以歸里，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稱。奇逢與正果中也。保母客氏與忠賢表裏爲奸，其弟光先藉勢傾結士大夫，一時蟻附者恐後。屢招致奇逢，不得，介所知饒名馬，固却不受。承宗將薦之於朝，其客茅元儀爲達其意，亦固辭而止。御史黃宗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成薦奇逢可大用，俱不赴。崇禎九年，兵海容城，奇逢率兄弟及族黨俱入城，鄰邑相依者數十百家，有司紳士分城而守。奇逢

獨領西北隅，雉堞久圯未築，而兵突至，隨禦隨築。鄰邑多陷，而容城歸然獨存。巡撫都御史張其平上其事，詔優秩擢用。會南都兵部尙書范景文亦以軍務馳聘，奇逢俱辭不起。時烽烟四警，城堡殘破，奇逢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相依者愈眾。乃飭戎器，練鄉兵，屬人心，儲糗糈，爲守禦計。暇則敦詩習禮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有□□揖讓之風。國朝定鼎，以病瘍屢徵不起，僑居於輝。慕蘇門百泉之勝，遂家焉。車子孫躬耕自給，弟子日進，而睢州湯斌往受業，卒爲一代名臣。奇逢講學以黜華崇實爲務，不立門戶，能通朱陸畛域。又樂易近人，不繩人以難行之事，故見者服其誠信。聆其議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及田垌野老，有以疑難質者，輒披衷衲告弗吝也。天性孝友，積父書，觸手澤，輒涕零。逢忌日，憐容蔬食，終身如一。故人子弟貧不能自存者，推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完人之節，力持風化，老而彌篤。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尙書近指、理學傳心、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規、畿輔中州二人物考、取節錄諸書行於世。卒年九十二。奇逢之學或以兼通陸王爲疑，然考其生平，隨時隨事體認天理，而功歸慎獨，遊其門者高明

沈潛成德遠材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蓋有非一曲所能測其涯涘者。至周旋左魏之難一似氣節之祠而卒遠於禍。觀其在白溝邂逅浮邱辭色峻厲心氣和平雖緹騎環伺莫能乘其隙毋亦見其大則心泰而誠至則物自無忤焉者乎。然則平日之養可知矣。

今上道光八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校記

①草：當作「爲」，見中華書局本《明史》卷二八二清傳。

②郵：當作「陲」，見《明史》卷二二六坤傳。

③祠：疑誤。

聖域述聞卷二十五終



聖域述聞卷二十六

三長物齋叢書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姪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酷貧，攜之育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然。體孱甚，母嘗憂念之，不置。遂成疾，又以貧故，忍而不治。萬曆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爲望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還行人請養大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母以節聞於朝。時有崑黨、宜黨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慮成譴，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宜不可。黨人大譁，宗周乃請告歸。天啟元年起，儀制主事。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進忠者，魏忠賢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弑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鶴、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起李三才爲兵部尚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

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尙寶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逐東林且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削其籍。崇禎元年冬，召爲順天府尹，辭不許。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東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騷，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之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病瘼，而以私農告匱，一時所請求者皆指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朴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指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賊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



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狡兔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誣誤及指稱賄賂者。卽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蓋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墮。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竭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才濟。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悞。且陛下所辟盡。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詭者因而聞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思。則耳目有時壅。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

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帝以爲迂闊。然歎其忠。未幾。都城被兵。帝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御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米價騰躍。請罷九門稅。修賈區以處貧民。爲粥以養老疾。嚴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宗周言。國勢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禹湯罪已。興也勃焉。曩皇上以情而疑羣臣。羣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爲陰痞。識者憂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御使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爲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縛文吏如孤雛。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文武皆不足信。乃專任一二內臣。圖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悞國者。又劾馬世龍。張鳳翼。吳阿衡等罪。忤帝意。三年。以疾在告。進祈天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誣誤重

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瘡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爲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徵。及來歲預徵。節節追呼。閭閻困敝。貪吏益大爲民厲。貴州巡按蘇炎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贖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弊。接跡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然大君者天之宗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輔宰出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擣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龍利居成功。導人主以強富。讓天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憚。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偃蹇。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體仁不能難。爲京尹。政令一新。拙豪家尤力。閹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賜恤單丁下戶尤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禮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鉉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教趨。宗周固辭。不

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與鉉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在先。寬宥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遠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體仁迂其言。命鉉輔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逾月上。痛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鴻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尙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廠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威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喪。誅



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重。敲朴煩而民生弊。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崩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秦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陳子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釐坐辜。使朝野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儒帥失律之誅。慎天潢收授之途。遣廷臣齋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帝輒手其疏覆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教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且獎其清

直焉。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輪賞免。覲爲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人許珣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諳不足。帝以珣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羽政日廢。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澤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入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成或去。豈昔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

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尙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遺通津臨德有遺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撫按何地是以封疆書試也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非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鄮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此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

謂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歎謂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言帝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趨踰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整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議授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獻嚴雲京而薦袁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獻受李自成竊職卒爲世大誡冬十月京師被兵請旌死事廬象昇而追戮侯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閏月晦日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燠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衆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



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耶？因議督撫去留，則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廟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宗周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朱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豈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慷慨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

之，操守爲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勅宗周起，於是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詔求賢，姜採、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安如臣宗周，慙直如臣黃道周，尙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甚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賊壞法，欺君罔上，皆可不問乎？宗周曰：錦衣齊梁子弟，何知禮義？聽寺人役使，卽陛下問貪賊壞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有閒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金光辰爭之，帝叱光辰，并命議處。翌日光辰貶三秩，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問臣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斥爲民。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賁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誠以鎮靜，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顧藉口鎮靜作逃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趨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噫，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問師期，則曰：甲仗未具。宗

周歎曰嗟乎是烏足與有爲哉。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陽數百里。設兩節餉。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板乘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將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常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師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珣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僞命南

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然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勅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而兵權於關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開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誅闕定案。前後詔書。鴟笑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勅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爲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滋欲殺宗周矣。宗周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資予之。乃有起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官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



功賞不均。發憤家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疏。何以言匡攘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駒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遣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特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汎地。而置若奕棋。洵洵爲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啟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威召而生。而小人與閣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閣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廢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政。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卽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鉉。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

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者。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宗周。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情容。客前後至者。不敢加害而去。而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士英以統鉉言爲信也。亦震恐。於是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劉良佐亦具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爲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欲危君父。欲安置陛下於烽火凶危之地。蓋非宗周一人之謀。姜曰廣吳甞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翊戴非其本懷。故陰結死黨。翦除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之別郡。如姓宗周入都。臣等卽渡江赴關。面許諸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預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詣諸鎮。咸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沮。士英既嫉宗周。益欲去之。而薦阮大鍼知兵。有詔冠帶陞見。未幾。中旨特授兵部添注右侍郎。宗周曰。大鍼進退係江左興亡。老臣不敢不一爭之。不聽。則亦將歸爾。疏入。不聽。宗

周遂告歸。詔許乘傳將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庭。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讒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卽位。中外臣工。不日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卽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喪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尙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偕成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

不敢問者。則嚴衛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毋以外費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而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費而釀內憂也。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尙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尙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宗周始受業於許子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爲陶奭齡。皆雜於禪。夷齡



講學白馬山。爲因果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築證人齋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宗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面從爲敬。人朝雖處暗室。不敢南嚮。或凱大獄會大議。對明旨。必却坐拱立。移時。或謝病。徒步家居。布袍粗飯。樂道安貧。聞召就道。嘗不能具冠裳。學者稱念臺先生。

今上道光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二十六終

校記

- ①私：當作「司」，見《明史》卷二五五宗周傳。
- ②御：當作「陞」，見右引書。
- ③爲：當作「歸」，見右引書。
- ④遣：當作「譴」，見右引書。
- ⑤請：當作「清」，見右引書。
- ⑥人：當作「入」，見右引書。

聖域述聞卷二十七

三長物齋叢書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縣十五年巡撫慕天顏請行州縣煩簡更調之法因言嘉定及崑山丹陽金壇等縣政務甚繁賦多逋欠如隴其之操守稱絕一塵才幹實非肆應若調補稍簡之縣必勵其素守惠愛百姓疏下部議謂煩簡更調非例既無肆應之才應照才力不及例降三級調用會縣民有被盜殺而其親屬以讎殺訴隴其詳報是讎是盜俟緝獲後擬既而獲盜鞠實論如律總督阿席熙入奏部議隴其初報不直指爲盜應照諱盜例革職隴其遂罷歸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源起薦隴其理學純深文行無愧得

旨召試隴其赴京未及試丁父憂歸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樞應

詔舉清廉官疏言隴其任嘉定知縣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去官之日萬民遮道攀轅既去之後家家戶祝比於父母部議俟服滿日仍補知縣

上曰陸隴其係保舉廉能之官如直隸清苑江南無錫等縣故稱繁難之區用之庶可展其才二十二年補直

隸聖壽知縣二十三年直隸巡撫格爾古德疏言隴其潔已奉公實心任事革除火耗陋規務農重穀匪類斂跡履任未久而教化已洽輿情循例薦揚以備擢用疏下部議予紀錄時九卿奉

旨公舉清廉官格爾古德以充州知府張鵬翮與隴其並舉二十九年吏科以科道需人奉

命九卿舉學問優長品行可用者九卿以隴其與清苑知縣邵嗣堯三河知縣彭鵬並舉

旨行取授隴其四川道監察御史隴其疏言畿輔沿山州縣土瘠民貧荒多熟少自昔而然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鵲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未也上年荒旱雖開有未

被災之處不過差勝於被災者初奉諭概予蠲免二十八年全租又二十九年半租後因部

議分別被災輕重撫臣奏災輕田畝秋後帶徵今雖秋收稍稔所入無幾私債之迫索衣服之典當已去其半

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皇上曲加垂恤恐有司惟考成是急不顧民力難勝也

疏下部議尋勅部遵前旨盡行蠲免湖廣總督丁思孔以偏沅巡撫

于養志在任守制題請。隴其疏言：天下當承平之時，湖
南非用兵之地，無藉于養志在任守制。若因督臣之題
請而留將來督撫丁憂皆援此爲例，其不奪情者鮮矣。
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關係世道人心非淺也。
上覽疏，卽以順天府尹王樸代于養志爲偏沅巡撫。三
十年，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軍用浩繁，奏行輸運糧草
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與捐免保舉例。御史
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部議不准。
隴其疏言：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
許捐免保舉，則與正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
廉方可合例。保舉可捐納，是清廉可捐納而得也。至於
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躁進之徒，多一先用之人，卽多
一害民之人。此皆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也。臣更有請
者：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
又不糾劾者。不知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在清濁之間
乎？夫旣以捐納出身，又不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
於污下可知。使久居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乞
勅部通稽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
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

卿議。九卿言：先用未准捐，止捐免保舉，實無礙正途。若
定限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
競益甚，應俱無庸議。議上，得

旨：保舉一條，着會同陳菁、陸隴其再行詳議。及議，陳菁
與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卽停止，可不必更
張。隴其遂獨爲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恃
保舉以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
竟不保舉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卽貪污
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獲免者，遂與正途一體
陞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
卽無不一體陞轉，未可云無礙也。至於到任三年無保
舉者，令休致，猶恐近於刻，不知此輩由白丁捐納得官，
其心惟思償其本錢，何知有

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况
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縉紳，爲榮多矣。若謂將居三
年，輒營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何
處營求？且卽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員而保
舉之。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
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厖雜而吏治能清者。俱難無
庸議者也。於是陳菁與九卿等各爲一議曰：捐納官員



倘有劣蹟、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按俸陞轉、督撫既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虞混雜。至出仕三年之內、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蹟、來下民之告發、即爲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以從前急公之人、附入法之未乎。且天下何地無才、何途無品、賢郎始自漢文、而文章如司馬相如、政事如張釋之、皆以貨郎顯。故國家用人、不必分其門而阻其途、實政惠民、不必格成議而徇迂見。邇者軍需孔亟、計各項之捐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是以增列此項。隴其不計緩急輕重、浮詞粉飾、寸步難行、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緊要軍需、因此遲悞、務虛名而債實事、莫此爲甚。應請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

上曰：陸隴其居官未久、憒憒不知事情、妄昧陳奏、理應依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寬免。命巡視北城、以試俸期滿甄別。應外調、遂乞假歸。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三十三年正月、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

上曰：學政關係人才、甚屬緊要。朕觀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甚善、若以補授、必能秉公考校、破除積弊、有裨士習。大學士王熙以隴其已故奏、

上乃以前此與隴其同舉清廉直諫守道邵嗣堯爲江

南學政。隴其尋祀直隸江南名宦、浙江鄉賢。雍正二年臨雍釋奠。

諭九卿議增文廟從祀賢儒。因議曰：隴其自幼以斯道爲己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實能發前人所未發。弗旣於正、允稱純儒、宜配饗俎豆。得旨：俞允。乾隆元年。

詔九卿核議應予追諡諸臣。議曰：朱儒胡瑗、呂祖謙諸儒皆未居顯職而有諡。隴其雖官止五品、已從祀文廟、應予追諡。

上特賜諡曰清獻。尋禮部以會典未載五品官予諡立碑給價之例、請

上裁定。得

旨：陸隴其著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照例給予碑價。隴其所著有四書大全、困勉錄、續錄、松陽講義、古文尚書考、讀書志疑、讀禮志疑、禮經會元、戰國策去毒、呻吟語質疑、衡嶺日鈔、學術辨、問學錄、靈壽縣志、三魚堂文集、外集等書行世。從祀之主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二十七終

校記

①「舉」下當脫「得」字，見中華書局校點本《清史列傳》卷八隴其傳。



儒藏

聖域述聞 卷二七

聖域述聞卷二十八

三長物齋叢書

崇聖祠位次

崇聖祠在大成殿後。正祀五位。中肇聖王。左裕聖王。右詒聖王。次左昌聖王。次右啟聖王。配享先賢四位。東顏氏無繇。孔氏鯉。西向。西曾氏點。孟孫氏激。東向。兩廡從祀先儒五位。東周輔成。程珦。蔡元定。西向。西張迪。朱松東向。均北上。

正祀五位

崇聖祠。在宋大中祥符元年封聖父叔梁紇齊國公。建堂於曲阜。元至順元年加封啟聖王。建祠於天下學宮。本朝雍正二年。追封至聖五代爲王爵。增張子載之父從祀。更啟聖祠名曰崇聖祠。中奉孔子五世祖肇聖王。木金父。高祖裕聖王。所父曾祖詒聖王。防叔祖昌聖王。伯夏父啟聖王。叔梁紇。啟聖王仕魯爲鄒邑大夫。有勇力。襄公十年。魯人從晉伐偃陽。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王挾之以出門者。孟獻子稱爲有力如虎云。王先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不任繼嗣。王乃求婚於顏氏。顏氏父問其三女曰。鄒大夫父祖

爲卿士。先聖王之裔也。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幼女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卽啟聖王夫人也。夫人禱於尼邱之山。生孔子。孔子年三歲。王卒。葬魯防山之陰。其後夫人卒。亦祔葬焉。

東配先賢二位

顏氏無繇。一作顏。字路。一作季路。復聖顏子之父。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學於闕里。從而受學。唐贈杞伯。宋追封曲阜侯。明正統二年贈公爵。配享啟聖王。嘉靖九年。稱先賢顏氏。

孔氏鯉。字伯魚。述聖子思子之父。魯昭公九年。以鯉賜孔子。適伯魚初生。孔子榮君之貺。因以爲名。哀公嘗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魚以昭公九年生。魚年五十卒。孔子年六十九矣。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伯魚年三十二卒。卒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顏淵卒時。伯魚見在。論語有顏路請車事。孔子引鯉也。元爲證。顏淵不應卒在伯魚之先。家語云。伯魚年五十卒。當是年三十之誤。宋崇寧元年。追封泗水侯。端平二年。升十哲位。明正統二年。贈公爵。配享啟聖王。嘉靖九年。稱先賢孔氏。

西配先賢二位

曾氏點一作字皙述聖曾子之父。唐贈宿伯。朱追封萊蕪侯。明正統二年贈公。配享啟聖王。嘉靖九年稱先賢曾氏。

孟孫氏激字公宜。亞聖孟子之父。元延祐三年追封。明公明正統初配享啟聖王。嘉靖九年稱先賢孟孫氏。

東廡先儒三位

周輔成先賢周子之父。登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特奏名進士。歷官多善政。終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明萬曆二十三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

程珦字伯溫先賢二程子之父。晉祖羽。宋太宗朝三司使。父適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葬河南。遂爲河南人。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遷潤州觀察使。收大理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素難治。珦以德化民。人咸信服。調知興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興。珦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改知徐州。蒞縣事。久雨。平原出水。穀不登。珦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使布之水中。水未涸而甲已露。是年遂不饑。食。遷虞部員外郎。知鳳州。又遷庫部。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

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觸踐。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新法行。爲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珦獨抗議。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卽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封永年縣開國伯。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兄既適人。而喪其夫。珦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薄。克以爲義。人以爲難。尤善知人。嘗識周敦頤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又命二子頤。頤師事之。卒成大儒。晚與文彥博。席汝言。司馬旦爲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爲盛事。比唐九老。將卒。自爲墓誌。戒子孫勿求撰碑銘。文彥博。蘇頌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明嘉靖十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藜藿。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



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改僞學之禁。以空諸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輿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眾。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

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與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草。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元潛書。指要。洪範解。入陣圖說。熹爲之序。明嘉靖十年。以沈先從祀孔廟兩廡。升元定從祀。敬聖祠。稱先儒。

張迪。先賢張子之父。父復。真宗時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迪仕仁宗朝。終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先世爲大梁人。諸孤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遂葬迪於郿。子載因以橫渠自號。其卒也。亦葬迪墓之南。子孫遂占籍焉。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崇聖祠。稱先儒。

朱松字喬年。先賢朱子之父。生有俊才。聞揚時。傳河洛之學。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用力於致知誠意。自謂卞急。皆道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

其政。宣政和八年進士。授政和尉。外艱服除。調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用薦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召松爲屬。辭。鼎再相。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左郎。以薦除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兼史職如故。修哲宗實錄成。轉奉議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不報。松力疏求去。檜怒。風御史論其懷異。自賢陽爲辭遜。遂出知饒州。未上。請閒。主管台州崇道觀。病亟。屬子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意。劉勉之。劉子輩也。熹奉命維謹。松卒。贈通議大夫。明嘉靖十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

道光辛丑歲。桂林龍見田司馬光甸宰黔陽。嘗謂余曰。庠序之教。爲造就人才根本。地學者專治舉業。於祖豆賢儒。至有不能舉其名氏者。君職在是。而又多聞。蓋哀集史傳事實。勒爲專書。使邑士知根本之當務。冠儒冠而服儒服者。不徒以帖括畢乃事也。余因竭旦夕之功。輯成聖域述聞二十八卷。司馬欣然付梓。及陞任浙西。攜板以去。四方同好聞而見索。竟無以應。余近日編有孟子年譜。又

於洛學編得孫夏峰先生傳西廬從祀。今又增入文信國。皆前稿所未備者。因取原編稍爲增輯。寄付蔣君維揚。彙入三長物齋叢書。刻成。附記於後。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嘉平黃本驥又識。

聖域述聞卷二十八終



儒藏

校記

①「在」下疑有脱文。

②左：當作「佐」。

洙泗考信錄

清道光四年刻本

清·崔述撰

《洙泗考信錄》四卷，清崔述撰，清道光四年刻本。

崔述（一七四〇——一八一六），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今屬河北）人。年十四，即泛覽群書，里人驚爲奇才。乾隆壬午舉於鄉，嘉慶初，選授福建羅源縣知縣，旋調署上杭縣。縣饒關稅，宦閩者視爲利藪，述則以關稅所餘數千金解充緝盜公費，日食蔬飲粥。繼復反任羅源，邑人迎者萬餘人。乃革弊俗，修文廟，課諸士，講學日昃不輟。嘉慶六年，老病乞休。既歸，往來河北，以著述自娛。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

前人稱崔述之學，考據詳明如漢儒，而未嘗墨守舊說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嘗空談虛理而不核乎事之實。其所著書有《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錄》二卷，《唐虞考信錄》四卷，《夏商考信錄》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錄》四卷，《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是爲《崔氏考信錄》。其自叙曰：「述自讀書以來，奉先人之教，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經傳。久之，始覺傳注所言，有不盡合於經者，百家所言，往往有與經相背者，於是歷考其事，匯而編之，以經爲主，傳注之與經合者則著之，不合者則辨之，而異端小說不經之言，則辟其謬而刪削之。題曰《考信錄》。」其與《考信錄》相輔者，別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尚書辨僞》二卷，《論語餘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五服異同匯考》三卷，《易卦圖說》一卷，惟《春秋類編》四卷未成。著作由門人陳履和匯刻爲《東壁遺書》。

《洙泗考信錄》考訂孔子生平事蹟，篇目有原始、初仕、在齊、自齊返魯、爲魯司寇、適衛、過宋、厄於陳蔡之間、反衛、歸魯、考終、遺型諸篇，辨析疑僞，務在去誣罔不經之說，還孔子本來面目。書中有備覽、存疑、附錄、按語諸例，自謂折衷於孔孟，取信於詩書。其持論多有精闢之處，故深受近世疑古之家推崇。然亦有僅從情理推論，多使用默證，不免武斷之處，此學者不可不知也。

重刻洙泗考信錄序

卷一

孔子爲萬世師其道載於六經而其行事則史記世家外家語孔叢諸書皆有所記述然世家之言已不能無謬妄何有於餘子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夫尙友者且當如是而況乎萬世之師當孔子時列國之君雖不能顯其身而賢人君子莫不知其爲聖及乎戰國異端競起陽尊之而陰詆之依托附會思欲凌駕其上以自伸已說二千年來展轉相傳真偽雜出有識之士雖或隨事糾正而沿襲既久未能豁然曠然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備於孔子之身一言一動莫非道之見端事苟茲疑道因而晦考信之功曷可少乎大名崔東壁熟讀三代聖賢之書盡祛後世紕繆之說因疑而徵信於上古唐虞夏商周之事皆錄而辨之題曰考信而孔子之事別爲洙泗考信錄四卷正謬闡妄之功與諸錄等其門人陳介存刻於南陽越十餘年東壁覆加審定欲重刻之未就而卒介存之官太谷就東壁家求得之甫刻其三代考信錄而以憂去官洙泗

一錄未及付梓孔生廣沅介存之門人也行誼最篤受書於介存而出貲刻之請序於予爲予嘗序其三代考信錄也自孔子設教洙泗之間七十子之徒傳其所學遺秦歷漢師承不絕晉氏永嘉喪亂古學遂湮唐宋以來詞章義理帖括之學此盛則彼衰其弊也記誦繁蕪而寡要議論馳騁而無根洙泗一源不啻流爲潢汙行潦矣崔東壁曰學者日讀孔子之書而不知其爲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偽僞學亂經而不知邪說誣聖而不覺是亦聖道之一憾也此其著錄之大指也孔生師介存介存師東壁皆能不負所傳庶幾古人師承不絕之義乎介存歸里孔生復從予遊爲予與介存少同學長同遊也然則是書之傳豈不由於師友之相得哉

嘉慶戊寅歲九月望日浪穹王崧

舊名藩

樂山撰



洙泗考信錄目錄

卷一

原始

初仕

在齊

自齊反魯

卷二

爲魯司冠上

爲魯司冠下

適衛

卷三

過宋

厄於陳蔡之間

反衛

歸魯上
至十二月盡止

卷四

歸魯下

考終

遺型

洙泗考信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初余爲洙泗考信錄既成、尚未敢以自信。壬子秋、偶攜至京師、遇石屏陳履和、見而鈔之。既而履和隨任江西、余亦選得闕之羅源。履和遂於南昌授梓、寄至羅源。然是時余已多所增易、與初本不同。既歸河北、山居無事、乃復益加刪改、錄爲定本。以貧、未及梓也。恐閱者以兩本互異致疑、故特誌其首尾、弁於簡端。庚午二月、述自識。

原始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事在春秋前、文在左傳昭公七年。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釐於是、鬻於是、以饒余口。同上。

備覽。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語魯。

按國語皆後人所撰、往往失實。此雖無害於理、然難竟信、故別之以備覽。後凡稱備覽者、並倣此。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左傳隱公三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春秋桓公二年。

存疑。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

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

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左傳桓公二年。存疑。督將弑

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

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公羊傳桓公二年。

年

按孔父之死、經但書及與仇牧、荀息同、而三傳皆以爲

在弑殤公之前。穀梁氏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臣既

死、君不忍稱其名。夫春秋之策、宋大夫之不稱名者多

矣。曰華孫、曰司馬、司城者、比比也。僅一不稱名、遂足以

信其爲先死乎哉。而公羊、左氏因爲原夫孔父所以先

死之故、正色立朝、其論甚美、卽督之宣言、亦近人情。然



竊意其皆出於臆度、恐不足爲據也、故附次於經、以俟考焉。至於左氏目逆之說、荒謬已甚、故今不錄、仍別爲辨於左。

左氏目逆之說、二傳無之。余按古者婦人車必有帷、士庶人之家、出猶必擁蔽其面、况卿之內子乎。督安得見之而目逆之也哉。齊慶克詐爲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闕、晉士刖樂王鮒二婦人、輦以如公、衛世子蒯聵與渾良夫蒙衣而乘以如孔氏、稱姻妾以告、皆恐人之見之也。是古者婦人之出人不能見明甚、督安得見之而目逆之也哉。此誣古人之大者、且不近情理之尤者、余不敢信。備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史記孔子世家

按此文或有所本、未敢決其必不然。然史記之誣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見他經傳、亦未敢決其必然、故附次於備覽。

家語本姓解云、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

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余按鄒叔以前、見於春秋傳者僅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三世、見於史記世家者僅防叔、伯夏二世、此外皆不見於傳記。史記之言、余猶不敢盡信、况史記之所不言者乎。且孔父爲華督所殺、其子避禍奔魯可也。防叔其曾孫也、其世當在宋襄成間、於時華氏稍衰、初無構亂之事、防叔安得避華氏之禍而奔魯乎。家語一書、本後人所僞撰、其文皆采之於他書而增損改易以飾之。如相魯篇采之於春秋傳、史記、辨物篇采之於春秋傳、國語、哀公問政、儒行兩篇采之於戴記、曲禮、子貢、子夏、公西赤問等篇采之於戴記、春秋傳。以至莊列、說苑、談緯之書、無不采、未有一篇無所本者。然取所采之書與家語比而觀之、則其所增損改易者文必冗弱、辭必淺陋、遠不如其本書、甚或失其本來之旨、其爲勦襲、顯而可按、而世不察、以爲孔氏遺書、亦已惑矣。漢書藝文志云、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則是孔

氏先世之書已亡、而此書出於後人所撰、顯然可見。且家語在漢已顯於世、列於七略。以康成之博學、豈容不見而待肅之據之以駁已耶。此必毀鄭氏之學者偽撰。此書以爲已誣、其序文淺語夸、亦未必果出於肅。就令果出於肅、肅之學識亦不足爲定論也。故今不見於經傳、而但見於家語者、概不敢錄、寧過而闕、不敢過而誣也。後並做此。

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鄭人紇挾之以出門者。

左傳襄公十年

高厚圍城紇于防、師自陽關逆城孫、至于旅松、鄭叔紇、城囓、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左傳襄公十七年

按、鄭叔紇、史記作叔梁紇、左傳近古、而文義亦順通。鄭魯邑、叔其字、紇其名、猶云衛叔封、申叔時也。史記之文、未知所本、當從左傳稱鄭叔紇爲正。

家語本姓解云、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顏父問三女云云、二

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遂以妻之。余按、孔子之母名見於藏記檀弓篇、其稱爲顏氏女、則本之於史記孔子世家。然他經傳初未有言者也。檀弓、世家之謬、不可累舉、此文其可信乎。至於所載顏父之言、後陋鄭俗、不復成語。徧覽春秋傳中、亦從未有因長疑婚、與女商壻者、其事、其言皆非當日之所宜有、其爲臆撰無疑、故今不錄。雖名氏亦缺之以昭慎重。檀弓、世家之謬、詳見後各條下。

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襄公二十有一年

公羊、穀梁兩傳記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而公羊傳云、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與穀梁年同而月異。史記孔子世家則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後於春秋傳者一年。余按、春秋、邱、費之應、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三年、是史記之年證之孔子所書而不合也。魯世家及年表、孔子去魯、皆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是史記之年卽證之其所自爲之書。



而亦不合也。故今從春秋傳。魯襄公之二十有一年。則周靈王之二十年已酉也。又按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無閏月。則十一月中不得復有庚子。故今從穀梁。周正之冬十月。則今夏正之秋八月也。

孔庭纂要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余按。十月庚子之文。本之穀梁傳。在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也。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則今八月之二十一日也。以爲二十二年生者。史記世家文耳。世家未嘗言爲十月庚子生也。以穀梁氏爲不可信乎。則十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以穀梁氏爲可信乎。則固二十一年生也。何得又從世家改爲二十二年。以世家之年冠穀梁之月日。方底圓蓋。進退皆無所據。然而世咸信之。余未知其爲何說也。

伏侯古今注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五老列於庭。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

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云云。余按麟所以爲瑞者。以其至仁。非能通神而作怪也。麟口中安得有書也哉。麟雖瑞物。亦胎生也。書者人之所爲。非天地所能生。麟亦不能自爲書也。麟口中安得有書也哉。西狩獲麟。春秋志之矣。孔子生時。果有麟至。乃其祥也。春秋何以反不志乎。至於蒼龍五星之降。事尤荒唐。水精之子云者。語亦謬戾。此說至爲無稽。而世亦或信之。嘻。其真可異也已。

史記載鄭人之言云。孔子頤似堯。項似皋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韓詩外傳載姑布子卿之言云。孔子得堯之頤。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孔叢子載蒧宏之言云。孔子河目而隆頤。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而孝經鉤命訣又云。孔子牛唇虎掌。龜脊海口。後世言孔子者。多深信而樂道之。余按唐虞之時。未有土木之像。亦無有所謂影堂者。下至春秋之世。千有七八百年。其頭目項喙之詳。後



人何由歷歷知之。且同一額與目也。彼以爲似黃帝。此以爲似堯舜。同一似禹也。彼以爲身。此以爲頸。同一似皋陶也。彼以爲項。而此又以爲喙。藉令果是。亦必有一非矣。世家之文本多淺陋。至姑布子卿與蒧宏之語。尤不雅馴。明係秦漢人之所爲。有一言之類論語。春秋傳者乎。其言尚非當日之言。而欲信其形之爲當日之形。嘻。亦愚矣。夫擬聖人之形於堯舜禹湯。妄加之猶不免於誣。況擬之於牛虎。其侮聖人也孰甚焉。其爲說尤不經。薦紳之所難言。而後之人乃本之以爲影。據之以作像。甚矣其樂受人欺也。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曹交問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固不在於形也。執形以求聖人。淺矣。況其僞焉者乎。故并削之以存聖人之真。

備覽。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孔子世家

孔子世家云。禱於尼邱。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

曰某。字仲尼。余按此說。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會之者。不足信。且既謂之因於禱。又謂之因於首。司馬氏已自無定見矣。今不錄。

家語云。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按孔子世家。但云某生。而叔梁紇死。不言何年。孔子之生。所傳聞猶異詞。况父卒之年乎。且不見於經傳。無可考。今闕之。

備覽。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世家

家語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其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余按家語稱伯魚卒年五十。顏淵卒年三十有二。又稱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若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則伯魚之卒當在顏淵卒後。而據論語。顏淵死。章伯魚之卒。乃在顏淵卒前。是家語之年不足信矣。其年既不足信。則其官之氏。賜鯉之說。亦安知其不出於附會乎。且孔子曰。吾少也賤。則年二十之時。蓋尚未仕。安能遂勅國君而賜之鯉。故今并缺之。伯魚卒年之誤。詳見後。

考終篇顏淵條下。

關里志年譜云、二十歲爲委吏、二十一歲爲乘田吏。觀其文若確有所傳而云然者。然自二十二歲以後、凡二十五年皆不言孔子爲何官、謂孔子爲乘田至二十六年之久、既無此理、謂孔子二十五年皆隱不仕、直待陽虎作亂之時方仕、尤無此事也。然而年譜竟不言者、論語孟子春秋傳孔子世家之所不載、年譜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年譜之初無所傳、而此文但本之孟子也明矣。孟子既不言爲何年、年譜何由知之而載之乎。蓋撰年譜者因見家語賜饌之事、故臆度其已仕、而不知家語之亦出於臆度也。孔子曰、吾少也賤。若年二十而仕、不得謂之少賤。且天下之生而大夫者有幾人哉、官雖卑、祿足以自奉、豈容遽謂之賤乎。今移置之於後。

關里志年譜云、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夫人卒。余按孔子母卒之年、不見於經傳。世家載之十七歲前、而無年月。年譜以爲二十四歲、亦臆斷也。觀孟懿子之事可知矣。

古者男子以氏別、婦人以姓係。世家家語皆稱爲顏氏女、雖不足據、然謂爲顏氏之女、非謂女爲顏氏也。顏非姓也、何以稱焉。年譜乃謂之顏氏夫人。夫人之稱、或仍當代封號、謂之顏氏、則不合、今并闕之。

戴記檀弓篇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鄆曼父之母、然後得合塋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日、防墓崩。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陳氏黼駁之曰、顏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墓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此經禮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余按世家載此事、無年月、而在十七歲前、是以孔子爲尚幼也。果幼耶、孔子何以預自命爲東西南北之人乎、而又何以有門人乎。年譜蓋亦疑之、故以合塋之事

載之二十四歲之時。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二十四歲而尚不知其父之墓。然則十年之所學者何事乎？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去而適衛，宋、陳、蔡諸國不得已焉耳。當二十四歲時，何以預知其至是？孔子僅二十四，則門人長者不過十餘歲，恐亦不能爲孔子修墓。陳氏之辨是也。然封墓之故與墓崩之說亦謬。易云：上古不封不樹。是三代以來皆封矣。文、武、周、召如皆不封，後人何由知其墓處？封之不自孔子始也明矣。孔子之孝，封墓必堅，一日之間，遇雨而遽崩，尚可謂之墓乎？故今皆不錄。

世家云：孔子母死，要經。季氏享士，孔子與往。陽虎細之曰：季氏享士，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余按禮：居喪者三年不飲酒食肉。小功總麻，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酒肉尚不可飲食，况敢受大夫之享乎？輕喪尚不與人樂之，况重喪乎？孔子如是不幾貽笑於陽虎耶？家語亦覺其謬，又改其文以曲解之，謂陽虎弔孔子告以享士之

事，而孔子曰：某雖衰經，亦欲與往。以示不非陽虎之意，則其謬更甚焉。何則？虎弔而言享士，卽失禮，其小焉者耳。衰經而往，失禮大矣。以此答之，不亦俱乎？且虎果失禮，不非之足矣，曷爲而更甚之？是諂也。不往而僞告以欲往，是欺也。聖人必不如是，故今皆不錄。

初仕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孟子

世家云：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余按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誤。後人又妄加氏字耳。孔子豈爲季氏家臣者哉？畜牧不可以云司職，二字亦誤。

郊子來朝，公與之晏。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左傳昭公十七年

按：孔子初仕之年，雖無明據，然郊子之朝，孔子年二十八，爲貧而仕，亦其時也。且能自通於國君，則非庶人可



儒藏

知。孔子之受職，蓋前此矣。故次之於委吏乘田之後。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

問。子聞之，曰：是禮也。論語八 僖篇

世家不載此事。今按入廟助祭，其位尊於委吏乘田矣。以鄒人之子呼聖人，則非年之高位之崇可知也。故次之於此。

荀子云：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韓詩外傳 作周廟有欹器焉，顧

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子路曰：敢

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云云。余按：此

喻取意良新，警世亦切。然玩其詞意，正與周廟金人之

銘相類，皆似黃老家言，以語於聖人之道，則淺矣。且其

事不類春秋時事，其語亦不類論語中語，必後人所託，

故今不錄。

附錄。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曰：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子產卒，仲尼聞之，出

涕曰：古之遺愛也。左傳 昭公 二十年

按：此二事皆在昭公二十年，但入廟助祭之年未有明據，則此未知在其前與抑在其後與。姑附次於此。

孔子世家記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

秦穆公於孔子，孔子盛稱之，以爲可以王云云。齊世家 云：穆魯

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年表略同余按：齊君如魯，史未有不書者，而

春秋經傳皆無之。且使果有此事，孔子當述周公明王

道以告之，豈得盛推秦穆乎？又按：左傳是年齊侯疥，遂

牯，期年而不瘳，至十二月始小愈，而田於沛，未幾返於

遄臺，此何暇遠涉於魯境耶？且其辭甚淺陋，必戰國策

士之所僞託，今不錄。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

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

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自此以下六十餘言已見前原始篇今不復舉

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

其將在孔某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

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學禮事在昭公

二十四年以後、文
在左傳昭公七年。

按春秋昭公二十有四年、仲孫纘卒。其明年、昭公孫齊、世家所謂魯亂而孔子適齊者也。孔子之助祭、蓋前此矣。故次之於入廟之後。

孔子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即僖字、古通用。子卒、懿子及南

宮敬叔往學禮焉。余按春秋傳此文在昭公七年、由襄

公二十二年遞推之、則孔子至是當年十七、是以史記

云然。然孟僖子之卒、實在昭公二十四年、傳但因七年

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禮、而終言其事耳。世家不察、

以爲本年之事、誤矣。懿子敬叔生於昭公之十二年、杜註

云似似當七年時、非惟孔子之年未可爲師、而二子固猶

未生、安得有學禮之事乎。近世學者動謂漢儒近古、其

言必有所本、後人駁之非是。今史記此言豈無所本者、

而何以誤也。特學者道聽塗說、不肯詳考、故遂以漢儒

爲皆可信耳。尤可笑者、關里志云、孔子年譜亦載此事

於十七歲。然則作年譜者但採史記諸子之友綴輯成

書、而初非有所傳也明矣。學者乃以年譜爲據、抑何其
不思之甚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
魯君與之一車、兩馬、一豎子。適周問禮、見老子、老子送
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
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老莊申韓列傳又云、孔子適周、
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
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若是而已。孔子謂
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
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老子其猶龍耶。余
按老聃之學、經傳未有言者、獨戴記曾子問篇、孔子論
禮頻及之、然亦非有詭言異論如世俗所傳云云也。戰
國之時、楊墨並起、皆託古人以自尊其說、儒者方崇孔
子、爲楊氏說者因託諸老聃以詘孔子、儒者方崇堯舜、
爲楊氏說者因託諸黃帝以詘堯舜。以黃帝之時、禮樂



未與而老聃隱於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楊氏者也。今史記之所載老聃之言皆楊朱之說耳其文亦似戰國諸子與論語春秋傳之文絕不類也。且孔子驕乎多欲乎有態色與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辯以危身乎老聃告孔子以此言欲何爲者由是言之謂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孔子稱述古之賢人及當時卿大夫論語所載詳矣。藉令孔子果嘗稱美老聃至於如是度其與門弟子必當再四言之何以論語反不載其一言。以德報怨論語辨之矣此世俗所傳老聃之說也其說雖過然猶未至如骨朽言在之語之尤爲不經也。孔子聞之當如何而闕之當如何而與門弟子共正之其肯反稱美之以爲猶龍以惑世之人乎。由是言之謂孔子稱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經中不應適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僅十三亦不能從孔子適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魯魯亦無君之可請矣。諸侯之相朝會容有在喪及

幼穉者彼爲國之大事不獲已也抑特有相者在。敬叔不能則已不必使人相之而往適周以學禮也而獨不念適周之非禮乎。且敬叔豈無車馬。豎子者而必待魯君之與之由是言之謂敬叔從孔子適周而魯君與之車馬者亦妄也。此蓋莊列之徒因相傳有孔子與聃論禮之事遂從而增益附會之以誣孔子而自張大其說。世家不察而誤采之惑矣。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楊朱之徒之所僞託。猶之乎言兵者之以陰符託之黃帝六韜託之太公也。猶之乎言醫者之以素問靈樞託之於黃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楊墨不距黃老爲黃老之說者非黃老皆楊氏也。猶之乎不闢神農而闢許行也。如使其說果出老聃老聃在楊墨前孟子何以反無一言闕之而獨歸罪於楊朱乎。秦漢以降其說益盛人但知爲黃老而不復知其出於楊氏遂有以楊墨爲已衰者亦有尊黃老之說而仍闢楊墨者。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蓋皆不知

世所傳爲黃老之言者。卽爲我之說也。自是儒者遂舍楊朱。而以老聃爲異端之魁。嗚乎。冤矣。故凡言老聃者。惟載記爲近是。然其有無亦不可知。故今概不錄其事。與言以絕後人之疑。

家語觀周篇亦載問禮事。大略本之世家。而頗增益其語。尤爲紕繆。所載孔子言云。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余按言老聃者。惟載記曾子問篇爲近古。然所稱述亦皆禮之繁文末節。子貢所謂識其小者是也。烏觀所謂通禮樂之原者哉。至於世俗所傳以爲老聃言者。道德經耳。其言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又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其論道德謬矣。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也。烏觀所謂明道德之歸者哉。孔子學官於郯子。入太廟每事問。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孔子之學。亦頗得諸四方考訂之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太廟駁奔之人。豈必皆嘗聞道者乎。然則

孔子卽果適周。因問禮於老聃。以證魯禮有無流傳之誤。此亦尋常事耳。謂足供聖人之采擇。則可矣。烏有以爲已師而往從之者哉。韓子云。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此言正爲家語而發。嗚呼。以異端攻吾道。勝不勝猶未可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勢遂必無不勝。無怪乎異端之日熾。而聖學之日微也。且世家但云。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而已。家語則載敬叔之言。全錄左傳孟僖子將死之語。夫此語僖子屬其大夫則可。敬叔以適周。請於君。何必詳敘孔子之祖德乎。世家但云。自周反魯。弟子益進而已。家語則云。自周返魯。道彌尊矣。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夫孔子之道大矣。豈一見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時孔子年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於三千乎。家語一書。本魏晉間人雜取子史中孔子之事。綴輯增益以成書者。其時方

崇老莊故其爲言如此。若借老聃以爲孔子重者其識又遠出司馬遷下而文亦淺陋鄙弱本不足較。然自宋以來儒者多信之不疑以致沒聖人之實良非小失故余不敢不爲之辨。

觀周篇又云孔子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勿多言云云。余按君子之道時然後言聖人之德恂恂便便聖賢之戒言也曰訥曰無易曰玷不可爲如是焉而已。三緘其口則過於慎矣。孔子曰慎而無禮則惑。推斯說也必有緘默以取容浮沉以處世者不可以爲訓也。且周之太廟誰得而漫置之而漫銘之耶。其由來也必遠最近亦當在周初時。今其文乃似周末戰國時人之語何耶。而其所言執雖守下云云者又皆與道德經之旨若合符焉其爲習黃老之術者所託甚明故不錄。

觀周篇又云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賈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云。

云。余按此文本之莊子之天運篇采其意而改其文者。不知莊子一書特欲張大其荒誕之說以言清淨者之宗老聃也。故多託爲老聃之言以僞者之尊孔子也。故又借孔子以尊老聃之言皆非以爲實然也。家語乃列之於孔子事中謬矣。孔子年三十餘而適周尚未及強仕之年何得云道之難行耶。尚未歷經列國何得云委賈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耶。家語乃載之於觀周篇中疏矣。莊子一書乃異端之最無忌憚者撰家語者自謂孔氏遺書乃信莊周以卑孔子而尊老聃豈非孔子之罪人乎。嗚呼莊列之書世亦有信之者要其不信者固多也。家語采之斯無不信之矣。是誤後人者家語也非莊列也。故余於莊列異端之書不辨亦不勝其辨采於家語然後辨之以人之所重者在家語也。

年譜云三十四歲訪樂於萇宏三十五歲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余按戴記曾子問篇四言聞諸老聃樂記篇言聞諸萇宏孔子少時或嘗適周亦未可

定要之自爲司寇以後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輕弟子時亦尚寡其事多出於後日所追記其有無尚無可取證況其年耶魯之去周千有餘里是時孔子尚貧治行亦大不易既訪樂於莒去何不卽問禮於老聃而必待於明年之再往乎且年譜於訪樂則載孔叢子河目隆穎之語於問禮則采史記骨朽言在之女乃楊朱氏所撰以詆孔子者尤君子所必闕也然年譜皆載之則年譜非孔氏遺書而爲後人之所妄撰也明矣況於年月安可信耶故今皆不采。

附錄。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篇

朱子論語集註云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余按春秋之時三桓之僭多矣聖人何獨於此一事疾之如此然則此事卽傳所稱禘於襄公之事無可疑者但論語文簡

質而此事乃當時之所共知故不必更詳也此事傳不詳其年月特因季氏之逐昭公而追記之然傳所追記者四事而此事獨在後則此事疑卽在於此年所謂孰不可忍云者正謂逐君之事亦所忍爲然則孔子已逆知季氏之將逐君非徒惡其僭而已也孔子之至齊據世家正在此年但謂魯亂而後適齊而玩此章語意已有亂邦不居之心則孔子之去魯當卽在此時不待於昭公之已出也此乃聖人見幾之哲傳記雖無明文然幸此章猶存而其詳又備載於左傳可以深思詳考而自得之余故表而出之列之在齊之前使人知孟子之所稱可仕則仕可止則止者謂此類也。

在齊

世家云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余按春秋傳高昭子名張唁魯昭公稱爲主君阿景公意輔孺子荼卒爲陳氏所逐其不肖如是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況於爲之臣乎百里奚賢人耳或謂其食牛以



要秦穆公、孟子猶辭而闕之、况聖人而爲小人之家臣、以干時君乎。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若孔子果爲家臣、以通乎時君、則是非但求之、且卑身以求之矣。子貢之言、一何謬與。且此篇前云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孔子云云。景公說果如所言、孔子已早通乎景公、晏子矣、亦何待於爲高氏之家臣乎。其自相刺謬也如此。此必無之事、故今不錄。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篇

世家云、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盡因論語子語魯太師樂之文而誤、不可從。

說苑云、孔子至齊郭門外、遇嬰兒、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將作。余按、樂之感人、誠有如說苑所云者。然孔子在齊數年矣、何時不可聞韶、不必初來之日、適會韶樂之作而後得聞之也。韶之作

也不在於廟朝、則在於樂官之所。孔子初至人國之日、亦無由卽入其廟朝、官府而觀其樂之理、而何趣驅之之有哉。此特想像意度之詞、雖無害於理、實未必然、故不錄。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篇

說苑云、周廟焚、齊景公問孔子曰、何廟也。孔子對曰、必

釐王。左傳作僖王、廟也。釐王變文王之制、與馬奢侈、故傳古通作釐。

天殃其廟。左右入報曰、是釐王之廟也。景公驚曰、聖人之智不亦大乎。余按春秋所書、並無釐王廟災之文。左傳所記釐王、亦無變法奢侈之事。蓋卽左傳哀公三年料魯桓僖廟災一事、而傳之者誤耳。家語以爲兩事而兼載之、則益誤矣。世俗所重於聖人者、皆此類事、而不知聖人之初無借於此也。況由魯而之周、由陳而之齊、又以與馬之侈附會之、傳聞之詞尚足較乎。且此幸而

猶有左傳之文在耳。若其所由以誤之書既亡，復誰得而辨其真偽也者？烏知其不皆類此也？故凡不見於經傳者，概不錄。

世家云：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張子厚云：「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余按：晏嬰齊之賢大夫也。孔子之爲聖人，晏子未必能知。若其有益於人國，則晏子必無有不知者。藉使景公不用孔子，晏子猶當薦之。况景公自欲用孔子，而晏子乃反沮之乎？且晏子以爲孔子不足賢耶？則齊大夫如黎錡、梁邱據輩，貪諛諂詐而竊祿者何限？嬰何以惡不言而反靳之於孔子耶？以爲孔子將奪己之權耶？則嬰之在齊，固無權。嬰卽不肖，亦斷不

至是嬰何爲而沮孔子哉？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孔子豈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者哉？伯魚、顏淵之墓，雖皆後日之事，要必生平類然。破產厚葬之譏，爲不倫矣。至於滑稽倨傲、游說乞貸云云，尤與儒者不類。况孔子耶？凡譖人者，雖非其實，要必取其近似之迹而附會之，以取信於世主。今晏子之所言，事皆與孔子相反。天下有如是之譖人者乎？春秋傳中記晏子言多矣，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大抵皆述禮樂，稱先王以規當世之失。孟子所記亦然，非儒者而能爲是言乎？今此世家之文，獨以儒爲詬病，是今而非古，蔑禮而棄樂，不但所言皆與孔子平生之事相反，卽與晏子平生之言見於左傳、孟子者亦無一不相反，而豈不怪也哉？且春秋之世，固無有所謂滑稽倨傲、游



說乞貸者也。亦無有以是譏人者。自戰國時。淳于、慎到、莊周、顏觸、張儀、蘇秦之徒並起。然後有以滑稽倨傲、游說乞貸著者。其人雖非儒。然以其處士也。或有儒之者。而破產厚墓之譏。亦自墨氏教行之後始有之。然則此言出於戰國時人之口明甚。而其文之淺陋。亦似戰國秦漢絕不類左傳。孟子所述者。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然則此文乃戰國以後墨氏之徒之所僞撰。以攻吾儒者。以晏子之儉。故託之。而撰晏子者。又從而妄採之耳。彼司馬遷固不足怪。子厚號爲道學。而亦信之。何耶。又按。晏子之立。至昭公二十五年。孫齊之時。四十年矣。次年以論彗星見於傳。自是以後無闕焉。而彗星不書於經。其文又附於十二月之後。尚不敢必爲本年之事。然則孔子至齊之時。晏子或猶存。若去齊之日。則晏子必已卒。不待言也。接漸而行。不知所因者何事。要之。必不因於平仲也。

孔子之去齊。接漸而行。孟子

說苑云。齊景公致廩邱於孔子。子不受。曰。君子以功受祿。今說景公未行。而賜廩邱。其不知某甚矣。遂辭而行。余按。敬事後食。固君子之心。制祿養廉。亦人君之正。景公與孔子邑。孔子辭之可也。然在景公固未有失也。孔子何讓而何行焉。孔子於季桓子曰。見行可之仕。言信有行之機也。於衛靈公曰。際可之仕。則全未嘗行矣。然孔子皆受其祿。於景公何辭焉。且其語殊淺陋。孔子旣非說客。景公未卒。亦不得稱其諛。其爲後人所託明甚。故不錄。

存疑。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子問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論語微子篇

按。孟子但言去齊。接漸而行。未嘗言其何故。獨論語微子篇載齊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時勢。若有不符者。孔子在昭公世。未爲大夫。班尚卑。望尚輕。景公非能深知聖人者。何故卽思以上卿待之。而云以季氏則吾不能也。景公是時年僅四五十歲。其後復在位二十餘年。歲

會諸侯、貨戰士、與晉爭伯、亦不當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遺書、其中篇殘簡斷、語多不倫、吾未敢決其必然、姑存之於接漸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附論。孟子曰、去齊、接漸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孟子

孔子之至齊、世家載之昭公之世、在爲魯司寇之前、而春秋傳無之、其年無可考者。然按孟子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是孔子自爲司寇以後去魯、適衛、過宋、以至乎陳、無由北行以至齊也。春秋齊景公卒在魯哀公五年、孔子方在陳、蔡之間、是孔子自以司寇去魯之後、不復能有見齊景公之時、則孔子至齊之必在於爲魯司寇之前可知也。且自昭公孫齊、國中無君、權臣擅命、正伯玉出近關、須無棄十乘之時、度孔子此時亦必不肯在魯、與季氏周旋、世家之說是也。其至齊之歲、前將禘條下已詳言之、惟其去齊之歲、未

有明據、以理度之、孔子歸魯、當在定公既立之後、或至彼時去齊、或先去齊、而復暫棲他國、迨定公立、然後歸魯、均未可知。大抵自爲司寇以前、傳記多闕、事難臆斷、姑存其可知者如此、其不可知者、則在乎好學深思者之善悟也。

世家孔子止一至齊、在魯昭公二十五年。年譜則三至齊。三十一歲、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居齊者凡三歲。及三十六歲、又在齊聞韶、而反乎魯。明年復自齊歸於魯。說與世家大異。余按、年譜從世家、以孔子爲襄公二十二年生、則其所云三十一歲者、謂昭公之二十一年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知孔子、其言曰、將有達者、將在孔某、將之爲言有待也。是孔子此時名猶未甚著、望猶未甚隆也。僖子本國之大夫、景公則異國之君也。僖子苟能禮者從之、景公則未嘗有好禮名也。景公安能先僖子而知孔子而聘之哉。二十五年、昭公孫齊。二十一年、魯無事也、孔子不應無故而去、又不應將亂而



忽歸。以時考之。固不符矣。孔子既在齊三年矣。而不聞韶。又三年之後。乃以聞韶之故。特往。以理度之。亦不似也。且去齊已三年矣。而又往。而又遽來。逾年而又遽往。又遽來。孔子何求於齊。而僕僕若是乎。然則孔子至齊。世家之說近是。今從之。

自齊反魯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論語爲政篇

此語年月無可考。集註以爲在定公初年。是時季氏專政。集註近是。今從之。

家語云。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璫與飲。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安用之。乃止。余按。左傳此乃季氏家臣仲梁懷事。而家語移之於孔子。嗚呼。人卽欲爲日增其明。亦何至以如螢之火附之人。卽欲爲倍增其高。亦何至以一撮之土累之人。卽欲媚聖人而掠他人之美。以增

其德。亦何至取季氏家臣小小可喜之事。以加於我生民未有之孔子乎。叔孫武叔毀孔子。子貢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余謂聖人非但不可毀。亦并不可譽。人雖欲自媚。其何加於日月乎。亦徒爲不知量而已矣。且平子之歛。自有其家臣在。孔子非其家臣。汲汲何爲焉。又按照定之間。季氏擅政。孔子不仕。故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孔子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撰家語者徒知止季氏璫與之歛之爲美。而不知無道則隱。不與鄙夫共事。君者之尤爲不可及也。蓋凡孔叢子。家語之見類如此。其稱聖人也小。而誣聖人也大。故皆不錄。

國語云。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某之所聞。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蜃蜺。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世家采之。以爲在定公五年。余按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果有此事。答以不知可也。乃獲一土怪。而并木



石水之怪而詳告之。是孔子好語怪也。不與論語之言相刺謬乎。桓子魯之上卿。獲羊而詭語狗。以試聖人。何異小兒之戲。此亦非桓子之所宜爲也。且土果有羊怪。則當不止一見。如水之有龍。然苟以前未有此事。則古人何由識之。既數有之。又何以此後二千餘年更不復有穿井而得羊者。豈怪至春秋之時而遂絕乎。是可笑也。故今不取。國語又有與吳使論骨事。世家亦載之。於此年。而吳隨會稽。據左傳乃在哀元年。謂其在此年。亦非是。說見後主司城條下。

備覽。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孔子世家

世家此文在定公五年陽虎作亂之後。其作亂年月與左傳合。惟所云桓子雙臣仲梁懷者。按左傳懷乃平子舊臣。秉正以拒陽虎者。世家所云非是。獨此數語爲得聖人之實。蓋亂人在朝。乃君子獨善之時。故附次於此。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

之。遇諸途。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論語陽貨篇

存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仕。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

朱子論語集註云。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是陽貨卽陽虎也。夫虎乃季氏家臣。雖專政。未嘗爲大夫。正如季氏雖專魯。亦未嘗僭稱魯侯也。孟子豈得稱虎曰大夫哉。春秋於虎之叛。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其奔齊也。書曰得寶玉大弓。而皆不書其名。其叛與奔亦略而不記。虎之身反不若弓玉之重者。所以深黜之也。縱使虎妄自居於大夫。孔子豈得遂以大夫之禮尊虎也哉。孟子一書。蓋亦成於其門人之手。洙泗入江之誤。先儒言之矣。安知此文之不亦類是乎。又按論語有陽貨而無陽虎。左氏傳有陽虎而無陽貨。傳記陽虎

凡數十事、獨無饋豚一事。傳稱陽虎凡百數十見、皆稱爲陽虎、未嘗一稱爲陽貨、則似乎貨自一人、虎自一人也。左傳稱人好錯舉其名字、諡號如隨會又稱士會、范會又稱隨季、士季又稱隨武子、范武子、巫臣又稱屈巫、又稱子靈、胥臣又稱臼季、又稱司空季子之類、獨陽虎未嘗一稱陽貨、則似乎貨自貨、非虎、虎自虎、非貨也。孟子書稱陽貨者一、陽虎者一。其於歸豚則稱爲陽貨、與論語合、不稱爲陽虎也。其於爲富不仁則稱爲陽虎、與春秋傳鮑文子之言合、亦不稱爲陽貨也。後之人何以知虎之卽貨而貨之卽虎也哉。今若以貨與虎爲二人、則孟子之言了然分明、無可疑者。但經傳皆無明證、未敢驟變舊說而論語但云饋豚、亦不言其爲大夫與否、故今列孟子之言於論語後、以俟考焉。

世家有爲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後。家語有事無年。年譜則云四十七歲、定公以爲中都宰、四十八歲遷司空。余按年譜所云四十七歲者、爲定公之五年

也。是年自六月以前權在平子、六月以後權在陽虎、定公安能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乎哉。魯之亂莫甚於陽虎時、是天地閉、賢人隱之日也。孔子於此時猶爲宰與司空、亦何時不可以仕而論語乃有或人不爲政之問、何耶。陽虎威制魯君、三卿多行不義、孔子身爲卿貳、不能少改其德、可謂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矣。然終不肯去魯。及桓子受女樂、小於陽虎之惡多矣、乃不稅冕而行、不幾輕重顛倒矣乎。蓋撰家語者爲世家所誤、而附會之以事。擬年譜者又爲家語所誤、而并附會之以其年、而不知其益增而益謬也。故今皆不取。

校記

①子問：當爲「之間」之誤，見《論語·微子》。

②仕：當爲「士」之誤，見《孟子·滕文公下》。



洙泗考信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譚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爲魯司寇上

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家語云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時季氏薨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由司空爲司空云云余按孟子稱孔子嘗爲委吏乘田考其時皆在昭公世若至此又爲宰則是再仕非初仕也陽虎作亂孔子不仕定八年冬陽虎始敗九年始奔十年孔子已相君於會中間爲時無幾安得爲宰二年始爲司空由司空乃爲司寇乎春秋傳云周禮盡在魯矣魯之制非

不善患其不能行耳孔子爲宰奉周公之法足矣自制何居焉且檀弓所謂四寸五寸云者謂民本薄而教之以厚故曰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今增以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之語又似本厚而教之以薄亦與檀弓之文不類而治天下之語尤誇大非聖人之言皆不足信也至於合墓之事據左傳在爲司寇時非爲司空時事而別五土之性云者語亦庸庸無實事可指然則家語所載皆出於後人之所附會無疑也又按左傳魯之孟孫世爲司空未嘗失職而都邑之宰其職甚卑乃委吏乘田之流孔子在定公世名益崇望益重是以或人有奚不爲政之問陽貨有懷寶迷邦之譏魯人固欲得孔子爲大夫但孔子以魯亂故不仕耳陽虎既去召而用之乃事之常不當僅以爲宰也然則孔子固不能爲司空卽有爲中都宰之事亦當在昭公之世不得如世家之說也又按春秋經傳魯有中城而皆不言有所謂中都者旣謂之都不宜畏其無聞如此且檀弓篇所記舛謬殊

多。而此章所載曾子述貧窳朽之語，尤不近於理，必後人所妄撰。然則事之有無，蓋不可知，而爲宰爲司空，又俱不見於他傳記，故今皆不錄。

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冠也，溝而合諸墓。事在定公八年後，文在左傳定公元年。

孔子爲魯司冠，不知何年。按春秋陽虎以八年戰敗，孔子以十年相定公會於夾谷，爲司冠，當在虎敗之後，夾谷之前，故次之於此。

劉向新序云：魯沈猶氏且飲其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妾而惡慎猶氏奢侈驕佚，魯市鬻牛馬者善欺價。孔子爲魯司冠，沈猶氏不敢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猶氏踰境而走，鬻牛馬者不豫價云云。家語亦采此事，而詞小異。余按此數事皆理之所有，然聖人盛德感人，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化當不止此。此皆狐假子產鰥之所能爲，縱有之，亦不足以爲聖人重。且其事不見於經傳，其有無不可知，故今不錄。

家語云：孔子爲魯大司冠，有父子訟者，孔子同往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孔子赦之。季孫不悅。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云云。余按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胡可赦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故失其道，哀矜之斯可矣。若欲因是而遂廢刑，則大亂之道也。況於元惡大憝，乃欲待教而後刑乎？家語此文本之荀子，而韓詩外傳亦有之。所載又與此異。云季孫欲殺而孔子止之云云。且以季孫爲康子，而不言孔子爲司冠，則是其事固在自衛反魯後也。詳玩其語，蓋卽論語如殺無道之間，而傳之者過當。若荀子則又所聞異詞者也。原其意，皆不過欲明聖人之以德化民耳。然冒之不審，遂流入於異端而不自知。嗚乎！說經引古，又烏可以不慎乎哉。

家語云：孔子爲魯司冠，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余按此乃常人少有識者之所能，卽有之，不足爲聖人重。且其語殊鄙陋，顯爲後人所撰，故今不



取。

附錄。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孟子。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

上。

附錄。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

鄉黨乎。論語雍也篇。

此事無年可考，包氏云：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宰，說

近是，故附次於此。

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某相。左傳定公十年。

世家云：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

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若孔子已得政於魯者。

余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

孔子見用，未嘗至於期月之久也。公羊傳曰：孔子行乎

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是定公至十

二年始用孔子，未久而遂去也。當會夾谷之時，孔子不

過爲司寇耳，非有事權，安能危齊？若孔子於此年已聽

國政，至十二年，踰三年矣，何不聞其有成者？何在乎？孔

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後世推之則然，其
門人或知之者，他人不能也。若人盡知孔子之能興
其國，何至終其身而不見用？況犁鉏狙詐之人，尤不足
知聖人，安有遽以危齊爲憂者乎？且傳所謂相者，謂相
禮也，非相國也。相國者，治一國之政，相禮者，但襄一時
之禮，與國政無涉也。故魯季孫世秉國政，而襄公如晉，
孟獻子相，昭公如楚，孟僖子相，晉韓宣子爲政，而晉侯
之卒齊侯，中行穆子相，鄭子皮當國，子產爲政，而鄭伯
之朝晉侯，公孫段相。此蓋史記誤以相爲相國之相，又
因傳有犁鉏欲以兵劫魯侯之事，而遂誤以會時之策
爲在國之謀，而不知其謬也。曰：然則齊何故而與魯爲
會也？曰：經傳之文甚明，學者自不察耳。蓋自昭公以前，
諸侯莫不事晉，自召陵會後，而晉漸以失諸侯，故定公
之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侯、衛侯盟于沙，獨魯事晉
如故，不與諸侯之會，而又爲晉討鄭，討衛，故齊使國夏
再伐魯，而魯亦兩侵齊，直至陽虎奔後，而魯始與齊平。

會于夾谷。明年又與鄭平。故左傳云始叛晉也。然則魯自因叛晉而與齊會。豈齊懼魯之用孔子而與魯會哉。故今不載史記之文。

世家又云。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云云。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余按春秋諸侯之會。皆以兵車。唯齊桓公有衣裳之會。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蓋難之也。況此時齊魯新和。猜嫌未釋。定公必無以乘車往之理。以傳考之。魯亦未嘗有左右司馬之官。蓋史記因見穀梁傳中雖有文事必有武備之語。而誤以傳者論孔子之言爲孔子之所自言。又因其有命司馬止之之文。遂附會而增具左右司馬之事。而不知其非也。故今亦不取。

犁彌言於齊侯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畜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過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

視。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同上

穀梁傳云。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廵而謝曰。寡人之過也。世家云。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旂旄羽旄。矛戟劍鼓。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余按穀梁傳文與左傳詞小異。頗不雅馴。疑左氏采之魯史。穀梁氏則得之傳聞而撰爲文者。要其意不相遠。世家則又采穀梁傳之文而附會之。以致失其本來之意者也。何者。傳所謂鼓譟而起者。乃戰鼓之鼓。非樂鼓之鼓。諸侯相會。原無奏樂之事。矛戟劍鼓。亦不可以云樂。况魯君將爲所執。孔子尚得命之爲樂乎。所謂視歸乎齊侯者。乃孔子言時目視齊侯耳。非謂萊人視也。萊人受命劫魯。此何暇左右視耶。且晏子自昭末年至此。已十



八年不見經傳、安得復存。如其果存、又奚容不諫乎。故今從左傳、而不從世家。

齊侯將享公、孔某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同上

穀梁傳云、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世家云、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余按、此卽左傳齊侯將享公、因孔子之言而不果享之事。蓋傳聞者異詞、穀梁氏誤采之、而世家則又采穀梁傳之文、不達其意、而滋誤焉者也。何者、萊人之劫、意將以懼魯也。會畢之享、言欲以合歡也。若使優施舞於魯之幕下、欲何爲者。幕下之舞、罪之小

者耳、何至使之手足異處、鼓譟以劫魯君、乃反麾而去之而遂已、何其刑爵輕重之顛倒耶。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茹柔而吐剛、聖人必不如是。且穀梁氏之意、以爲會畢而舞於魯之館、故魯司馬得以行法。若如世家所云、奏樂於會所、則齊君在前、魯有司安得加法於齊人乎。至家語則又采世家之文於盟前、而復載左傳之語於盟後、遂致一事而兩述之。齊之樂人既斬於魯有司、而復欲以樂事魯君、不亦違於人情矣乎。故今皆不取。

附錄。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春秋定公十年

左傳云、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蒧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穀梁傳云、齊侯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云云、懼會。此下復有優施舞事、乃云、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世家云、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



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云云乃歸所
侵魯之郛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余按世家之文本之
穀梁而頗增益其詞殊不近理一切不成何遂至於大
恐遷歸田以謝過卽云爲穀所屈景公之賢亦不能至
是且穀梁傳所載景公責其羣臣之言乃在夾谷退會
之時非謂其歸國而悔過也然穀梁之文本不分明所
謂蓋爲此者爲會故乎爲鼓噪故乎爲司馬行法故乎
於文意皆可通何由決知其所指耶惟左傳之文甚爲
分明亦近於理然盟不書於經恐亦出於附會未敢必
其然也又按哀十五年成叛適齊其冬及齊平齊人歸
成蓋此皆非齊人之所自取乃叛人以之適齊者齊魯
旣和則復歸之本不足異亦不必爲之說也耶謹歸陰
乃九年陽虎以之奔齊者皆在汶水之陽故傳前云反
我汶陽之田後云來歸郛謹龜陰之田世家云所侵魯
之郛汶陽龜陰之田亦誤家語云歸所侵魯之四邑及
汶陽之田分以爲二又分龜陰爲二邑則尤謬矣至

正義所云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者說
尤淺陋不足辨

年譜云五十歲冠司冠五十一歲以司冠攝朝政五十
三歲爲大司冠余按年譜此文蓋見家語始誅篇首有
爲司冠攝行相事之語其後又有爲大司冠之文遂誤
分爲二官且非屬之於兩時耳不知司冠卽大司冠若
少司冠必加少以別之家語但襲古人成語用之非殊
之也以爲二官誤矣且少司冠下大夫耳安能攝朝政
哉今不取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
帥師墮郛帥師墮費公羊傳定公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郛季氏將墮費公
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
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
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左傳定公十二年

世家此事在定公十三年。今按春秋經傳皆定十二年事。世家文誤。

按司寇下卿耳。然至襄昭之世。非上卿亦有爲政者。宋樂喜以司城。鄭子產以次卿是也。桓子知孔子。故使以司寇爲政。故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明皆桓子之任之也。

論語云。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余按春秋傳云。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然則是弗擾叛。而孔子伐而敗之耳。初無所爲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弗擾既以費叛。是亂臣賊子也。孔子肯輔之乎。春秋於晉趙鞅。書曰入於晉陽以叛。於荀寅。士吉射。書曰入於朝歌以叛。於魯陽虎。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孔子之惡叛臣如此。肯輔之乎。陽貨欲

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孔子居衛。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不肯見陽貨。主彌子。况肯輔弗擾乎。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孔子欲爲東周。必將討天下之亂臣賊子也。弗擾既身爲亂賊矣。安肯討人。縱使肯討人。亦不服。不見楚靈王之戮庚封乎。且夫弗擾。庸鄙狡詐之小人也。勢仲梁懷而不見敬也。則勸陽虎爲亂。不得志於季氏也。則與陽虎謀殺季孫。不欲墮費也。則帥費人以攻公。其心甚狡。而其謀甚拙。安能爲東周邪。夫費。雖九地耳。其民素服屬於季氏。必不久從弗擾叛也。觀郈與成之叛。皆請降於齊。費之不能自立也。明甚。魯以大師攻之。不數月破矣。欲爲東周。胡可得耶。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曰。可。曰成。聖人之謙也如是。且方是時。周禮未改。非敵國時可同。而謂孔子公然欲自爲東周乎。又按左傳。費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時孔子方爲魯司寇。聽國政。弗



儒藏

援季氏之家臣耳。何敢來召孔子。孔子方輔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棄國君而佐叛。夫舍方興之業。而圖未成之事。豈近於人情耶。費可以爲東周。魯之大反。不可以爲東周乎。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帥師墮費。然則是主墮費之議者。孔子也。弗擾不肯墮費。至帥費人以襲魯。其讎孔子也深矣。必不反召之。弗擾方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輔弗擾以爲東周。一何舛耶。史記亦知其不合。故移費之叛於定公九年。然使費果以九年叛魯。何得不以兵討之。郕之叛也。數月而兩圍之。成之叛也。伐不踰時焉。費之叛。何以獨歷四年而無事耶。定十二年傳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使費果以九年叛。則費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墮之。子路當先謀討費。不當先謀墮都也。史記既移費叛於九年。又採此文於十三年。不亦先後矛盾矣乎。且夫末之云者。歷聘諸侯而不遇之詞也。今孔子但嘗至齊耳。尚未適衛。適宋。適

陳。蔡也。子路何得遽云末之也耶。由是言之。謂弗擾之召孔子在十二年。亦不合。謂在九年。亦不合。總之。此乃必無之事也。曰。然則論語亦有誤乎。曰。有。今之論語非孔門論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也。漢書藝文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是齊論與魯論互異也。漢書張禹傳云。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篇或異。惟王陽傳齊論。餘四人皆傳魯論者。是魯論中亦自互異也。果孔門之原本。何以彼此互異。然則其有後人之所增入。明甚。蓋諸本所同者。必當日之本。其此有彼無者。乃傳經者續得之於他書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諸篇。文體與前十五篇不類。其中或稱孔子。或稱仲尼。名稱亦別。而每篇之末。亦間有一二章與篇中語不倫者。正如春秋之有續經。孟子之有外篇。司馬遷之史記。之有元成時事。劉向之列女傳。之有東漢時人

者然。又如近世杜詩韓文之有外集者然。非後人有所綴入而何以如是。然使諸本并存。後人猶可考其是非得失。不幸遇一張禹。彙合齊魯諸本而去取之。定爲一書。當時學者以其官尊官達。遂靡然而從之。以致諸本陸續皆亡。故漢書張禹傳云。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二皆傳齊論者。采獲所安。又云。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隋書經籍志云。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齊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然則今之論語。乃張禹所更定。非與齊魯賢之舊本。篇目雖用魯論。而其實兼采齊論之章句者也。嗟夫。張禹何知。知媚王氏以保富貴耳。漢宗社之存亡不問也。况於聖人之言。烏能測其萬一。乃竟公然輯而合之。其不當刪而刪。不當采而采者。蓋亦不少矣。是以其義或戾於聖人。其事或悖於經傳。而此章與佛胥章尤害道誣聖人之大者。蓋戰國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譏已。故誣聖人。嘗有其事以自解。

傳經者不知其僞。而誤增之。而禹又誤采之者也。由是言之。孟子之外篇。幸而有趙岐刪之。春秋之續經。幸而公羊穀梁兩家俱在。故人得知其非聖人之筆。惟論語一書。不過如趙岐者。而反遇一張禹。以致絕難不均。無從考其同異。乃後之人。寧使聖人受誣於百世。而斷不敢議采輯者。千慮之一失。亦可謂輕重之失倫矣。曰。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非可以尋常去就之義律之也。衛輒之不道。孔子嘗立於其朝矣。於費奚擇焉。曰。聖人者。義之歸也。聖人所爲。天下將以爲法。已則比於叛人。而作春秋以治人之叛。叛人其心服乎。夫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猶之乎無適無其也。惠三黜而不去。而孔子去魯。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而孔子爲之兆。不行而後去。可不可必比於義。而無成見。是之謂無可無不可耳。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烏有悖禮義而自以爲無害者哉。至於衛輒之事。尤與弗擾不類。輒雖無道。然

衛之君也。春秋固已衛侯之矣。不得以叛臣比。孔子居衛。乃公養之。仕不爲衛君。子貢言之矣。若欲以費爲東周。爲耶不爲耶。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大經大法。聖人之所尤重者也。是以雖甚盛德。亦必有所不爲。故舜必不臣堯。周公必不代成王踐阼。孔子必不從弗擾。佛辟以叛。戰國之初。異端並起。始好爲聖人不凝滯之說。以自便。而子之臣故主。蘇代以滅燕矣。再盛於西漢之季。說經者率合附會。以誣聖人。而王莽踐帝位。劉歆以亡漢矣。三盛於東漢。魏晉之交。名士風流。皆云禮豈爲我輩設。而華歆。殷仲文之屬。爭附叛臣。七賢八達之流。遂從而亂天下矣。若之何。後人猶藉口於無可無不可之言。而不悟也。曰。孔子雖欲往。卒不往也。夫何害於義。曰。苟可以爲東周。則何爲卒不往。苟往。有害於義。則又何爲欲往。蓋卒不往者。經傳無其事也。欲往者。縱橫之徒相傳有是說也。卽此亦足以見其爲僞托矣。此乃聖人行事大節之所關。非小小者比。故

余不揣固陋。不顧非笑。而爲之辨。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論語先進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篇

此二事雖無年可考。然必皆在子路爲季氏宰之時。按魯定公五年。公山不狃以費宰見於傳。至十二年奔齊。而費始無宰。然則子羔之舉。當在季氏初墮費之後也。景伯之告。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似不僅爲子路發者。蓋孔子爲魯司寇。子路爲季氏宰。實相表裏。子路見疑。卽孔子不用之由。然則伯寮之愬。當在孔子將去魯之前也。故並次之於此。

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余按。孟子及春秋傳。



孔子但爲司寇、未嘗爲相。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孟子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然則是季孫爲魯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爲魯相也。春秋之時、無以相名官者。秉政之卿謂之相某君、非官之名、不可云攝。蓋夾谷之會、當使上卿相禮、以孔子之知禮也。越次而使之、如狐偃之讓趙衰者然。故或謂之攝相。傳聞者不知、遂誤以爲相國之相耳。至於攝相而有喜色、亦非聖人之度。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正考父之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豈舜禹正考父皆不樂以其貴下人者乎。又按、定十二年孔子已去魯、所云十四年行攝相事者、亦非是。故今皆不錄、說並見後季桓條下。

世家云、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家語云、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飭。或作譖、此五者又作飾。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振徙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焚衆、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余按、論語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周人以粟曰使民戰栗。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聖人之不貴殺也如是。烏有秉政七日而遂殺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橫、臧文仲之不仁、不知論語、春秋傳習之詳矣。賤至於陽虎、不細、細至於微生高、猶不遺焉、而未嘗一言及於卯。使卯果嘗亂政、聖人何得無一言及之。史官何得不載其一事。非但不載其事而已、亦並未有其名。然則其人之有無、豈不可知。縱使果有其人、亦必確確無聞者耳。豈足以當聖人之斧鉞乎。春秋之時、誅一大夫非易事也、况以大夫而誅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

子產遠甚。子產猶不能誅公孫黑。况孔子耶。家語又載孔子言云。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傅乙。子產誅史何。按尹諧等五人之誅。不見經傳。皆不足信。管蔡欲危王室。亦非卯之比也。此蓋申韓之徒言刑名者。誣聖人以自飾。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謂言辨行堅。桀衆成黨云者。正與莊韓書中管儒者之語酷相類。其爲異端所託無疑。而世人皆信之。是助異端以自攻也。故余不得不辨。

附錄○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

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論語子路

此二條無年可考。然皆當在爲魯司冠之時。故附次於此。

附錄○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爲政篇此亦無年可考。然昭公之世。僖子卒。未幾而孔子去。哀公之世。孔子歸未久。而懿子卒。惟爲司冠之時同朝。相見爲日最多。故附次於此。

孔子爲魯司冠。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孟子存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論語

按孟子但言不用。從而祭。不稅冕而行。未嘗言歸女樂一事。而論語所云。三日不朝。而孔子行者。亦與孟子所稱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及遲遲吾行之語若相悖者。且春秋於歸俘。歸驪。歸之。事無一不書。而女樂之歸。獨不書於經。亦并不見於傳。惟論語微子篇有之。而



無敵

是篇籍殘簡斷語多不倫、吾未敢決其必然、姑存之於不稅冕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世家云、與聞國政三月、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還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乃誦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此蓋因論語之言而附會爲之者、其謀與秦穆公間由余之智略同、皆似秦漢以後詐僞人之所爲、不類春秋時事。三傳所紀春秋時絕無此等事、獨史記數數言之、不足信也。且考世家所載、定公十年犁鉏已有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之語。既有沮之之方、彼時何不用之、乃爲會於夾谷。是年齊歸汶陽之田、已致地矣、僅三四年、何以又謀致地。是年會畢之時、景公方責犁鉏、謂不以君子之道教己、以獲罪於魯君、今日何以又聽犁鉏之謀乎。詳世家之文、

先後矛盾、首尾背馳、乃必無之事、蓋皆戰國策士之所僞撰、故今皆不取、說并見前夾谷條下。

附論○孟子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孟子曰、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并孟

史記稱世家孔子去魯、在定公十二年。孔子世家在十四年。余按、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墮郈、墮費。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是孟子所謂見行可之仕者、卽此夏墮郈、墮費之時。旣云三月不違、則三月以後、魯固不用孔子矣。不用而祭、祭而行、月餘日事耳。然則孔子之去魯、當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間。孔子世家誤也。又十二諸侯年表、去魯亦在定十二年、與魯世家合、當從之。

附錄○將墮成、公飲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爲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左傳定公十二年

史記孔子世家、圍成之事、在去魯前、緣其以去魯爲十

四年故也。今去魯既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間，而春秋書
圍成乃在是年之十二月，則其在去魯之後無疑也。且
不知其弗克而輒圍之，聞之弗克而遂置之，輕舉妄動，
有始無終，皆非聖人所爲，不待辨而明者，故附錄於去
魯之後。

史記孔子世家：攝相去魯，皆在定公之十四年，孔子年
五十六。其年雖未合，要其時不甚久也。年譜則云五十
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五十五歲魯國大治，齊人致女樂
云云，遂適衛。是謂孔子攝政已歷五年矣。余按論語孔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公羊傳曰：孔子行乎
季孫，三月不違。明孔子見用未嘗至於一年也。若果攝
政五年，不可謂不久矣。孔子何以言無用已者乎？其說
更踈於世家，且與孟子所稱見行可者相悖，故不取。

適衛

按孟子謂孔子不悅於衛，是去魯後即適衛也。史記
世家年表皆言自魯適衛，與孟子合，故次適衛於去魯

之後。

於衛主顏雝由。孟子

世家云：主於子路妻兄顏回之家。按孟子作顏雝由，世
家疑誤。其謂子路妻兄云者，蓋因彌子爲子路僚壻而
誤也。今不從。

附錄。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
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
路篇

此似初至衛時之言，故附次於此。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
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

世家云：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
衛人亦致粟六萬。按春秋傳：秦鍼、楚比之屬，皆以班爵
各受應得之祿。世家所云，頗似戰國養士之風，殊欠雅
馴，今不取。

附錄。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廟，何謂也？子曰：
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
佾篇



儒藏

洙泗考信錄

卷二

按王孫賈見於論語春秋傳者皆在靈公之世故附次於此。

世家云或謂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遯伯玉家此後乃有見南子之事余按論語孔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孟子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又曰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所謂際可蓋即禮貌盛衰之義孔子去衛必不待於靈公之疑烏有恐獲罪而後去者哉且孔子欲適陳則適陳耳匡在衛南過匡可也蒲在衛西過蒲何爲卒不適陳月餘而反乎衛又何爲乎孫林父將作亂先謁之遯伯玉伯玉從近闕出時魯襄公十四年也伯玉居下位而名已爲其卿所重如此當不下四十歲下至魯定公之末六十有五年伯玉至是當百餘歲矣莊子曰遯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之言固不足取信

然使伯玉果有期頤之壽莊子必不僅以五十六十言之而自魯襄公二十九年以後伯玉即不復見於傳又不容晚節竟無一事可述而可述者俱少年事然則孔子適衛之時伯玉之亡固已久矣孔子安得有主伯玉事乎且衛之大夫莫有賢於伯玉者果存耶孔子何以不主伯玉而主讎由既主讎由矣在外月餘而返忽易所主何也將謂與讎由有隙耶孔子必不如是孔子所主之人亦必不至是蓋論語有伯玉使人於孔子之語故史記妄意孔子嘗主伯玉又因其與孟子不合故爲去衛復返之說以兩全之而不知其誤也余謂伯玉使人必在昭公之初孔子年少之時其平日或嘗一見或兩相慕俱未可知不必強爲之說故今皆不取說並見後畏匡條下

存疑。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論語雍也篇

此章漢孔安國固已疑之孔氏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



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蓋男女之別，本不應見，加以淫亂，益非所宜，而指天爲誓，亦與論語所記聖人平日之言不倫。孔氏疑之是也。何晏集解全采此說，不復別陳所見，則晏亦疑之矣。自晉以來，乃或曲爲之說，樂驤訓否爲屈，蔡謨訓矢爲陳，謂孔子爲子路陳天命否屈，乃天命所厭，見南子者，時不獲已也。其說巧矣。然文義則牽強難通，事理則無所發明。且孔子在衛，乃際可之仕，禮貌衰則去之，亦不至於時不獲已而自屈也。朱子謂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且據世家之文，以爲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其說似矣。然古禮不可考，春秋傳中亦殊不見，則朱子亦僅出於臆度，恐不足據也。或又以南子爲南蒯，南蒯固不優於南子，而其時亦不合，所謂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辭者，其說益陋，不足辨矣。按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後僅兩章。

篇中所記，雖多醇粹，然諸篇之末往往有一二章不相類者。鄉黨篇末有色舉章，先進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體皆與篇中不倫，而語亦或殘缺，皆似斷簡，後人之所續入。蓋當其初篇，皆別行，傳之者各附其所續得於篇末。且論語記孔子事，皆稱子，惟此章及侍坐、羿羿、武城三章稱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則此下三章，蓋後人采他書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別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爲之解也。說並見前墮費及後佛肸論語條下。世家見南子後，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醜之，去衛。過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孔子適鄭，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去陳適蒲，遂適衛。余按：孔子之聖，必不爲夫人次乘。靈公雖無道，尚知致敬孔子，必不以夫人之次乘辱之。君子見幾而作，禮貌衰則去之，爲夫人次乘，不僅衰而已，孔子

豈待如此然後去乎。此事之必無者。且孔子既去衛而適陳矣。居陳三歲。無故而復適衛。何耶。豈困於陳而遂忘前此之辱耶。與其復來。則何如前日之不去之爲愈耶。使靈公又辱孔子。孔子當何以處之。推其前後。尤不近於情理。故今皆不錄。而桓魋之難。貞子之主。悉載之。問陳之後。詳見後際可條下。

世家云。孔子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靈公聞孔子來。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其男子云云。靈公曰。善。然不伐蒲。余按。春秋經傳無公叔氏以蒲畔之事。定十四年經云。衛公叔戌來奔。傳云。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而世家以去衛爲定公卒之歲。又居陳三歲而後過蒲。則公叔氏之亡也久矣。蒲既畔衛。孔子何難紆道避之。乃輕入險地。以自取禍。況蒲在衛西。陳在衛南。自陳來。不由蒲也。孔子過蒲。何爲焉。要盟神固不聽。

然既許之。甫出而卽背之。亦豈聖人之所爲耶。蒲衛之屬邑耳。靈公好戰。屢伐晉。而獨不敢伐一蒲。孔子不對靈公之問陳。而於靈公之不伐蒲。獨力勸其伐。不亦先後矛盾矣乎。此乃戰國人之所爲。撰必非孔子之事。今不取。

論語陽貨篇云。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事世家載之。自蒲適衛之後。余按。佛肸以中牟畔。是亂臣賊子也。孔子方將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肸與公山不狃皆家臣也。孔子魯大夫也。孔子往。將臣二人乎。抑臣於二人乎。臣二人。則其勢不能。臣於二人。則其義不可。孔子將何居焉。夫堅者誠不患於磨。然未有恃其堅而故磨之者也。白者誠不患於涅。然未有恃其白而故涅之者也。聖人誠非小人之所能汚。然未



有恃其不能汚而故入於小人之中者也。若孔子之堅白、非佛肸之所能磨，則彌子瑕環癭疽亦豈獨能磨涅孔子者？而孔子乃不肯主其家。孟子乃以爲無義無命乎？故不磷、不緇之說，爲見陽貨解則可，爲往赴不狃佛肸之召，解則斷不可。昔有人蓄玉環、古劍各一，有崑崙奴能沒水取物，皆愛之，謂之三寶。每涉江湖，必投環劍水中，使奴取之，以爲笑樂。嘗過洞庭，投之，奴沒而出，泣曰：「環劍已墮，龍項下不可取矣。」固強之，并并奴溺焉。故凡恃其所能而欲嘗試之者，未有不爲龍之所擾者也。且孔子往將何爲耶？不助之耶？固無所用於往，往亦將不相容，助之耶？則已磷且緇矣，尚得自謂堅白乎哉？又按佛肸之畔，乃趙襄子時事。韓詩外傳云：「趙簡子薨，未葬，而中牟畔之。」蓋五日，襄子與師而次之。新序云：「趙之中牟畔，趙襄子率師伐之，遂滅知氏，并代爲天下疆。」列女傳亦以爲襄子。襄子立於魯哀公之二十二年。孔子卒已五年，佛肸安得有召孔子事乎？左傳定十三

年，晉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四年，圍邯鄲，邯鄲降。齊國夏納荀寅於栢人。五年，春，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圍中牟。然則此四邑者，皆荀寅、趙鞅等之邑，故趙鞅以漸圍而取之。當魯定公十四、十五年，孔子在衛之時，中牟方爲范中行氏之地，佛肸又安得據之以畔趙氏乎？此蓋戰國橫議之士欲誣聖人，以便其私，但聞不狃嘗畔魯，則附會之以爲孔子欲往，而不知其年之不符也。但聞佛肸嘗畔晉，則又附會之以爲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符也。彼橫議者固不足怪，獨怪後世之僞屑相望，踵相接，而但高談性命，細摘章句，竟無一人降心究考，肯爲我先師孔子辨其誣者，良可嘆也。惟漢王充論衡獨以往應佛肸、公山之召爲非是，然知其非而不辨其誣，反讓聖人之有遺行，則其謬更甚焉。且使二人之召，子果欲往，何以皆卒不往？既不往矣，猶委曲而誣之曰：「欲往，聖賢處世將何以自免於人言耶？」既明知其不往矣，猶不敢公

然代白其無欲往之心。儒者之於聖人。抑何薄耶。又凡夫子云者。稱甲於乙之詞也。春秋傳皆然。未有稱甲於甲而曰夫子者。至孟子時。始稱甲於甲。而亦曰夫子。孔子時無是稱也。故子禽。子貢相與稱孔子曰夫子。顏淵子貢自稱孔子亦曰夫子。蓋亦與他人言之也。稱於孔子之前。則曰子如不言。曰願聞子之志。曰子將奚先。不曰夫子也。稱於孔子之前。而亦曰夫子者。惟侍坐武城兩章及此章而已。蓋皆戰國時人之所僞撰。非門弟子所記。吾不知後世讀論語者。何以皆不之察也。故今與不佞之召皆削之不書。且爲之辨。餘見前墮費條下。

附錄○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硯硯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論語憲問篇

世家載此事於靈公之世。佛肸旣召之後。今按經無明文可考。則未知其爲靈公之世與。季公之世與。但季公非用孔子之人。孔子亦未必有佐季公之心。似於靈公

之世爲宜。始從世家附之於此。

世家於擊磬之後。載學琴於師襄一事。今按論語大師堯章有擊磬襄先儒皆以爲魯人。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又曰。師襄之始。聞雅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則以擊琴八人爲魯人者。近是。孔子不當學之於衛也。聖人固無常師。然學琴當在少年時。在齊聞韶。聖人之於樂已深矣。及是又二十年。而襄乃擊之。屬孔子反魯之後。擊方在官。則襄於孔子似爲後起。襄之琴恐不足爲孔子師也。此其事之有無蓋不可知。且其所云。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之語。皆不雅馴。與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大不類。蓋皆後人所託。今不敢載。

世家於學琴之後。又云。孔子旣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賈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其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賈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云云。乃



還而反平衛。此後乃有問陳之事。余按春秋經傳定八年、趙鞅使涉化盟衛侯、殺其手及腕。十三年、入於晉陽以叛。哀三年、殺周襄宏、弑王室、侮諸侯而叛其君。春秋之大夫、罪未有大於鞅者也。其他黨奸醜亂之事、史不絕書、不知孔子何取於鞅而欲見之。至賈鳴犢、舜華之死、抑末矣。鞅之善惡、亦不在於此二人之死生也。何爲臨河而遽返耶。晉大夫之見於傳者多矣、微但大夫也、卽趙氏之家臣董安于、尹鐸、鄆無恤之倫、皆得以其才見于傳。兩人果賢大夫、傳記何爲悉遺之乎。且鞅衛之仇讐也、孔子雖未受職于衛、然曰際可之仕、則亦有賓主之義焉、無故去之而往見其讐、子義似亦有未安者。往而不遂、復返平衛、不知何以對靈公、靈公亦安能待之如舊耶。佛肸、趙氏之叛臣也、趙氏衛之仇國也、或召而欲往、或不召而自往、忽而衛、忽而中牟、忽而晉、忽而復反平衛、其仇與叛、皆不計焉、亦何異於朝秦暮楚者乎。此必戰國時人之所僞托、非孔子之事故、今亦不錄。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論語衛靈篇

此事與春秋傳答孔文子語大相類、而彼尤詳備、蓋本一事、而傳聞異辭、或以爲靈公、或以爲文子耳。但此乃論語之文、而彼僅見于左傳、又無他書可以證其孰誤、未敢據彼而廢此、故兩存之。說並見後孔文條下。

備覽。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

遂行。孔子世家

此文與孟子際可之義合、疑衛靈禮貌漸衰、故孔子見幾而作、亦不專因於問陳也。孟子曰、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聖人去衛之故、固有人不能盡知者、故附次于此。

附論。孟子曰、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孟子

世家、孔子於靈公時、凡四去衛而再適陳、其二皆未出境而反、其初適陳也、以定公卒之歲、乃定公十五年、適宋、遭桓司馬之難、至陳、主於司城貞子、蓋本之於孟子。

其再適陳也。以靈公卒之春，乃魯哀公二年，而誤以爲三年。因靈公問陳而遂行，蓋本之於論語。余按論語，孟子所記乃一時事。論語記其去衛之故，而孟子敘其道，路所經，與在陳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誤分爲二，遂謂孔子至陳三歲而反乎衛，由衛而再適陳以實之。不思定公卒之歲，距靈公之卒僅二年，而孔子居陳三歲，并曹、宋、鄭、蒲之滯，及在衛臨河之日計之，當不下四五年。如此，則靈公之卒固已久矣，尚安得問陳事乎？其謬一也。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云：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兩章亦一時之語，而所傳異詞。世家亦分以爲二，遂謂孔子凡兩發嘆，一屬之初至陳，一屬之再至陳。夫既思狂簡而反衛矣，而又至陳，奚爲者？至陳而又思歸，以裁狂簡，何其行止之無常乎？其謬二也。過匡之役，以恐獲罪而去，未出境也，無故而反。臨河之役，無故而去，亦未出境也，聞寶鳴犢、舜華之

死，不得已而復反。孔子之去就，若是之苟然而已乎？孟子曰：古之君子，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去果是也，則不當不召而自反。如可反也，則毋寧始之不去，之爲愈乎？而何爲乎僕僕於道途，而不憚其煩也？其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適衛，而年表已於是年至陳。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魋之難，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衛，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陳反衛，自衛復至陳之事，年表皆無之。卽其所自爲說，已自改之，而學者反皆遵之。謂孔子三至衛而三至陳，甚不可解也。今取孟子過宋之文，論語問陳之事，合而爲一。在陳之嘆，論語，孟子所記亦取而合之，則事理曉然明白。孔子並無由衛而再適陳，由陳而再返衛之事矣。至其去衛之年，雖無可考，然衛靈以哀二年夏卒，則孔子之去，非定之末，卽哀之初。世家所謂魯定公卒之歲，去衛者近是。由此過宋，至陳而主貞子，正與孟子合，但



儒藏

無自陳反衛而再適陳之事耳。餘已詳前數條。

年譜誤以孔子自衛適陳之後復有反衛而再至陳之事與世家同而其文尤煩碎。曹宋皆再至焉其至衛去衛之年亦與世家迥異有先於世家一年者有後於世家二三年者觀其所以改易之故殊不可曉既無所本考之時勢亦俱不合蓋年譜之作實本於世家而故稍竄易之以混其迹使若別有所據者然較之世家尤不足信。

校記

①歸陰：當作「龜陰」。

②并并：當作「遂并」。

洙泗考信錄卷之三

三才圖會
卷之三
洙泗考信錄

大名崔述東壁叢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過宋

按孟子於衛章是孔子去魯去衛之後過宋而後至陳也。世家亦記過宋於去衛之後如陳之前蓋本之此今從之。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孟子云不悅於魯衛。其下文云主司城貞子。則是孔子由衛至陳經宋之境亦未必至於宋之國也。曰將要而殺之。曰微服而過宋。則是雖知孔子將過宋境使人要之於路微服而行。則人不知其爲孔子。故獲免也。其如子何之言。當在此時事理甚明。無可疑者。世家乃云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雖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若果孔子尚在樹下。雖拔其樹。孔子何以能免。至此乃去。不亦晚乎。兵刃交集。猶曰

其如子何。不亦迂乎。故今不載。

存疑。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子何。論語述而篇

按子罕篇畏匡章其詞婉。此章之詞誇。蓋聖人言之。聖人原未嘗自書之。弟子以口相傳。其意不失。而詞氣之間不能不小有增減移易。以失其真者。學者不可以詞害志也。故列之於存疑。

家語賢君篇有孔子見宋君相問答之事。稱宋公爲主君。余按此文本出說苑。以爲梁君。春秋時未有梁也。故家語改之爲宋。而不知其所言皆戰國策士之餘。申商名法之論。孔子固無此等言也。不能辨其誣而反改其文以惑世。撰家語者其罪大矣。孟子云。孔子微服而過宋。則是孔子未嘗立於宋之朝也。烏得與其君相問答也哉。主君之稱。自韓魏趙分晉之後始有之。以其故大夫也。故主之。孔子時尚無是稱。亦不得以之稱宋公也。且其文本韻語。家語少竄易之。中遂有不叶者。所增數語。又獨淺陋。與前後文不類。然則是家語錄說苑而非



說苑之錄家語也。彰彰明矣。然而世儒猶信家語何耶。附錄。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篇。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論語先進篇

世家云。或譖孔子於衛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遂過蒲。月餘而反乎衛。又月餘。然後去衛。過宋。而至於陳。余按。孔子在魯爲司寇。居衛見禮於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當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誤以爲虎。况拘之五日。亦當出一言以相詰。乃至竟不知其非陽虎。豈人情耶。匡人欲殺孔子。斯殺之矣。如不欲殺。斯釋之矣。拘之五日。欲奚爲者。而甯武子之卒。至是已百餘年。甯氏之亡。亦數十年。從者將欲爲誰臣乎。此其爲說至陋。皆必

無之事。而世咸信之。雖朱子亦采之。其亦異矣。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余按。此言本之莊子外篇。莊子本不足信。而家語之采之也。又并失莊子之意。莊子云。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是歌自歌。圍自圍也。歌不因於國也。如家語之言。則是孔子欲以歌退敵矣。莊子云。無幾何。將甲者進。詞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是歌自歌。解自解也。解又不因於歌也。如家語之言。則是匡人真以歌退師矣。而豈有是理哉。後世之臣有欲臨河讀孝經以退敵者。未必非此言之誤之也。外篇不知何人所撰。要其中皆寓言。不過欲明安命無爲之意。姑借孔子畏匡一事而附會之以自伸其說耳。家語以爲實然。誤矣。且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則顏淵當同拘而同免矣。匡人果圍孔子。曲三終而解去。則顏淵當同圍而同解矣。何以論語云。顏淵後

乎。此必孔子聞匡人之將殺已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倉卒避難、故與顏淵相失、故不曰拘於匡、闕於匡、而曰畏於匡。不然、已爲所拘、所圖矣、生死係於其手、而猶曰其如予何、聖人之言不近迂乎。然則此事當與微服過宋之事相類、不得如世家家語之說也。孔子既欲適陳、則適陳耳、必不中道而返、又居衛月餘而後始適陳也。靈公既不召孔子、孔子無故去而復返、不但爲其所輕、吾恐其疑將加甚焉。然則孔子果以適陳之故過匡、當在後日去衛過宋之時、不得云自匡返衛而後去也。故附次於過宋之後、而凡世家家語之文、概不載焉。

又按、定公六年傳云、伐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是匡在鄭東也。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是匡在衛南也。魯雖取匡、勢不能有、杜氏疑爲歸之於晉。莊子、荀子皆以匡爲宋邑。鄭東衛南、則去宋爲近、去晉爲遠。晉之滅偃陽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時、宋方事晉、匡歸於宋、理或然。

也。此事既與過宋之事相類、又與其時相同。若匡又宋地、則似畏匡、過宋實本一事者、吾恐知非懸聞。孔子適陳、將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誤分之爲二事也。子罕篇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亦云、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二章語意正同、亦似一時一事之言、而記者各記所聞、是以其詞小異、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難、卽爲是言也。然則畏匡之與過宋、絕似一事、恐不得分以爲二也。然於經傳皆無明文、故今不敢遽合爲一、姑兩存之、以俟夫博古之士正之。說并見前不悅條下。

世家於孔子過宋之後云、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似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云云。余按、鄭在宋西、陳在宋南。自宋適陳、必不由鄭。且子產鄭相、其卒不久、鄭人或猶有及見者。堯、禹、皋陶千七百餘年矣、鄭人何由知其形體之詳、而分寸乃歷歷不

爽矣乎。至比聖人於狗，造此言者，信此說者，皆聖門之罪人也。此乃齊東野人之語，故今皆削之，而并爲之辨。

厄於陳蔡之間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孟子

世家：孔子至陳之時，陳侯爲潘公越，而孟子作陳侯周。史記多誤，當從孟子名周爲是。

國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得之，既徹俎而晏，客出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某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云云。余按：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魯適衛，而吳棲越於會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時方在陳，吳使安能發幣於孔子？孔子又安能得吳使於魯廷哉？孔子不語神怪，論語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况吳使原未明問此事，但泛言及骨，而孔子遽遠徵神怪以誇之，豈聖人之所爲乎？堯典曰：流其

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凶之罪大矣，然不過流放。今防風氏但後至耳，遽殺而戮之，禹亦殘忍矣哉！且防風氏人耶？神耶？人也，則與致羣神之言不相象。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世家此事載之定公五年，而哀元年孔子在陳，又云吳敗越王勾踐會稽。夫會稽之役，既在哀元年，則定五年又何得預載之？然此本無之事，其年月亦不足深辨，說並見前或謂條下。

國語又云：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云云。余按：肅慎氏之去陳也遠矣，隼爲石砮所貫，安能飛數千里至於陳廷而後死哉？且怪者，孔子之所不語，而國語所載孔子之事凡四，而三語怪焉。一似孔子生平專以語怪爲事，而他特其餘者，則何以論語二十篇中從未載其一事。左傳之鮑而誣，亦從未有一事之似此者。此蓋



稱聖人者欲見其博而不知其適以誣聖人小聖人也故今皆不取。又按春秋定公四年遷陳惠公。孔子至陳之時據史記當爲陳湣公而云惠公亦謬。

孔幾于云陳惠公大城因起麥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然而退遷赦所執吏。余按談言微中固足解紛然特滑稽之雄淳于髡東方朔輩之所爲不但孔子不屑爲此春秋時尚未有此等語也。蓋滑稽者所託故不錄。陳惠公之譏說已見前條下。

存疑。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賚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左傳哀公三年

按論語孔子之言皆平實切於日用而無僞中之事。左傳所載列國大夫多僞中能預決人之成敗生死窮疑其皆出於事後附會之言而不足爲據。夫聖人固有先見之明然觀入廟而每事問謹愼小心蓋知而常自處

於不知者未必如是之輕而易也。故余不敢盡信姑存之於此。

世家云季桓子病謂康子曰必召仲尼。康子立將召之公之魚沮之云云。曰必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云云。子貢知孔子思歸遂冉求因誠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此後乃有適蔡之事。余按論語爲僑君章冉有子貢問答之詞皆似在衛之時有所諱而不敢深言者。若冉有果從孔子反衛則必無自陳歸魯之事矣。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記者因記弟子姓名凡十人而冉有與焉。記云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歷觀所云皆似冉有始終相從於陳蔡間者。然則冉有歸魯當在反衛之後不當在桓子甫卒之時也。冉有爲季氏臣不可爲之大用。冉有子貢均弟子也冉有果用必請歸孔子不必待子貢之誠子貢之顯悟亦不必待孔子示之以意而後知也。此皆後人猜度之辭不足信而孔

于思歸之嘆亦常在將反衛之際不當在未適蔡之前故今皆不取說並見後歸與條下。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論語子路篇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篇

世家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云云余按左傳哀公二年蔡遷於州

來四年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楚白公作亂葉公自蔡入楚攻白公白公死葉公兼攝令尹司馬國寧

乃老於葉則是孔子在陳之時葉公在蔡不在葉也蔡既遷於州來去陳益遠來往當由楚境孔子未必遠涉

其地而論語孟子春秋傳中亦俱無孔子與蔡之君大夫相與周旋問答之事則是孔子所謂從我於陳蔡者

乃負函之蔡非州來之蔡也葉公本楚卿貳與聞國政不當居外以新得蔡地故使鎮之而孔子適在陳蔡之間因得相與周旋及其請老乃歸於葉史記但見論語

孟子中有孔子在蔡之文遂誤以爲州來之蔡又因葉公有問政問孔子於子路之事遂別出自蔡如葉之文以合之而不知其誤分一事爲兩事也故今考而正之

列葉公之問於在蔡之時而無孔子如州來及葉之事存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論語微子篇

存疑○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某曰是魯孔某與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某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耜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同上

存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同上。

世家載沮、溺丈人之事於自葉反蔡之時，而載接輿事於在楚。余按此三章，其文皆似莊子，與論語他篇之言不倫。以晨門、荷蕢兩章較之可見。而此篇雜記古人言行，亦不似出於孔氏門人之手者。後兩章末雖載孔子、子路之言，然於聖人憂世之深心無所發明，而分行義與行道爲二，於理亦似未安。莘野、南陽豈得概謂之亂倫乎？恐係後人之所僞託，姑存之以俟有識者決之。又按微子以下四章，皆以時代先後爲序，則此三章之次亦恐不如世家所列，故今仍以論語之文次之。然其事之有無，蓋不可知，亦無庸深考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篇

此事無年可考。世家置之遷蔡之後。朱子據論語文以爲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按孔子言從我於陳，蔡孟子亦言君子厄於陳、蔡之間，則是孔子往來於陳、蔡間，原無定居，而其厄亦非一日之事也。蔡在陳南，自蔡反衛，亦必由陳始達，則是孔子至蔡之後，蓋常復歸於陳，而後反衛也。且孟子以孔子之厄爲無上下之交，而過宋之役，主司城貞子不得謂之無交。然則論語或統言之，未必其事適在於問陳之後也。故次之於葉公問答之後。世家云：孔子遷於蔡之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孔子講誦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此說世多信之，余竊疑焉。論語曰：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



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但言其君大夫不見禮、以至於貧乏耳。初未嘗云有兵以圖之也。匡人之難、兩見於論語。宋桓司馬之難、一見於論語、而詳載於孟子、而皆不言陳、蔡之圍。若如世家所記、兩國合兵圍之、其事大於桓魋、匡人之難多矣。而論語、孟子反皆不言、但謂之絕糧、但謂之無交、豈理也哉。楚、大國也、陳、蔡之畏楚久矣。况是時吳師在陳城下、陳且夕不自保、何暇出師以圍布衣之士。陳方引領以待楚救、而乃圖其所聘之人以櫻楚怒、欲何爲者。哀之元年、楚子圍蔡、蔡人男女以辨。蔡於是乎請遷於吳。二年、遷於州來。其畏楚也如此、幸其不伐足矣、安敢自生兵端。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圖孔子者、妄也。蔡方事吳、陳方事楚、楚圍蔡而陳從之、陳圍蔡而吳伐之、陳之與蔡、仇讐也。且蔡遷於州來、去陳遠矣。孔子時既在蔡、蔡人欲圖孔子、斯圍之耳、不必遠謀之陳。比陳知孔子之往、則孔子已至楚矣。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相與謀圍孔子者、妄也。陳、蔡合兵而

來、當不下萬餘人、孔子之從者、不過數十人、圍而殺之、如反掌耳。圍之七日、至於絕糧、而不肯殺、又不肯繫之以歸國、老師費財、意欲何爲。設使楚竟不救、將坐俟其餓死而後去乎。其爲謀亦拙矣。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相與謀圍孔子、使之絕糧、待楚救至而後免者、妄也。此皆時勢之所必無、人情之所斷不然者、而世儒多信之、其亦異矣。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獨其於陳、蔡也、則曰無上下之交。蓋古之適他國者、其君、大夫必饋之餼、而陳、蔡皆無之、以此致厄。如晉重耳之不禮於鄭、衛乞食於五鹿者然、烏有所謂發徒役以圍孔子於野者哉。春秋傳云、陳不救火、君子是以知其先亡。國語亦言、陳之道路不修、賓旅無所依、故單子知其必亡。蓋陳之國事日非、其君、大夫皆不恤賓旅、孔子亦不樂立於其朝。而蔡乃楚境、楚人亦務富國強兵、非能尊賢養士之國、雖有貞子、葉公之輩、度亦暫與相依、而未必遂

久與相處。是以往來兩地。未有家居。其窘餒窮乏。蓋亦非一日之事矣。故曰。厄於陳蔡之間。言其非一時。非一地也。其反衛也。曰公發之仕。言其僅能免於昔日之絕糧也。後之人但聞有絕糧之事。而不知其故。遂疑二國大夫之相厄者。因附會而爲之說。而不知其舛也。故今皆不載。蔡乃楚境之說。詳見前葉公條下。

又按陳蔡之圖。經傳未有言者。獨莊子書數數言之。後人相傳之言。蓋本於此。不知莊子特譏孔子之好言禮義。以自困其身。因有厄於陳蔡一事。遂附會之以自暢其毀禮滅義之宗旨耳。其言既皆寓言。則其事亦安得遂以爲實事也。世家家語之文。采之莊列者半。當其在莊列也。猶見有一二人以爲異端而不信者。及其在世家。家語也。則雖名儒亦信之矣。嗚乎。陽關其名。而陰襲其說。而不之覺者。蓋不乏人矣。豈獨姚江之徒。乃爲陽儒而陰釋哉。故凡不見於經傳者。余概不敢妄錄。

又按孔氏註論語絕糧章云。與伐陳。陳亂。故乏食。說與

世家不同。趙氏註孟子厄於陳蔡章。亦不用世家說。是司馬遷雖載之史記。而漢人固不以爲然也。朱子論語序說云。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闕之。是朱子固亦嘗闕之矣。自明季講家矜言博覽。且爲科場逢世之計。乃不辨黑白而采之。遂相沿至今。以爲固然。余故表而出之。以見其非先儒之說。

世家孔子以困窮告子路。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未知耶。告子貢。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焉。告顏回。顏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余按子路慍見而曰。君子亦有窮乎。雖不能無怨天尤人之意。而未嘗有信道不篤之心。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



儒藏

洙泗考信錄

卷三

與子路聞之喜其自信果決如是烏有以未仁未知疑孔子者哉。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殺之斯來勸之斯和。又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孟子曰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若欲孔子自貶其道纖極之卑陋甚矣何以爲子貢。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羿射昇繼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顏淵之言固當然遽欣然而笑欲爲之宰母乃近於好諛矣乎。余觀論語所載諸弟子未有不尊信聖人者而孔子常有謙遜不敢自是之心如世家之言則是諸弟子自顏淵外皆不足以知孔子而孔子不得不環瑣然自明其過之不在已也何其與論語相反乃爾耶。此必無之事不待詳辨者。至於論語多識一貫之文與絕糧固窮之義毫不相蒙自當別爲一章。今朱子集註分之是也。世家連而及之亦非是。此事又見於韓詩外傳及說苑而文復與世家互異但有與子路問答語而不及於顏淵子貢然其文尤繁碎決係秦漢文字不足

縷辨其謬最顯而易見者孔子以魯哀公六年自陳反衛至十三年吳夫差始賜伍員屬鏹以死而外傳說苑述孔子之言並有子胥抉目於吳東門之語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卒至二十二年越始滅吳已後越始通於諸夏而說苑述孔子之言復有句踐霸心生於會稽之語未來之事孔子何由預知之而預告之乎。蓋此三書之交皆本論語僅見一事而好事者敷衍其詞遂致失真。正如今世間老所傳之三國殘唐東西漢晉演義取史事而易之以俗語加之以枝葉以悅世人之耳目彼固不問其義理時勢之合與否也。三子者不察而誤采之耳。至家語在厄篇則又兼採三書而合之者是以其文亂雜無章且於句踐子胥二語亦存之而不刪正與阮逸所作僞文中子元經以隋人而避唐廟諱者同其爲僞撰不待辨而明者不知後之儒者何以不之覺而信爲實也。故今一概不載。

世家云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賈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衛。余按：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孟子推之則然，其門人或有不知之者，外人不能也。彼子西者，烏足以知之？季康子問由、求、賜可使從政也與？當是時，三子已有所建白矣，猶不敢信如此。況於陳、蔡之時，子貢尚未出使於諸侯，顏淵、宰予皆無所表見，子路亦未嘗爲將帥。彼子西者，烏足以知之？子西之人本不足稱，然未嘗有嫉賢妬能之事。自公之復言，子西用之矣。若知之而忌之，雖子西亦不至如是之不肯也。而是時昭王方在城父，以拒具師，竟卒於

軍，亦非議封孔子時也。且書傳皆無見楚昭王之事，楚世家及年表亦皆無之，則此必後人之所附會無疑也。至所稱書社地七百里者，語亦謬。楚卽欲封孔子，安能如是之大？蓋古之祿邑多以社計，故春秋傳云：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荀子云：與之書社三百。舊說蓋言楚欲以書社七百爲孔子祿邑。史記誤以書社爲地名，因加累於七百之文下耳。曰：然則載記有之，荆之文何也？曰：蔡、楚境也。之蔡卽之楚也。吾惡知其謂之荆者非之蔡乎？既相傳有至楚之事，故疑以爲昭王之聘之也。既聘矣，而卒於不用，故又疑以爲子西之沮之也。吾惡知其非因臆度之故，遂附會而爲之說乎？故今皆不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論語公冶長篇

世家載此語於哀公三年。明年，孔子如蔡。又明年，如葉。反乎蔡，居蔡三歲，如楚。楚昭王卒，然後孔子反乎衛。夫孔子既思歸矣，乃反南轅而適蔡，適楚，又四五年而始

反衛何爲耶。然則此嘆當在反衛之前一二年中。故次之於絕糧之後。

附錄。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子夏。論語先進篇

附論。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孟子

史記孔子世家以定十五年過宋。至陳。哀四年遷於蔡。六年反衛。而遷蔡之前。復有反衛而再至陳之事。年表則以定十四年至陳。哀三年過宋。十年自陳反衛。其年皆與孔子世家不合。而亦無再往來之文。陳衛宋世家略與年表同。而多闕漏。惟蔡世家以昭二十六年至蔡。當魯哀之二年。則年表所無也。余按孔子以定十二年去魯。衛靈公以哀二年卒。則以爲定十五年去衛至陳者。近是。既於是年或十四年至陳。則不應復於哀之三年過宋。論語述而篇云。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是二子皆嘗從孔子反衛也。哀七年傳云。

吳人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是子貢於反衛後先歸魯也。若孔子於十年始反衛。則子貢不得於七年已在魯。故以爲哀六年反衛者。近是。此皆當從孔子世家。年表不足據也。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皆連舉之。而無所分。孟子謂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亦不言陳蔡。大抵陳蔡不能尊賢禮士。不可依以久處。是以孔子往來其間。初無定居。其年月固有不能縷分者也。唯孔子世家所謂反衛而再至陳者。似無其事。當從年表。說已見前適衛篇中。

年譜誤以孔子自陳反衛之後。復有如陳而再反衛之事。與世家同。其至陳去陳之年。亦與世家頗異。最可異者。六十三歲自衛如陳。自陳如蔡。自蔡如葉。既而反蔡。楚昭王使人來聘。陳蔡圍之。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自楚反平衛。取世家五年之事。悉置之一年之中。是年凡七至人國。行萬有餘里。往來如傳舍然。較之



世家、允爲疎脫。

反衛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論語述而篇

此章所稱衛君，先儒皆以爲出公。玩其詞意，良然。按春秋傳：哀公七年，公會於鄆，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及齊師戰於郊，則是孔子至衛之後，二子自衛先歸魯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爲，而遂去耶？然則此章問答當在孔子反衛之初。哀公六七年間，故次之於此。

附錄。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篇

世家以此章及魯衛之政章皆爲衛君輒之時。余按衛自靈公失道，政衰已久，兄弟之歎，不可必其爲輒，而魯衛連及，又似初從魯來焉者。其說未可據。唯此章正名之論，似爲輒發，世家之說近是先儒亦多從之。然無明文可考，故附次於此。

戴記檀弓篇云：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余按：孔子之用財，如子華之使齊，原思之爲宰，顏路之請車，或與或不與，皆因乎人與己之本，量所當然。天理人情之不可移易者，未有一但徇一時之意，偶然行之者也。若本不應如是，但因遇於一哀，惡涕之無從之故，而脫驂賻之，則是可以偶然與之，亦可以偶然不與。聖人之用財，恐不如是之苟也。戴記之文，本多附會。此或別有其故，而傳者失其真，或本無此事，均未可知。故今不錄。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國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左傳哀公十一年

按此文胡簋四句與論語問陳章句互數語相類，其事亦相類，未必兩事適相符如此，而又皆適在衛，蓋本一事而傳聞者異也。以理度之，問陳之失小，問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則當去，彼可因所問而導之以禮，如以臨事好謀戒子路者然，此則但當以不對拒之，竊疑此文爲得其實，故兩存之，以俟夫有識者刪其一焉。說並見前衛靈公條下。

附論○孟子曰：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孟

史記衛無孝公，而孔子反衛，在出公輒之時，故朱子以孝公爲輒。余按春秋經傳，哀二年，衛靈公卒，衛人立輒。十六年正月，衛侯輒來奔。傳在十五年冬至四月，孔子卒。公養之爲輒，無可疑者。輒亡在外，故稱出公，出非諡也，輒之

諡蓋史逸之矣。衛人既以刺賊得罪於靈公，而輒之拒之爲是，則諡之爲孝，亦無足怪者，故從朱子之說。

孔子之於衛孝公，其詳不可考。余按春秋昭七年傳，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攝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哀十五年傳，大子與五人介，姐孔懼於厠，強盟之。孔懼立莊公，則是靈季之世，孔氏實執國政。孔子之在衛，文子實留之，故有擇木之喻。若文子非執衛柄，不過衛諸大夫，孔子不答所問足矣，不必因此而遂去也。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則其爲人必好賢禮士者，是以孔子爲之留連而不遽去，非苟然而已也。又按傳記所載從無孔子與衛孝公開答之語，則是孝公年少，尚未知與孔子相周旋，但文子言於君，而致襄餼於孔子耳。是以孟子謂之公養之仕，明非立其朝而食其祿也。余恐世之儒者疑孔子之欲輔孝公以行道，不然，則疑孔子之苟利其養而不肯去，故推其前後而爲之解。

歸魯上



世家云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云云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余按所載冉有之言淺陋不足以稱聖人必後人所僞托無疑故今不取而春秋傳言師及齊師戰於郎世家云郎亦誤。

家語云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道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焉云云余按此言本之莊子外篇其原文云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然則外篇之意但欲明夫自然之道無爲之旨故設爲丈夫孔子問答之言以暢其說耳非實事也家語以爲實然愚矣。

莊周書中蛇蛇河海光景無有皆有問答之語亦將謂光景無有皆能爲人言乎且其所改外篇之文尤無倫理呂梁之水縣三十仞可也自衛以下河流平地安得三十仞而縣之孔子觀於呂梁可也自衛反魯去河絕遠安得河梁而息駕焉丈夫游之而復出孔子問焉可也若丈夫既度河則與孔子各在河之一涯又安能隔大河而與之語乎嗚乎莊子之言之必無者家語皆以爲誠有也莊子之言之容或有之者家語則又改之使之必無此何爲耶又按列子黃帝說符兩篇亦載此事一與莊子文同一與家語文同蓋列子亦後人之所僞撰故柳子厚謂其書多增竄高氏亦謂後人會粹而成之者是以一事而兩采之較之家語尤不可信。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飲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



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

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二年

國語亦載此事，而文頗與此異。蓋國語皆後人所推行，

非當日之言，是以其文常繁於內傳，而多與諸經不合。

不如內傳爲近其實，故棄彼而存此。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篇

冉求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

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

按：論語孟子所稱乃一事，而其文小異者，既云賦粟倍

他日，則所謂聚斂者，即左傳用田賦之事可知也。以其

互有詳略，故並次之於此。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篇

正樂與用田賦未知孰爲先後，然孔子之歸，在孔文子

訪攻太叔之後。太叔之出在十一月，蓋滕隱公之後，則

是孔子歲暮始歸魯也。田賦之用，在明年正月，其間當

無幾時，故次此文於用田賦之後。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從之，純如也。皦

如也。繹如也。以成。論語八佾篇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篇

按：語樂卽正樂之事，盈耳卽得所之驗，故並次之於此。

附錄。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篇

此孔子平日事，不僅歸魯以後爲然。以其與正樂之事

同類，故附次於此。

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

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

篇。康成之徒多非其說。孔氏穎達云：書傳所引之詩，見

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還言未

可信也。而宋歐陽氏修云：以詩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

一篇者，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

邵氏雍亦云：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

雅取其六，則又皆以還言爲然。余按：國風自二南、幽以

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無幾。如果每君皆有詩，孔子不應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頌，豈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風雅，豈無一二可取？孔子何爲而盡刪之乎？子曰：「刪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玩其詞意，乃當孔子之時，已止此數，非自孔子刪之而後爲三百也。春秋傳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所歌之風，無在今十五國外者。」是十五國之外，本無風可采，不則有之而魯逸之，非孔子刪之也。且孔子所刪者，何詩也哉？鄭衛之風，淫靡之作，孔子未嘗刪也。絲麻菅蒯之句，不遜於緇衣、茹蘆之章，卽棟宇室遠之言，亦何異於東門不卽之意？此何爲而存之，彼何爲而刪之哉？孔以論孟、左傳、戴記諸書考之所引之詩，逸者不及十一，則是刪遠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顧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論之，孔子原無刪詩之事。古者風尚簡質，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寫之，

其傳不廣，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頌之逸者已多。至孔子又二百餘年，而又逸其七。故世愈近，則詩愈多，世愈遠，則詩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數。或此外雖有而缺略不全，則遂取是而釐正次第，之以教門人，非刪之也。尚書百篇，伏生僅傳二十八篇，逸者七十餘篇。孔安國得多十餘篇，逸者尚數十篇。禮之逸者尤多。自漢以來，易竹以紙，傳布最易，其勢可以不逸。然其所爲書，亦代有逸者。逸者，事勢之常，不必孔子刪之而後逸也。故今於刪詩之說，悉不敢載。

僞孔傳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討論墳典，斷自唐虞而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爲尚書，斷遠取近，定其可爲世法者，



藏

百二十篇爲簡書。後世多以其說爲然。余按傳云：鄭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爲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聖人之好古也如是，果有堯、舜、黃帝之書傳於後世，孔子得之，當如何而愛護之，當如何而表章之，其肯無故而刪之乎？論語屢稱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其道唐虞之事尤詳，而皆無一言及於黃、炎者，則高辛氏以前之無書也明矣。唯春秋傳頗言上古時事，然其文多平而弱，其事多奇而詭，與堯、舜、禹、貢大不類。蓋皆出於傳聞，必非當時之書之所載也。三墳五典之名，雖見於傳，然不言爲何人所作，故杜氏註但云皆古書名。若書序果出於安國，杜氏豈容不見而不註耶？虞書曰：「慎徽五典。」又曰：「天敘有典，自我五典。」是知堯、舜之世已有五典，蓋卽五倫之義。書之策以教民者，安知傳之所云非此五典歟？古者以竹木爲書，其作之也難，其傳之也亦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於是，則遂取是而考訂整齊之，以傳於門人耳，非刪之

也。家世但云序書，亦無刪書之文。漢志雖有周書七十餘篇，然皆後人之所僞撰。劉向但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亦未嘗言孔子之所刪也。故今於刪書之說，悉不敢載。

附錄。子曰：「加古本我數年，五十二字古本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篇

此語無年可考，觀其詞意，蓋在歸魯以後，故附次於正樂之後。

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由是班固以來，諸儒之說易者，皆謂傳爲孔子所作。至於唐宋咸承其說。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謹嚴簡質，與堯、舜、禹、貢相上下。論語後人所記，則其文稍降矣。若易傳果孔子所作，則當在春秋論語之間，而今反繁而文大類左傳，載記出論語下，遠甚何耶？繫詞、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傳果皆孔子所作，不應自冠以子曰字。卽云後人所加，亦不應或加或不加也。孟

子之於春秋也、嘗屢言之、而無一言及於孔子傳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也、不遺餘力、不應不知、亦不應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觀之、易傳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爲、蓋皆孔子之後、遍於易者爲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蓋相傳以爲孔子之說、而不必皆當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則其所自爲說也。杜氏春秋傳後序云、汲冢中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詞、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趙國也。余按、汲冢紀年篇乃魏國之史、冢中書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師子夏、子夏教授於魏久矣。孔子弟子、能傳其書者、莫如子夏、子夏不傳、魏人不知、則易傳不出於孔子、而出於七十子以後之儒者、無疑也。又按、春秋襄九年傳、穆姜答史之言、與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詞小異。以文勢論、則於彼處爲宜。以文義論、則元卽首也。故謂爲體之長、不得遂以爲善之長。會者、合也。故前云嘉之會也、後云嘉德足以合禮。

若云嘉會足以合禮、則於文爲複、而嘉會二字亦不可解。足以長人、合禮和義而幹事、是以雖隨無咎。今刪其下二句、而冠君子字於四語之上、則與上下文義了不相蒙。然則是作傳者采之魯史、而失其義耳。非孔子所爲也。論語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傳亦載此文。果傳文在前、與記者固當見之。曾子雖嘗述之、不得遂以爲曾子所自言。而傳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獨節此語而述之。然則是作傳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義、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語、必曾子以後之人之所爲、非孔子所作也。且世家之文、本不分明、或以序爲序卦、而以前序書傳之文例之、又似序述之義、初無孔子作傳之文。蓋其說之晦、有以啟後人之誤、故今皆不載。

附錄。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左傳哀公十二年

附錄。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上同。洙泗舊傳錄卷之三終。道光四年東陽書中刻。

校記

①家世：當作「世家」。



洙泗考信錄卷之四

大名崔述東壁叢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歸魯下

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戚

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左傳哀公十四年

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

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孔子懼作春秋。孟子

按春秋終於獲麟則成於獲麟之後可知故次之於此

先儒或謂文成致麟然麟至見獲非瑞乃災其說非是

杜氏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似矣然

二傳皆未嘗言故今亦闕之

世家載孔子之言云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

秋云云其言似急於求名者殊失聖人之意今不取

備考。春秋古經十二篇。漢書藝文志

附論。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

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

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

也敵國不相征也。並孟子

胡氏安國云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

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

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

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

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余按孔子以東周之世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諸侯

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

命三世希不失矣蓋位愈卑則愈不可僭况以布衣而

專黜陟之大權乎唐哥舒翰討安祿山或勸之還兵以



誅楊國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權。彼亂臣賊子復何懼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天子之事云者。猶所謂王者之迹也。書。天子之事也。詩。天子之事也。乘檮杌。春秋則諸侯之史。而非天子之事也。孔子據周禮以書列國之事。所關者天下之治亂。所正者天下之名分。則不可更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言其與詩書同。而非乘檮杌之比也。豈謂其專黜陟之大權哉。若僭其黜陟。卽可以爲天子之事。則吳楚之僭王。皆可以謂爲天子之事乎。爲是說者。非止誣聖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亂也。故余不得不辨。

又按春秋傳。晉韓起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魯之春秋。本據周禮以書時事。但自東遷以後。時異勢殊。盟會擅於諸侯。政事專於大夫。一切戰爭弑奪之事。皆成周盛時所未嘗有者。秉筆者苦於無例可循。而其辭亦未必足以及之。則其書法不合於

周禮者。當亦不少。是以孔子取而修之。正君臣之分。嚴內外之防。尊卑有經。公私有別。然後二百四十年中。善不待褒而自見。惡不待貶而自明。大義凜然。功罪莫能逃者。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耳。非以其專黜陟爲足懼也。惜乎後之儒者。過於求深。而往往反失其本來之意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論語憲問篇

齊陳恒弑其君壬子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子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左傳哀公十四年

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

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余按傳文前云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則已告哀公以義之當討矣。而公以魯爲齊弱致疑，故復言此以釋其疑，非以力不以義也。哀公之所懼者不克，若不告以可克之故，尚何望哀公之肯討耶？程子未嘗詳繹傳文，但節其後數語，遽謂之以力不以義，不亦冤乎？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齊、戰、疾。聖人舉事，固主於義，然亦必有知己彼之明，謀定而後戰，烏有舉數萬人之命，冒然一擲而不慮其事之所終乎哉？諸葛武侯之表懷帝也，曰：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若以程子論之，是武侯亦以力不以義矣。孟子曰：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勝者也。又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蓋義以民心爲主，故孔子以民之不與言之，非論力，正論義也。

也。況當是時，天子已微，自晉失伯以來，天下亦無方伯。與國如宋，如衛，皆不足與有爲，乃欲舍不共戴天之齊，民而求助於不可倚仗之鄰國，謂因齊民爲以力而率與國，則爲以義，非獨迂於論事，抑亦疎於論義矣。此乃宋儒之失，非左傳之謬。但傳文不若論語醇古，疑記言者才有高下之故。然與論語互有詳略，足相發明。而孔子之辭亦與論語不同，未知孰是，故並存之。

附錄○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爲政篇○哀公問弟子孰爲

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論語雍也篇

附錄○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爲政篇○季康子問：

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篇○季康子問政：

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篇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同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同上○子言衛靈公之無道

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

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論語憲問篇○康子饋

藥、拜而受之曰、某未遑、不敢嘗。論語鄉黨篇

附錄○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論語爲政篇○孟

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

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

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

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公冶長篇

以上十一條雖無年可考、然必皆在歸魯之後無疑、故

並附次於請討陳恒之後。

世家云、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魯朱爲

政篇文、而誤以哀公爲康子也。又因此文與答樊遲之語相類、而誤易之、則益舛矣。今不從。

論語先進篇亦載答顏淵好學語、而以哀公爲季康子、

且遺不遷怒等三句。孫登曰、夫子之對季康子、與哀公

同、而有略有詳、於臣略、於君詳者也。余按、此二章其文

極相類、疑亦本一事、而所記有詳略異同、正如史記誤

以舉直錯枉爲答康子語耳、不必曲爲之解也。傳曰、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論語諸篇非一人之所

記、故其中往往有重出異同之語、必盡以爲二事、則泥

古之過也。故今止載雍也篇文。

家語載有哀公賜桃以黍雪之之事、孔子并食之而辨

之云云。余按、春秋之時、風尚近古、以黍雪桃必無此事。

且此亦小事耳、聖人之詞簡質、而氣渾厚、况侍食於君

前、何至喋喋辨此不休耶。此文本之韓非、非所引事初

無實錄、姑妄言以爲說資者、此說尤陋、不足深辨。然家

語亦采之、嗚呼、蓋亦無有不采者矣。



備覽。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雜記

存疑。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論語陽貨篇

按：孺悲果有過，孔子責之可也。若有大過而不可教，絕之可也。胡爲乎陽絕之而陰告之？有如兒戲然者。恐聖人不如是之輕易也。使悲果能聞歌而悔，則責之而亦必悔，可知也。使責之而竟不知悔，卽聞歌奚益焉？孔子於冉有之聚斂，弟子也，責之而已。於原壤之夷俟，故人也，亦責之而已。未有故絕之而故告之，如此一事者，獨陽貨篇有之。陽貨篇之文固未可以盡信也。或當日曾有辭孺悲見之事，而傳之者增益之，以失其真，故列之於存疑。

考終

戴記禮弓篇云：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趨而入。

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余按：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多矣，大抵皆謙遜之辭，而無自聖之意，皆明民義所當爲，而不言禍福之將至。獨此歌以泰山、梁木、哲人自謂，而預決其死於夢兆，殊與孔子平日之言不類，恐出於後人傳聞附會之言，故不敢載。

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左氏春秋哀公十有六年

杜氏註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余按：杜氏所以如是註者，蓋因哀十五年傳文中有閏月，遞推而下，則四月不當有己丑耳。不知傳雖有此閏月，魯實無此閏月。己丑正當在四月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列國置閏互異。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亂，經傳之文皆差一月。蓋經本之魯史，傳采之周史。魯於六月置閏，周於十二月始置閏，故也。何以明之？景王之葬，經傳皆在六月，是六月以前周與魯皆不置閏也。傳於十二月後始書閏月，是周於十二月置閏也。王猛



之居皇也。經書於夏而傳在秋七月戊寅。其入於王城也。經書於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其卒也。經書於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自六月以後。閏月以前。經之紀事無不先傳一月。是魯於六月已置閏也。且以傳文考之。十二月有庚戌。閏月有辛丑。明年正月壬寅朔。則十二月當爲癸卯朔。而經何以書十有一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然則是傳之閏月。卽經之十有二月。而周魯諸閏之不同。衆證明白。曉然而無疑矣。哀十二年傳云。冬十二月。螽。孔子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哀公之世。魯歷後天而失一閏之明證也。哀十六年續經書云。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而傳乃在十五年之閏月。蓋緣魯失一閏。故衛閏月之事在魯明年正月。傳探之衛史。而續經所書則魯史也。是哀十五年十二月以後。魯不置閏之明證也。由是言之。續經所書之四月。卽杜氏所推之三月。此月正當有己丑。日皆不誤矣。春秋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舉。杜氏偶未深考。

但以傳之日月爲據。經有與傳異者。於他國事則以爲從。告於魯事則以爲誤。所謂智者。于慮必有一失。學者不可據註而疑經也。故今仍從續經。周正之夏四月己丑。蓋夏正之春二月十一日也。年譜云。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卽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卒。余按此說。實本之杜氏左傳注。然杜氏之意。但以所推長歷未符。故疑乙巳二字相似。而日或誤。不則月或誤耳。故曰日月必有誤。猶有闕疑之意焉。未嘗決以爲乙丑也。年譜公然僭改經文。以己爲乙。斷以爲二月十八日者。其意以爲言之不確。則人疑己之無所傳。而不深信。是以居之不疑。以欺後世。而不知四月之固無乙丑也。而不知己丑之反在四月也。然則作年譜者。本無所據。而但掇拾註疏。諸子之唾餘。以成書也。昭昭然矣。年譜不知何人所撰。今見於闕里志。云出素王事紀。然觀其中。亦似嘗有所刪節者。其所去取。又出家語之下。然而近世之王。莫不信而采之。其亦可歎矣夫。

史記孔子世家及杜氏春秋註皆謂孔子年七十三蓋皆以孔子爲襄公二十二年生也。今既從二傳以爲襄公二十一年生則孔子至是當年七十有四而索隱乃云若孔子以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二十二年生則七十二殊不可解。

孔某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余一人以在位。焚焚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諱。左傳哀公十六年

附錄○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論語述而篇 ○子之燕居

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同上

戴記備行篇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備服與。孔子對曰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某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某不知備服。余按此篇語夸而複文淺而放乃戰國之風氣非春秋之語言。李氏固已辨之矣。孔子見君自有大夫朝服乃一定之制哀公亦不得疑而問之也。且玩其語意乃謂宋人冠章甫魯人衣逢掖孔子隨所在國俗而服之不斤

斤於禮耳非謂一時兼用之也。後人合以爲一反以爲孔子之禮服誤矣。莊子外篇亦有與哀公論備服之事。與此如出一口。蓋皆放蕩之士疾世儒之拘謹服備衣冠自命儒者故爲是言以詆之耳。豈得以其托諸孔子故諸戴記而遂以爲實然也哉。今不錄。

附錄○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篇 ○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篇

家語云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泛溢。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余按五石之隕六鷁之退春秋爲宋志之。左氏傳中神怪之事尤多。商羊之舞春秋何以不書。左傳何以不載。自春秋來大雨水者無慮千計何以未有一人見商羊乎。孔子之所以聖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傳道於萬世不以小才小藝故也。卽以才藝言之達巷

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太宰問於孔子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則所謂博學多能云者，亦謂兵農禮樂射御書計之屬，非若山海經淮南子之所爲也。後之人但聞孔子博學多能，遂誤以爲搜神志怪之流。然國語猶頗徵引，往昔以附會之，而此則直以誦童謡之故聖之。嘻，亦陋矣。童子言之，孔子謂之童子之智勝孔子矣，何不聖童子而聖孔子也？卜偃師已皆能誦童謡以推未來之事，將皆得爲聖人乎？此乃無識之士妄援以見聖人之博，而不知其適以小聖人也。故今不錄說，並見後條下。

家語云：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唯霸者爲能獲焉。吾昔之鄭，過陳，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云云。余按萍實之事，荒誕不經。

童謡之言鄙陋可笑。春秋之世，不但無此等事，亦並無此等語。而世信之何耶？童謡之占，自春秋傳，國語始有之，皆附會耳，非實事也。然鸛鵲謡於文武之時，弧服應以褒姒之獄，人固莫之測也。漢唐以降，此類尤多。然干里草、桃李子、雨帝之屬，其文似皆別有所指，而好事者假借離合以推之於時事。卽間有一二斥言者，亦終不甚了了。如天下皆烟之類。誦者亦莫知其爲何應也。從未有明白切直委曲詳盡如商羊萍實之謡者。以童子爲無知而妄言乎？何以歷歷分明如是？以童子爲知之而故言乎？已見之物，羣臣莫之識也，未來之事，童子何由知之？且孔子適陳，偶耳。適陳而聞此謡，亦偶耳。假使孔子偶不過陳，或過陳而偶不聞此謡，不幾無以答楚王乎？他人適不聞耳，聞之復誰不能解者，亦不必爲孔子貴也。此與商羊之事皆本說苑家語，復增益之，是以其言益陋。今並不錄說，並見前條下。

附錄○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論語子罕篇○子之所慎。



齊戰疾。論語述而篇

附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篇

戴記射義篇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云云。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觴而誦云云。蓋僅有存者。余按。論語云。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又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聖人之教人之不輕絕之也如是。故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烏有一射而拒人至於如是者哉。且如序點之言。好學不倦。好禮不變。遠期稱道不亂。此七十子之所難。而乃以資之衆人。信如是也。其可以受教於聖人者有幾人乎。此必傳而失其真者。非孔子之事也。家語亦采此文。而又增以數語云。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觀其語。乃如今世演劇者之打諢然。鄙哉。有如是之輕躁而自矜之子路乎哉。家語但增一語。卽未有不陋

者。大率如此。故今並不錄。

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本于於郟。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云云。余按。程本于不見於經傳。孔子重之如此。而論語戴記中顧無一言稱之何耶。子夏問孝。子曰。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先生謂父兄也。春秋時。亦未聞有以先生稱人者。且其所載子路孔子問答之言。皆淺陋不足道。亦必後人所撰。故今不錄。

世多以孝經爲孔子所作。何休公羊春秋序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余按。孝經十八篇中。多孔子與曾子問答之語。然則是曾子之門人筆之於書耳。非孔子所自爲書也。果孔子所自爲。豈得稱其門人曰曾子乎。其陋一也。經也者。後世尊古聖人之書之稱。孔子孟子之時。無此語也。自漢以後。始有經名。孔子之不題以經明矣。藉令孔子之時。卽有此語。亦止以經名詩。以經名書。與易可矣。不應自名其言以爲經也。孔子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聖人之謙也如是，而謂以經自名其言乎哉？其陋二也。中庸曰：君子之道四，其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孝雖莫大於聖人，然聖人之心必不自以為孝，而乃曰：吾在行李經，其陋三也。然則其非孔子之言明甚，故今不取。

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孔子死。孔子世家

按伯魚先孔子卒，見於論語先進篇，與史記世家文合。惟世家所稱年五十者，與顏淵之卒年互相抵牾，故今采世家文列之，而刪伯魚之年，傳信也。說見後顏淵條下。

戴記檀弓篇云：子之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又云：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

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解檀弓者皆以先君子為伯魚，由是遂謂孔子嘗有出妻之事，伯魚乃出妻之子，為母當期而除，故孔子甚之。余按：書云：觀厥刑於二女。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古之聖人，未有不能先化其妻而能治國與天下者也。孔子之聖，不異於舜、文王，何獨不能刑其妻，使有大過，以至於出乎？孔子能教七十子皆為賢人，而不能教一妻，使陷於大過。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皆中心悅而誠服，獨其妻不能率孔子之教，以自陷於大過，天下有是理乎？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有賢父兄也。夫婦之道亦然。若無大過而輒出之，孔子之於夫婦，必不若是薄也。檀弓之文，本不足信，而期而除喪，亦不必其母之出始然。父在，為母期。孔子既在，伯魚為母期而除之，亦有何異？而解者必委曲遷就之，以斷合乎喪出母之說。然則伯魚必何如服，而後可謂其母之非出耶？史記孔子世家亦無出妻之事。史記之語



且猶無之後，儒何得妄以加聖人乎？至於道汚則從而汚之語，尤大悖於聖賢之旨。出母之稱，古亦無之，其非子思之言明甚。且其所稱先君子者，亦未明言其為何人。後儒通於泥古，又從而附會之，遂致孔氏頓有再世出妻、三世無母之事。伯魚之母出，子思之母嫁，子上之母又出，豈爲聖賢妻者必皆不賢，而爲聖賢者必皆不能教其婦，抑爲聖賢妻者本不至於出且嫁，而爲聖賢者必使之出且嫁而後美也？又按左傳，士大夫之妻出者寥寥無幾，而賢人之妻無聞焉。然則不但孔子必無出妻之事，卽子思之出妻亦恐未必然也。余寧通而不信，不敢過而信之以誣聖賢。故今一概不錄。說並見後子思篇中。

附錄。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論語先進篇

按此文則伯魚之卒在顏子前甚明，家語乃稱孔子年

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而卒，則是伯魚卒時孔子已年六十有九矣。又稱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死，則是顏子卒時孔子始年六十有二也。然則顏子反先伯魚而卒，而豈不謬也哉？朱子或問云：「有以鯉死之言爲夫子之設言，以人情考之，不應如此。其說是矣。」蓋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之文本，出世家，家語見其然，故擬爲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語以合之。不知史記之年本不足信，強取以附會之，是以勢而卒至於抵牾也。簡覽。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慎，字子順。嘗爲魏相。子慎生鮒，世紀字子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孔子世家

按自子上以後，下去漢世益近，世家所載世次名字或無大誤，故今附次於後。至於所記年幾何云者，必不能詳密如是。孔子伯魚之年已悉不合，如前所辨矣，則自子思以下，其可信乎？今并刪之。

遺型

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

備覽○孔子墓，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族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孔子世家

論衡云：孔子將死，遺秘書曰：「不知何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裳，行至沙邱而亡。後始皇至魯，觀孔子宅，至沙邱而亡。」余按：前知之術，聖人能之，而非所以爲聖人也。然所謂前知者，不過剝復倚伏之理，治亂循環之運，非若後世射覆、烏占之術然也。況爲秘書以遺後世，欲何爲乎？漢人好信讖緯，故其爲言如此。其發聖人殊甚，良可笑也。

存案○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

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禮記

此篇後文又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按：既云經而出，又云出則否，語殊難解。註以爲朋友相爲服，然與上文意不相貫，疑有缺誤，故不錄。大抵檀弓之文，紕繆者多，間有當采錄者，亦僅列之存案，志慎也。

附論○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若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

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余按：孟子但云七十子，則是孔子之門人止七十子也。孔子弟子安能三千之多，必後人之奢言之也。且漢人所稱六藝，卽今六經，非周官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也。孔子晚年始作春秋，而易道深遠，聖人亦不輕以示人，其言未足信，今不取。

備考○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漢書藝文志



漢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余按、魯論語中所記之君、大夫、如哀公、康子、敬子、景伯之屬、皆以證舉、曾子、有子皆以子稱。且記曾子疾革之言、則是孔子既沒數十年後、七十子之門人追記其師所述以成篇、而後儒輯之以成書者、非孔子之門人弟子之所記而輯焉者也。然其義理精純、文體簡質、較之戴記獨爲得真。蓋皆爲實之儒、謹識師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於其間也。唯其後之五篇多可疑者、季氏篇文多俳偶、全與他篇不倫。而顓臾一章、至與經傳抵牾。微子篇雜記古今軼事、有與聖門絕無涉者、而楚狂三章、語意乃類莊周、皆不似孔氏遺書。且孔子者對君大夫之稱、自言與門人言則但稱子、此論語體例也。而季氏篇章首皆稱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稱孔子、尤其顯然而可見者。陽貨篇純駁互見、文亦錯出不均。問仁、六言、三疾等章、文體略與季氏

篇同、而武城、佛肸二章、於孔子前稱夫子、乃戰國之言、非春秋時語。蓋雜輯成之者、非一人之筆也。子張篇記門弟子之言、較前後篇文體獨爲少粹、惟稱孔子爲仲尼、亦與他篇小異。至堯曰篇、古論語本兩篇、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類、蓋皆斷簡、無所屬、附之於書末者。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而不學者遂附會之以爲終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繼之、謬矣。竊意此五篇者、皆後人之所續入、如春秋之有續經者然。如孟子之有外篇者然。如以考工記補周官者然。其中義理事實之可疑者、蓋亦有之。今不能以偏舉、學者所當精擇而詳考也。其前十五篇中、唯雍也篇南子章事理可疑、先進篇侍坐章文體少異、語意亦類莊周、而皆稱夫子、不稱子、亦與陽貨篇同。至鄉黨篇之色舉章、則殘缺無首尾、而語意亦不倫、皆與季氏篇之末三章、微子篇之末二章相似、似後人所續入者。蓋當其初篇皆別行、傳其書者續有所得、輒附之於篇末、以故醇疵不等、文

體互異。惜乎後世未有好學深思之士爲之分別而釐正之也。嗚呼。孟子之十一篇。劉歆已合之矣。幸而趙氏去古未遠。知其本異。而其議又足以辨其真僞。遂斷然以後四篇爲後世之所依倣。而托之者。決然刪而去之。以故孟子一書。純潔如一。趙氏力也。彼張禹、馬融。何晏之輩。固不足以及此。以康成之名儒。乃亦混混無所分別。何也。及至於宋。傳益久。尊益至。則雖以朱子之賢。亦且委曲爲之解說。而不敢議。然則如趙氏者。可不謂孟子之功臣也與。尤可異者。宋復有孔子集語。明復有論語外篇。若猶以論語爲未足而益之者。取莊列異端小說之言。而欲躋諸經傳之列。嗚呼。人之識見相越。可勝歎哉。說並見前墮賣南子、楚狂諸條下。

論語之始篇。皆別行。各記所聞。初不相謀。而後儒集合之。故其文有自相複者。巧言章學而陽貨兩篇。皆有之。博學章雍也。顏淵兩篇。皆有之。在位章泰伯、憲問兩篇。皆有之。是也有複而有詳略者。學而篇不重章子罕篇

止有主忠信以下十四字。父在章里仁篇止有三年以下十二字是也。有複而有異同者。憲問篇不患章衡靈篇作君子病無能焉云云是也。此或孔子嘗兩與弟子言之。而各述其所聞以詔門人。或但一言之。而所傳聞不同。皆未可知。後儒纂輯之時。未及刪耳。至八佾篇太廟章。鄉黨篇止有入太廟每事問六字。子罕篇齊衰章。鄉黨篇作雖狎必變。雖喪必以貌。此則後人記孔子之事。其文之有詳略異同。不足異也。又有語相似而人地異者。雍也篇哀公章。先進篇作季康子問。子罕篇畏匡章。述而篇作爲桓魋發是也。此未必果爲兩事。或所傳聞小異。後儒尊之。不敢復議。相沿既久。乃復強爲之說。以其詞之小異。爲聖人之區別。恐未必然也。

論語之文。有與他書複者。克己復禮爲仁。告顏淵也。春秋傳作克己復禮仁也。乃引古志之言。以論楚靈王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答仲弓問仁也。春秋傳作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乃晉胥臣告文公者。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孔子自言也。僞古文尚書作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乃召康公訓武王者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謂伯魚也。僞古文尚書作不學牆面乃成王訓迪百官者。余按春秋傳之文於義皆通但不如論語之條暢自然蓋傳聞者異詞疑論語爲得實書之二語則雕琢裁整酷類晉宋間人手筆矣。夫此語本之論語則可若在論語前則深屬難解。九仞豈足言山所虧寧僅一簣而牆面之上下無猶正而立之文豈復成文義耶。且克己出門二章皆答門人之問述古語以告之可也。若周南章伯魚初未嘗問而孔子衍周官之言以告之已爲無謂。至爲山章乃孔子所自言書既有之又何必雷同而勦說乎。由是言之劉焯之書其爲僞作無疑。余甚怪夫宋之儒者不覺劉書之僞而反謂孔子之言之出於旅獒本於周官是所謂信騁冠子而反譽賈誼之鵬鳥賦爲錄人之舊也。附通論。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買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以上並論語

按人之知聖人不如聖人之自知其詞雖謙而其實自有不容掩者。學者卽是而求之則聖人之真可見故列孔子之自言於後人論贊之前。

附通論。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以上並論語

按聖門中知聖人者莫如顏淵，子貢聖道之尊於世子

貢之功為多。至儀封人未列門牆，能知聖人於一見之間，亦奇矣。故附其言於二子之後。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是孔子非生知，乃學知也。而程子云：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自此以後，遂皆以孔子為生知矣。余按論語他章或可指為謙己誨人之語，至志學章，其年自十五至七十，其進德之序，自志立不惑，以至於不踰矩，歷歷可指。若孔子果不由學而至，安能憑空撰此次第功程以欺後人耶？率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門弟子之推尊孔子也，不遺餘力矣，而未有一語及其生知者。孔子或存謙遜之意，門弟子必不代孔子謙遜也。孔子自言非生知，門弟子皆不言孔子為生知，後人去孔子二千年，何由而知孔子之為生知乎？記曰：或

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是故生知與學知勞逸殊高下不殊也譬之於位聖天子也生知者生而爲天子者也學知者由布衣由大夫諸侯升而爲天子者也舜禹湯武王是也不得謂生而爲天子者尊於升而爲天子者也然則孔子雖學知於至聖無所損雖生知於至聖無所加況孔子惟恐人之以已爲生知而汲汲焉自明其爲學知後儒卽姑從孔子而信其爲學知亦似無所害何故必以孔子爲生知乎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之生知安行也反之學知利行也而無一言及於孔子者其末章乃以孔子與湯文王並處於聞知之數而堯舜不與焉然則孟子之意蓋亦以孔子爲學知矣余篤信聖人之言而不敢小有異者且恐人之皆以聖人爲生知而不知學之爲功大也故附辨於門人論贊之後

附通論○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遠則遠孔子也公孫丑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

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以上並孟子

按七十子以後。知聖人者。真如孟子。故以孟子之言終焉。

孟子歷敘道統之傳。自堯舜至湯。文王皆有見知。聞知之人。獨至孔子則曰無有乎爾。然則孔子之道。將無傳耶。曰有之。然非孟子之所謂知也。夫禹。皋陶之知堯舜也。伊尹。萊朱之知湯也。太公望。散宜生之知文王也。其德之相去也不遠。非若七十子之去孔子遠也。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顏子能見且知而不能傳。孟子能知而不能見。是孔子無見知者也。兩漢以來。諸儒遞相授受。聖人之遺藉以不墜。至於唐而有韓子。見聖學之大。至於宋而有朱子。究聖言之詳。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得以知所嚮往。不迷失於異端而已。求其能知孔子。亦如孔子之知文王。則二千餘年間。固未有也。且夫道非可以徒傳也。孔子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文也者。道之所寄以傳焉者也。聖人在上。則文播之禮樂。聖人在下。則文托諸簡編。孔子之文。六經備之矣。自秦火以來。殘缺失次。儒者穿鑿附會。其義之晦而不明者。蓋亦不可勝道矣。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歷述帝王救世之事。至於孔子。獨舉春秋一書。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者。尤孔子之文之大焉者也。然自絕筆以後。源夏皆未有所發明。雖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子者。爲之作傳。而亦不盡合於聖人之旨。至於今。竟未有明之者。由是言之。孟子謂爲無有。誠然非虛語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聞知雖不易得。然識大。識小之人。皆不可廢。余每怪先儒高談性命。竟未有考辨孔子之事蹟者。以致沿訛踵謬。而人不復知有聖人之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學者日讀孔子之書。而不知其爲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偽。僞學亂經。而不知邪說誣聖而不覺。



是亦聖道之一憾也。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夫仕止久速皆於其行事見之。然則孔子之事蹟未嘗非孔子之道之所在，胡可以不考也。余故本孟子之意，歷考孔子終身之事，而次第釐正之，附之以辨，以自附於不賢識小之義。後世有知孔子者，出庶幾有所采擇云爾。

洙泗考信錄卷之四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校記

①民義：疑誤。

洙泗考信餘錄

清道光四年刻本

清·崔述撰

《洙泗考信餘錄》三卷，清崔述撰，清道光四年刻本。

崔述生平著述見《洙泗考信錄》提要。

《洙泗考信錄》主要考辨孔子生平事蹟，《餘錄》則以考辨孔子弟子爲主。其《考信錄提要》云：「孔子之道，皆門弟子與子思羽翼而流傳之。是以戰國之時，人皆驚於功利，縱橫之徒方盛，楊、墨之說肆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墜。無孔子，則堯舜文武之道泯然俱盡；無門人弟子，孔子之所傳述不復能存。然則諸弟子與子思之爲功於後世大矣。向無《論語》，後世學者但據二戴記百家之方，何由得識聖人之真。《左傳》雖不盡合經意，而紀事詳備，學者賴之，得以考事之首尾而究《春秋》之義，此其功不可沒。而戰國秦漢之間，稱孔子及門人行事多失實，後世說經者亦不能無揣度附會之失。故於《洙泗考信錄》作成之後，又類輯顏、閔以降諸賢之事，別爲《餘錄》以訂正之。自周秦以上，典冊罕存，今惟取見於經傳者少加編次，而於其失實者考而辨之，一以表衛道之功，一以正流傳之誤。」

崔述勇於疑古，本書對孔子弟子言行加以辨析，揆之情理，證諸文獻，往往能指其謬妄，啓人深思。雖間有疑古過勇、論據不堅之病，然瑕瑜不掩，足資考證，不可忽也。

附孔檢討大戴記補註序錄

家語者先儒馬融之徒以爲王肅增加。肅橫詆鄭君自爲聖證論其說不見經據皆借證於家語大抵抄撮二記採集諸子而古文與解悉潤色之使易通俗讀唯問郊五帝之等傳記所無者斯與肅說若合符券其爲依託不言已明。公冠篇述孝昭冠辭云陛下者謂昭帝也。文武者謂漢文帝武帝也。而肅竊其文遂并列爲成王冠頌是尚不能尋章摘句舉此一隅謬陋彌顯。況以禮是鄭學無取妄滋異端故於家語殊文別讀獨置而弗論也。

余昔會試時曾與檢討相識年甚少也數十年不相見不意其學刻苦如是。考信錄既成後始見此書因其論家語與余所見同附錄其文於此。



藏

殊體考信餘錄目錄

卷一

顏子

曾子

顏子幾於聖人、曾子有傳道之功、故先之。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子貢

閔冉皆德行名賢、推尊孔子子貢爲最、故次之。

卷二

子路

有子

原思

公西華

子賤

子游

子夏

子張

宰我

冉有

子羔

樊遲

司馬牛

漆雕開

公冶長

南容

卷三

左子

子思子

自及門諸賢後、傳道者子思、有功於春秋者左子、故特錄其事實於門人後。

附錄十有二人

孔門弟子通考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圖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顏子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同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史記仲尼弟子

傳列

史記以顏路曾皙皆孔子弟子。考之論語曾皙有侍坐章可據。顏路則無明文。然即使果孔子弟子亦不可列於其子之後。又未便列於七十子之前。故今做正錄之體冠於顏子篇首。以誌毓德之由。曾皙做此。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同上。

按顏氏著於魯者多。史記以爲魯人近是。至言少孔子三十歲則與世家所載伯魚之年不合。必有一誤。大概史記之年皆不足據。故今諸弟子皆不載其年。說詳後弟子通考中。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孟

附論。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篇

附論。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論語先進篇

韓詩外傳云顏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

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

佚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佚聞云云。余按此事本出呂

覽乃顏淵對莊公語非顏淵與定公也。定公之時顏子

尚少安能自達於君馬之佚不佚小事耳顏子亦非以

此見長者因其氏之同也遂移之於顏淵誤矣。新序亦

載此事蓋又緣外傳而誤者。然觀呂覽之文亦非實事

乃爲黃老言者假設此事借治馬以喻其意欲爲政者

之安靜無爲耳。故曰禮煩則不莊令苛則不聽也。傳乃

以爲實事且欲借此以增顏子之美而不知其視聖賢

大小也故不載。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何敢死。同上

家語云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食子貢竊告糴於野人



顏回炊之有埃墨墜飯中、取而食之。子貢望見之、以爲竊食也、入告孔子。子曰、吾將問之。召顏回曰、嚙昔子夢見先人、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有埃墨墜飯中、回食之、不可祭也。云云。余按、聖人以誠待人、况於顏淵、用舍行藏之所同也、乃詐稱夢以鈎距之、賢者猶不出此、况聖人乎。顏淵具體而微、而不能不以竊食見疑於子貢。子貢智足以知聖人、曰、賜也何敢望回、而不能不以竊食疑顏淵、有是理與。此其師友之間相猜相試、初無異於今日屠沽賍偷之徒之所爲。屠沽賍偷之徒、或猶有耻爲之者、而以加於聖賢、嗚呼、此豈復有人心者哉。此事本之呂覽、而詞與此小異。然呂覽之意、不過明知人之難、目見者猶不足爲信。詳見呂覽任數篇託於孔子、顏子以爲言耳。家語遂以爲真、謬矣。吾故曰、家語非孔氏遺書也、僞也。家語較之世家、其文尤陋。然世儒之信家語、尤甚於世家。韓昌黎云、小慚亦蒙、謂之小好、大慚亦蒙、謂之大好。嗚呼、果有是理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論語顏淵篇

按、聖門之學、莫要於求仁。聖門之人、莫賢於顏子。乃孔子告顏子之問仁、以此、則是天下之理、更無有高於此、遠於此者也。後儒不求之此、乃好言心性、尤好求心性於虛空微渺之間。是以其論益精、而其於行事益無所當、馴致良知頓悟之說、因緣以起、而吾道之不流爲禪學者幾希矣。豈知理無精粗、而功有深淺。淺之可以寡過、而深之卽足以極深研幾。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固皆自約我以禮來也。吾願世之學者、篤信孔子之言、而勿務爲高遠難徵之說、以自誤也。

附論。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論語爲政篇

附論。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論語先進篇

附論。子曰。語之而不情者。其回也與。論語子罕篇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篇

朱子論語集註云。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余按上古之歷。本始於子。故歷法必以冬至爲歷元。猶月之必始於朔。日之必始於半夜也。其後聖人修明歷法。區畫四時。考驗中星晷影。而冬至乃在三冬之中。不可中分爲二。且當閉藏之候。亦非發號施令所宜。故易而建丑。又易而建寅。但三代之世。三正並行。殷周之歷。其先皆有所授。相沿已久。故湯武革命。皆因之不改。猶微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劉耳。初非以天地人分三正也。且孔子取夏時。固因其建寅。亦以其歷之密。觀春秋經傳所載。失閏者不一而足。日食不於朔者亦多。可知周歷之疎不及夏也。第以爲取其建寅。猶於聖人之意未盡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子罕篇

漢人稱黃叔度爲顏子。宋人亦以程伯淳擬顏子。余按顏子所以幾於聖人者。其德之崇不待言。其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亦必深有所見。故孔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語之。非徒以蘊藉和平。氣象雍容爲勝人也。但其不幸早世。未及有所建白。使見用於世。必能移風易俗。創制顯庸。措天下於唐虞三代之隆。即不見用於世。而著書立說。發明孔子之道。亦必不在孟子之下。非他人所可望也。彼叔度者。吾不知其勝人者何在。即程子資穎學純。啟迪後學。非不有功於聖道。然所建白皆尋常賢臣循吏之所能。此或因其位卑。不得盡其所長。而其持論教人。亦未見其可方孟子之二三也。然則二子者。不過以其蘊藉和平。氣象雍容。故有此品題耳。寧顏子而僅如是已乎。蓋漢末之流風。漸尚氣度。至於魏晉。遂



專以風采度量權衡人物、以至萬事不理、而有創石之禍。宋亦頗有此風、是以亦有靖康之亂也。而宋以後儒者遂以周程張朱、婉之顏、曾、思、孟、其視顏、孟亦太淺矣。夫顏、孟下孔子一等耳、三代以下、吾未見有如孟子者也、則亦必無能有如顏子者也。而乃紛紛擬之、致聖賢之真不自於天下、故附論之如此。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先進篇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上同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上同

附論。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論語雍也篇

附論。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論語子罕篇

王充論衡書虛篇、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闔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闔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強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天死。世俗聞之、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闔門之外、望泰山之形、終不能見、况從泰山之上、察白馬之色、不能見明矣。非惟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聞門之與泰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

附通論。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論語雍也篇。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

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篇。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繫辭下傳。子曰：回之爲人

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

附通論。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

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

女弗如也。論語公冶長篇。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泰伯篇

孟子書中，公孫丑稱冉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自宋以

來，多以顏、曾並稱，皆若是班焉者。余按：論語哀公問弟

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哀公之問，在

孔子歸魯之後，後此四五年而孔子即卒，果有可與顏

子抗行者，孔子必舉以告哀公，明矣。孔子之言如是，則

是孔子早有論定，顏子非他人所可及矣。顏子問仁，孔

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問爲

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論

語中有孔子以此等語言告他人者乎？然則非顏子不

能及此矣。孔子稱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稱冉牛

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如是而已。至於顏子，則曰：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曰：回也，其心三月不

違仁。曰：回也，其庶乎？曰：於吾言無所不說。曰：惜乎！吾見

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其稱顏子至於如是，其與閔、冉必

有間矣。曾子稱孔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誠哉

知聖人矣。然顏子稱聖人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曰：循

循然善誘人。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

由也已。較之曾子，其於聖道之淺深亦必有辨矣。顏子

卒，孔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蓋顏

子之造詣已深，假之以年，聖道不患其不昌明於世。不

幸早沒，故孔子以爲喪予。孟子以爲無有也。由是言之，

顏子所至固非諸弟子所可班。故今於顏子獨表而出

之，非敢於古聖賢妄有所低昂於其間，誠篤信孔子之



儒藏

言而不敢以已見參之耳。顏子之事與其問答之言、先後皆不可考、姑以事類約略次之如右。

曾子 **與** 曾參字子與。

種 曾蒧 論語作點 字皙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說已詳前顏子篇中。

論語先進篇有曾皙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言志之事。余按此章孔子問以何事答知己故子路等三人所言皆從政之事風浴詠歸於知我不知我何涉焉。且先生問更端則起而對禮也。孔子方與諸弟子言而曾鼓瑟自如不亦遠於禮乎。至在孔子之前而稱夫子乃春秋時所無論語中惟陽貨篇有之乃戰國時人所撰不足據。然則此章乃學老莊者之所僞托而後儒誤采之者。朱子謂曾點所言有萬物得所之意故孔子與之論雖巧而恐其未必實也。故今不載此文。

檀弓云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余按孟子曰若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又曰其志嚶嚶然曰。

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孔子亦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若大夫喪而倚其門而歌無禮甚矣。孔子何取焉。且季武子卒於昭公七年孔子僅十八歲度曾皙是時當不過數歲而安能倚其門而歌乎。此乃放誕之士莊周之徒之所僞托故今不錄。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篇

先儒釋此章者皆以一貫之詔爲孔子傳道於曾子所謂一者萬理渾然非忠恕也。曾子但借學者進修之目欲人之易曉耳。余按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問博施濟衆可謂仁乎。孔子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言皆日用尋常平易切實之事。凡學者皆可以致力雖大賢由之而未能盡從未有高遠深微難以名

狀使人無從致其力者。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果有秘密之傳，一言可以悟道，孔子何不以此告顏子，而使之勞勞於博文約禮之中乎？蓋會子子貢其資皆不逮顏子，而用力之勤，則諸弟子莫有及之者。但勤而未得其要，故以一貫詔之。此乃因所不及而教之，非以一貫爲傳道，亦非人人皆當聞一貫之旨，而後爲聞道也。孔子言一，不言一爲何物。既會子以爲忠恕，則是一卽忠恕也。謂一非忠恕，則是會子欺門人也。且一既非忠恕，果何物乎？名之而不能名也，則曰萬理渾然而已。萬理渾然，又何物乎？既終莫能名之，則又曲爲之解，謂聖人之一，不待盡，不待推者也。學者則盡而爲忠，推而爲恕者也。夫不待盡而自忠，謂之非忠可乎？不待推而自恕，謂之非恕可乎？由是言之，孔子之所謂一，卽忠恕也。會子不予欺也。大抵儒者之論，皆患在於過高，欲求加於忠恕之上，而不知其反陷入於空虛無用之地。吾寧遵會子之言，使學者皆有所持循，不

敢從宋儒之說，使聖道漸入於杳冥。且一之爲何物，門人不知，一之非忠恕，會子不言，門人不知。會子不言，而朱子生二千餘年之後，獨能默默與聖人之心相契，而有以知之。吾恐朱子之賢，或尚未至於此。嗟夫，自以孔子之一貫爲傳道，而世之學者莫不喜捷得而憚勤求矣。自以一貫爲非忠恕，而世之學者莫不談虛理而遺實事矣。象山開其源，陽明揚其波，舉天下聰明豪傑之才，咸以禪理爲宗門，頓悟爲心法，至於明季而遂不可收拾。乃世之混同朱陸與軒陸，輕朱者，輒謂象山高明，而朱子平實。彼象山者，吾不知其高明何在，第恐朱子平實之中，尚未免有一二之過於高深者存也。

附論。會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篇

說苑云：會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會子不受，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余按君子之辭受、準乎義而已。若以畏人、驕人爲詞、淺矣。況國君所賜、尤不可以苟辭苟受、而乃以俗情之施於平人者施之於君乎。且曾子於及門年最少、若能爲君所重如此、必其中年後事、孔子安得復存。此乃戰國以後楊氏之徒之所僞托、故不錄。

說苑稱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余按史記稱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雖未必悉實、要觀論語之文、則曾子於門人中年最少也。齊景公以哀之初年卒、曾子甫十餘歲。孔子以昭之末年至齊、曾子時猶未生、而何得以下卿禮聘之乎。大抵韓詩外傳、說苑等書多本於戰國時人之託言、而不知考其年世者、故今多不採。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孟子

附論。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同上

說苑云、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

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云云。此說世多信之。余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記曰、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傳曰、父慈子孝。然則其子卽不中、不才、爲之父者且不忍遽棄、以傷其天性之親。況曾子中且才者也、耘瓜而斷其根、其細已甚、而曾皙聖門高弟、其曠達之懷、必不至以小物介意、寧有因區區之事、逞一朝之怒、遂不復顧其子之生死乎。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其善體親心如是、況於身父母之遺體、乃毫不自貴重、甘奉此身以殉親一時之怒、萬一遂死、事過而親怒平、而悔之無及、爲子者何以能自安。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摛於溝壑矣。曾子果死、異日酒肉之養誰奉之、况請所與而進所餘乎。然則卽養口體者、亦不敢輕於一死、况曾子之養志者哉。余謂曾皙之曠達、曾子之孝謹、其家庭之間必雍睦異常。但曾

子既以孝名，後人言孝者，因以事附會之，故有里名勝母。曾子不入之語，而孝經一篇，亦爲孔子。曾子問答之言，猶之乎孔子稱閔子之孝，而後人遂以蘆花之事附會之也。猶之乎今世言耿介者，必附會以爲包拯、海瑞。言推測者，必附會以爲諸葛孔明、劉伯溫也。爲此說者，不過欲明大杖則逃之義，因借曾子以垂訓於後世，而不知其誣古人也。故今但采孟子之文載之，而他附會之說，概不列焉。

傳記有云：曾子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搯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或又云：曾子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余按：此二說亦一事，而傳聞異其詞者。在楚道遠，齧指事小，似不如前說之近理。然皆似因曾子之孝而附會之者，故今不錄。

新序云：曾參處鄭，有與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一人又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按：此乃戰

國策士假設之言，以見讒言之易入。以曾子之賢，故托之耳。寧有賢如曾子，其母知之有素，而尚惑於人言者乎？說苑又有邑名勝母，曾子不入之語，亦係假設之言。因曾子之孝而托之者，故今俱不錄。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孟子

附論：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同上

戴記檀弓篇記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云云。余按：此亦因曾子之孝而附會之者。曾子能體親心，而微必請，問必曰有其獨不能體親心而自重其身乎？且卽曾子果有此事，亦不必呼子思而告之也。故不錄。

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又引曾子言

云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遠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棧題三圖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遠吾親也。余按此特因曾子以孝著故言孝者必歸之耳。親存則不擇官而仕親沒則富貴如浮雲此君子之常況於曾子其理固應如是然其事則必無之事也。曾子孔門高弟如欲辭尊居卑固自易易不必於齊於魯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乃戰國之風氣春秋時固未有如是者。且楚僑王猜夏曾子必不仕楚而堂高九仞棧題三圖轉轂百乘亦非曾子之所爲也。故今俱不錄。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事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

附論。孟子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同上

戴記檀弓篇云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若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余按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語曾子果與子游同聞之則桓司馬南宮敬叔之事曾子必與子游同見之何容曾子不知而子游獨知之。公明儀曰三月無君則弔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又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悅乎喪之不欲速貧死之不欲速朽此自天理人情之自然以曾子之大賢必不爲是不情之語明矣。蓋自孔子沒後諸弟子之門人各私其師故多自尊其師之說而譏他人因而撰爲此等語耳。今不

錄。

世傳曾子以妻蒸梨不熟而出之終身不娶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得免於非乎或疑蒸梨過小不至於出爲之解曰出妻令其可嫁蓋有大過而出以蒸梨爲名爾余按妻也者上奉父母下理內政所關甚重若少年時出妻而不復娶中饋託之何人有母尸喪胡不恤焉而家政亦必至於廢若既老而出之豈數十年皆無大過獨一日而忽有大過乎且既奉吾親以終天年矣老而棄之亦非君子之所以居心也道之傳也孔子授曾子曾子授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而三人皆以出妻聞孟子之妻亦幾於出豈爲聖賢妻者必皆有大過抑爲聖賢者必求全責備一不當意卽出之乎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子謂君子之使人也器之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然則於妻亦當如是若爲聖賢妻而必至於出天下誰復敢爲聖賢妻者此皆必無之事故今

不載說並見正錄考終篇中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子足啟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論語泰伯篇

附論。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同上

戴記檀弓篇云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贊與曾子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贊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余按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子足啟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曾子守身慎行動必以正自其平日之事不應臨沒而尚有不得其正者藉令童子不言曾子不將不得正而斃乎大夫之贊如非曾子之所當御則當賜之時固必辭之卽辭之不獲平日亦必屏之而不用如可御於生時烏在病革之時遂必當易之乎爲是說者不過欲明曾子之心安於正雖病革而不肯苟焉而



儒藏

豈知稱其臨沒之賢而反無說以解於平日邪。故今不載。

按論語於曾子不字之而子之。所記曾子言行亦多。疑皆曾子門人所記。蓋曾子於孔門年最少而學最純。故孔子既沒後學多宗曾子者。聖道之顯多由子貢。聖道之傳多由曾子。子貢之功在當時。曾子之功在後世。故次曾子於顏子。次子貢於閔冉仲弓。或以德貴或以功著也。世多以大學爲曾子所作。朱子分大學之道至末之有也爲經。爲孔子之言。其餘爲傳。爲曾子之意。而門人所記。余按誠意章云。曾子曰云云。果曾子所自作。不應自稱曾子。又不應獨冠此文以曾子曰。朱子之說近是。然卽大學之道以下亦殊不類孔子之言。且玩通篇之文首尾聯屬。先後呼應。文體亦無參差。其出一人之手明甚。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凡文之體因乎其時。故論語之文謹嚴。孟子之文舒暢。左傳采之羣書則文錯出不均。大學之文繁而盡又多排語。計其時當在戰國。

非孔子曾子之言也。然其傳則必出於曾子。何以知之。論語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大學所言皆忠恕之事。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忠也。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恕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忠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以其不忠也。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恕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戒其不恕也。忠恕二言大學之道盡矣。蓋曾子得之於孔子而後人又衍之爲大學者也。故今於曾子篇不載作大學之事而仍推其意如此。曾子之事先後亦難詳考。姑取論語孟子之文約略次之如左。閔子以下並同不復再舉。

閔子騫

史記閔損字子騫

按論語於諸賢皆以字稱或冠以氏。如閔子騫冉伯牛或不冠以氏。如子貢子夏之類。惟曾子有子皆稱子而不以字。亦有稱以名者。如有若宰子憲問耻求聚歛之類。要係偶然非通例也。

今列諸賢自顏子外皆用論語原稱不敢擅更亦從古之義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論語先進篇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論語雍也篇

韓子外傳云：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之，閔子云云。余按此亦形容之詞，非真有是事。閔子天性恬靜，雖事孔子不久，亦必不至於見羽蓋龍旂而歆慕也。故不錄。

附論。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論語

先進篇

世傳閔子之母早亡，父娶後妻，更生二子。後妻愛其子而虐閔子，以蘆花著其袍。閔子爲父推車，寒不能前，父怒鞭之，衣破而蘆花見。父怒將出後妻，閔子泣止之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由是其母感而改之，均愛三

子如一。余按孔子曰：「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玩其語意，乃以父母昆弟之稱其孝爲易，而人之稱其孝爲難。父母昆弟之言，或不免因溺愛而溢美，故必人言僉同，乃可爲據，絕不類身處逆境者。若如世俗所傳，則閔子之得稱爲孝，易反在人而難反在於母與弟。聖人不應作是顛倒語也。大抵三代以上，書缺實多，事難詳考，後之好事者各自以其意附會之，然使其母果有是事，稱之可也。倘原無是事，則是欲稱閔子之孝，反至大傷閔子之心，其失不亦大乎？孔子稱閔子之孝，吾知閔子之孝而已，閔子之所以爲孝，吾不得而知也。吾不知閔子之所以爲孝，無害於閔子之爲孝也。故今不錄是事。

冉伯牛 **說**冉耕字伯牛。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語雍也篇

按閔子與伯牛皆居德行之科，孔子之稱閔子不一而足，而出處之節尤人所難能。惟伯牛無所表見，此或因



其早亡未及有所樹立故耳。孟子書中亦稱二子以爲具體而微故首列之。

仲弓 **〔註〕**冉雍字仲弓。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論語顏淵篇

附論。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論語公冶長篇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論語子路篇

附論。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論語雍也篇

論語云。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註〕**云。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余按。稱其子之賢而彰其父之惡。揆諸人情。似屬非宜。且本

文云。子謂仲弓曰。云云。按。知非孔子與仲弓泛論用人之道。而遽因此一譬。懸坐其父以行惡之名乎。竊謂讀書凡遇此等語。未有確據者。寧可缺其所疑。不可斷以爲是。萬一不然。使古人受誣。其失豈不大乎。故今闕之。按。孔子以南面許仲弓。固非治賦爲宰者所可比。而問仁問政。孔子所答。亦似非諸弟子所能及。故居德行之科。而列顏閔之次。惟嘗仕於季氏。似未逮顏閔者。然此或爲祿而仕。不得已而爲之。未可遽以是爲疑也。故今仍從論語。列之伯牛之後。

子貢 **〔註〕**端木賜。衛人。字子貢。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論語衛靈公篇

先儒謂。子之問一貫。直應曰唯。而子貢曰然。非與。不能直應無疑。是其不達。曾子者也。余按。孔子之詔門人。皆當應之。必不然。然無言。而獨記曾子之唯者。爲下文門人不解而問。曾子張本耳。若子貢乃因孔子先以云

云問之故有然非與之答。曾子則未嘗有此一問而直告之故不容多此一答也。今試取參乎章則曾子曰唯四字則下文門人之問無根。取多學章增子貢曰唯四字則贅而無味矣。讀古人書當細玩其前後文義不得強取一二字句爲其人優劣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篇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論語憲問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八佾篇

按子貢與孔子問答之言甚多不勝其載多學問政及此二條皆有關於學識之高下故擇而載之。

附論。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

璉也。論語公冶長篇

附論。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篇

漢司馬遷作貨殖傳稱子貢鬻財於曹魯之間。且曰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余按古者金粟皆謂之貨殖猶生也。所謂貨殖云者不過留心於家人生產酌盈劑虛使不至困乏耳。非糴賤販賣若商賈所爲也。樊遲請學稼圃孔子以小人斥之。若子貢學道而躬行商賈之事孔子不知當如何斥之。何其辭僅如是而已乎。且謂孔子之道之顯爲子貢先後之可也。謂子貢以富故能顯之。豈聖人之道亦必藉有財而後能行於世乎。此乃司馬氏憤激之言。後人不察遂以子貢爲若商賈者然謬矣。故不可以不辨。

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畏也。寡君既其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麻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左傳哀公七年



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
爾若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率甲從君而
拜左傳哀公十一年

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特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
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
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
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可塞也乃不尋盟左傳哀公十二年
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
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
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
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
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
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
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台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
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同上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于饋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

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
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
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
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執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
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祗
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譴與闕
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
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麻左傳哀公十五年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有子貢存魯亂齊亡吳強晉而
弱越之事余按論語列子貢於言語之科孟子書中亦
稱子貢善爲說辭不過其才長於專對若春秋傳中辭
盟於吳之類耳非若戰國縱橫之流巧言亂德以傾覆
人國家者比也烏有佐陳恒以篡齊欺夫差使亡國者
哉此蓋游說之士因子貢之善於辭令而托之非聖賢
所爲故今不載

存魯。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

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說苑

按此事未必有然於義無所害且其事亦類子貢所爲姑列之存參。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

附錄。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論語學而篇

附錄。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子張篇

子貢推尊孔子之言已載正錄惟此二條未載今補於此。

附論。春秋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

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左傳定公十五年

附論。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于嬖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左傳哀公二十七年

按春秋傳所述子貢料事之明不一而足然不關大得失無庸盡載。惟受玉一事因孔子之戒子貢故載之而並季孫之思子貢亦列於後。

按論語子張篇子貢之推尊孔子至矣則孔子之道所以昌明於世者大率由於子貢其功不可沒也。而與同孰愈之問亦似伯仲可見者故次之於閔冉仲弓之後。○朱子云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余按史記



所載弟子年歲雖不足盡信。然大要不甚遠。今以論語春秋傳。載記之文考之。康子之問先由而賜而求。武伯之問先由而求而赤。春秋傳多載子路冉有子貢之事。而子貢尤多。曾子游夏皆無聞焉。載記則多記孔子沒後曾子游夏子張之言。而冉有子貢罕所論著。蓋聖門中子路最長。閔子仲弓冉有子貢則其年若相班者。孔子在時。既爲日月之明所掩。孔子沒後。爲時亦未必甚久。而子貢當孔子世已顯名於諸侯。仕宦之日既多。講學之日必少。是以不爲後學所宗耳。若游夏子張曾子。則視諸子爲後起。事孔子之日短。教學者之日長。是以孔子在時無所表見。而名言緒論多見於孔子沒後也。不然。閔子具體而微。仲弓可使南面。何以門人皆無聞焉。反不如得一體者。猶能傳經於後世乎。由是言之。羽翼聖道於當時者。顏閔子貢由求之力。而子貢爲尤著。流傳聖道於後世者。游夏曾子子張之功。而曾子爲尤純。時勢不同。功業亦異。未可謂子貢之不如曾子也。故

今因敘子貢之事而備論之。

洙泗考信錄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校記

①爪：當作「瓜」。



藏書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謠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子路 仲由字子路。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論語公冶長篇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孟子

子路無宿諾。論語顏淵篇

附論。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同上

說苑稱子路持劍、孔子非之、子路請攝齊以事孔子、又

稱子路盛服而見、孔子非之、子路改服而入、余按所載

孔子之言、皆類楊氏之旨、蓋戰國人所爲、以子路之行

行而勇於改過也、故託之耳、其實古人盛服佩劍、皆尋

常之事、不足爲病、故不錄。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

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

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

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左傳定公十二年

備覽。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禮記

論語季氏篇云、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

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

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

也、何以伐爲、云云、余按、此章可疑者五、論語所記孔子

之言、皆簡而直、此章獨繁而曲、其文不類、一也、子路爲

季氏宰、在定公世、冉有爲季氏宰、在哀公世、其時不合

二也、子路主墮都之謀、其剛直有素、歸魯之後、不肯承

季氏意以盟叛人、必不一旦廢其晚節、以阿季氏、其理

不似三也、顓臾之伐、不見於經傳、洪氏意其因孔子之

言而中止、然則田賦之用、何以不因孔子之言而止、其

事無徵、四也、傳二十一年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



實司大帥與有濟之祀。不言爲東蒙主，亦不言爲魯臣。

其說不同五也。且此篇文皆稱孔子，與前十五篇異，其

非孔氏之徒所記甚明。雖於載無大害，然其事未必有

且不欲子路受誣於百世，故不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

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

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篇

按：伯寮之愬，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則是孔子之去魯

子路之去季氏，皆因此一愬也。故次之於此，說已見正

錄爲魯司冠篇中。

附錄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諫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論語述而篇

附錄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

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

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

道路乎？」論語子罕篇

此二章皆不知的在何時，然觀孔子之言，無臣而爲有

臣，當在爲大夫而去位之後，姑附錄於此。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篇

附錄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是

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論語憲問篇

附論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

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篇

按：石門之宿，浮海之歎，不知何時。以理度之，當在去魯

之後，仕衛之前，故次之於在陳之後。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

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于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

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

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左傳哀公十四年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

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

若善營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左傳哀公十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慍。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女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園。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婭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旣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迫孔慍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始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慍，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縻敵子路，以戈擊之，所縵。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

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慍立莊公。左傳哀公十五年

存參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禮弓

此事無害於理，而與子路素行相似，姑存之。

存參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其庭其閒，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韓詩外傳

此文文詞冗弱，必非孔子之言。然其事則容或有之，未便刪削，姑列之於存參。又此與上除姊喪事皆不知在何時，故統列之於後。

附論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

與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論語子罕篇

世傳子路事親，嘗食藜藿，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余按論語稱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則子路少年之貧固當有之。若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則無是事也。子路從孔子去魯，厄於陳、蔡，由衛反魯，復仕於衛，而死於難，傳記歷歷可考，何嘗有遊楚之時。而百乘萬鍾以自奉，亦非子路之所為也。此皆後人附會之詞，故不載。

附論。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論語先進篇

說苑稱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孔子聞之，云云。蓋本於此。然樂以宣八風，原不可以偏廢。故傳云：戰歌北風，又歌南風，而何得崇南而棄北乎。其詞意亦淺蘊，必非孔子之言明甚。且樂以象德，瑟之不和，由於氣質之

未化，當從容而涵養之，亦非七日不食之所能幾也。此附會之言，故不載。

附論。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孟子

按子路於及門中年最長，而孔子亦屢稱之。雖時有所督責而貶之，固不如褒之者之多也。升堂入室，孔子有定論矣，故先之。

有子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與，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左傳哀公八年

袁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晝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篇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堯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囑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
子孟

史記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他日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余按、諸弟子所以尊孔子者、以其道大德崇、非以其能知雨不雨也。所以事有若者、以其言行學問幾於聖人、非以其能知雨不雨爲似聖人也。烏有因其不知雨不雨、遂黜有若者哉。論語記孔子言行多矣、皆平實切於日用、無多言德中之事。果以能知晴雨之故、聖孔子則論語中亦當載其一言一事、何以竟杳然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苟以有所不知而薄之、則孔子當先薄於諸弟子矣。師之道非苟然而已、其尊與君父等、故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從師者不可不慎之於始也、必審知其可師而後師之、既已師之、則

當終身勿替、安有因一事之未知、一言之未合、而遂黜之者。此在世俗之士、少知義理者、猶不肯爲、而謂孔子弟子反爲之乎。孟子曰、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但言其似聖人、未嘗言其似孔子也。但言游、夏之徒欲師有若、未嘗言有若公然自居於師也。孟子曰、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又述有子言云、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有子既知孔子爲生民所未有、則其斷斷不敢使游、夏以事孔子者事已明矣。游、夏此舉、固不得爲無過、然其心尚可原。若有子公然不自量、竟自擬於孔子、豈尚足以爲有若哉。然則當日之事、蓋三子欲師有若、而有若不肯居、是以中輟。好事者因之、遂附會爲此言耳。大抵七十子之門人、各好自尊其師、而詆譏他人、故此等語多不可信、故不載。按、游、夏以有子似聖人、則其言行必有過人者。而論語稱爲有子、朱子以爲多會子、有子門人所記、理或然也。然踐履篤實、成就後學、或尚非會子之比、故次之於子

路之後。○經傳之文多以冉有、季路並稱，世遂視之若班焉者。然子路用於季氏，而爲之墮費，冉有用於季氏，而爲之聚斂，其行事之相去甚遠也。所以多並稱者，但以其政事之才相埒耳。猶言語之稱宰我、子貢，非謂二子等量而齊觀也。況浮海之許，不伎不求之贊，皆他人所不易得者，至有子務本之旨，貴和之說，咸能發聖人未發之蘊，意其所得有深焉者，是以游夏有似聖人之品目也。而盡微之請，欲復先王之制，其識亦殊卓，則二子雖未逮夫顏、閔，而固非諸弟子所敢望也。故冠之於諸賢之先。

原思 **史記**原憲字子思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論語雍也篇

附論○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論語憲問篇

史記云：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黎蘗，入窮閭，過謝原憲。

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余按：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長於理財，先貧後富，則有之。若以貧爲耻，以富爲榮，則子貢斷不至是。此乃戰國貧賤驕人之士，設爲此說以自高者。以原思之貧，子貢之富也，故託之耳。新序亦載此事，而文更繁。蓋後人所衍，皆非實事，故今並不錄。

公西華 **史記**公西赤字子華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論語雍也篇

存案○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饗，設披，周也。設崇，設也。綯練，設旒，夏也。禮記檀弓

按：孔子爲司寇，以原思爲宰，必有可取者在。而猶介之



操亦人所難能。至子華以應對長才，承命出使，亦卓卓者。且孔子於二子皆無貶詞，故並大於有子之後。

子賤

四密當作不齊字子賤。

備覽。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呂韓詩外傳同

備覽。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

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附論。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論語

公治長篇

說苑記子賤宰單父事凡四，則一任人任力之對與呂覽詩傳同。一則辭於孔子，而孔子告之以毋迎而距，毋望而許也。一則陽晝告以陽橋魴魚之說，而子賤請其者老聃賢者而與之共治也。一則孔子問以治單父之政，所對與史記意略同，而其中有父事三人，兄事五人，

所友者十一人之語，則史記所未及也。余按子賤之宰單父，見於呂覽詩傳史記新序，而說苑又屢見之。然則此事固當有之，惟其言之繁冗淺弱，多不類春秋時語。且單父小邑耳，武城大邑，子游僅得一人，單父何遽多賢如此？蓋孔子嘗稱子賤爲君子，而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子賤蓋能親賢友仁，集思廣益，以自治而治人者，故說者因以其言而附會之。其意則是，而其言則非當日之言也。惟呂覽韓詩史記所載事尚近理，文亦較爲簡潔，故今但採三書之文，列之備覽，以爲論語焉取之證，其餘概不載也。

新序云：子賤爲單父宰，請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掣其肘，書醜則怒之。書者歸，以告魯君，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原文甚繁，今刪而采之如此。余按：請人於君而掣其肘，無禮甚矣。大夫且不可施之於君，况宰乎？此乃戰國策士因世主之任人不專而寓言者，以子賤之治單父有能名也，故

託之、非實事也。故今不錄。

按孔子以君子稱子賤、而傳記亦多載其賢者。蓋聖門高弟也。故次之於原思、公西華之後。

子游

與記言偃字子游。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論語雍也篇

戴記檀弓篇云：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

文子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

文子又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

子游趨而就客位。釋之者曰：惠子廢適立庶，故子游爲

之重服以譏之。余按：廢適立庶，其過在人，諫之可也。自

處於非禮，不反失已乎？使文子終不悟，是徒失已而無

救於人也。非子游之事故不錄。

存疑。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

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論語陽貨篇

按魯爲禮樂之邦，故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弦歌之聲，不必武城而後有之。孔子既喜之，何以不獎之，而乃戲之。獨不慮聞者之疑之乎？以子游之聰敏，亦不當聞戲言而誤以爲實也。且於孔子之前而稱夫子，亦非春秋時語。此蓋傳而失其真者，撰此篇者誤采之耳。故今列之存疑。

子夏

與記卜商字子夏。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

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篇

說苑云：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之。孔子曰：商之

爲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遂其短，故能久長

矣。余按：子夏之在聖門，亦卓卓者，必不至吝一蓋於師。

子夏不以富稱，未必孔子與諸弟子皆無蓋，而子夏獨

有之。且其語甚淺陋，必後人所附會，故今不錄。

備覽。○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



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史記魏世家

備覽○子夏居西河教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先儒多謂毛詩傳自子夏，今詩序乃子夏所作。余按：西漢以前書未有言及毛詩之序者，惟後漢書衛宏傳言爲毛詩作序，則是詩序乃宏所作。且序之不合於經義者甚多，衆之傳記亦多舛誤，而文詞亦不逮論語遠甚。其非子夏所作顯然。不過漢末、魏晉之人傳毛詩者，借子夏名以爲重耳。後人震於其名，遂相視莫敢議。雖以朱子之詳陳縷辨，而人猶不信也。甚矣識古書之真僞，非易事也。故今不載作序之事。其序之誤，已散見諸錄中，茲不複舉也。

禮喪服篇大傳：先儒相傳，亦以爲子夏作。余按：傳之名言精義甚多，然亦往往有與經抵牾者。子夏不應如是。或子夏之徒之所爲，後世傳而失其真耳。故今不錄。附論○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論語子張篇

附論○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同上

戴記檀弓篇云：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使西何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而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余按：聞喪而弔，朋友之情也。方當慰藉，而忽數其罪而責之，豈人情乎？且以喪親喪子相較，而以喪明爲罪，語亦非是。人苟少知識，未有愛其子反勝於親者。況子夏尤聖門之高弟乎？但人少年血氣盛，力能勝哀，及老血氣衰，力不能勝哀。故禮居親喪五十以上飲酒食肉，七十惟衰麻在身。縱使子夏果因喪子喪明，亦以老不勝哀之故，過則有

之然必不至喪子之哀反過於喪親不得取喪親時相較而遽以爲罪也此與喪欲速貧一事皆門人各尊其師而議他人者之所爲說不足信故不錄

子張

與龍顏孫師字子張

子張學干祿論語爲政篇

附論○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論語子張篇

附論○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同上

新序稱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趂不見休息以見君云云余按子張聖門高弟雖有干祿之心必不至屈身以求見而哀公亦初無好士之事且子張從孔子在魯久矣孔子沒後子張猶與游夏時問難焉則是居於魯也有何塵垢霜露而不遠千里乎觀其語乃戰國策士之習蓋縱橫家之所托故不錄存參○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禮弓

按子游子夏說禮教詩以詔後學可謂有功於聖門矣子張好高務外而與游夏均稱得聖人之一體蓋亦賢也但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則生平之大疵故並大之子賤之後

宰我

與龍宰子字子我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於子與何誅論語公冶長篇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論語八佾篇

附錄○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論語雍也篇

附錄○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



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論語陽貨篇

孔叢子云：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云云。余按：孟子嘗稱宰我智足以知聖人，而其言止於如是，是天下之不知聖人者莫宰予若也。宰予以言語著，而此言乃淺陋鄙俗如是，是天下之不能言者亦莫宰予若也。而豈不謬哉。孔叢子一書，大抵皆欲歸美聖人，或附會以所有，或撰造以所無。惜乎其人無識，其所亟稱而大書者，皆里巷之士少知自好者之所能爲，欲尊聖人而適以淺視夫聖人而不知也。故凡孔叢子之所載，一概不採，不能盡辨，姑

舉其一二事言之。

附論。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論語公冶長篇

按此文以子曰冠之，自當別爲一章，乃論宰我平日之事，非專爲晝寢而發也。記者以其皆論宰我事，因連類而及之耳，故今別錄於後。

史記云：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說苑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飾，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索隱云：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關止字。予我而因爭寵，遂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余按左傳所紀簡公之世，止有陳、閔二人共政，以致相爭，不容復有宰予參於其間。宰予果有此事，亦不容左傳終無一語及之。是史記說苑所稱宰予，卽傳之闕止甚明。索隱之說是也。闕我自名止，宰我自名予。闕我自召齊，宰我自召魯。闕我自事簡公，宰我自事

孔子爲得遂以爲一人哉。魯哀公之五年，齊景公卒，公子陽生來奔。六年，陳僖子召陽生，闕止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是時宰我方從孔子於陳，蔡之聞，由陳反衛，安得分身在魯，而與簡公共處也哉。乃後之人猶欲曲全其說，謂子實嗣氏，以嘗爲宰，故稱宰我，亦勢而拙矣。故今不載此事。

宋蘇氏志林云：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宰子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子與田常作亂，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豈非千載不獨之惑也。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之叛，其驗甚明。且註云：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余按史記之說，卽本之李斯之言，誤以闕止之事爲宰子耳。所謂與田常作亂者，卽謂與田常相爭，而措詞不審，遂若黨於陳恒然者，非與李斯爲二說也。果黨陳恒，則陳氏實專齊政，君之生死懸於其手，又誰能夷宰

我之族者。且如李斯之言，則君過不能匡，君危不能救，貪榮希進，卒殺其君而喪其身，亦豈賢者之所爲乎。乃蘇氏誤會史記之意，斤斤焉據李斯之言以駁之，不斥李斯之誣，而反謂李斯之得其實。嗚乎，不信經傳而信李斯，與其博也，毋寧寡學問之爲愈乎。蓋宰子爲聖門高弟，人莫不知有子我者，陳恒所殺者子我，則遂以爲宰子耳。猶之平白居易詩云：退之服琉黃，一病訖不痊。而宋人雜說遂以衛退之事而譏韓昌黎也。張漢雲谷雜記亦據左傳以駁蘇氏之誤，是矣。但謂史記此傳實以家語弟子解篇爲之，則猶考之未詳。史記之誤，正沿李斯之說，志林誤分以爲二耳。

按宰我言語之才不亞子貢，而朽木之喻，從井之問，戰栗之對，短喪之請，愆尤未免太多，故次之於子張之後。冉有（史記冉求字子有）。

齊爲郕故國，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



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其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而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官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左傳哀公十一年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同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返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同上

附論○冉有用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同上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二年

附論○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篇

附錄○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論語子路篇

附錄○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八佾篇

存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檀弓

此事頗類冉有所爲故存之然終未有以見其必然也附錄○春宋景公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

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
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
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左傳哀公二十三年

附論○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
中道而廢今女畫。論語雍也篇

按冉有政事之略亦聖門卓卓者然畫退屢見責於師
鳴鼓之攻尤非尋常小過可比故次之於宰我之後

子羔 **四** 高柴字子羔。或作

高子 皇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禮記檀弓

附錄○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論語先進篇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
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于路入

左傳哀公十五年

說苑云子羔爲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
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
於彼有寶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

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親則子之足此子報怨時也
何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獄決罪定
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之所以脫君也
余按此說殊足風世然其事則未必有之子羔在衛位
卑非與聞政事者良夫之亂樂寧猶行爵而後出何暇
獨追子羔且衛之郭門而有缺有寶亦豈可爲國乎此
或後人設爲此言以爲從政者勸或有所本而傳之失
其真均未可知故今不錄

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
牛耳季羔曰鄒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
曰然則曩也。左傳哀公十七年

按此文則是子羔去衛之後適魯而遂仕於魯也故以
在魯之事次於此後

存蔡○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
爲衰成人曰盍則縶而縶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
而子皋爲之衰。檀弓



存蔡。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畢曰：「孟氏不以其罪，子朋友不以其棄子，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同上

樊遲 〔史記〕樊須字子遲。

孟孫子戡帥右師，顓臾御，邾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左傳哀公十一年

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同上

附錄○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曰：「善哉問。」論語顏淵篇

附錄○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子路篇

附錄○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

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論語顏淵篇

按論語，子羔僅兩見，而皆非美辭，然其事旁見於傳記者不一，其言亦有足多者。蓋子羔年少，其仕魯在孔子卒後，是以不著於論語耳。樊遲問答之多，略類子張，而稼圃之請，舉錯之疑，亦似於道甚淺者。竊鄰近利之譏，不爲無因，故又次二人於宰我，再有之後。

司馬牛 〔史記〕司馬耕字子牛。

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邱輿。左傳哀公十四年

附論○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論語顏淵篇

漆雕開 〔史記〕字子開。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論語公治長篇

按二子在聖門皆無所表見故並次之於諸賢之後。

公治長〔史記〕字子長。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論語公治長篇

世傳公治長通於烏言有虎負羊於山烏告長使取之。喪羊者跡得之以爲竊也訟之於吏以此陷於縲紲云云其說荒誕鄙陋本不足辨而好奇之士亦有援以釋論語者貽誤後學非小也且使長果如此是長以口腹故取非其有以陷於刑雖非盜竊亦不得爲無罪孔子何得謂之非其罪乎學者等諸齊東之語可矣。

南容〔史記〕南宮括字子容。

論語集解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論語公治長篇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論語先進篇

論語集註云南容名縚又名適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是謂論語之南容卽春秋傳之南宮敬叔矣余按此說本之鄭氏康成禮記註中而史記索隱亦相承用之然以經傳諸家考之皆兩人也春秋傳云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然則南宮敬叔自名說不名縚與適也其誤一也論語稱君大夫必舉其諡若定公哀公桓子康子武叔景伯皆然孟懿子與武伯皆遊聖門亦舉其諡南容果魯大夫何以獨不舉其諡乎其誤二也敬叔爲魯大夫自救火一事外無所表見度亦懿子一流人耳懿子敬叔雖嘗學禮聖門然皆世祿子弟實不知尊聖人公伯寮之愬景伯欲殺之武叔之毀景伯告之子貢而敬叔皆若弗聞也者羿罪之問必非敬叔所能且玩其意似皆隱刺三家尤不似敬叔語也其誤三也孔子稱南容曰邦有道不廢似謂布衣之士者然敬叔孟氏餘子固當不廢無待孔子言之南容三復白圭故孔子曰邦



儒藏

無道免於刑戮。而敬叔乃有載寶而朝之事。其言雖不必盡實。要其人似三復白圭者。其誤四也。論語中南宮凡三見。或謂之南宮。或謂之南宮适。未嘗一稱爲敬叔與說也。亦未嘗有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之一事也。然則孔子以兄子妻之者。自南宮。與敬叔無涉也。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亦凡三見。或謂之說。或謂之敬叔。未嘗一稱爲南宮與适也。亦未嘗有論語中南宮之一事也。然則爲魯大夫者。自南宮敬叔。與南宮亦無涉也。其爲判然兩人甚明。奈何合之。其誤五也。史記孔子世家記學禮事。是卽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事也。亦稱爲敬叔。不稱爲論語之南宮。於適周事亦然。至於弟子列傳。則云南宮括字子容。不復言爲敬叔。並不言爲孟氏之餘子矣。所記三事皆采之論語中。亦無春秋傳敬叔之一事。然則史記亦以爲容自容。敬叔自敬叔矣。康成何由而知南宮之卽爲南宮敬叔也哉。其誤六也。王肅論語註云。南宮。弟子南宮縚。傳人也。不言爲魯大夫。

是魏人未嘗以爲一人矣。韋昭國語註云。敬叔。魯大夫南宮說。不言爲南宮适。是其人亦未嘗以爲一人矣。微獨肅之與昭而已。家語乃晉宋間人之所撰。而於弟子解篇亦不言爲敬叔。不載敬叔一事。至觀周篇記學禮事。則云敬叔。正論篇記除傷子喪事。則云南宮說。皆不言爲南宮。是家語亦以爲兩人矣。蓋當是時。康成之說尚未盛行。故學者猶承古經傳及漢初訓詁而用之。惟晉杜預註春秋傳。頗似用康成說。而未明言。自司馬氏采之以註史記。而朱子復據之以註論語。世遂無復有知其爲兩人者。致使後人疑尚德之人有載寶之事。其失似小。而正非小也。今不欲使賢者代人受過。故爲之辨。而凡敬叔之事。概不附焉。

附錄。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鏐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憲問篇

存。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解之髮。曰。爾毋從從

爾爾毋應爾。蓋榛以爲筭，長尺而總八寸。禮

按論語孔子妻之者南容也，而史記謂卽南宮括。論語作括

集解謂卽南宮縚。玩檀弓文，縚妻似是孔子兄子，而括亦與容義相近。豈本有兩名，如國與茂，執與志，父耶。抑傳寫異文，如薦與蓬，似與弋邪。故並存之，以備參考。

說者或謂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孔子以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程子曰：此以私心窺聖人也。二子之妻，或因其年之相當耳。余按：此二事不過記者類而記之，其相隔未知數年或十數年，原非一時之事，而烏得有所較量區別於其間哉。蓋公冶長在縚中，而南容免於刑戮，其事若相反，而孔子皆妻之。若世俗之情，知取其免刑戮者，則在縚者爲所棄。若不以縚爲病，則亦未必求其免刑戮者而妻之。於此見聖人之觀人擇壻，得其中正，但取其實之不至於取禍，而遇之幸不幸，不計焉。不求之此，而妄意區別於其間，可謂不善讀書者矣。程子之論是矣，然於事理尚未盡，故今附論之。

按南容之謹言，賢矣。卽公冶長之可妻，亦必有所以取之。然史記雖載之於弟子傳中，而以論語之文考之，長絕無問答之語。適僅有與、界一問，而亦非質疑問難之比。未見其必爲弟子也者。故附次之於諸弟子之後。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儒藏

校記

①則一：當爲「二則」之倒。

②西何：當作「西河」。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圖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左子

左氏傳三十卷

漢書藝文志

存參。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

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劉歆云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謂作春秋

傳者即論語之左邱明也由是班固漢書謂孔子與左

邱明觀史記杜氏集解謂左邱明受經於孔子蓋皆本

之於此自唐啖趙宋程朱以來始謂此作傳者與孔子

不同時非論語之左邱明而甚者至謂爲秦時人余按

左傳終於智伯之亡係以悼公之謚上距孔子之卒已

數十年而所稱書法不合經意者亦往往有之必非親

炙於孔子者明甚不得以論語之左邱明當之也戰國

之文恣橫而左傳文平易簡直頗近論語及戴記之曲

禮檀弓諸篇絕不類戰國時文何況於秦襄昭之際文

詞繁蕪遠過文宣以前而定哀間反略率多有事無詞

哀公之末事亦不備此必定哀之時紀載之書行於世

者尚少故爾然則作書之時上距定哀未遠亦不得以

爲戰國後人也且史記但以傳爲左邱明所作不言爲

何時人而亦未有親見孔子之文不知二人姓名之偶

同邪抑相傳爲左氏春秋而司馬氏遂億料之以爲論

語之左邱明耶說論語者以左邱爲複姓與公羊穀梁

正同乃傳經者云公羊氏春秋穀梁氏春秋而此獨云

左氏春秋不云左邱氏又似作傳者左氏而非左邱氏

也者然則傳春秋者其姓名果爲左邱明與否固未可

定然無此傳則三代之遺制東周之時事與聖賢之事

跡年月先後皆無可考則此書實孔子以後一大功臣

也不可不標其人既相傳爲左氏春秋故即題以左子

而缺其名與字但載史記之語以存參并識後人軒輊

之言以折衷焉

史記自序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由是世儒皆謂國語



儒藏

洙泗考信餘錄

卷三

與春秋傳爲一人所撰。東漢之儒遂題之曰春秋外傳。余按左傳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實錄而國語荒唐誣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傳紀事簡潔措詞亦多體要而國語文詞支蔓冗弱無骨斷不出於一人之手明甚。且國語周魯多平行晉楚多尖穎吳越多恣放卽國語亦非一人之所爲也。蓋左傳一書采之各國之史師春一篇其明驗也。國語則後人取古人之事而擬之爲文者是以事少而詞多。左傳一言可畢者國語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國語。語也者別於紀事而爲言者也。黑白迴殊雲泥遠隔而世以爲一人所作亦已異矣。又按史記自敘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羨里之誣余固已辨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亦不在於陳蔡離騷兵法呂覽說難之作皆與本傳之說互異。然則此言亦未可盡信也。且列左邱於屈原後言失明而不言名明尚未知其意果以爲卽作傳者之左邱明否不得強指爲一人也。故今不採此文。

朱子以左氏爲史學公穀爲經學。左氏紀事詳贍而是非多謬。公穀紀事雖疎而多得聖人之意。余按左氏之不盡合於經意誠有然矣。謂公穀之能得經意則未見也。公穀之說大抵多取月日名字穿鑿附會以爲聖人書法所在。且事實者義理之根柢苟事實多疎安望義理之反當乎。左傳雖多不合於經然二百餘年之事備載簡冊細心求之聖人之意自可窺測。左傳之遠勝於二家者正不在義理而在事實也。夫經史者自漢以後分別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謂經者卽當日之史也。尚書史也。春秋史也。經與史恐未可分也。故今獨以左子繼諸賢之後誠見此一書有斷不可廢者耳。

子思 **史記**伯魚生伋字子思。

子思居於衛有齊冠。或曰冠至盡去。隨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

附論。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同上

說苑云子思居於衛糲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

之使人遺孤白之裘。子思辭而不受。余按子思魯人。其居衛者。仕於衛也。不至如是之貧。而田子方。高士。亦非有孤白之裘者。此與曾子辭邑之事相屬。皆楊氏之徒所僞托。故不錄。說並見前曾子篇中。

孔叢子云。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帥。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今君處戰國之世。鑿爪牙之士。而以二卵蕩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余按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孟子之於齊梁。亦勸以施仁政。而以興兵構怨爲有災。今子思用於衛。不聞進治國安民之臣。而惟勸衛君羅爪牙之士。以期無敵於天下。其意何居焉。晉文公將救宋。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子思之此爲。毋乃爲霸者之所笑乎。且子思之世。上去春秋之末未遠。何得

卽自名爲戰國邪。蓋戰國之時。斯弛之士多。蒙物議而患無棄瑕錄用之主。故假託之子思以風世耳。魏無知之對漢王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其意與此正相類。然則其爲戰國以後之人所撰。非子思之事明甚。撰書者誤采之耳。孔叢子一書。記子思言行甚多。皆不足見子思之賢。而文詞亦淺陋。蓋皆後人之所附會。不能悉辨。此事頗熟於人口。姑取而辨之。舉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存叅。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戴記檀弓篇

戴記檀弓篇又云。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康成鄭氏遂本此以解前章。謂柳若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



其失禮戒之。余按女子所重者節。中人之家少自愛者。猶知勉焉。况聖人之婦。賢者之妻乎。且子思之母如果嫁於他氏。則凡棺槨衣衾之備。自有其夫若子主之。子思所謂有其財。無其財者。欲何爲乎。鄭氏無以自解。乃以贈襚之屬常之。贈襚之事微矣。四方何至遂於此觀禮哉。孟子葬母於魯。充虞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正與子思之言相類。然則子思所指。亦謂棺槨衣衾之屬明矣。若子思治其棺槨衣衾。則伯魚之妻固未嘗嫁也。子思嘗仕於衛。或者其母從宦而遂卒焉。是未可知。惡知非後之人聞母之卒於衛。而遂誤以爲嫁於衛。因附會而爲此說乎。大抵檀弓一篇。采摭頗雜。是以兩章自相矛盾如是。本不足信。而註之者不知。而強爲之說以合之。是以費辭傷理。而卒於抵牾也。故今不載後章之文。說並見前考終篇中。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子

按論語伯魚卒於頽淵之前。史記年表孔子卒後七十有三年。繆公始立。然則子思壯仕於衛。老始歸於魯也。故今載之於居衛之後。

備覽。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僕。蓋自是棄無餽也。同上

備覽。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

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同上

按繆公子思上去春秋未遠。而此二事頗類戰國風氣。其事固當有之。然不能保無傳聞之過當。或門人記言者措詞之少過其實。故列之備覽。

孟子書中載淳于髡言云。魯繆公之時。子柳子思爲臣。余按子思老始歸魯。未嘗仕魯。髡戰國之辯士。不通借古人以自暢其說。不必皆實事也。莒之役。杞梁死而華周生而髡乃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可類推矣。故今不載。

附錄。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孟子

按孔子沒後諸弟子之賢者多矣。諸弟子之後。鄒魯齊魏之間。羣賢閎風並起。然世多推子思。惜乎所著之書不傳。而世所傳中庸者。特出於後人所撰。無由而徵其造詣之淺深耳。然孟子屢稱子思。荀卿雖毀之。然以子思孟子同稱。則其賢固非他人所可及也。故今錄於諸賢之後。世傳戴記中庸篇爲子思所作。余按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實。切於日用。無高深廣遠之言。中庸獨探賸索隱。欲極微妙之致。與孔孟之言皆不類。其可疑一也。論語之文簡而明。孟子之文曲而盡。論語者。有子曾子門人所記。正與子思同時。何以中庸之文獨繁而晦。上去論語絕遠。下猶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見於孟子。其文小異。說者謂子思傳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名言多矣。孟子何以獨述此語。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稱孔子曰。又不當掠之爲己語也。其可

疑三也。由是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蓋子思以後。宗子思者之所爲書。故托之於子思。或傳之久。而誤以爲子思也。其中名言偉論。蓋皆孔子子思相傳之言。其或過於高深。及語有可議。若追王大王。王季之類。者。則其所旁采而私益之者也。又哀公問政以下。家語亦有之。至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止。其中每隔數語。卽有公曰云云以發之。朱子以博學以下爲子思所補。而公曰云云乃子思所刪。余按論語所記孔子之言。未有繁至數百言者。而繼絕舉廢。朝聘以時。皆天子之事。孔子之告哀公何取焉。蓋孔子之答哀公。本不過十餘言。其後則撰書者推衍其說。是以好學之句。又以子曰發之。今世所傳家語。本後人所僞撰。彼蓋不知孔子之言之於何止。故采其文。述於擇善固執耳。其公曰云云者。詞理淺陋。且增此數問。前後文義亦間隔不通。乃其所妄增無疑也。嗟夫。中庸之文采之孟子。家語之文采之中庸。少究心於文義。顯然而易見也。乃世之學者。反以爲孟子襲中庸。中庸



襲家語顛之倒之。豈不以其名哉。韓子云。然後讀古書之正僞。嗟夫。嗟夫。此固未可以輕言也。世傳中庸四十九篇。而今戴記止有中庸一篇。說者謂其四十八篇已亡。以余觀之。今世所傳中庸非一篇也。何以明之。自天命之謂性。至惟聖者能之。僅數百言。而中庸之文。凡九見。中之文。凡六見。其餘他文。亦皆與中庸之義相關。自君子之道。以後數千言。皆與中庸之義不相涉。中庸之文。僅一見。而又與廣大精微高明之文。平列。非意之所當注。其可疑者一也。君子之道。以下。皆言日用庸行之常。鬼神之爲德也。以下。皆言禮樂祭祀之事。迥不相類。哀公問政。以後。詞意更殊。朱子曲爲牽合。以道不遠人。三章爲費之小者。舜其大孝。三章爲費之大者。哀公以後。爲兼小大。其說固已矯強。而鬼神章。明言祭祀之事。乃以鬼神爲道。爲一氣之屈伸。而以齊明盛服。數語爲借祭祀之鬼神以明之一章之中。鬼神凡爲兩說。委曲宛轉。以駢合於費隱之義。其可疑者二也。自天下至

誠爲能盡其性。以下。皆分天道人道。而愚而好自用。二章。其文不類。聰明睿知。二章。其序不符。則又以小德大德。不倍不驕。分釋之。愚而好自用章。以爲不倍。固已。王天下有三重章。其爲不驕者何在。其可疑者三也。按漢書藝文志。稱樂記二十三篇。今戴記亦止一篇。然以史記及前人之說考之。則今樂記實十三篇。戴氏刪其十篇。而合此十三篇爲一耳。然則中庸亦當類此。蓋戴氏刪其三十餘篇。而取其未刪者。合爲一篇也。以其首篇言中庸。故通稱爲中庸。猶首章言檀弓。遂通稱爲檀弓。首章言文王世子。遂通稱爲文王世子也。古者以竹爲簡。其勢不能多。後世易之以帛。故合而錄之。因不復存其舊目耳。以今中庸通爲一篇。而謂四十八篇盡亡。誤矣。中庸不但非一篇也。亦不似出於一手者。其義有極精粹者。有平平無奇者。間亦有可疑者。即所引孔子之言。亦不倫。何以參差若是。其非一人所作。明甚。細玩則知之矣。

附錄十有二人

孔門諸賢不甚著名而頗有依據與私淑諸儒之有事
實若傳經者并附載之於此。

琴張 牧皮

萬章問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
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嚮慕然曰古之人古
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

莊子稱琴張與子桑戶孟子反三人相與友子桑戶
死未葬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
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余按琴張曾皙之狂不過志期
古人而行不掩其言如孟子所言者是已非有悖禮傷
教事也如悖禮傷教孔子奚取焉此乃放蕩之士擬此
言以自恣以琴張之有狂名也故托之而後人或遂以
爲實然誤矣。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
何弔焉。左傳昭公二十年

按史記弟子傳及文翁圖惟有曾皙而琴張牧皮皆無
之家語有琴牢字子張亦無牧皮今補而附於後至以
琴張爲牢本之左傳集解未知所探何書當考。

商瞿 季次

存恭。商瞿字子木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存恭。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
都惟季次未嘗仕。同上

按二子皆不見於論語獨史記有之然弟子傳中凡不
見於論語者皆無事跡可紀獨二子尚有之而其名字
亦間見於他篇當有所本或非誤載今並附列於後。

秦丕 茲

孟獻子以秦丕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左傳襄公十年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秦商字子丕與此文小異史
記多誤不若春秋傳之近古今從傳文。

申根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論語公冶長篇

按史記弟子列傳無申根而文翁圖有之未知其果然否。但玩此文孔子名之無異於諸弟子而前後章亦皆諸弟子事則謂爲弟子者近是。故今附列於後。

段干木 田子方

段干木踰垣而避之。孟子

存參。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

之倫爲王者師。史記儒林列傳

按此云受業於子夏之倫則諸子非皆子夏之門人也。蓋傳記本無明文司馬氏特以意度之耳故列之於存參。

存參。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新序

新序載此事云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余按秦尚力棄德之國豈能知段干木之賢而當敬而遂輟

不攻。文侯之好賢不過貴其行誼資其啟沃可以風羣臣可以通明於政事以安民而治國則有之矣。若藉此爲名高以震耀鄰國則無此事也。此特戰國處士設爲此論以見士之有益於人國耳。惟過問而式則理之所

有故刪其繁文而列之於存參。

備覽。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史記魏世家

說苑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云云。余按此事或以爲晉亥唐叔向事蓋皆後人揣度附會之語皆未必其實然故不載。

說苑云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賤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云云。余按人無富貴貧賤皆不可以驕人聖賢處世惟準乎禮而已。田子方既賢人爲魏文侯

所敬必無驕人之事。此蓋戰國之士設為此語託之于方以自高者故今不錄。

泄柳 申詳

泄柳閉門而不內。孟子

按淳于髡稱魯繆公之時子柳爲臣然以閉門不內推之仕魯與否未可懸定說已見前子思篇中。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同上

按七十子卒後詩書禮樂春秋皆傳於後而論語一書亦七十子以後之人之所記以是知鄒魯齊魏之間賢者蓋不乏人也但其姓名皆無可考姑就傳記所載名著於當世者附錄數人以見其凡。

公羊氏

補公羊傳十一卷 漢書藝文志

存參。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本註

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

母子都著以竹帛。余按子夏生於春秋之末下去漢景帝時四百有餘歲矣安得五傳而至胡母子都此乃傳公羊者自侈其說以爲其師親受業於子夏以炫耀當世而不足信故但載漢志之註以存參餘不敢妄錄也。

穀梁氏

補穀梁傳十一卷 漢書藝文志

存參。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本註

晁氏云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靡言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倣字元始皆未詳也。余按說穀梁者名既不同世亦互異學者將何以爲據乎。蓋自戰國以後簡殘文絕傳穀梁者莫詳其初各以意附會之爲說是以參差而不一耳。不但風俗通諸書不可信卽漢志之註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故本註但列之於存參而餘一概不錄。

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



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是其意以爲孔子之意皆在左傳，而公羊、穀梁皆妄說也。余按孔子意果在傳，果宜經而隱傳，倘傳失其傳，經不爲無用之書乎？且孔子何不并經亦隱之也？蓋孔子之經，其意本已分明，傳之漸久而失其旨，傳經者各自以其意訓釋之。惟左傳去聖人之世近，記載最廣，考核較詳，爲大有功於春秋，非他家所可及耳。故謂左傳遠勝於二家，則可。謂孔子之意盡在左傳，則不可。如但據公羊、穀梁以爲得聖人之意，則大謬。若取此二書以與左傳參互考訂，則亦有未可廢者。且左氏經終於孔子之卒，若無二家，何由知其止於獲麟？故今公羊、穀梁并附錄於餘錄之後。

孔門弟子通考

凡稱聖門諸賢，有不可分係者，通錄於此。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論語先

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子孟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同上

言語：宰我、子貢。論語先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子孟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同上

荀子子道篇云：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

吾不知也。子路出，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

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子問非也。禮，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余按：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

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

柳下位之賢而不與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

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季氏旅於泰山，子曰：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乎。孔子於季孫、臧孫之失皆直指之而無所諱。所謂不非其大夫者安在乎。居是邦不非其君可也。卽非父母之邦亦有臣之義焉。若不非其大夫則詔耳。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或不公言之於大廷廣衆以避禍則有之矣。非以是爲禮也。況與門人私論於几席間。是是非非而遽爲失禮乎。且練祥禫喪之大節也。牀不牀、喪之常禮也。子路、子貢於此其講之熟矣。是之未知而待臨事之間所謂身通六藝者安在乎。此必後人所妄托。非孔子、子貢之事。故今不錄。

政事、冉有、季路。論語先進篇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上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

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同上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公冶長篇

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篇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孟子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論語先進篇

戴記檀弓篇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說苑亦載此事，而以不敢過者爲閔子騫，不敢不及者爲子夏，與檀弓正相反。蓋皆得之傳聞，是以彼此異辭。似檀弓爲近古，然檀弓之誣者亦多，皆難取信，故今缺之。



儒藏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論語公冶

長篇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論語先進篇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篇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論語先進篇

此章或以爲孔子之言，蓋以諸賢皆稱名之故。然觀論語中稱弟子亦有以名者，年饒之稱有若，晝寢之稱宰予，問耻之稱憲，聚斂之稱求，是也未可據是遂斷以爲聖人之言。章首旣無子曰字，姑從陳蔡章之例可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凡七十有七人，據司馬氏謂弟子籍出於孔氏古文，其有事蹟或年歲者三十有五人，而見於論語者二十有七人。然確有明徵，決知其非謬者。

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子路、曾皙、子貢、原思、有子、曾子、宰我、冉有、公西華、子游、子夏、子張、樊遲、子羔、漆雕開、司馬牛，僅二十人而已。其七人者，顏路以請車一見，公冶長以孔子妻之一見，子賤澹臺滅明以孔子與子游稱之而各一見，巫馬期則以陳司敗之故而附見，皆無他事，亦無問答之語。惟南容凡三見，然僅彈琴一問，而亦非質疑問難之比。考之他傳記，惟子賤多言爲孔子弟子者，其餘皆無由而決知其爲弟子與否。且巫馬期在昭公世，已與孔子同朝，司敗揖之以譏孔子，頗不似嘗受業也者。而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始知滅明，是時孔子年已老矣，滅明又將何時受業於孔子乎？列傳乃稱其旣已受業，退而修行，始有不由徑，非公事不見之事。旣與論語刺謬，又稱其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則其說益舛，而其年亦益不符矣。故謂子賤爲弟子，近是。謂顏路等三人爲弟子，或然。謂期與滅明爲弟子，則恐不然也。至於公伯寮者，更



無餘事。但以想子路見。是時孔子爲魯司寇。子路爲季氏宰。方相倚以行道。想子路卽所以據孔子。烏有七十子而肯爲是者哉。其無事跡年歲者四十有二人。皆不見於論語。而有見於左傳者二人。然確有明徵者。素不茲一人而已。史記作秦商字子丕。顏高雖見於左傳。然觀其事。殊不類孔子之弟子也。其餘其四十有八人。皆不見於經傳。然商瞿季次其事跡。猶粗具於本傳。其名字復間見於他篇。或當不誤。而自梁鍾以下六人。有年歲者。自冉季以下。秦商顏高以外四十人。無年歲者。并無事跡可考。則固無從而知其誠然與否也。由是觀之。孔氏古文或非當時之書。不則孔氏古文不誤。而司馬氏誤焉。亦未可知。觀於史記所引尚書。左傳中事。亦往往有舛者。則是篇豈可以盡信乎哉。家語弟子解篇。其數與史記同。而名字或與史記異。且刪史記三人。別有琴張。陳亢。縣亶。以合其數。余按。琴張見於孟子。左傳補之。良是。但謂琴張卽牢。未知所本。縣亶亦無所考。若陳亢。乃弟子貢而輕視。

孔子者。孟子所謂中心悅而誠服者。必不如是。且論語中亢凡兩問子貢。一問伯魚。而絕未嘗一問孔子。論語中門人未有相稱以子者。而亢稱伯魚。子貢皆以子。則亢乃子貢伯魚之後輩。非孔子弟子也明矣。又有文翁圖者。所載弟子止七十有二人。而中有申枨。林放。申堂。蘧伯玉。則又史記家語之所無者。按申枨見於論語。其前後章皆論弟子爲人。而孔子名之亦如諸弟子。補之近是。申堂不見於經傳。林放雖見於論語。而無明文。皆難懸定。至蘧伯玉。其出近關在魯襄公之十四年。是時已爲大夫齒長矣。後八年而孔子始生。比孔子之冠也。則伯玉已老矣。夫安得列之於弟子內乎。又有見於孟子。而三家皆不之載者。一人曰牧皮。大抵諸家皆各據其所傳。而史記爲近古。家語文翁圖又似參以已意。而去取之者。尤不足以爲據。概刪之則不可。盡信之亦未安。故今據史記文。定其所可知者。顏淵至司馬牛。及子賤。秦丕。茲二十有二人。而參以孟子家語文翁圖。增牧

皮、琴、張、申、根三人並顏路等三人商瞿等二人共三十人其餘甚可疑者刪之無可考者存而不論可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著其國邑者凡七人。顏子魯人。子貢衛人。子游吳人。子張陳人。公冶長齊人。皆以國著。曾子南武城人。子路卞人。皆以邑著。以余考之。惟顏子子貢爲不悞耳。何者。顏氏之著名於魯者多矣。春秋傳有顏高。顏羽。顏息。呂覽亦有顏闔。則顏子爲魯人可信也。春秋傳艾陵之役。吳子賜叔孫甲。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則子貢爲衛人亦無疑也。若子張乃顏孫之後也。顏孫於莊二十二年自齊奔魯。歷閔。僖。文。宣。成。襄。昭。定。至哀公凡十世。子張之非陳人明矣。蓋因其先世出自陳而傳之者遂誤以爲陳人耳。若子張爲陳人。則孔子亦將爲宋人乎。孔子弟子魯人爲多。其次則衛。齊。宋。皆鄰國也。吳之去魯遠矣。若涉數千里而北學於中國。此不可多得之事。傳記所記子游言行多矣。何以皆無一言及之。且孔子沒後。有子。曾子。子夏。子張與子游

相問答之言甚多。悼公之弔有若也。子游損武叔之母之死也。子游在魯。而魯之縣子公叔戍亦皆與子游游。子游之非吳人明矣。而子張之子申詳。子游之子言思亦仍居魯。是二子固世爲魯人矣。安得以爲陳人。吳人也哉。公父歆。公父之後也。則公冶長亦當爲公冶之後。邾公之自楚歸也。季孫使公冶問。則公冶魯大夫也。然則長亦非齊人矣。南武城者。魯南境之邑。吳越至魯之衝。卽子游爲宰之地也。孟子書載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去。孟子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則曾子非武城人明甚。司馬氏蓋見孟子書中有居武城之文。而遂誤以爲武城人耳。惟子路之爲卞人。未有以見其不然。然大入之中得者二。而失者四焉。則亦未有以見其必然。故今惟於顏子。子貢采史記文註之餘。皆缺焉。

弟子列傳有年歲者凡二十有三人。其文雖有所本。然亦不能無悞。何者。孔子稱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是子賤已成德矣。其親師取友已歷有



儒藏

洙泗考信餘錄

卷三

年矣、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四十九歲、則當孔子卒時、年僅二十有五、成德安能如是速乎。異之伐魯也、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踊於幕庭、當是少壯時事。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十三歲、則當伐魯之時、年已五十有四、力已衰矣。又不應孔子存時無所表見、至孔子沒後而與諸弟子問答甚多也。論語多以子路、冉有並稱。季康子之問從政也、以由、賜、求、孟武伯之問仁也、以由、求、赤。其年皆似不甚遠者。而列傳謂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年之相隔太遠、恐未必盡然也。由是言之、史記弟子之年、不過得其彷彿而已、不可盡指為實。故今悉不錄。

論語源流附考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義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多問王知道、皆篇名也。魯二十篇。傳十

九篇。師古曰、解釋。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論語意者。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

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傳魯論

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

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以上並漢

書藝文志

漢中畢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

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元成等

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

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

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

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義曰、下章子張

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

云、文異者四百餘字。論語集解序

按同一論語也而有齊魯之異、有多寡之殊、則論語一書固有後人之所續入、非盡聖門之原本也。齊論既多問王、知道二篇、而二十篇中章句復多於魯論、則齊論之中、後人所附會者尤多、又非魯論之可比矣。

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尋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漢書張禹傳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論語集解序

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則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隋書經籍志

按漢書稱篇第或異、又稱張禹采獲所安、則禹固當更

定論語篇章。其篇目雖定從魯論、其文實兼采於齊論、非漢初襲舊所傳魯論之舊本也。言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集解、隋書亦謂張侯論、包周爲之章句、則是東漢之所行者、乃禹所更定之論語、非古之論語矣。

按禹學識淺陋、豈足以知聖人。但當謹守師傳、不敢增減、或不至大謬耳。乃擅更定論語、必有不當存而存、不當采而采者。況禹附會王氏以保富貴、卒成王莽篡弒之禍。公山、佛肸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爲已解嘲地乎。

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妥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論語集解序

漢末鄭元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爲

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元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隋書經籍志

按此文則康成所注之魯論。即張禹所定之魯論。其中固雜有齊論。非漢初之魯論矣。故今論語稱爲魯論。而或以季氏一篇爲齊論。然則論語一書中。未必無一二篇之可疑。一篇中。未必無一二章之可疑者也。學者當統全書而熟玩之。以求聖人之意。其有一二章之不類者。不得以此疑聖人。或曲爲聖人解也。

按當東漢之世。去古未遠。齊古尚存。猶可考證。王充既知公山佛肸之往之爲非義。卽當別其同異。考其年世。辨其真僞。而去取之。若趙岐之刪孟子外篇者然。豈非聖門功臣。乃反據此以議聖人之失。何其謬也。至於康成。貢一代之重望。乃於論語但參考齊古爲之注。而於篇章無所區別。致使後人無可考證。亦何其疎闊也。

按聖人之言。天下後世所當共遵也。然必真爲聖人之

言則可。非託爲聖人之言而亦當遵也。述少年時。嘗在府應歲試。忽有人持先君書至。寄物二事。且命述與其人換卷。述念先君平日一言一動。無不合乎義者。不應忽有此舉。意甚疑之。遂不從命。試畢。歸而讀之。果他人所僞爲也。故能言於平日。則不至見欺於一時。竊謂學者之於聖人。亦當如是。故今備考論語源流。載之。使人知世所傳之魯論。在漢時不無異同。更改。是以聖謨洋洋之中。間有一二章之可疑者。學者不可不別而觀之也。余五六歲時。始授論語。知誦之耳。不求其義也。近二十。始究心書理。於公山佛肸兩章。頗疑其事不經。然未敢自信也。踰四十後。考孔子事蹟先後。始知其年世不符。必後人所僞撰。然猶未識其所以入論語之由也。六十餘歲。因酌定洙泗餘錄。始取論語源流而細考之。乃知在秦漢時。傳齊魯論者。不無有所增入。而爲張禹采而台之。始夫然有以自信而無疑。故錄其詳附載於此。然世之學者。惟知玩講章作舉業。未嘗有人究其義



理考其首尾、辨其源流、有無怪乎其見而大駭、終不以
余言爲然也。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校記

①靡言：當作「糜信」。

②柳下位：當作「柳下惠」。

③弗女：當作「弗如」。

④纂：當作「纂」。

聖門人物志

明萬曆二十二年刻本
明·郭子章撰

《聖門人物志》十二卷，明郭子章撰，明萬曆二十年趙彥刻本。

郭子章字相奎，號青螺，自號蟻衣生，別號默逸拙者，明江西省泰和人。隆慶五年辛未（一五七二）中進士，任浙江湖州知府。升浙江左參政，遷都御史。後因功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歷官廣東、四川、湖北、福建、浙江、山西，著述甚豐，主要有《易解》十四卷、《豫章書》一百二十二卷、《豫章詩話》六卷、《續豫章詩話》十二卷、《平播始末》三卷、《黔中平播始末》三卷、《粵草》、《蜀草》、《楚草》、《閩草》、《浙草》、《晉草》、《留草》五十五卷等。通醫術，善治痘，《博集稀痘方論》堪稱我國第一部預防醫學專書。

先是，山西巡撫魏允貞以孔門從祀先賢先儒，諸生往往有不悉其姓氏、履歷、行實者，是不合孟子「友天下之善士」、「尚論古之人」之意，而《史記》諸書記孔門弟子亦多有牴牾，且甚簡略。於是責令學官採集，山西提刑郭子章編輯成《聖門人物志》十二卷。其書卷一錄《史記·孔子世家》。卷二錄顏、曾、思、孟四配。卷三、卷四錄閔、冉等十哲。卷五、卷六為先賢，錄孔門其他弟子六十二人。卷七至卷十為先儒，錄左丘明、公羊高以下至明陳獻章、胡居仁等有功儒學者十六人。卷十一為啓聖祠，叙叔梁紇、顏無繇、曾點、孔鯉、孟激、程珦、朱松、蔡元定等八人。卷十二為會典祀儀。據該書凡例，凡孔子世家與孔子門人傳，以司馬遷《史記》為主，《史記》略者，旁徵諸書加以補充。

孔門弟子，文獻記載不一。《孔子家語》稱七十二賢（實錄七十七人），《史記》作七十七賢，《通典》作八十三賢。而孔子本人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本書即以七十七人為定。《史記》稱自顏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見於書傳，自冉季至公西赤四十三人，無年及不見書傳，但紀其名。本書亦沿《史記》之例，而先賢先儒及啓聖公從祀次第，則依《大明會典》。至於昔祀而今黜者，如荀卿、揚雄之類，本書俱不立傳。聖賢贊依《史記索隱》例，其中先賢贊多襲用宋高宗舊贊，先儒贊多襲用宋儒舊贊，原無贊者本書亦予以補充。至於先賢姓氏，舊多訛誤，如以複姓作單姓，或以單姓作複姓，本書悉加釐正。至於宰我非闕止子我，公孫龍非堅白之公孫龍，本書亦明正其誤。而穀梁子之名、巫馬期之籍貫，史多異說，本書兩存之以闕疑。《會典》祀儀，文廟最重，本書附載於後，不僅表見明朝崇儒重道之蹟，也可以供考禮者參稽。

要之，該書匯集孔子及門人、後儒資料，尤其對文廟從祀、配享諸儒生平事蹟搜羅較備，對學者研究了解孔門人物、祭享制度頗有幫助。

聖門人物志序

聖門人物志者。魏中丞意而郭憲使
取緝也。凡游聖門與私泚而得後祀
者。皆人傳其略而贊以詞。其志博其
裁。衆逾兩月而告成。問序於余。余讀
史至仲尼弟子傳。何其略也。稍可考
見者三十五人。其餘名籍耳。彼以為
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其言大略。皆出
魯論。非魯論而傳者。其事不雅馴。人
物志乃出二千載後。其人若新。而言
與事若昨。列也。彼專據孔氏古文。而
此編兼採百家衆氏。執百家衆氏之

餘文為孔氏紀載。十不得五。然離百
家衆氏而以臆意之。十不得一。夫其
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矧其未必
過也。吾以為為史紀簡。不如為人物
志詳。史取據孔氏。未必孔氏也。孔氏
弟子籍。豈其諸弟子皆略。而獨端木
氏詳。此非端木氏而託端木氏以附
於孔氏者也。是詳與略兩失之也。百
家衆氏。豈無託而附于孔氏者。然而
皆尊孔氏者也。今人而未識其高曾
者。見其取與游。亟問焉。得一語一事。
必謹識之。此百家衆氏者。或及與聖



賢同時或後之而猶得聞其風烈此

亦學士大夫所宜亟問而謹識之者

也是編也凡傳聖人之學祀於其庭

者盡在是矣登其堂思其人其人亡

而言與事存千百世而知其解者旦

暮遇之也士希賢聖必從是編始後

之學者其無忘中丞憲使公之勤

賜進士出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國史副總裁直

趙居注

經筵

日講官馮琦撰

聖門人物志序

南樂魏中丞公奉

天子詔來填拊晉陽故事越三日謁
先師廟藩臬諸大夫侍焉禮竟公顧
詹廟廡語諸大夫曰朝議如聚訟喙
持不相下士習日澆若何以教之語
子章曰多識往行德乃大畜誦詩讀
書尚友千古彼躋躋翔翔殿廡者不
知其人可乎君志之為諸生赤志子
章曰太史公故有仲尼弟子列傳公
曰亡多語曾遺一貫宰誤作亂孟與
荀鄒同傳未可訓也子章曰薛武進

公近有四書人物考公曰弟子不載
語孟者亡可考也子章還而稽之春
秋史記叅之關里譜牒上自

宣尼及門諸賢下泉漢唐宋元

明從祀諸儒次及我

朝幸學釋奠諸儀共十二卷書成上
之掌故公卒業之名曰聖門人物志
屬太原守趙君付之剞劂竊惟晉之
為國延袤數千里民蕃政夥黃河一
衣帶水與鹵只歲繕河上塞寄嵐鴈
門校金縢博鹵馬旦夜且叵測晉代
潘三藩宗楮郡縣竭民脂髓供之日



不暇給。邊氓剝悍。慎枝芥三尺走歛。地如鶩。潞城機杼。關巧織。任純麗衣。天下澤蒲之間。輻湊雜厝。浮食者多。民本鈍末。放効侈靡。羞不相及。公不急其急者。而急所不必急。奚也。嗚呼。夫人之不必急也者。乃公所急也。正銜勒。齊轡策。先德法。而後刑罰。使民孝弟忠信。乃在制挺撻秦楚之前。孔門諸賢儒。嘉言懿行。具載是書。辟之鄧林之枝。麥條直暢。湯谷之水。灌滌決。莽鳥之宿。舟子之游。隨所擇耳。諸生有如冉有之矛。澹臺之劍。公良

子之車也。多士桓桓。何憂于獫狁。師友千乘。分庭抗禮。於諸侯王也。何慮於強宗。明至刑至。政思仁恕。樹德也。何有於悍枝。蠶績而蟹有匡。范冠而蟬有綏。且先王遺教。其民猶存也。何難於風移俗易。希賢而賢。希聖而聖。其精者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為天下國家。公之拳拳諸生也。蓋先務哉。趙簡子殺竇舜。孔子將之晉。至河而返。作陬操。魏文侯師子夏。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式也。賢人是禮。國人稱仁。而秦不敢伐魏。趙殘二士以却

聖、魏禮二士以鳩宗、其得失千里矣。
公居晉之鄙、稽晉之故、甫下車而志
是編、豈曰恣討論、窮博靡之為兢兢。
將廻仲尼之轍、受卜生之詩、所延望
諸生良厚。鼓宮宮應、鼓角角動、諸生
將何如酬公、無徒令王薛司馬三子
者鼎足橫序也。

萬曆癸巳嘉平八日、山西提刑按察
司按察使泰和郭子章謹序。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 為巡撫地方事。先談本院行提學道為

聖門後祀先賢先儒諸生往往有不悉其姓氏。况于履歷行實。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是將何以尚而友之。欲責令學官採緝成書。以為誦法者之助。今據按察司郭按察使送到夙昔所緝

聖門人物志。考據精詳。刪削簡要。留心聖學如此。其于

國憲民風。即舉而措之耳。本院再四披

閱。深所嘆服。思宜頒布學宮。以廣資問學。為此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即將發去

聖門人物志一部。督令學官再加校閱。考正。談府選擇善書人役。謄寫刊刻。應用紙價工食。於商稅餘課內動支。刷印肆拾部。送院撫屬各府州縣。差人印刷。分給各學。仍將用過銀數冊報查考。須至牌者。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日

聖門人物志

凡例

一、孔子世家與孔子門人傳以司馬遷史記為主。史記略者旁引諸書而獨於論語稍略者論語經生習聞也。

一、家語七十四賢通典八十三賢史記七十七賢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當以孔子為正。今攷大明會典八十人除伯魚子思不在弟子列孟子未及門餘七十七人正與夫子論合。學者多稱七十之徒亦槩言之耳。

一、史記云自顏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見于書傳。自冉季至公西蒧其四十三人無年及不見書傳但紀其名于左今仍闕。

一、先賢先儒從祀次第及 啓聖公從祀俱依 大明會典尊制也。其昔祀而今黜如荀卿揚雄之類俱不傳。聖賢贊依史記索隱例內先賢者多出宋高宗筆先儒者多出宋儒筆其原無贊者補之。

一、先賢姓氏舊多錯誤有以複姓作單姓者如壤駟稱壤子石作稱石子之類有以單姓作複姓者如奚子稱奚

容之類。大較複姓為多今悉釐正。

一、宰我非闕止于我公孫龍非堅白公孫龍今俱明正其誤。

一、穀梁子名赤又名併。巫馬期陳人。一曰魯人之類。今兩存之。闕疑也。

一、曾典祀儀文廟最重附載於後不惟見本朝崇儒重道之意而考禮者亦有所鏡焉。



聖門人物志目錄

卷一

孔子世家

卷二

四配

顏子

曾子

子思子

孟子

卷三

十哲上

閔子

冉子

端木子

仲子

卜子

卷四

十哲下

冉子

宰子

冉子

言子

顓孫子

卷五

先賢上

澹臺子咸明

宓子不齊

原子憲

公冶子長

南宮子括

公哲子哀

商子瞿

高子柴

漆雕子開

樊子須

司馬子耕

公西子赤

有子若

梁子鯉

巫馬子施

卷六

先賢下

冉子孺

顏子辛

伯子虔

曹子邴

冉子季

公孫子龍

漆雕子徒父

秦子商

漆雕子哆

顏子高

商子澤

壤駟子赤

任子不齊

石作子蜀



卷七

公良子孺	公子夏首
公子有定	后子處
鄒子單	奚子容蒧
罕父子黑	顏子祖
榮子旂	句子井疆
左人子郢	秦子祖
鄭子國	縣子成
原子亢	公祖子句茲
廉子潔	燕子伋
叔子會	樂子茲
公西子與如	狄子黑
邾子異	孔子忠
陳子亢	公西子蒧
琴子張	顏子之僕
步叔子乘	施子之常
秦子非	申子張
顏子喆	

先儒一

左子以明

公羊子高

穀梁子赤

伏子勝

高堂子生

毛子萇

后子蒼

孔子安國

董子仲舒

杜子春

卷八

先儒二

王子通

韓子愈

歐陽子脩

邵子雍

張子載

司馬子光

卷九

先儒三

程子頤

胡子安國

胡子瑗

楊子時

朱子熹

張子栻

呂子祖謙

陸子九淵

蔡子沉

真子德秀

許子衡

卷十

先儒四

薛子瑄

王子守仁

陳子獻章

胡子居仁

卷十一

啓聖祠

啓聖公孔氏

顏氏無繇

曾氏點

孔氏鯉

孟孫氏激公宜

程氏珦

朱氏松

蔡氏元定

卷十二

會典祀儀

先師孔子釋菜

啓聖祠祭儀

目錄終

聖門人物志卷一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孔子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取顏氏。禱於尼丘。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字仲尼。丘生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邠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嬰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侮。誡於是。粥於是。以餉余口。其恭如也。吾聞聖人之後。雖不

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通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燹。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刑。爵之大。夫起繫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



儒藏

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難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足貉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相子嗣立季相子穿并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

丘所問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闕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車車吳使使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蒼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相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相子怒陽虎囚相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相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相子相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遁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至今



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旆，矛戟劍櫓，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

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寶。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郛、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有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費。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欲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邾、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子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

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姐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欲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闕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

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桀矢貫之，石砮失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



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磐，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聞其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菑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

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欲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硯硯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肆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

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乘經。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燬。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相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相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贗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

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順。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又留陳蔡之間。請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



發徒役國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與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于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

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

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乎文

我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繼之純如敝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問間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僕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餕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鵻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



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雉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遠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

上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聞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嘆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子。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于夢、生奠兩柱之間、子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諱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贊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慙、失志爲昏、失所爲慙。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

子家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家。孔子家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伯魚子思，別有傳。子思生白，字子上，齊威王兩召為國相，不就。年四十九。生子求，字子家，楚召不就。年四十五。生子箕，字子京，為魏相，年四十六。生子穿，字子高，楚魏趙三國交聘，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三篇，名曰《論語》，年五十一。生子譙，史記作慎，字子順，又名斌，仕魏為安釐王相。秦莊襄王召不行，魏以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孔叢子云：家之族胤，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生子三，鮒、騰、樹。鮒字子魚，一字甲，秦始皇召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李斯譏焚書，鮒與弟騰子襄藏其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于祖堂舊壁中。自隱於嵩山，教弟子百餘人。後陳涉為楚王，聘為太傅，凡仕六月，託疾而逃，卒于陳下，年五十七。著書二十餘篇，記先聖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順與已行事，名曰《孔叢子》。子隨，字元路，四傳至吉，吉生何，何皆承殷後為宋公，嗣絕。弟騰，字子襄，長九尺六寸。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封子襄為奉祀君。後為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年五十七。生子忠，字

子貞，有高尚之志，徵為博士，張成侯，年五十七。生子二，武、乃安國。武字子威，為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生子延年，武帝時為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生子霸，字次儒，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以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為高密相。元帝即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霸上書求奉先聖祭，詔令以所食邑祀孔子，遷子福名數于魯。年七十二，卒於魯，諡曰烈君。生子四：福、捷、喜、光。福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二。生子房，襲封關內侯。生子均，字長平，徵拜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更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五年，王莽篡位，拜太尉，不就。年八十一。生子志，後漢光武帝拜人司馬。建武十四年，襲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卒，謚元成。生子損，字君益，明帝永平十五年，襲封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和帝永元四年，襲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曜，字君曜，襲封褒亭侯。生子完，襲封褒亭侯。早卒，無子，以母弟讚之子羨襲封。羨字子餘，魏文帝黃初元年，拜議郎，封宗聖侯，以魯縣百



戶奉祀。生子震字伯起。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拜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千戶。年七十五，生子嶷，字功成。襲封奉聖亭侯，食邑二千戶。年五十七，生子撫，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為豫章太守，食邑一千戶。生子懿，東晉襲封奉聖亭侯，從事中郎，食邑一千戶。年六十一，生子鮮，字鮮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生子東字敬山，後魏舉孝廉。文帝延興三年，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仍詔孔氏四人為官。太和十六年，改謚孔子為文聖尼父。乘生子靈珍，授秘書郎。十九年，仍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五十八，生子崇，襲封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是年，進封孔子為鄒國公。梁生子長孫，襲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年六十四，生子英，慈嗣。英慈封奉聖侯，無子。嗣。愍隋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襲封鄒國公。煬帝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七十，生子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襲聖侯。太宗貞觀二年，陞孔子為先聖。十一年，尊孔子為宣父。是年，詔朝

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師。則天天授元年，封孔子為隆道公，賜勅書及時服。年七十一，生子崇基。中宗嗣聖十二年，襲封襲聖侯。神龍元年五月，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生子璵之，字藏暉。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襲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郡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兼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是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生子萱龍，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令。生子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襲封文宣公。兼除兗州功曹參軍，轉青州司兵參軍。時遭叛亂，陷于東平。生子惟旺。憲宗元和十三年，舉平兵解歸魯，授兗州參軍。襲封文宣公。年六十五，生子策，明經及第。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宣宗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復百縑充享祀。年五十七，生子振，字國文。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運判、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賜百縑。年七十四，生子昭倫，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馬，賜緋，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崇寧曲阜，年六十，生子光嗣，齋郎出身。宋帝天祐二年，授泗水令。陵廟主。年四十二，為

洒掃戶孔末所害。生于仁玉，字溫如。初孔末既害光嗣，自為曲阜令。時仁玉生始九月，母張氏抱歸育于外家。後魯人凡其長，訴于官，事聞于朝，乃罷末，以仁玉為先聖嗣。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唐時年九歲，任曲阜主簿，雖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賜五品服，銀器，雜絲，復以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年四十五，贈兵部尚書。孔氏苗裔幾絕，而復續為中興祖。生于四，字憲，是勛。宜字不疑。宋大和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為曲阜主簿，調黃州軍事推官。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領關市於星子鎮，陞為縣令，轉運使，遷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遷殿中丞。雍熙二年，太宗北征，受詔督軍餉，涉巨馬河卒，年四十六。生子三：延世、延澤、延渥。延世字茂先，以父歿邊境，特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秩滿，授福州閩縣令，許州長葛令。真宗即位，召見，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而賜東帛銀器及太宗御書并九經等書。咸平三年，奉勅許於廳上見知，通轉運使，特削殘庭禮，貴公爵也。卒于官，年三十八。生于聖佑，太宗祥符元年，授太常寺奉禮郎。是年，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四年，以聖佑為大理評事。五年，

改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天禧五年，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年三十五，無嗣，以親堂弟宗愿承襲。宗愿，延澤子也，字子莊。仁宗天聖中，補太廟齋郎。寶元二年，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年六十三，生于四，長若蒙字公明。神宗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哲宗元祐元年，改封奉聖公，坐事廢，以弟若虛承襲。若虛字公實。哲宗元符元年，襲封奉聖公，卒。朝廷以若蒙子端友承襲。端友字子交。徽宗崇寧三年，封衍聖公。建炎初，扈從高宗南渡，寓三衢，終知郴州。生于玠，端操、端友弟。權襲封衍聖公於魯。玠字錫老。高宗紹興二年，襲封衍聖公于衢。生子楷，楷字文老。端操第二子，襲封衍聖公于魯。年三十八。金熙宗天眷三年，贈榮祿大夫。生于二，拯、摠，楷字秀紳。高宗紹興二十四年，襲封衍聖公于衢。生子文遠，拯字元濟。金熙宗皇統二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年二十六，無嗣，以弟摠承襲。摠字元會。金世宗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年五十三，贈光祿大夫。生于元楷，文遠字紹先。襲封衍聖公於衢。生于萬春。元楷字夢得。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管



儒藏

勾祀事。哀帝正大二年，授知集賢院兼太常丞。天興元年，改除遙懷泰定軍節度使。二年，遷光祿大夫，尋改授太常卿。無子，以姪之固子演繼之。固元世母弟元統子也。無子，自端操至演六世嗣絕。看蒙帝君，生子端立，立生號琥生拂。拂生子二：長元孝，次元用。元用後，端立生號琥生。子之全。萬壽子耆年，襲封衍聖公。子衍，生子洙。元孝子之厚，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生子浣。之全字上升，嘗攝祀事。元曲阜令，生子治。洙字景清，襲封衍聖公。子衢。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辭爵，授國子祭酒，提舉浙東道學校事。卒。無子。自端友至洙凡六世，因正嗣絕。南始繼封。浣字日新，贈中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同僉、上騎都尉。追封東平郡伯。再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生子思晦。治字世安，成宗元貞初，特授襲封。子思誠，繼封。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思晦字明道，武宗至大中，為縣、寧陽兩縣教諭。仁宗延祐三年，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泰定四年，改嘉議大夫。卒。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年六十七，追封魯郡公，謚文肅。生子克堅，字璟夫，性敏學博。

詩詞尤精樂府。元至元元年，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賜銀章，擢太常卿、治書侍御史、山東廉訪使，集賢直學士、禮部尚書、西臺侍御史、國子祭酒。北犯，不樂居朝，謝病歸。復起力辭。二十六年，太祖手詔趣入朝，待以賓禮，不名，不煩以政。郊社致饗，歲致祿。上召見，面諭守先訓曰：爾福人也。洪武元年，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三年，克堅疾告，遣中使日再存問。疾篤，詔乘傳還，賜白金雜絲，行至邳新驛卒。年五十五。生子九人，皆有行誼。長希學，字士行，襲封衍聖公。朝京師，上問歷代治理，條對甚悉。上喜，賜雜絲，即命還守祖庭，賜屬官管勾典籍，司樂各一人。希學歲入朝，賜與稠疊。元旦之朝，特命班亞上相。祖庭兵後，廊廡圯壞，祭田荒蕪，官賦煩迫。希學條請復故，又請備禮器樂器樂舞儀式。年四十七，生子訥，字言伯，篤學恭謹，能詩書，工篆法律，身嚴恪，始終不渝。洪武十六年，外艱，以中宮崩赴京，祭于孝陵。竣事入見，上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也。館于太學，遣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繼庖廩，復賜衣服鈔錠，充物館舍。十七年正月，朝京師，襲封衍聖公。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禮。

部吏部擬詰用齊魯大夫階。上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詰以織文玉軸，為異耳。遂著為令。每歲入覲，併給符乘傳。班序文臣首，年四十三。生子公鑑，字昭文，生而岐嶷，長益端謹。建文二年，年二十一，襲封衍聖公。四年卒。成祖初即位，遣使諭祭，年二十三以疾卒。生子彥縉，字朝紳，名宇皆。仁宗所命。彥縉母胡夫人教育之。永樂八年，襲封衍聖公。上觀其言動進退從容，喜謂侍臣曰：真聖人裔也。館之太學，師讀祖書不懈。洪熙元年，賜第東安門北。景泰二年，上幸太學，特召率三氏子孫觀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朝會，賜三臺銀玉帶麒麟服。年五十五。生子承慶，年六歲，遭母夏夫人喪，奉父及繼母盡孝。及長，從三氏學，錄族祖孔克宴學所著有禮廷吟藁行於世。未襲爵而卒。景泰六年，贈襲封衍聖公。生子二：弘緒、弘泰。緒字以敬，早失怙，年八歲。景皇召見，賜冠服於東角門。景泰六年，襲封衍聖公，賜玉帶，以軀小，去二錢，授之，俾藏焉。又賜金謹禮崇德圖書，勅族人共保護之。英宗復辟，入朝，召見便殿，上握其手，置膝上，與語久之，以賜第湫隘，以賜大宅。弘緒嘗奏給三氏教授印，開生員歲貢格，蠲孔氏田租十七。

成化六年，坐事削爵。廷議世嫡相傳，古今通義，請如宋若蒙、若虛故事，命其弟弘泰襲封，後仍歸其子。弘治十一年，巡按御史上言：弘緒改過乞復爵。上與冠服家居。弘泰字以和，成化六年襲封衍聖公。弘泰美風儀，善議論，每評騭人曲直，料事當成敗多奇中。憲宗見弘泰來玉帶，遣人問曰：二品焉得玉帶束乎？對曰：臣家門故事，累朝恩數不敢廢也。十三年，加廟祭禮樂，率族人奉表入謝。弘泰嗣公三十有四年而卒。弘緒子聞韶字知德，弘治十六年襲封衍聖公。國初詔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特仍其舊，令天下儒學每歲仲春秋上丁通祀孔子。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令合古制。正統三年，禁祀孔子釋老宮。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釐正孔子祀典，始為木主，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

贊曰：孔子之先，胄于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銘勒，防叔求奔，邠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歎鳳遠來，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聖門人物志卷一終

校記

①問：《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作「聞」。

②「十」下當有「之」字，見右引書。

③「似」字上，右引書有「謂」字。

④心：右引書無。

⑤九：右引書作「七」。



藏書

聖門人物志 卷一

聖門人物志卷二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四配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無繇子也少孔子三十歲家貧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孔子曰賢哉回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於吾言無所不悅嘗問孔子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猶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子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子曰齊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他日復見孔子曰回忘矣曰何謂也回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問仁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或問回何如人曰仁人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回贊易自羲皇堯舜之外不多及焉孔子問回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志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仲由有愠言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能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止遊於農山回



與子路于貢辨志曰。四開蓋猶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四顧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鋤耒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下歲無闕乏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力矣。夫子慨然曰。子欲德乎。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子有矣。問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年二十九。身盡白。三十二卒。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墓曲阜縣防山東南二十里。謂之顏林。漢高帝配祀孔廟。唐贈兗國公。元贈復聖公。爲四配之首。明嘉靖九年。改封號曰復聖顏子。與曾思孟皆不用公爵。即字如故云。

贊曰。生值衰周。壽不及魯。一簞藜藿。陋巷環堵。德冠四科。名垂千古。沒表萬邦。遂封東土。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曾之子也。少孔子四十六歲。

家貧躬耕。緼袍無素。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綈而歌商頌。輝滿天地。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性至孝。嘗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故養哲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則

可謂養志矣。嘗出新于野，客至家，母以手搯臂，參即馳歸。問參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親沒，每請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堂高九仞，棖提三尺，車數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孔子閒居，曾子侍。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于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導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參曰：大哉明王之道，非唐虞三代之盛，其曷能如是乎？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于察，察之之術

歸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參既魯，為學以三事，日省其身，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曰：唯。告門人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出妻，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妾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于非乎？遂終身不娶。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既疾革，童子執燭而侍。曰：華而晝，大夫之貴歟？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无起易簀。所著有孝經十篇，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作論語十篇。漢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二十二卷。志云：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謬誤為甚。乃以大戴禮參校之，其所是正者，至千有餘字。雋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西墓前有廟，子三元，中，華，孫西，皆賢。唐贈郕伯，宋封郕

國公、元贈宗聖公、今祀稱宗聖曾子。
贊曰：夫孝要道，用訓群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為儀刑。

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曾子之門人也。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嘗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矣。」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適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皆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樂朔不悅，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拯之。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能，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然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為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問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隣國，其興也勃矣。』公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繆公亟問亟餽，出肉，子思標使者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也。復欲以為國相，時臣皆世襲淫寵，相傾乃嘆曰：『若為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耻也。』遂不受。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穆



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墮諸淵，毋為戎卒，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在衛貧甚，緼袍而無裘。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矣，與不如遺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子思言為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

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為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子思反於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唯志。凡其志者，唯無欲。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則知足矣。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彼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

始也。年六十二。墓在先聖墓南。所著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略也。餘有子思子十七卷。舊志作七卷。宋封沂水侯。加封沂國公。今祀稱述聖子思子云。

贊曰。閑居請益。世業克昌。可離非道。閑然日章。發揮中庸。脉祖有光。八德樞要。治道權衡。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與。一字子車。鄒人也。魯三家孟氏之後。母仇氏。生三歲。父激公宜喪。母有賢德。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旁。戲為賈街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徙舍學宮之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軻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于所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勸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教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教之。白

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鄭。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宅。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竊情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解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於人。不亦遽乎。孟子遂留婦。孟子問于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道既通。游事齊宣王。謂王猶足用。為善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宣王不能用。適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利吾國乎。孟

子曰。然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孟子嘗問于思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告滕文公以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問為國曰。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齊。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發明性善。知言養氣。作孟子七篇。嘆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吾為此懼。闢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故求孔氏者。必自孟子始。其後有騶子之屬。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卒葬邠縣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墓前有祠。宋封邠國公。詔配享。次於顏子。元贈亞聖公。今祀稱亞聖孟子。贊曰。道術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詆訶楊墨。皂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聖門人物志卷二終

校記

①「願」下脫「得」字，見《孔子家語》卷二。

②「仇」當作「仇」。按，孟子母仇氏，作「仇」非。



聖門人物志卷三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十哲上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性至孝。蚤喪母。後母嫉之。冬月以葢絮衣損。而以綿衣所生子。一日父令損御車。損體寒失制。父責之。而不自理。已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母亦感悟。待三子如一。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于其父母兄弟之言。閔子始見于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蕞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裴旆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裴旆相隨。視如壤土矣。是

以有芻豢之色。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使為費宰。對使者曰。善為我辭。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他日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總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總策而已。閔子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之為政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總。以刑罰為策。以人為手。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總策。均馬力。和無心。故口無聲而馬應。總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親沒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孔子晝息于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有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沉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猶方尾。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



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魯濟南府城東五里有祠。一在范縣。唐贈薛侯宋加郡公。改封費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兄弟。莫聞其言。大夫不仕。善為辭焉。豈身德行。亞於顏淵。

冉子

冉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嘗問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為免。書曰。哀矜折獄。何謂

也。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刻。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橫。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及為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卒。葬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呼為冉塢。一在冠縣。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封薛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敬恕。成性存存。南面可使。如客在貧。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端木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

健也。陳子禽問于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齊景公問于貢曰：子
 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
 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
 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
 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衛君朝於吳，
 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
 之，徹鍾鼓之縣，縞素而朝，問孔子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
 難也，吾欲免之，奈何？孔子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命
 子貢子貢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
 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于也。太宰
 嚭曰：子焉知說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
 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
 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愛衛君而因之，又欲流之
 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
 諸侯皆以為晉難，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
 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

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
 知所以說矣。魯定公十五年春，邾子益來朝，邾子執王高
 其容仰，公受王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
 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
 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
 秋，伐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
 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
 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
 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
 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
 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
 弱。今君憂在內，不如釋魯而伐吳。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
 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
 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
 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以揀魯伐齊，以服強晉。吳王善之，
 而虞越之為之後也。子貢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於是吳
 王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吳與齊戰，
 勝必以其兵臨晉，君請休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



反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相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貶子。貢為信陽華。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勸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賜爾之未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

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下。裾徇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泥。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渾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鮮絮。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子貢嘆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賜也。子非多學而識之乎。一以貫之。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唐贈黎侯宋加封黎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賜弗如回。器實瑚璉。動心幾先。孰並其辯。一使存魯。越霸吳珍。終聞性天。令德顯顯。

仲子

仲子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下人也。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假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志以為質。仁

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宜益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可不學。子路鼓琴，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君子之青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于心，憂不感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徽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爲亂之風也。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子路無宿諾。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

曰：執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爲蒲大夫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孔子死於陳蔡之間，子路入見，曰：為善者天必福之。為不善者天必禍之。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其有遺行乎？美居之窮也。子曰：居，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夫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丘哉？子路悅，援臑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之宋，匡人圍之，子



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俗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于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于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初，衛太子蒯聵得過於南子，出奔。靈公卒，衛立輒，其父蒯聵不得入。于路為衛大夫孔悝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襲攻輒，輒出奔而蒯入立。于路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為衛大夫，出衛城門謂于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于可還矣，毋空受其禍。」于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于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悝登臺，于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于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壺擊于路，擊斷于路之纓。于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於是哭於中庭。

曰：「天祝子。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唐贈衛公宋追封河內公。咸淳三年，加封衛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學未入室，業已升堂。聞過則喜，何用不減。片言折獄，千乘知方。臨危纓結，雖醢而芳。

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讀詩。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他日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于天地也？」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參于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

嘆焉。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之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之。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癯。夫子謂之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他日語門人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己者處，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無避金革之事者，禮與？子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金革之事無避者，吾聞諸老聃矣。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焉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禹學乎西王圖，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衛靈公使人召勇士公孫怕，遭子夏

于道，與使者俱見靈公。公曰：吾召勇士，何為召儒？趣使者召公孫怕。怕至，杖劍疾呼，發言不遜。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棄衣而見我君。我謂簡子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行人將以頸血濺君矣。簡子遂朝服而見我君。子耶，我耶？怕曰：子也。子夏曰：吾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齊君重鞬而坐，吾君卑鞬而坐。我謂齊君諸侯相見，宜仇禮，去其一鞬。子耶，我耶？怕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子蓋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也。君子之所惡也，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子之勇。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說使民未有聞焉，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於四科，後漢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所著有子夏一十卷及詩序。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

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孔子亦嘗屬其傳。春秋云。垂魯州西三十里。有高阜。見存。里名十垌。都以此。唐贈魏侯。宋封河東公。咸淳三年。改封魏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禮。始可言詩。喪明為罪。離群可悲。

聖門人物志卷三終

校記

①熟：當作「孰」。

②相：《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作「向」。



聖門人物志卷四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十哲下

冉子

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仲弓之族也。伯牛以德行著稱。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侍。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耕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所疾。命也夫。卒。墓在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下東平州西十五里。舊有碑刻。滕縣亦有伯牛塚。唐贈魯侯宋加封東平侯。今祀稱先賢。贊曰。德以克性。行以澡身。並驅駟科。顏回與鄰。小物克勤。大聖是親。不幸遘疾。命也斯人。

宰子

宰子名子。字子我。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

已父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以言取人。則失之宰子。孔子使子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予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絲。妻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竊窺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既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子歸以告。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子之言。何



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宰予問鬼神，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問五帝，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齊莊莊，敦敏誠信，長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度四方，服牛乘馬，掘鬲猛獸，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勞勩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以知事，養財以任地，循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日月所照，莫不底屬，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其言不惑，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及，莫不夷說。虞舜孝友，聞于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夏后敏給克，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靈應穆穆，為紀綱，其功為百神主，其惠為民父母，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宰我嘗曰：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

遠矣。卒墓在曲阜舊縣西南二里。唐贈齊侯宋封臨淄公，改封齊公。按：史記云：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于我，而固爭寵于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贊曰：朽木不雕，糞土何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賢孔子堯，無用楚車。言語之科，聖人之徒。

冉子

冉子名求，字子有，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以政事稱。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齊師伐魯，及清，季孫謂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于守，二于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叔孫，孟孫，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于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以政在季氏故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冉有從於朝，俟於黨氏。

之溝。孟懿子呼而問戰焉。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懿子曰：「是謂我不成大丈夫也。」退而蒐乘。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邢洩為右，冉求帥左，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頃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伯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苟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予也。」請三刻而踰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人以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我如誰而欲走乎？」其伍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止惡足為賢哉？」徐步而死。君子曰：「當非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也。」冉求之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武伯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邢洩。」說教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馬而奔之。」公為其嬖僮汪錡束，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之修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季康子曰：「于子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

之于孔子。宋元君夫人卒，季康子使冉有平且送塋，曰：「敝邑有社稷之事，是以不得助塋，故使來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爾。」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焉，使來存諸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冉求問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責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致治也。」問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禮不下于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亦不可以治于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為之以庶耻之節也。凡所謂禮不下於庶人者，以庶人違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免席曰：『言則莖矣，求未之聞也。』退而記之。他日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問：『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卒，墓在滕縣。伯塚社，魯有三冉，仲弓、伯牛之墓已各有處，惟子有無所考，或者此其墓云。唐贈徐侯宋封彭城公，改封徐公。今祀稱先賢。贊曰：「求也多藝，仕於季康，能執干戈，社稷無殤，百乘可宰，三年足民，文以禮樂，聖門之良。」

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將。吳人。一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受業於孔子。孔子以為習于文學。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將退而學禮。仲尼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偃問何嘆。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偃曰。如此乎。禮之急也。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將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子將曰。有亡

惡焉乎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嘗禘裘而弔。曾子指子將而示人曰。大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禴裘而弔也。主人既小飲。袒括髮。子將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司寇惠子之喪。子將為之麻衣。杜麻經。文子辭。子將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將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將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將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將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將擯。由左衛。司徒敬子之喪。子夏弔焉。主人未小飲。經而往。子將弔焉。主人既小飲。子將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將。子將曰。其大功乎。有子與子將立。見孺子慕者。有子曰。子宜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父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將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

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珪。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唐贈吳侯。宋加封。丹陽公咸淳三年。改封吳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禮樂提身。文學擅科。為宰武城。聊以絃歌。割雞之試。牛刀謂何。前言戲爾。學道為多。

顏孫子

顏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一云陽城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問于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書諸紳。孔子閒居。子張進曰。敢問禮者何也。其即事之治也與。子曰。然。君子有

其事。必有其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佞倖乎其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楹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錯于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相洽于衆也。是故古之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師聞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乃七日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鑿屋室。雕文成焉。龍于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環走。失其鬼。鬼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夫子。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

造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焉，雖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息，已過勿發，失言勿悔，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從政矣。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卒，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綦結于四隅。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唐贈陳伯宋封兗丘侯，再封陳國公，陞十哲位，今祀稱先賢。贊曰：念昔顓孫商德與鄰，學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衡，忠信篤敬，孰云堂堂，輝與並仁。

聖門人物志卷四

校記

- ①固：當作「田」，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司馬貞《索隱》。
- ②鄙淺：當作「邴洩」，見《左傳·哀公十一年》。
- ③「銳敏」上脫「子羽」二字，見右引書。
- ④「公為」下脫「與」字，見右引書。
- ⑤之修：當作「以衛」，見右引書。
- ⑥爾：當作「彌」，見《左傳·哀公二十三年》。
- ⑦焉：當作「馬」，見右引書。
- ⑧「使求」句：當作「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見右引書。
- ⑨「烏」字衍，見《禮記·檀弓上》。



聖門人物志卷五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先賢上

澹臺子

澹臺子名臧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宰武城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于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語云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嘗齋于金壁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壁于河三投而釋躍乃毀壁而去亦無怪意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怒苟利于民矣庶于行已足澹臺臧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游遺跡蓋在鄒縣西北三十里一在費縣東北三十里唐贈江伯宋加封金

卿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行不由徑見必以公南止江沱學者雲從。

宓子史記必作宓正義作處

宓子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宓義氏之後也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潁行楊晝送之曰治民之術惟有釣道二焉夫落餌投綸逐而吸之者鱗也其魚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魚肉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夫楊晝所謂陽鱗者至矣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孔子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學矣

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樂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己志。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獲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所著有宓子十六卷。唐贈單父伯宋進封單父侯，今祀稱先賢。贊曰：始宰單父，請借善書，引肘宿主，陽矯是舉，彈琴臥理，不下堂除，胡為致此？君子與居。

原子

原子名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耻，孔子曰：罔有道德，罔無道德耻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為魯司寇，使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辭。子

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藎灌入窮閭，軒不容巷，而往見之。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吾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漸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墓在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俗呼為原憲也。唐贈原伯宋加封任城侯，今祀稱先賢。贊曰：軼彼窮閭，達士所賓，環堵非病，無財乃貧，發藎冠楮，甕甕衣，鵠可以為難，不知其仁。

公冶子

公冶子名長，字子長，齊人。家語云：魯人名長，字子芝。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墓在



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極高。一云在諸城縣西四十里。唐贈荅伯宋封高密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子長宏度壯夫魁壘。雖在縲紲。知非其罪。純德備行。夫子所采。以子妻之于歸有待。

南宮子

南宮子名括。一作适。字子容。魯人。家語作南宮綽。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仲。僖子將卒。屬問與何忌事夫子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敬仲師事孔子。初。敬仲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也。子將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仲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仲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桓僖災。棟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仲至。命周人出御書侯于官。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仲之功為多也。嘗隨夫子適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苴弘。問孔子曰：羿善射。羿澹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魯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

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九孟皮之子妻之。魯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于營丘之濱。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遠。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雀為鴻鵠。鳳鳥為鷹。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鴻鵠鳳鳥。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卑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妄為誹訾。豈不悲哉。君子曰：敬。是其不以富得罪矣。唐贈荅伯宋加封龔丘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汝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貴而循理。富而好施。尚德君子。爾乃兼之。羿暴是鄙。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

公哲子

公哲子名哀字季次家語作公哲克字季况齊人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貴之嘗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于都惟季次未嘗出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有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誠使鄉曲之俠子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唐贈昭伯宋封北海侯今祀稱先賢按通志略有公析氏姬姓衛公子黑背字子析之後也哲亦作析據此當作公哲氏

贊曰天下無行政在群公廉耻道微家臣執崇德義不苟矯黜自容卓哉季次凜然清風

商子

商子名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又生互內象又剋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

短命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吳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唐贈蒙伯宋封涇昌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易之為書彌綸天地知幾其神廣大悉備宣尼五十始精厥義竟授商生用開來學

高子

高子名柴字子羔衛人家語云齊人敬仲侯十代孫也少孔子三十歲長不盈五尺孔子以為愚為魯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為衰成人曰然則續而璧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子羔塋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更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塋後難繼也哀公問曰子之食美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



祖廟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遠廟為祫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士立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繭衾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子羔仕於衛為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死矣柴也其來乎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

若也。孔子聞之曰吾欲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敬暴則樹德公以行之其子羔乎。自見孔子出入於木索越嶺往來過之足不履影。然整不從方長不折。就親之喪泣血三年木索是謂。君子以為難。墓在沂州西南一百三十里。一在陽穀縣唐贈共伯宋制共城侯今祀稱先賢。贊曰。樂也。即愚。既學則好。雖難不隧方長不折。成人而素。用法樹德。孝友。三年泣血。

漆雕子

漆雕子名開字子若蔡人或曰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詰之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于德哉墓在上蔡縣城址華陂鎮唐贈滕伯宋加封平與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為志於孔見毀於墨窮理未信求詣其極埒名曾點已見大意雖云形殘何傷於德。

樊子

樊子名須字子遲齊人家語云魯人樊皮之後也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弱仕於季

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華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
頑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
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于也請三刻而
踰之如之衆從之嘗從夫子遊於舞雩之下問崇德修惠
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
惡非修惠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問知子
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
而後獲可謂仁矣唐贈部伯宋封益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始問農圃勤事稼穡已遊舞雩脩惠辨惑稷曲之役
不踰三刻勇哉頑也孰云其弱

司馬子

司馬子名耕字子牛宋人向魍之弟也牛多言而躁問仁
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問
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嘗愛曰
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
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
無兄弟也時魍作亂入於曹以叛宋宋景公使左師向巢
伐之巢不能克魍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

適齊魍出於衛地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成子
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
魯郭門之外阮氏堇諸丘與唐贈向伯宋加封楚丘侯政
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睢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兄及弟矣忠佞并途魍將叛宋耕乃適吳處濁能潔
在泥不滲訥言無夜何懼何憂

公西子

公西子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嘗侍孔子言
志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孔子曰赤也
為之小孰能為之大他日又對孟武伯宋帶立於朝可使
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貢曰齊莊而能爾志道而好
禮積相兩君之事焉焉惟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
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于其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與
朋友處然恩勝禮也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與之金請
益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
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問於孔子大夫以罪免
而卒其塋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以罪
免也死則塋之以仕禮唐贈部伯宋封鉅野侯今祀稱先



賢。

贊曰：宗廟會同，雖非諸侯，亦為之相。大呂天球，篤雅有節。莊肅而周，養親慶友，恩禮綢繆。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為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嘗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

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冠，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強曾子，曾子不可。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此非子之座。卒，魯悼公弔焉。子游積由左。唐贈卞伯，宋封平陰侯，今祀稱先賢。

梁子

梁子名鱣，字叔魚，嘗以無子欲出妻，聞瞿之言而止。見於信友以金幣俗，叔魚之所存者厚矣。唐贈梁伯，宋封千乘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七出之條，無子則逐。聞瞿而止，後所存者厚。

全齊之俗。卓犖好魚。千乘芳躅。

巫馬子

巫馬子名施。字子期。史記作旗。陳人。一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嘗與子路新于韞丘之下。隙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使汝以是願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問子于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曰。是施之未至也。唐贈魯伯。宋封東阿侯。今祀稱先賢。贊曰。志士在溝。勇士喪元。韞丘之富。子期易論。戴星鳴琴。勞逸不倫。任人者簡。任力者煩。

聖門人物志卷五 外

校記

- ①漸：《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作「慙」。
- ②予：當作「與」，見《史記》卷一二四《游俠列傳》。
- ③于其：當作「其于」，見《禮說》卷三。
- ④子若：《史記索隱》引《家語》作「子有」。



儒藏

聖門人物志卷六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先賢下

冉子

冉子名孺字子魯一作子曾魯人家語作冉儒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臨沂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紀伯子魯聖學是務。厲已斯約。好問乃俗。周旋中規。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同慕。

顏子

顏子名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蕭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陽穀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執封子蕭實惟子柳。以飲格言。克導善誘。明德斯馨。賢業逾茂。孰為之傳。孔門師友。

伯子

伯子名虔字子析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聊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沐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於美子析全魯之彥。儒行既莊。名德乃建。學以繇性。問以廣見。服膺數仞。孳孳弗勸。

曹子

曹子名邨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上蔡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嗟游藝。惟善則主。惟德是麗。上蔡名儒。闕里高弟。

冉子

冉子名季字子產魯人唐贈東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諸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卓彼冉子。姓著東魯。奉師於邈。尚友於古。東平列爵。諸城胙土。緬想英姿。郁郁殿廡。

公孫子

公孫子名龍字子石楚人一云衛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為亂移兵伐魯孔子欲止其兵以存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唐贈黃伯宋加封枝江侯今祀稱先賢戰國時

亦有公孫龍著白馬堅白之論其為說淺陋迂僻孔穿辨之詳矣乃趙人其地其時俱與此別史記注作即莊子論堅白者誤

贊曰黃伯著祀公孫是名田常稱亂魯計止兵勇矣子石毅然請行雖未登車屹屹干城

漆雕子

漆雕子名徒父字子文一曰子期魯人唐贈須句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高宛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遐想子期挾策聖帷周行足履洙泗我師在德既賢其名乃垂洋洋如在英聲四馳

秦子

秦子名商字子丕魯人一曰楚人唐贈上洛伯宋加封馮翊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克岐克疑會弁儒林令名無極

漆雕子

漆雕子名哆字子欽魯人唐贈武城伯宋封濮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子欽受封爰居武城壘壘其間翩翩其美桓衣杏壇願學大成契數五數足為輔業

顏子

顏子名高字子騭一作顏刻魯之有力人也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高為御孔子去衛適陳過匡高為僕以其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乃彈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唐贈瑯琊伯宋封霽澤侯今祀稱先賢

商子

商子名澤字子秀魯人唐贈睢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鄆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邈矣子秀宿稟奇特受業研精聆教嘿識未踐四科亦涉六籍斯文有宗好是正直

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徒秦人唐贈北微伯宋加封上邽侯今



祀稱先賢。按通志略。壤駟氏複姓。今稱壤子誤。

贊曰。式是上邽。昭乎聖徒。受姓壤駟。開道泗洙。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

任子

任子名不齊。字子選。楚人。唐贈任城伯。宋封當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任城建伯。字曰子選。淑問雅馴。才華清遠。競辰力行。愛日匪勉。孔教崇崇。令緒顯顯。

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成紀人。唐贈成紀伯。宋封成紀侯。今祀稱先賢。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略複姓篇有石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子。稱石子者誤。

贊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公良子

公良子名孺。字子正。一作子幼。陳人。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

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過難於匡。今又過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我鬪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唐贈東牟伯。宋封牟平侯。今祀稱先賢。按通志略。公良以字為氏者也。如公冶。公羊之類。今稱公

子誤。

贊曰。子幼高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希跡好古。詩書舊畬。仁義干櫓。匡蒲之後。展也孔武。

公子

公子名夏首。字子乘。魯人。唐贈元父伯。宋封鉅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洙水汪濊。吸者滿腹。子乘參之。雅言攸服。學以適道。弗雕其樸。庶幾斯文。令終有附。

公子

公子名肩定。字子中。魯人。唐贈新田伯。宋封梁父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及門受業。率稱昇能。子中樂道。左準右繩。賜牆可跂。由堂同升。致志尋迹。外彪中翊。

后子

后子名處一名石處字里之齊人唐贈榮丘伯宋徽宗政和元年封膠東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溫溫子思入侍至聖擇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闡域不乖言行遺芳載敬其暉掩映。

鄒子

鄒子名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聊城侯今祀稱先賢。鄒音弟

贊曰子家學孔容與不惑思以誠凝行將道翼涉彼玄津馳於聖域連哉偉器惟陶斯埴。

奚子

奚子名容歲一作黠字子哲魯人一日衛人唐贈下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濟陽侯今祀稱先賢按氏族大全奚仲之後以名為氏也奚容歲孔門高弟則當稱奚子稱奚容複姓者誤。

贊曰雍容奚子已望堂室宣示諸聖行履其實文米日化儒術是弼威儀翔翔德音秩秩。

罕父子

罕父子名黑字子素史記作子索魯人唐贈乘丘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祁鄉侯今祀稱先賢按史記會典闕里志俱作罕父黑考氏族略無罕父氏止有罕父氏注云孔子弟子有罕父黑罕疑作罕。

贊曰懿彼名胄因官為姓敬以來行銳然希聖四教不審六執惟競庶幾達者有道就正。

顏子

顏子名祖字子襄魯人唐贈臨邑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富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武公崇基魯國益昌追跡好學熙有子襄探賸索隱識微知彰闕里茂材松檟蒼蒼。

榮子

榮子名期字子祺魯人唐贈寧夏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厭次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榮叔之苗務學實著七十之徒子祺是預匪善莫行惟德乃據紀于孔林式彰厥譽。

向子

向子名井字子孟一云子野衛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



年贈淇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隆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慕章綸。德范可泚，
儒術攸先。彼殺者疇，逸響萬年。

左人子

左人子名郢，字子行，魯人。唐贈臨淄伯。宋真宗大中祥符
二年加封南華侯。今祀稱先賢。按通志略：左人以官為姓，
也。如封人，雍人之類。稱左子誤。
贊曰：杏牆受業，儒林稱賢。睟睟十哲，秀穎三千。金銘於冶，
器埴於埏。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一云魯人。唐贈少梁伯。宋真宗大
中祥符二年加封郾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
契猶發藥。紛華不撓，縻我好爵。

鄭子

鄭子名國，字子徒，一曰子從，魯人。正義曰：家語云：薛冲字
徒。史記作國者，避漢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唐贈滎陽
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胸山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胄于滎陽，侯以胸山。負牆聖門，託足賢關。既友游夏，
亦侶曾顏。千載而後，藉以釘頑。

縣子

縣子名成，字子祺，魯人。其先有為縣大夫者，望出扶風。風
俗通作縣成父。縣或為平聲。唐贈鉅野伯。宋真宗大中祥
符二年加封武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至聖立教，子祺安雅。擅魯邦，
時哉川捨。出倫離類，夏曉周聲。

原子

原子名亢，字子籍，正義曰：亢作亢，仁勇反，魯人。唐贈萊蕪
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樂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不學將落，聞道貴早。斯人穎異，動輒有造。身遊簪渚，
志契閭奧。名誰與偕，洋洋聖道。

公祖子

公祖子名向，字子之，魯人。唐贈期思伯。宋真宗大中
祥符二年加封即墨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東魯高士，懿惟子之。與賢並進，得聖而師。彬彬雅道，
翼翼令儀。耿光仰止，室豈遠而。

廉子

廉子名潔，字子庸，一字子操，衛人。唐贈莒父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胙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兄弟之邦，士有廉庸，涵泳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探討，洙泗從容。譽髦共仰，奕奕高蹤。

燕子

燕子名伋，字子思，秦人。唐贈漁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沂源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道傳一貫，速肖七十。善教云衣，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歧而及。

叔仲子

叔仲子名會，字子期，魯人。本姬姓，魯公子牙之後也。公孫茲生得臣，彭生得臣為伯仲氏，彭生為叔仲氏，會其後也。少孔十五歲，與孔旋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執筆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也。唐贈瑕丘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博平侯，今祀稱先賢。學校題叔子者誤。

贊曰：彭生昌胙，茂挺子期。執筆記事，孔旋相比。齡雖孺子，學入聖帷。肩隨傑俊，聞望斯垂。

樂子

樂子名欸，一作樂欣，字子聲，魯人。唐贈昌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建成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粵作樂子，師慕大成。信道為固，見善分明。我我闕里，丁丁友聲。群賢畢集，之子為英。

公西子

公西子名與如，字子上，一云公西與，字子之，魯人。唐贈重丘伯，宋真宗大觀四年加封臨朐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鍾美齊疆，從師魯國。展矣斯人，信道不惑。禮墨金繩，耕澤文德。臨朐崇祀，英風殖殖。

狄子

狄子名黑，字哲之，衛人。唐贈臨濟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林慮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仰止狄哲，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素風。偉識所具，詩教乃隆。厥志茂焉，願學時中。

邴子



儒藏

邽子名異字子欽。一云子欽。又云子欽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邽異邽音圭所見各異。唐贈平陸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高堂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彼美邽子先聖是承。塋仞已及堂陸將升良玉斯琢。寒水必冰。日月借耀。茂實驚騰。

孔子

孔子名忠家語作孔弗字子茂魯人孔子之姪孟皮子也。嘗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節而弗驕患之方至思而弗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唐贈汶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郛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惟子挺生道德之門家崇孝友鯉則弟昆三得三已所問珠溫箴之疑之義不掩恩。

陳子

陳子名亢字子禽陳國人亢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又問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伯魚曰未也及聞學詩學禮之對退而告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基在太康縣杜唐贈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南頓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鯉有異聞仲尼豈賢兩問俱失如管測天自喜得三足蓋其慙力祛殉葬見亦卓然。

公西子

公西子名成字子尚史記作子上魯人唐贈祝阿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徐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倚爾子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審師明友直友諒驥尾有托儒風斯暢。

琴子



琴子名牟，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衛公孟縶靈公兄也。郕司寇齊豹奪其官與邑。公孟又惡止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故齊豹杜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薦崇魯於公孟，為驛乘及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譽我，故公孟不吾遠也。今聞難而逃，吾所不忍。且使子之言不信於公孟也。」子其行子之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於郭門之外，齊豹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吊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與於無相與，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在遊方之內者也。」魯述夫子曰：「吾不試，故藝。」唐贈南陵伯宋封陽平侯，今祀稱先賢。贊曰：齊豹之盜，胡為乎弔。桑戶之死，胡為乎笑。孔謂之狂，所志何高。遊於方外，其德彌邵。

顏子

顏子名之僕，字子叔，魯人。唐贈東武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兗州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賢行顏叔，親承尼父。志銳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陶，木就規矩。成是大器，我我章甫。

步叔子

步叔子名乘，字子車，齊人。唐贈淳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博昌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子車蒸聖，若嗜醇醪。親炙避席，唯諾趨隅。發微既博，雅道是扶。均以珍之，為禮為朝。

施子

施子名之常，字子恒，魯人。唐贈乘氏伯，宋真宗大中祥符

二年加封臨濮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立體惟毅，有德斯彰。俯友顏閔，仰稽丘黃。訪道隄，齊名大良。丹青燁燁，歷久彌芳。

秦子

秦子名非，字子之魯人。唐贈沂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華亭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魯有哲士，天水發祥。傳道曲阜，垂名沂陽。執德以弘，標行有常。智崇業廣，式贊素王。

申子

申子名根，字子續，魯人。孔子嘆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唐贈魯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文登侯。明弘治間，吏部尚書王恕建議申根申黨本一人祀宜存根。嘉靖九年，楚正從祀，去黨存根，稱先賢。

贊曰：木訥近仁，剛大配義。有欲則柔，以義為利。天人分途，兼猶異器。根也非剛，或人未識。

顏子

顏子名喟，字子聲，魯人。唐贈濟陰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濟陰侯。今祀稱先賢。家語、文記、闕里志俱作喟。會

典作顏滄誤。

贊曰：褒錫朱虛，在罷輪與。儒室振領，聖門曳裾。問學切嗟，師友砥礪。徒義崇德，標璫抱瑜。

聖門人物志卷六

校記

①真宗：當作「徽宗」。按，大觀爲宋徽宗年號。

②嗟：當作「磋」。



藏書

聖門人物志卷七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先儒一

左子

左子名丘明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也。或曰居于左丘以地為氏左丘姓明名古之聞人也。受經於孔子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于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漢藝文志云仲尼思

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訖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譏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與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以作傳明孔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杜預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亮矣所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春秋外傳國語三十一卷劉向別錄左丘明授魯申魯申授吳起吳起授子期子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漢興北平侯張蒼及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氏春秋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于今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彙二百

四十年之事。斯蓋著作之良模也。當春秋時諸侯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同盟而始赴。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襄昭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此立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墓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加封瑕丘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義嚴缺鉞。褒榮褒裳。劉杜闢之。其道逾光。

公羊子

公羊子名高。子夏弟子。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註。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識休之注。引證為多。朱子曰。公羊殺梁攷事甚疎。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

不曾見國史。或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朱子曰。林黃中說是一人。但文字若非一手。或曰。穀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有舛。其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語。山堂考索公羊傳授圖。胡毋生、董仲舒之后。有丁諸大、臧公、段仲溫、呂步舒、孟卿、莊孟、貢禹、陳廣、嚴彭祖、顏安樂、常路惠、范軀、王中、冷豐、任公宜、都孫寶、公孫文東、雲門、馬宮、左成。注公羊者何休之外。有王接。唐貞觀間詔從祀。宋追封臨淄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高也解經。辨惑咸服。學官所傳。皆名左穀。董生持論。何子私淑。名曰齊學。斯文載郁。

穀梁子

穀梁子名赤。應劭風俗通稱為子夏弟子。然信以為秦孝公同時人。尸子以為名做。字元始。皆未詳。自孫卿申公傳其學。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喲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軒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



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梁廣生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生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行。時立字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不業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為郎中戶將。乃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勃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廼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官。師古曰保官也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廼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太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即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

願請內侍即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詎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山堂考索穀梁傳授圖。瑕丘江公之后有榮廣皓星公江博士蔡千秋周慶丁姓胡常劉向劉君尹更始申章昌蕭秉房鳳翟方進尹咸唐貞觀詔從祀宋追封襲丘伯以犯先聖諱改睢陽伯。今祀稱先儒。贊曰仲尼脩經感麟絕筆。赤也發揮真義斯畢。名高魯學道隆漢室。三傳獨盛標美儒術。

伏子

伏子名勝字子賤濟南人。處不齊之後也。處伏故為秦博士。以秦禁書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少女傳言。錯今文尚書是也。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尚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所著尚書大傳三卷。凡八十三篇。墓在鄒

平縣東北十八里。唐貞觀詔從祀宋封萊氏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伏生明經，為秦博士。祖習微言，流維老齒。壁藏其文，口授厥旨。誰其承之？晁氏之子。

高堂子

高堂子名生，魯人。禮經秦火而書不傳，獨高堂生能言之。傳十七篇。后蒼、戴應奉明其業。史記曰：諸生多言禮記，而大戴、小戴皆本其傳也。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于洛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書，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遷、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太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于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唐貞觀詔從祀，宋封萊蕪伯。今祀稱先儒。按通志略

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敞，仲食采于高堂，因氏焉。今題高子者，誤。

贊曰：秦燔經，而高堂生口授其書，為漢博士。其傳禮經，故注東漢山陰，嗣之亡歟。

毛子

毛子名萇，趙人。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安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漢鄭玄仲受學于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誦，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于子夏，而其書實先秦古書，其釋經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燕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亡，而學者亦未能信



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按徐堅云：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毛詩詁訓傳二十卷，毛詩故訓二十卷，皆云毛萇作也。今河間有毛精墨，即毛萇宅塚。唐貞觀詔從祀宋封樂壽伯，今祀稱先儒。贊曰：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誰其嗣之？大毛小毛家傳戶師，河間精墨，千載為儀。

后子

后子名蒼，漢書作倉，字近君，東海邳人。事漢文帝為博士，長于禮樂，兼通齊詩。漢儒林傳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

篇，孝文時徐生以頌頌，謂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使，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海孟卿事蕭奮，以後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國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廷君、戴聖、火君、沛慶、華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徐堅曰：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于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于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藝文志云：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時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海海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齋舍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所著有齊后氏故訓二十卷，齊后氏傳二十九卷。后孫之傳其亡已久，必不可得，姑存其名，使學者知傳注之門戶也。今之學者專溺毛氏，由其不知有他之故。明

嘉靖九年詔從祀稱先儒。

贊曰東海通儒孟氏高弟。古文獻詮其秘。三家傳業。曲盡揚厲。禮教珍崇。從祀博士。

孔子

孔子名安國字子圖。孔子十一代孫。父思為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師事申公。嘗為武帝博士。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傳論治業經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嘗自序尚書曰。先君孔子討會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裁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執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聞大猷。濟南伏生傳授。數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

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五篇。伏生又以舛與合於先典。並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殫思。博攷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傳之于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孔叢子與從弟安國書云。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欬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聞其業者哉。且叢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先典說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為雜有先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遭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群驅狗吠。雷同。不得其真。豈能明聖道之真乎。安國為諫議大夫。擢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唐



生府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教。教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蓋憚子真。子真授河南蔡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憚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夷其書。仕至臨淮守。子邛傳家學。尤善詩禮。唐貞觀詔從祀宋追封曲阜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顯顯臨淮。闕里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庭。率章善繼。近守褒成。遠宗洙泗。

董子

董子名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誦弟子傳。以父火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觀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親策問古今治道。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跡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

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適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敕。明文武之功業。周道業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興衰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則賢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

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
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
肌膚之故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
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
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
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
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
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
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教者問以盡其材則
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
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臣愚以為使諸
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
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
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
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
及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
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
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
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事
易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二仁。仲舒對曰。
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
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
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義王也。王曰善。仲
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
陽繼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
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
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仲舒弟子呂
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
於是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
西王。膠西王素聞仲舒有行亦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疾
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所著有春秋



繁露十七卷春秋決事比二百三十二事。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仲舒學有淵源。為漢醇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明洪武二十九年。詔從祀。追封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蘇秦灰燼。炎精始然。業奮下帷。志不窺園。天人方對。江都遂遷。一代醇儒。世濟其賢。

杜子

杜子名子春。河南緱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家于南山。鄭興、鄭眾、馬融、賈逵皆受業焉。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攷工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于錄畧。為群儒排棄。歆獨以為周。公攷太平之跡。子春受業于其門。初能通其讀。因以教授。鄭興、馬融等亦嘗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鄭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盛行。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唐貞觀詔從祀。宋封緱氏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河間獻書。周官殺青。緱氏受之。埤于六經。學窮姬制。譽滿漢廷。九十尚存。鴈行伏生。

聖門人物志卷七終

校記

①興：《漢書》卷三〇《藝文志》作「異」。

②宜都：《漢書》卷八八《儒林傳》顏安樂傳作「冥都」。又「東雲門」作「東門雲」。

③生：《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瑕丘江公傳作「王」。



藏 書

聖門人物志卷八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入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范全校

先儒二

王子

王子名通字仲淹開皇四年生父銅川府君隆靈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見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歎曰王道無敝天下何為而一手通侍側十歲矣有夢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敬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

資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通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何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專如此仁壽三年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遵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變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也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墻椽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續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



黃帝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璵清河房玄齡鉅唐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賜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厭齡吾不起矣發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子所著禮論十卷樂論十卷讀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明嘉靖九年詔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稟靈博達潛心典墳策上太平教洽河汾憂虞聖綱羽翼斯文房魏繩之有光龍門

韓子

韓子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異政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

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莠者無不肅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執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從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晡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精貫經籍張皇幽眇尋隱緒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俾百川而東之四狂瀾於既側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潛噴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商書信屈離騷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追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

異曲。先生之於德，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則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義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構榱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施，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動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于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采馬繼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不虛傳，之後，闕道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

卑，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誥匠氏之以規為據，而警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召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疏極諫，貶潮州。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歷官吏部侍郎。愈常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著原道，其文畧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



馬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迫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東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我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菓疏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老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簡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

先王之道以道之錄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他如原性原師等數十篇皆與衍闡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長慶四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基在孟縣北皇甫湜作神道碑宋元豐七年詔從祀追封昌黎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倡始斯文不膠於物馳騁揚馬并包莊屈留澤孔周舐排老佛因文見道斗山蔚蔚

周子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熊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感於請口臨之甚威敦頤屢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

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朴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廬溪以名之。朴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庶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菟蓐，隨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掾南安時，程迥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頤、順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頤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徒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後改封道國公。明嘉靖九年，詔祀釋先儒。

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遺，庭草交翠。

程子

程子名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珦之子也。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吏以懷中書所記為驗。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

得有弱稱。吏駭謝。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
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奸偽無所容。
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
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改著作佐郎。尋
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
宗素知顯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起。
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顯不飾詞辨。獨以誠意
感動主上。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
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因論
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安石更
法令。言者攻甚力。顯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
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
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顯每為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
未嘗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
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誼不可。而能有成者。况
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
俸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
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

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顯聞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
刑獄。因辭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願賜顯責。改簽書
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顯公直。以為已
所不如。時內侍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
諸埽兵治二股河。顯以法拒之。昉請於朝。許調八百人天
方大寒。昉雪用之。衆逃歸。群僚畏昉。欲勿納。顯曰。彼逃死
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撫勞。約少
休三日。復役。衆驩踴而入。具以事聞。得不遣。昉亦不敢訴。
曹村埽決。帥劉渙盡以廂兵付顯。經度顯親臨決隄。激勵
士卒。數日而合。顯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
叙。伐閔特遷太常丞。帝欲命脩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樞
密院。有廣濟蔡河。瀕河惡于無生理。顯會取行舟財貨。
顯捕得一人。盡得其黨類。賈宿惡。分地處之。今以挽緯為
業。且察為奸者。自是境無災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
權焰震灼。隣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顯曰。吾邑貧。獨
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數往。求境上卒不入。顯初領扶
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
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因遣責監汝州鹽稅。所創溝洫學校。



之法皆幾成而廢。哲宗立召為宗正丞。顥平生有意經濟及是微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造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順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後得焉。顥慨秦漢以來斯文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週適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進士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其間。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所著定性書實闡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諸公採衆論題其卷曰明道先生。顥嘗為安石條例司官屬。順撰行狀諱之。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作用云。同敦頤。賜諡曰純公。

封河南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
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歐陽子

歐陽子名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凝然有聲。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剞駢偶。泯泯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脩慕唐韓愈所為文。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調西京推官。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與梅堯臣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貶夷陵令。慶曆三年。由集賢校理知諫院。初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與脩同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為朋黨論以進。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由是州



得存。又言析代。計歲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敵有。朝廷下其議。父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譖害忠賢。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顛權。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於是邪黨亦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頴州。復學士。留守南京。母憂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問其名。加尊禮焉。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脩知無不言。河決商胡。賈昌朝欲開橫壩。故道。出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脩竝以為不可。樞密使狄青有威名。帝不豫。說言籍籍。脩請出之以保其終。帝從之。帝在位久。儲嗣未立。脩嘗因水災上疏曰。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

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既由樞密副使拜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遂協定大議。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太后泣語琦。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脩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於是御史呂海等詆脩。上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將之奇之。說合脩。脩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反攻脩。脩亦以水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及守青州。論青莒為安石所詆。

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明年卒，謚文忠。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蹊之不顧。故遂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寬簡不擾，所至民便之。嘗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寬不為苛意，簡不為繁碎耳。母嘗謂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獄書，求其生不得，則廢書而嘆。脩聞而服之終身。其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超然獨騫，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及子軾，輒布衣屏處，未為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搜輯周漢以降金石遺文，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明嘉靖九年，詔從祀稱先儒。

贊曰：晝夜受學，莫浮崇雅。道契孟韓，文追班馬。朋黨有辨，

史筆豈假龍圖元老命世長者。

邵子

邵子名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父之情然未歸，曰：道在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聞雍好學，受河圖洛書，密叢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賈隱妙，悟神契多。其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每旦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醺，微醺即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私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群居燕笑，不為甚異，未嘗談人之短，有就問



學則答之未嘗強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是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曰此賢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嘗著無名公傳畧曰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災災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謚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雅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頤兄弟晨夕候之將

終衆議喪葬事外庭雍皆知所言召子伯溫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頤銘其墓謂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伊川擊壤集宋咸淳元年陞從祀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閱中今古靜裏乾坤

張子

張子名載字子厚大梁人父迪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遂家於邵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耆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二程至與論易語人曰二程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繼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第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為勸酌使人知養老事長之善也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

公事。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授崇文院校書。王安石問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故玉人琢玉，則安有不受命者矣。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嘗須臾忘也。每告諸生以知體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恠妄，辨鬼神。又論定井田宅里教養學校之法。呂大防薦宜運職，以備咨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門人共賃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聘，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凡天下疲癯殘疾，惻隱寡，皆吾兄弟之類，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望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殁吾寧也。程頤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同諸賢賜謚曰明公，封郡伯，從祀孔廟。明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卑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司馬子

司馬子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生七歲，默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寶元初登進士，性不喜華麗，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待其一歷官直祕閣，同知諫院。光進三劄子，其一論君德。

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始帝不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時光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皆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副則天下莫敢違背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為皇子英宗立光預奏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漢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議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貶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許光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

製序授之俾日進讀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通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遂求去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帝謂資治通鑑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筭又奏脩心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即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為獻乃申其說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于是是以區區首為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抹焚拯溺光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曰熙豐舊臣多憐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



作矣。光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知戎為便，監司不用新進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教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兄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以自然，天下敦

信。洛間師其學，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語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宋咸淳元年詔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篤學力行，清脩苦節，三創五規，帝慕王烈，乾坤正氣，經綸豪傑，遙夷聞名，愴頑率德。

校記

①十歲：當作「六歲」，見《史傳三編》卷三《王通傳》。

②何東：當作「河東」。

③雪：當作「虐」，見《宋史》卷四二七《程顥傳》。

④今：當作「令」，見右引書。

⑤「知」上當有「參」字，見《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

⑥受：據文意當作「授」。

⑦翌：《西銘》原文作「翼」。



儒藏

聖門人物志卷九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孝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文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先儒三

程子

程子名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頤子所好何學讀頤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共疏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詔為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見擇崇政殿說書疏言習典知長化與心成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侍宦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開帝宮中盥避蟻頤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乞改賀為慰既除有司請開宴頤言除喪設宴是喜之也蘇軾每疾頤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疏攻軾胡宗愈顧臨因頤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頤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力辭不報父喪終三省奏除頤館職太皇太后謂其不靜蘇軾沮之復除西監加直秘閣力辭御史董敦逸撫疏中怨望輕躁語去官紹聖追貶元祐諸臣目為奸黨頤坐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追遣徽宗立移峽州俄叙復又奪於崇寧黨禁弛復宣義郎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五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為本以聖人為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頤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蟲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祀於北巖世稱

伊川先生高宗詔贈直龍圖閣。寧理時同穎賜謚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

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胡子

胡子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登進士第。為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境應詔。零陵簿稱。入黨人范純仁客。而派人鄧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推鞠。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復官。父沒。謂子弟曰。吾昔為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若將終焉。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許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欽宗曰。比前同被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先以時政論獻。

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邇民立政。嚴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安國嘗謂諸葛復生。為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尋除兼侍讀。專講春秋。令蔡脩所并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褒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予祠。進實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文定。安國初問人材於游酢。酢以秦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稱檜賢。檜亦力引安國。及檜再相。誤國。安國不及見也。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然風度凝遠。論然壓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



已大致去就語默之義。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侯仲良歎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學官。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始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宋贈文定公。明正統元年陞從祀。成化三年改封建寧伯。今祀稱先儒。贊曰。道傳伊洛。志奮春秋。綱常羽翼。名利蟬蛸。左氏同源。公毅共流。並列學官。多士祈禱。

胡子

胡子名瑗。字翼之。泰州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范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鍾磬各一虞。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以身先

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其科條纖悉畢具有經義。治事齊嚴。嘗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鍾磬。驛召瑗。遂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秘閣。遂興作樂事。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詔贈其家。瑗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脩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為瑗弟子也。程頤嘗稱之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為政也何有。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才者必以瑗為首。稱後世稱為安定先生。明嘉靖九年。進從祀。稱先儒。

楊子

楊子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弟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頤於潁昌。相得其懽。其歸也。頤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穎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四銘。時頤以近於無愛。與頤辯論。往往開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師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左右。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寧姑置勿問。一起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通直學士。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熱。當自奮勵。以疎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萎靡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堯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縣飲東南花石。其

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勅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又言童貫為三監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梁方平何淮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覆軍殺將。比聞防城。仍用閹人。復軍之轍。不可彷彿。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往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遲遲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仲師。並置集賢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台。安石乃謂守財之言。非正理。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倡之也。其釋鳧



賢守成之詩，則謂以道守成者，後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安石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取科第已久，不復知其非。忽聞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黼力主王氏上疏詆時，罷茶酒，罷樂，罷禋祀，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解直學士，改待制。陸游上書乞遷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沅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所著有龜山文集、語錄。明弘治四年，祭酒魯鐸疏言：宋儒楊時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衍晦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吾道。乞升上祀宋諸賢之位，不報。八年，大學士楊溥又言：時入朝首請罷安石配享，廢其新經，有衛道之功。或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殆未之考也。上從之，追封將樂伯，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英爽夷曠，雅志耽吟。坐春且酣，立雪弭慙。憂國訐議，維性實學。吾道南矣，龜山嶽嶽。

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建陽人。幼穎悟，甫能言，父松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拱之。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第進士，主同安簿，遷邑秀民克弟子員，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孝宗即位，求言，熹上封事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願開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勵風俗，數年之後，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二言君父之雝，不與其戴天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若正心術以立紀綱。

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正。必人志術正大。公平。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上以盡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素以疾請祠。不報。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足以盡心志。胥吏狡猾之術。足以眩聰明。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盡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拜命。日鈞訪民隱。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上。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御史陳賈論道學者假名以濟偽。願擯棄勿

用。蓋指熹也。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淮罷相。遂入奏。首言刑獄失當。次言經總制錢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閒嬾濫之中。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始熹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無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脩撰。奉外祠。熹蒙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官僚。王府直講彭



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優詔不允辭乃拜命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無幾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順逆名實之際陛下盡負罪引慝之誠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脩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不當此大役以弗謹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沾於死亡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恨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係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嚴脩舊東宮之役回就慈福重華章創寢殿使粗可居又願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始寧宗之立韓侂

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照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胄為慮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朝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所請開脩撰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罷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從之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諸門人拳拳以龜學及脩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自為偽學從熹者皆謫為遺教熹澤謚曰文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書詩書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語集議孟子精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

遺書伊洛淵源錄。熹沒。學庸語孟訓說并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俱立在學宮。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蓋知言也。宋寶慶三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同周張二程陞從祀。今祀稱先儒。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開豁。海淵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張子

張子名栻。字敬夫。縣竹人。浚之子也。穎悟夙成。長師胡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孝宗即位。浚起謫。繼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祖之讎。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

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浚沒。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遂以歲月。何功不濟。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爲吏部侍郎。無權起居。即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栻見上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脩外。揜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上爲歎息。復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旦請朝堂。責宰相虞允文曰。官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栻奏再上。命遂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譁譁。說竟



以誦死。在朝末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并參設於是宰相憚之近習亦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部內流賊多盜桂簡州兵籍黥卒僥倖者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論溪峒酋豪毋相殺掠朝廷買馬橫山歲久獎滋遠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械寇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歲得善馬治行間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閣脩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首効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並准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械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以徇於境而縛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虐賞械効請論罪不報械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冲佑觀病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械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庶惜之械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有所為而為皆利也朱子謂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

世編年等書。宋景定二年詔從祀追封華陽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稟靈自天。式穀於父。學嚴義利。才包文武。任道匡世。據忠酬主。王壘錦江。共公不朽。

呂子

呂子名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也。本萊人祖徙金華時號東萊先生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腹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異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重脩徽宗實錄書成進帙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徇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遠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

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樂節儀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

珍。則事功之不競。徒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遂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中祔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以病。而任重道遠。意業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開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

地曰嚴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即而祠之。宋景定元年。詔從祀。追封開封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敏才敏質。博學宏詞。祕獵千古。蘇世四時。朱張則友。關洛我師。中原文獻。東浙蔡著。

陸子

陸子名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乾道進士第。歷國子正。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復讎之志。至是訪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離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



馴致而不可驟。五淪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有幅湊稱象山先生。帝問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者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郡以為神。申嚴保伍之法。群盜屏息。荆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路。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遠憂。罷關市吏。議察商賈稅。入日增。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以辨即而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為變。丞相以必大稱九淵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云。一日。九淵語所親曰。先教後民。有志天下者。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

廼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年五十四。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燾、舒璘、沈煥能傳其學。所著有象山先生語錄。明嘉靖九年。從行人薛侃議進。從祀稱先儒。贊曰。分內無窮。斯文不朽。宇宙為量。支離乃醜。靜觀群動。虛藏萬有。允倚北辰。直據南斗。

蔡子

蔡子名沉。字仲默。元定次子也。少從朱熹遊。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熹嘗傳朱及為父元定。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篤沉。沉沈潛反復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洪範數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



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望而象已著、乾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室玄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其序書曰：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

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於二書、闢蕪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初從父謫通州、楚粵窮僻、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徒步護喪以還、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所著書集傳十卷。明正統元年、陞從祀、初贈文正公。成化三年、改封崇安伯。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真子

真子名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清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閤師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為拂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朱熹傳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鄭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故

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皆默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勸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皆令行。言訐繁興。抵罪者衆。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陷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自此籍沒之者。以漸給還。無太常少卿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使金酋聞其國有難而返。因請修整旧之政。謂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野無際。阪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資也。時吏彌遠方以爵祿廉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出。為秘書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知潭州。以廉仁公勸四字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立惠民倉。置社倉。別立慈幼倉。立義財。惠政畢舉。聖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樑。真安生民之柱石。昔廣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

變。非濟王本志。願討論雍熙。追討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何足法也。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德秀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當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貶。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諒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上嘉納之。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彌遠歿。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一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政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盡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政。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端平二年。已得

疾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至立人威。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官進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汴河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局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仇胄立偽學之名。以綱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題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策。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謚文忠。明正統元年詔從祀。初贈文忠公。成化三年。改封蒲城伯。今祀稱先儒。贊曰。王立長身。鍾呂大器。飢饉詞翰。沉潛仁義。黨綱既開。善業復熾。斯文正宗。千載亦志。

許子

許子名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泰和九年生。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父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岷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賓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數。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取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浸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穀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才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



儒藏

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為勸農使，教民耕，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樞為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樞來，人人莫不喜，卒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禁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樞樞輦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帝久欲開太學，以為集賢大學士，燕國子祭酒，親為擇家古弟子俾教之。樞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鈺、白棟、蘇郁、姚燾、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必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必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

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常自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為？又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刺如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又曰：「責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又曰：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愛尋箇不死，寧有是理？又曰：「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又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成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世謂名言，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俊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必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

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永川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今為先儒。

贊曰志學伊顏淵源濶洛嚴於謹獨弘以執德世故膠膠性自得得。不世真儒衰然勝國。

聖門人物志卷九終

校記

- ① 煥：當作「煥」。
- ② 清：當作「清」。
- ③ 照：當作「詔」，見《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
- ④ 腹：當作「復」。
- ⑤ 軼：當作「秩」，見《宋史》卷四三四《呂祖謙傳》。
- ⑥ 兢：當作「競」，見右引書。
- ⑦ 著：當作「著」，見《宋史》卷四三四《蔡沉傳》。
- ⑧ 師：當作「帥」，見《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傳》。



聖門人物志卷十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入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文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先儒四

薛子

薛子名瑄字德溫河津人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諸書遂焚所作詩賦專心理學至忘寢食永樂九年進士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晝夜玩讀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深探密玩或通宵不寢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為僉事山東誨育生徒翕然愛敬王振州三楊吉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公召為大理右少卿三楊以兩公出振意欲公見振公正色曰安有按官公朝拜恩私門耶振聞公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之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辯其冤三楊其官請事振又曲庇御史劾公受賄棄律出人罪請廷鞠振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仲叔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居家六年

造詣益邃十四年給事中程信薦起為大理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卿蘇松饑民倚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竄海中王文即訊生謀叛公抗章辯獲免是冬御史劉孜薦公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閒遊乞召供館閣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四年秋召為大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居數月轉左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日衆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著讀書錄二十卷其略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動之妄即改之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又矣今當悉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縱欲使渣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即萌而不勝其小懈意一生即為自棄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人

以為名言。又曰自朱子後性理以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劉文安公嘗請公從祀孔廟。公不從。呂祭酒柝作公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今夫子或曰真鐵漢或曰好官一人或曰不愧性德或曰躬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或曰學已至乎樂地其不乎者止權貴耳及其既歿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此元大儒當入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脩食廟庭無益其未祀者蓋有待耳。嘉靖二十三年令專祀於鄉。隆慶六年從祀孔廟。

贊曰。榜榜文清終始以正。善世不伐。遯世無悶。篤志力行。窮理盡教。作我先賢後我似性。

王

王子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少有才名。正德元年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瑾大怒。縛於闕下。幾死。擢貴州龍場驛丞。居夷力學。益進。瑾誅。歷官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至龍二極行。其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公日夜練兵教射。

不數月得精兵數萬。攻積水。破巢八十四。連破三洲。滅巢二十有八。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數盡。為治境。處古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在贛開書院。日與海內名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郡邑子弟。歌詩訓禮。積此風俗。為之丕變。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內閣大臣忌公。又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燕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未幾外艱去。服闋。不召。謗益起。嘉靖五年。岑猛叛。猛死。其黨盧蘇王受再叛。起公代姚鎮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因八寨反側。又毒嶺表。與蘇等約夾擊八寨。劇賊誅斬萬計。按奏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亦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斥公學術。乞削奪官爵。上憐公功。又封爵。先朝信令。不允。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隆慶間。詔守仁子孫世襲新建伯爵。公天姿穎異。其學問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為主。其語門人曰。吾人為學。當從心體精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莫不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



儒藏

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又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無起無不在。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萬頭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良知不由見聞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又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其序大學古本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

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惧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復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吾俱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意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公之學與朱文公稍異。以故海內士疑信者半。惟泰和歐陽文莊公。德安福鄒文莊公。守益會稽王吏部。畿輔緒山德洪。永豐再真襄公。豹吉水羅文恭公。洪光相與專而發明之。而世宗皇帝亦嘗曰。王守仁是有用道學。十二年廷議從祀。可否互異。皇上援皇祖一言折

秉之議始定。公與胡餘干、陳新會共入祀孔廟。
贊曰：雙眉龍場獄寃性術。一脉良知千載先覺。武戡漢戊
學懺虔吉。傳習有訓。斯文發率。

陳子

陳子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
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
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問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
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陽龜山。
此日不再得，詩曰：能饒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
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
朱紫陽。說故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
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
德乃膏腴，文辭固糠粃。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
逸駕，但欲漱餘芳。持此木鑽索，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
沉吟獨徬徨。聖徒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
適康莊。行遠必自邇，有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
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
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舫。顧茲一

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為漫役役，
斷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尋歸隱白沙久之。
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
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
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
放愛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
病愈憂，憂愈病，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驅憂老，
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為而力不逮，乞歸養。特授翰林
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于親終疾
愈之日，不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
歸至南安，知府張綱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
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聞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為
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類康齋。遂決去。獻章
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釣虛名。或
受成不受各有攸宜。兩疏後屢薦不起。成勅之著述，不答。
弘治十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嘗曰：吾年二十七始
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君言之，蓋無所不講。然未
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



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心與此理未有膠漆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轡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未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其與友人書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機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開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吾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曉曉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遠。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又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二

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綱柄入手。更有何事。惟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光色色信。他本來何用。兩脚旁手。操舞雪。三三兩兩。止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歌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是鸞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舉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又曰。為學須從靜中生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友人林俊曰。康齋之有白雲猶李挺之之有邵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誰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若而超佛若。故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遂以宋大仙為依歸。其立志甚專。獨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光。晚落清酒。獨處造物中龍之外。而寓言寄興于水月之間。蓋有舞雩浴沂之風焉。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稱先儒。

贊曰。洋洋白沙。獨契斯理。我思古人。象山陸子。平生議論。詩以見意。東坡法門。懷卷遊世。

胡子

胡子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頗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成人既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為不足事專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求放心主敬為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顚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克己筆筆不倦見義勇為不擇利害為趨舍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其畧曰心有主雖在閑中亦靜故程子以為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心常惺惺自無客慮聞人之謗當自脩聞人之譽當自懼故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致知工夫學者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多寬不憂慢急不至道怒不至暴愛不至溺中道而止能者從之端莊謹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削是敬之效驗

處人以為格言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脩于家讀書窮理得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事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冊取易脩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與端佛老之學尤深辨詳闢唯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為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萬曆十二年與王伯安陳公甫共祀孔廟贊曰翼翼淑心絕俗高蹈學則為已治則王道泌之洋洋從吾所好青青子衿是則是做

聖門人物志卷十終



儒藏

校記

①摘：當作「謫」。

②「關」字當爲衍文。

③陽龜山：當作「楊龜山」。按，即楊時。

④驅：當作「軀」。

聖門人物志卷十一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堯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應範全校

啓聖祠

啓聖公

啓聖公姓孔氏名叔梁紇伯夏之子也魯人爲鄆邑大夫襄公十年偃陽之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紇挾之以出門者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妻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育九女而無適是無子也於是乃求婚於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鄆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重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微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上遂以妻之顏氏孀居丘之山生孔子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于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擊麟之角信宿而去妊十一月

生孔子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更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紇卒時孔子方三歲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塋也其慎也蓋殯也及顏氏卒問於耶同曼父之母然後得合塋於防孔子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墓在曲阜舊縣東二十里防山宋封齊國公顏氏封魯國太夫人元至順二年加封啓聖王顏氏加封啓聖王太夫人明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祠廟祀啓聖王以祀國公無繇兼蓋侯點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駒獻靖公松從祀禮官議不可遂已十四年侍郎魯鐸復議如前亦不合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詔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祀叔梁紇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每歲仲春秋上丁日致祭贊曰水精慶胙勇力長軀神監尼阜瑞吐玉書丹山威鳳



滄海明珠。歷聖百代天壤與俱。

顏氏

顏氏名無繇字路魯人。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于闕里而受學焉。及子回事夫子則異時也。回死賻資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唐贈杞伯宋封曲阜侯。明國子司業宋濂建議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國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羹倫莫此為甚。吾不知其何說也。上不憚弘治十四年侍御魯鐸言人倫莫大於君臣父子顏曾思三子配饗堂上而其父列祀廡下非禮宜於闕里別廟祀以崇統而以略曾子魚配禮官議不合遂已。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以無繇同點鯉孟孫氏配祀於聖廟並稱先賢云。

贊曰人誰無子爾爾標奇行為世範學為人師請車誠非顧陞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

曾氏

曾氏名點字皙南武城人。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之。嘗命子來采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撻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焉。曾侍孔子言志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爾嘆曰吾與點也。季武子之喪大夫平點倚其門而歌蓋士之狂者。孟子亦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性嗜羊棗洎沒曾參尤不忍食唐贈宿伯宋封萊蕪侯。明嘉靖九年詔配祀於聖廟稱先賢。

贊曰惟時義方有子誠孝傳得其宗父為之鵠莫春舞雩詠歌至教行雖不掩其志彌高。

孔氏

孔氏名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娶宋開官氏一歲生鯉。實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之九年也。時昭公以鯉魚

賜孔子。索君之貶。故曰鯉。而字伯魚。孔子訓之曰。女為周
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面也與。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
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鯉
退而學禮。魯哀公以幣召鯉。稱疾不行。母死期而猶哭。孔子
聞之曰。雖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噫其甚矣。鯉聞而
遂除之。年五十。先孔子卒。哀公十二年也。葬宜聖墓。東宋
追封母。開官氏。鄆國夫人。追封鯉泗水侯。今配祀啓聖廟。
稱先賢。

贊曰。商王啓。作微子開先。周召是訓。詩禮並傳。父作至聖。
子述上賢。天倫慶殖。奕葉萬年。

孟孫氏

孟孫氏名何忌。孟僖子之子。南宮适之弟也。初僖子從昭
公如楚。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曰。苟能禮者從之。及病將
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
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
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賜銘云。一命
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鯉于是

嚮于矣。以饒余口。其共也如是。吾聞臧孫純有言曰。聖人
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
若獲沒。必為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
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
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也矣。懿子問孝。子
曰。無違。樊遲問。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問。書曰。欽四隣。何謂也。孔子曰。王前無赫。後有
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
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輅。先後。無侮。謂之四隣。
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
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
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先後有輝。
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樂侮乎。
邾隱公既即位。將葬。使大夫問。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
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醺於客位。加其有
成。三加彌尊。尊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視事必於
祖廟。以祿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
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



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以為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殊也然則曰今邦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識焉然則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冏、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裳周道也章甫殷道也芻豢夏后氏之道也定公元年然子會城成周從得覺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然子適至求覺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然子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覺又豈忍吾子乎然子數傳生激公宜激公宜生孟軻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於聖廟稱先賢

贊曰世祿之貴乃克絲禮承考治命來學闕里研講二加旁窮四友兄弟同師允矣歟

程氏

程氏名珦字伯溫河南洛陽人宋仁宗時為黃陂尉知興國縣縣素難治珦在邑二年而獄空者歲餘後民善為古恭熟田訟最難辦珦訊之不十數語盡得其情與人感

其思建祠祀之康定間通判南安時周敦頤為同知舉世不知珦視其氣貌不凡與語果知道者因命二子顯順受學焉顯知漢州熙寧法行珦獨抗議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所得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官小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文彦博蘇頌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宋封永年伯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於聖廟稱先儒

贊曰束身飭行喬已寵義歷官一介成子兩驥清節表世新法抗議甲會熙恬公衆其四

朱氏

朱氏名松字喬年婺源人少有才名為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後取六經子史讀之以求天下興亡理亂之變又聞河洛之學得聖賢不傳之意乃日誦大學中庸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編錄等道因取佩韋之義名韋齋從羅豫章遊與朱熹中同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語及原中鄧曰原中如米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

及松深以為知言。丞相道之舉進士，為尤溪尉，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虜議和，松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出知歸州。因從層道陽，病且革，弟子熹曰：籍溪胡明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孝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唯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憾焉。文公卒，為世大儒。題其室曰佩韋，專考訓晦本謹師傳。韋者韋廉也。晦本劉屏山冠文公祝詞也。宋封獻靖公。明嘉靖九年，從祀啓聖廟，稱先儒。

贊曰：蚤挾才思，醇醇道腴。追宗河洛，抗直權說。授子三友，為世大儒。標美父德，蔚然華考。

蔡氏

蔡氏名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思饒嘆著詩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四方來學者，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胄禁偽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

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劄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曰：化性起偽，惡得無非。遂謫道州州縣捕魚。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熹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歎曰：友朋相愛之情，多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挾纓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從者自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得鴈惠，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閏三月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源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殄其非。凡古書奇辭，與古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元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元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



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
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晉言文公教人以訓
詁文義為先下字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
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熹疏釋四書及
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衆訂。啓蒙一書則屬起學學者
導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
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為之序及
葵、煮、誅之曰精指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
辨不復可得見矣。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啓聖廟稱先儒。
贊曰學嘗嘆齊行不愧影。說理精瑩涉道要領腹笥百家
情田萬頃。箕裘者三丹青虎炳。

聖門人物志卷十二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會典祀儀

先師孔子

釋菜
落聖祠附

國初詔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特仍其舊每歲二丁傳

制遣官祭于國學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朔日則祭酒行

釋菜禮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十

五年始

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二十六年頒大成樂

器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二十九年黜揚雄

從祀進漢董仲舒後遇

登極皆遣官祭告闕里又

駕幸太學行釋菜禮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

令合古制十九年北京國子監既定其南監祭

命祭酒行禮稱

皇帝謹遣正統元年判定從祀名爵位次頒行天下二年

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三年禁祀孔子釋老

宮八年追封元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成化二年封

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

秀清城伯弘治九年封宋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嘉靖

九年釐正祀典始為木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改大成殿為先師廟殿門為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之位十哲以下及

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

子之位申黨即申根祀止存根公伯寮秦冉顏何苟

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

俱罷祀林放蘧伯玉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

各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增入從

祀凡進豆樂舞之數皆更定焉其內臣降香亦罷隆

慶五年以本朝薛瑄從祀萬曆十二年以本朝王守

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

洪武二十六年釋奠儀



一、齋戒。與祀帝王同。

一、傳

制。儀見儀制。

一、省牲。牛一。今二。山羊五。今北羊。豕九。今十四。

一、陳設。

正壇

特一 羊一 豕一 登一

鉶二 蓮豆各十 簋簠各二

帛一 白色禮神制帛

共設酒尊三爵三簋一于壇東南西南向祝文案一于壇西。

四配位

每位

羊一 豕一 登一 今六鉶二

蓮豆各十 簋簠各一 今一 爵三

帛一 簋一

十哲位

東五祀

豕一分五 帛一 簋一 爵三

每位

鉶一 蓮豆各四 簋簠各一 酒盞一

西五壇

陳設同

東廡五十三位共十三壇今四十七位分十六壇。

共豕一 今三 帛一 簋一 爵一

每壇

蓮豆各四 簋簠各一 酒盞四

西廡五十二位共十三壇今四十八位分十六壇。

陳設同

一、正祭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分獻

官陪祀官各就位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贊詣盥洗

位搢笏出笏引至拜位贊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

止贊四拜。通贊陪祀官同。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捧

帛爵詣

各神位前贊引導遣官贊詣

大成至聖文宣王。今稱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贊搢笏贊獻帛。



皇帝造具宮某致祭于

大哉

宣聖今日曰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益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維王今日曰維師神明度越前聖案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

大哉聖王今日曰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酌惟馨嘉牲孔碩薦修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終獻

百王宗師生民物執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于三於嘻成禮。

徹饌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歆格惟馨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今定配哲從祀牌位

四配

復聖顏子舊封兗國復聖公

宗聖曾子舊封郕國宗聖公

述聖子思子舊封沂國述聖公

亞聖孟子舊封鄒國亞聖公

十哲

先賢閔子名損舊封費先賢冉子名雍舊封薛公

先賢端木子名賜舊封魯公先賢仲子名由舊封衛公

先賢卜子名商舊封魏先賢冉子名耕舊封鄆公

先賢宰子名予舊封齊先賢冉子名求舊封魯公

先賢言子名偃舊封吳先賢顓孫子名師舊封陳

東廡

先賢澹臺滅明舊封金先賢原憲舊封任城侯

先賢南宮适舊封汝陽先賢商瞿舊封須昌侯

先賢漆雕開舊封平輿先賢司馬耕舊封淮陽侯

先賢有若舊封平陸侯先賢平馬施舊封東阿侯

先賢顏幸舊封陽穀侯先賢曹卹舊封上蔡侯

先賢公孫龍舊封枝江先賢秦商舊封馮翊侯



先儒言

先賢世系
侯
先儒左丘明

先儒公羊高舊封臨淄 先儒伏勝舊封東氏伯

先儒孔安國舊封曲阜 先儒董仲舒舊封廣川伯

先儒王通 先儒周敦頤舊封道國公

先儒歐陽修 先儒張載舊封邵伯

先儒程頤舊封洛國公 先儒胡瑗

先儒朱熹舊封徽國公 先儒呂祖謙舊封開封伯

先儒蔡沈舊封崇安伯 先儒真德秀舊封清城伯

先儒薛瑄 先儒王守仁

先儒陳獻章 先儒胡居仁

舊有壽張侯公伯案新息侯蔡冉考城伯戴聖岐陽侯費直扶風伯馬融任城伯何休鉅野伯王陽今縣內黃侯遂伯王長山侯林放高宥侯鄭玄新野伯范滂臨川郡公吳澄今改祀於鄉山卓侯顏無繇改入林聖祠祀祀潘川侯申黨即中樞今革存標

凡祭期洪武元年定以仲春秋上丁日降香遣官祭

孔子于國學。七年仲春上丁日食改用次丁。成

化二十二年二月朔當釋菜值上丁令以次日釋菜。

凡祭器禮物樂舞洪武四年更定各置高案蓬豆簋

簠登銅龜用簠器牲用熟樂舞生擇監生及文武大

臣子弟在學者預教習之。今用太常樂舞生。 正統三年令

祭丁品物非其土產者歲以羊代榛栗以所產果品代。景泰六年奏准以兩廡祭品儉薄增豕四隻聚

栗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形鹽五十斤南京園子監

一體增設。成化十二年增樂舞為八佾進豆各十

二。嘉靖九年令南京園子監祭用十進十豆天下

府州縣學八進八豆樂舞各止六佾。

凡六品以下官不陪祭者先一日赴廟瞻拜。

月朔釋菜儀

其日清晨執事者各司其事分獻官各官分列于大

成門內監生排班俟獻官至通贊唱排班獻官以下

各就位通贊唱班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贊詣獻

官前唱詣盥洗所獻官盥手悅手訖引贊唱詣酒尊

所司尊者舉爵酌酒訖引贊唱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跪獻爵俯伏興平身。執事者行

引贊唱詣

復聖顏子神位前

宗聖曾子神位前

述聖子思子神位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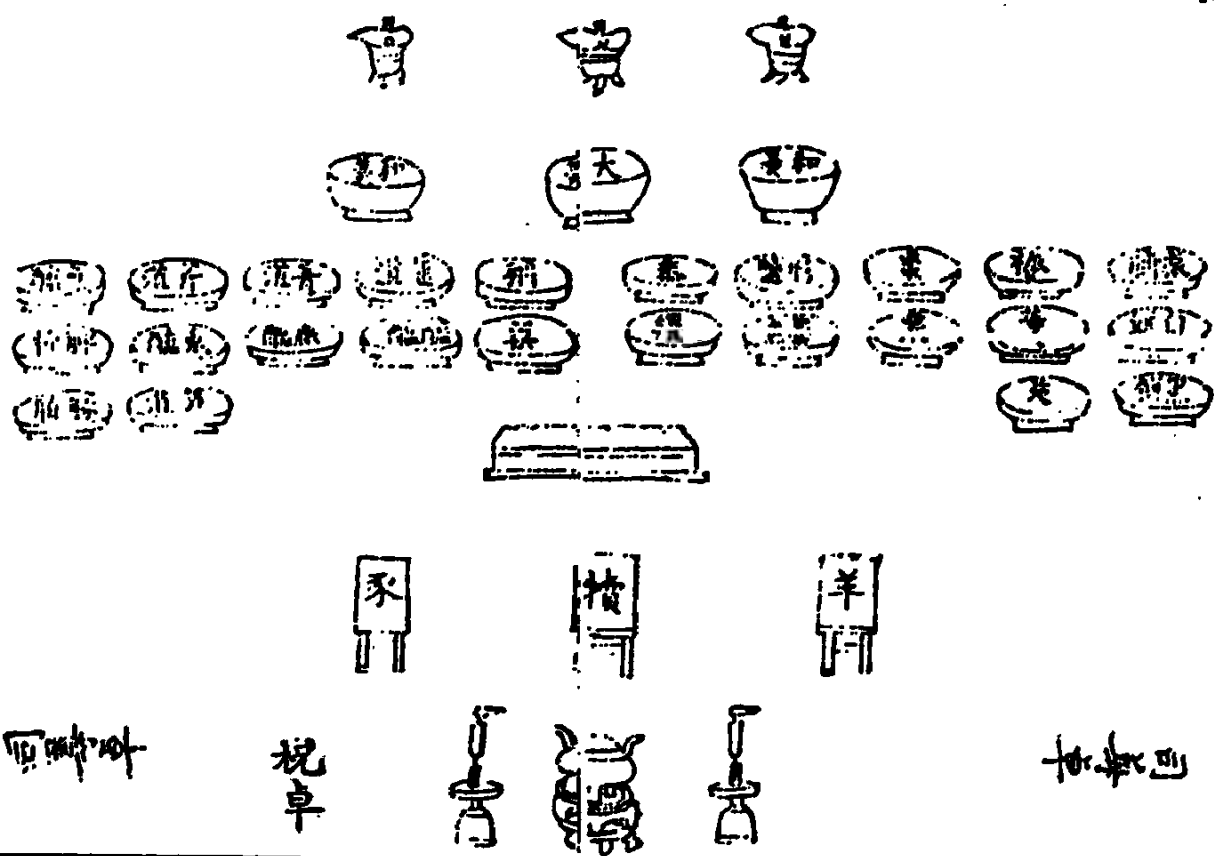


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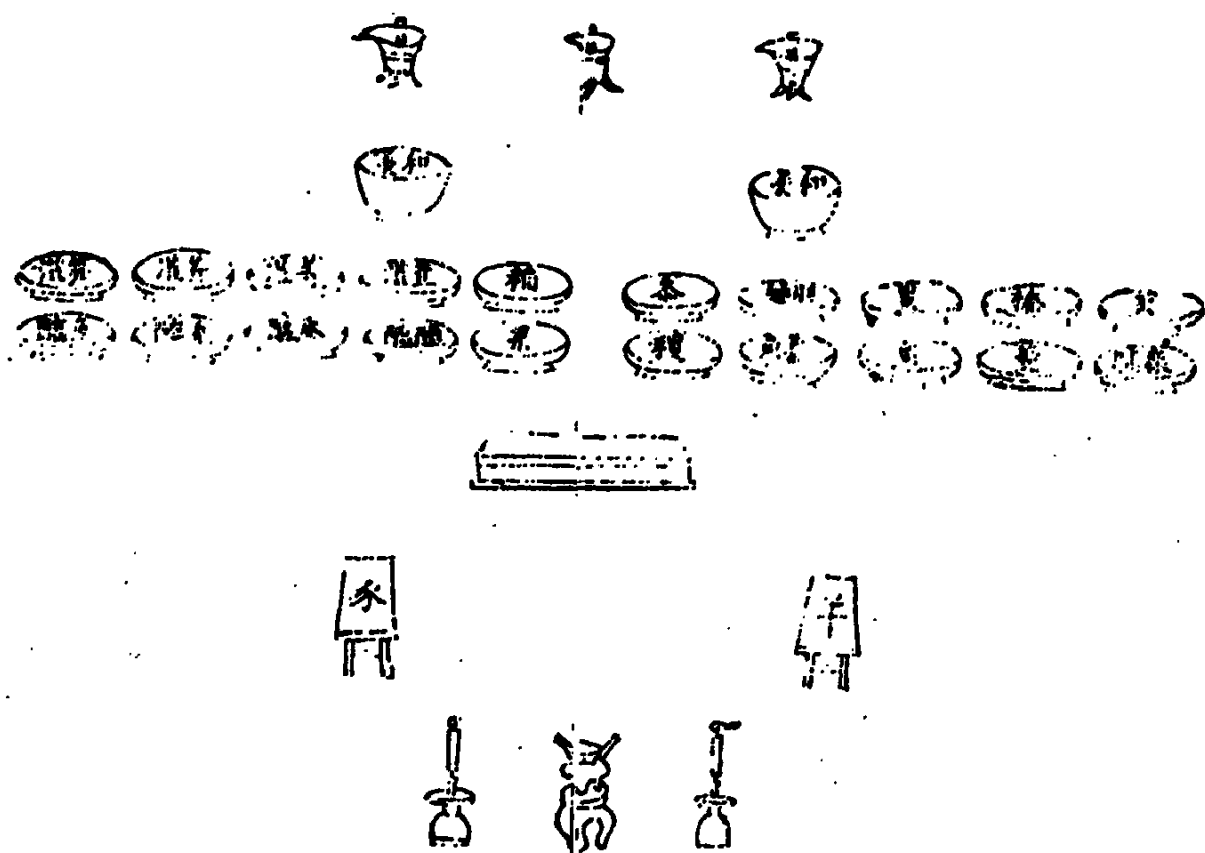
亞聖孟子神位前。俱並十哲兩廡分獻官一同行禮畢
 引贊同唱復位。引贊導獻官分獻官至原拜位立。通
 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正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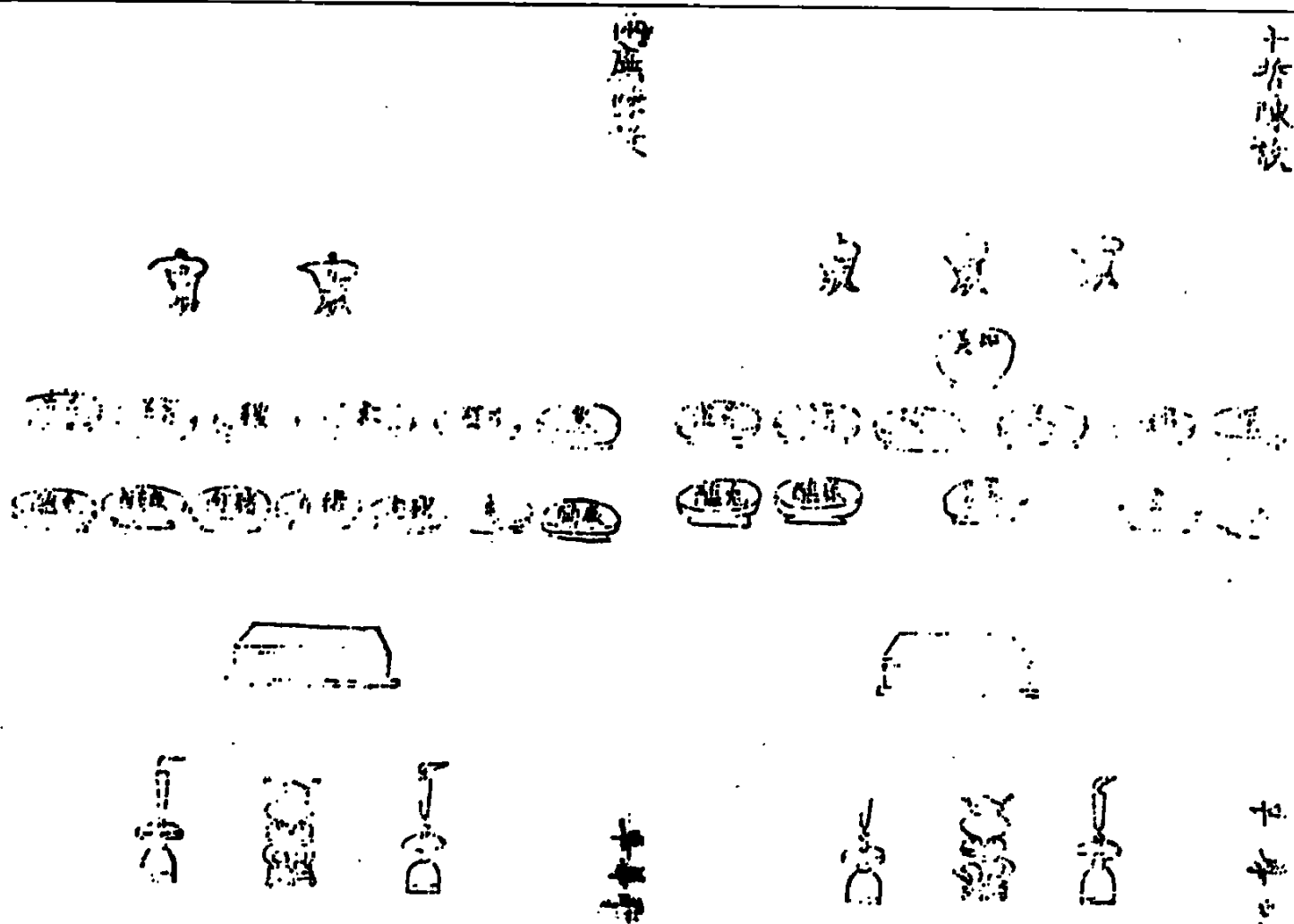
饌卓



四配



十哲陳設





儒藏

啓聖祠祭儀

嘉靖九年，令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之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某氏之位。每歲仲春秋上丁日，遣國子監祭酒行禮，南監司業行禮。

一陳設

正位

平一

豕一

蓮豆各八

簋簋各二

鉶二

爵三

帛一

篚一

東配

豕一

爵三

帛一

篚一

每位

簋簋各一

蓮豆各四

西配

東西從祀

一正祭。是日三更，贊引導進官至盥洗所，搢笏出。

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遣官就位，迎神四拜。兩廡分獻

官典儀唱真帛，行初獻禮，遣官白。

廟左門入贊詣

啓聖公孔氏神位前，拊笏獻爵，出笏詣讀祝位，跪讀訖。

俯伏興，平身。兩廡分獻，贊詣。

先賢顏氏神位前獻帛獻爵詣。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各神位前。儀並同前兩廡分獻，官同。獻帛爵訖，復位。典

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儀同。典儀唱徹饌訖，唱送神。

四拜。兩廡分獻，官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

詣瘞位，唱望瘞，捧祝帛饌，官至瘞所，贊引贊詣望瘞

位，贊禮畢。

一祝文

維年月日

皇帝遣其官某致祭于

啓聖公孔氏曰：惟

公誕生至聖，為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因仲秋，特

用遣祭以

先賢顏氏

曾氏

孔氏

孟孫氏配尚書。

聖
門
志

明崇禎刻本
明·呂元善撰

《聖門志》六卷，明呂元善撰，明崇禎刻本。

元善字季可，號冠洋，海鹽（今屬浙江）人，天啓中官山東布政司都事，遭亂死之。

其書卷一爲《聖賢表傳》，包括孔子年表、謚號、廟宇、書院、林墓，以及四配、十哲、先賢列傳。卷二爲《從祀列傳》，錄歷代先儒、啓聖祠、孔廟改祀、罷祀、擬祀、孟廟擬配、擬祀、曾廟配享、從祀、孟廟配享、從祀，以及分省姓氏、魁名內閣。卷三爲《四氏封典》，包括孔氏姓譜、顏氏姓譜、曾氏姓譜、北宗博士、南宗博士、孟氏姓譜、曲阜知縣、四氏學錄、尼山學錄、洙泗學錄、孔庭族長、林廟舉事以及歷朝甲科、歷朝鄉科、國朝歲簡科、國朝監生、孔子聞達、顏氏聞達、曾氏聞達、孟氏聞達、孔子流裔。卷四爲《禮樂》，紀祀典、章服、祭期、禮器、樂器、樂章。卷五爲《古迹》，記地里、山、水、城、堂、亭、臺、閣、樓、館、宮、室、祠、書院、墓、樹、廟、林。卷六爲《二氏世系》，述東野氏、仲氏世系。全書凡子目六十有五。蓋元善官山東時，所得孔氏諸家譜牒爲詳，因輯其宗系，述爲此編。又取後代理學諸儒，附於弟子之後。

元善書成未付梓，其子兆祥重加校訂，海鹽令樊維城爲刻入《鹽邑志林》中。卷末附崇禎初曲阜祠祀元善及四氏子孫等給匾案牘。《四庫全書總目》列入史部存目，云：「然如魁名內閣，無關道統，而詳悉臚列，別次於從祀諸儒之末，殊爲不倫。又以諸儒未入祀典者，別載擬祀三十五人。中如岳飛之精忠，不在乎闡明理學，錢唐之直諫，亦未聞其詮釋聖經，乃欲例諸歷代儒林，擬議亦爲失當。」

是書編纂體例不無可議，但羅列資料，彙集典故，旁蒐博採，對於後世研究孔子及聖門人物、孔廟配享祭祀制度、孔孟家族、聖賢遺迹，仍有助益。



欲授梓而已未忽棄其官
更有至孝能成父書之太
學聖符于癸亥歲書爲邑
令樊紫蓋歎異刻之鹽邑
志林賀孝延項希憲兩督

學各爲之序。詰歲甲子秣
陵顧太史索見賞重爲增
科目閣臣一欸刻之南都
顧朱兩太史各有序。又明
年戊辰聖符來過闕里更
成陋巷三遷卞里東野諸
志以褒表聖賢。余卽載與
俱行入
賀道爲成我聖蹟圖一卷
寂爲精勝且謀重修闕里

一志爲盡出家藏珍秘俾之纂輯。忽謂聖門前刻尚屬兩置。今更三鋟。必永藏聖府。言未竟而繡棗在前矣。前更有馮侍御序。余乃大爲駭歎。曰。晚近英儒學俊。說聖說賢。小關利害。蹶焉掉臂者。皆是也。而聖符孝成父書。使書由志林一刻而傳四方。可也。意未已。

也。必欲傳之名都。則再刻始之。白下。至于山東。亦可也。意未已也。必欲貯之公府。不惜三梓。傳之雲。仍奕葉無窮已時。何其矢心歸仰。用意悠永。若視尼山爲歸宿。指洙泗爲還源。書臺可展編。杏壇可寄操。聖門家門。顏巷家巷矣。故我仙源株系及海宇儒賢。展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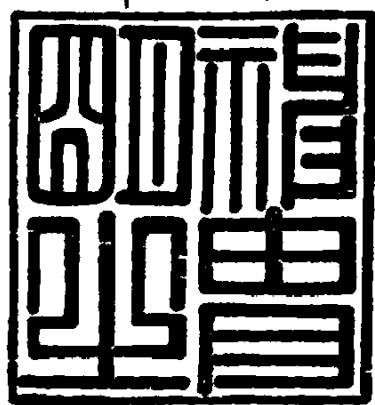
讀斯、必念其遠、擷根宗、而
知學有本源也。枝析條流、
而知識有辯別也。配哲犁、
然而以得喻淺深也。儼罷、
凜焉而以品決邪正也。卽
居室衣冠、山川草木、莫非
德教所含藏、學術所攸寓。
更謂天下皆讀聖人書、吾
門當葆聖門志、非虛語也。
故四氏感公于崇祀報德、

之三年、移請浙中、祀之鄉
邑、逢掖其孫、世奉春秋之
竿、亦以爲天下好其書者
之公報也。

崇禎己巳孟夏日

太子太傅

襲封衍聖公孔胤植撰



聖門志序

人歷千聖而有孔子爲第
一人鄉亘千古而生孔子
爲第一鄉家開千姓而推
孔氏爲第一家夫家與鄉
與人皆孔子第一之擅豈
非以夫子賢于堯舜昌鄉
豔于諸逢石紐代六十五
之名閥冠于史傳列國諸
世家也乎又豈不有廕宇

以爲家藉跡以重鄉私淑
以成人者乎因是而知周
漢唐宋至今之靈株懿派
南北昆苗之盛尼防洙泗
左右之剡壁剡壇手植履
錯之舊攝行環轍已後之
肩道荷德闡昔開今之作
用何可使天下有懷瞻企
者不盡慰其心思眼睫若
身至而面承之也然千百

年來僅闕。充兩志是徵。外兩志無別。函也有之。自叅藩呂君聖門志始。呂君鹽官名家子。端遠贍洽。意耽結撰。適叅東省志與筆會。乃原本闕。充通志兼搜四氏諸賢譜系暨外方記乘。雜纂門萃條輯。都爲六卷。一之卷爲聖門表傳尊統宗也。二之卷爲從祀列傳。

衍道脉也。三之卷爲四氏封典昭恩數也。四之卷爲禮樂隆明禋也。五之卷爲古蹟地以人重也。六之卷爲周公東野仲子路二氏世系不獨幸二胤有傳。抑且著衰夢不見惡言不入之思也。彙擷信篇。卻遠非秩。寧受質近。不墮華誣。綴聖賢之脉絡。築道德之郭。



塹也。垂成而復質之商丘
李觀察禹城劉太史君蓋
與李同叅兩幕交殊厚善
劉則君外舅許君明吾乙
酉同榜咸樂叅訂可謂奮
獨炬以流輝藉雙鑑以助
景足令此編照耀千秋矣
君癸丑入
賀挈志示余余謂君曰昔
夫子刪書表見君家上世

呂侯于周敬王歲丁巳自
衛反魯之後去
今上癸丑爲年二千九十
有五凡三十五丁巳稍不
及者五年而聖門志適成
雖不敢謂君志足以上答
呂刑亦不可謂志成此時
非偶然也則余所謂第一
人與鄉若家者具載是矣
視頌山記水諸作何翅徑

庭詎不稱普天志乘間第

一書耶。

時

萬曆歲次癸丑中秋日

賜進士第資德大夫正治

上卿吏部尚書掖縣趙煥

序。



聖門志序

今天下所稱傳聖人心出
聖人門爲聖人徒而取巍
第躡榮階進而樹績建勲
退而嘯林娛草卽或有意
千秋操觚一室知惟眩博
鬪奇誇騁胸臆大之褒毀
古今小之嫁情魚鳥非迎
聲天上人則鬻譽地下朽
豈復念升高自何梯級立



儒藏

聖門志序

命恃何根柢、視聖賢胤鄒
魯鄉等之尋常寒冑、家園
里巷、見猶過眼、了不關懷
者、踵武而肩隨也。何意有
叅藩呂公冠洋、及孝秀聖
符之父子、合念勤惠聖門、
以謂闕里祇傳聖緒陋巷、
惟著本宗、兼之轍跡迴環、
散見他卷、門系姓譜、家各
自藏、安得併函、使人皆得

見之爲快也。於是以自公
之暇、採錄傳記、肆搜載集、
先之以年表、林墓、配哲諸
傳、用以章聖賢之始末、繼
之以先儒改罷數條、以見
從祀之優崇、又繼之四譜、
二博、令錄、支裔、謂非嫡脉、
未易霑恩、又繼之祀典、以
至樂章、地里、以及廟林、於
以昭隆禮、美遺休也。莫不



人附世以傳遠、代借人以弘道、靈柯自繁、英葉湛露、樂得榮施二千年之德音、若猶耳擊十百枝之繼紹、不翅眼觀。且泰岱沂河之壯、書臺家井之瑣、靡不具列、何論聖門裔胤、越千古而復會乎一堂、卽普天後彥、啓單帙而若見乎羣聖矣。公寧獨以叅佐功澤、漑

灌東人、稱循良第一已哉。志成、使聖符來乞余序、因念聖符考索家乘及諸撰著、客余齋頭、至淹旬月、每篝燈晤談、道腴漸洽、竊謂公家父子、真所謂傳心出門而爲之徒者也。特愧余家上世列聖門者八人、視諸高足、未有倫等。今復染毫、頌言編末、亦何陋巷後

塵不愧其陋而更欲以今陋續前陋也。

萬曆癸丑七月既望

復聖六十五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胤祚頓首謹序。



聖門志序

聖門昔未有志志自鹽官叅藩呂君始。君博學宏才。宦遊往來于騶魯之間。慨然有羹牆孔門之意。因攷諸傳記。自仲尼而下七十子之徒。及漢唐宋以迄于今。儒林文苑。理學之流。凡名孔氏學者。皆考其行事。哀而載之。世系之衍。道統



之傳譜謀可徵。具爲臚列。其生何鄉。仕何國。秩何官。塲葬何地。祠何郡邑。朝所贈何爵。尸而祝之用何禮。奏何樂。罔不詳其故實。而分類紀之。至士之誦法孔子。對大廷射策。褒然爲舉首者。亦錄而存焉。以詔來學。爲卷者六。爲目者六十有五。上下二千餘年。洋洋

乎文獻之在聖門者。可謂網羅無遺佚矣。於戲盛哉。君旣爲此書。其子太學兆祥手較而板行之。頃以試事入金陵。謁余而問序。余讀之肅然。改容已。咨咨嘆也。嗟乎。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言猶難之。矧爲之志。昔太史公遊齊魯。上孔子墓。講業騶繹之墟。低回

畱之不能去。及傳史記爲孔子世家、七十子列傳、三復慨慕。謂王公大人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未有歷年久而人鄉風如夫子者。今君崛起于龍門之後。肇爲斯典。述往事、勸來學。可謂仰繼史公之志。異代同心者矣。梁劉勰嘗言夢執丹漆禮器隨夫子而行。覺而

歎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似亦有志于仲尼之門者。迺其後卒爲竺乾之教所奪。釋儒服、被僧衣、易名慧地以就之。信道不篤、自違其志。所著新論文心雕龍、卽紛揉雕蔚、眡君之志聖門者、何啻霄壤隔哉。

國家統一、聖真尊崇孔子、



廣厲學官、設科取士、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并進。二百六十年來、治化綦隆、人文宣朗、皆自聖門中出。迺邇年有倡高論以新耳目、謂是非孔子之是非爲儒腐者、所謂焚書藏書、顯而布于通都大邑、學者不達其破拘攣、掃粃糠之微旨、聲傳響接、敢畔聖經、甚

且引宋張忠定公謂德山臨濟馬祖諸人皆高于孔子、直以儒門冷落、收頓不住、去而歸佛、於戲忠定而果爲此言邪、白珪之玷不可磨矣。試思自春秋而降、火于秦、黃老于漢、復于晉、宋齊梁之間、被髮左衽于完顏蒙古之世、而中國之保有人倫、有君子常不失

其衣冠文物之舊者，繫誰氏之功。忍操吾戈以入吾室哉。嘉靖中，太宰羅文莊公著書，劈二氏極論心性之辨，以抉其微。今君此志，獨舉聖學之淵源，所爲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顯而可據者，揭日月而行之，至安富尊榮之施，及于國家者，亦炳炳琅琅，播揚于聞

見。一讀之，有不勃然興起者，真弱喪而不知歸者也。余謂其與文莊公之論，皆有益于聖門，宜並行于世，可以立吾道之砥柱，挽異學之狂瀾，非徒文獻足徵，資尚論之口實而已。乃不揣禱昧，本其意而書以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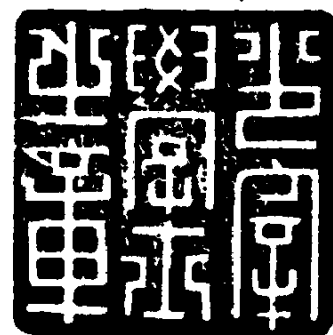
天啓甲子季秋日

賜進士及第、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

兩朝實錄副總裁、前南京吏部右侍郎、詹事府少詹事、南京國子監祭酒、司業、左右春坊庶子、諭德、掌司經局事。

國史編修記注

起居、江寧顧起元撰。



聖門志序

孔子之道、天地不能範圍、萬物待其蕃育、無門無旁、一宅而寓、孰居間而詔闔、詔闔門之外無人矣。浸假以久、聖遠言絕、疇後起而制入制出、門之外有人、皆其人矣。祖渾沌、迄晦冥、道不變、乾坤不毀、精神不滅、乃復問藩落於太虛、繚周

垣於寥廓哉。築之登登、削之憑憑、非峻也。叩之鏗然、望之窅然、非幽也。庭闕相望、闔闔相通、非濫也。守在狄夷、慎在邊徼、非隘也。朝周京者、寧復詢秦晉、宗宋室者、尚復計燕雲。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蹒蹒、等級有升降、猶之乎得門而入者也。自餘則僬僬外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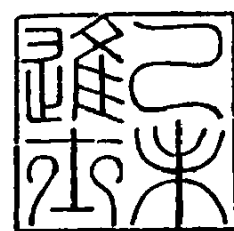
庶人而已矣。荒裔之地必有君長。側陋之室必有與乍。然有皓首而不見府寺者矣。況於識漢官之威儀於臺閣之下。呆愚之前乎。故曰生子當置齊魯之鄉。信非虛也。儒術紹明。莫如昭代。以孔孟爲鼻祖。禰伊閩而宗關雒。漢唐而下。僅有壇墀。餘則祧矣。青衿子

誦法其中。擁帶吏駿奔其際。而倉卒訊之。不能名其孰者。孰稚。孰主。伯孰亞。旅也。況能舉其齒貌。嗜棄。生卒進退之終始乎哉。東海呂公雅博好古。位不配才。爲藩幕於東魯。人旣俊爽。官復清閑。訪諸復聖公之嗣。博士勒成此書。百世而下。其與夫橫腰之帶。繫肘

之印滿籛之金孰爲多也。令子呂上舍受而藏之。密友胡刺史見而賞之。余叨宰邑得觀異書因爲梓而行之。以廣刺史上舍之意。自今以往。宇內之透長安者有路。而望燕墓者人亦不得而給之矣。固宜由拳之紙將貴十倍價也。

天啓四年甲子孟秋之吉

賜進士第知海鹽縣事黃岡樊維城撰。



聖門志序

自黃虞以還帝皇神聖之精微並以錘鑄乾坤開成物務而獨

素王之教懸則萬世廼著於刪述贊修。夫是刪述贊修者固天地倫常之譜也。成周而上帝皇之迹顯而中天之緒十六字之傳。無剝蝕於紛紜戰爭。迨獲

麟而後神聖之脉微。焚搖於百家之喙。漫假於二氏之漸淫。而亦聽晦明於後世矣。其顯者卽勳華之巍蕩。夏殷之禮樂。得洙泗之一言而昭揭如新。其微者卽子臣弟友之恒。分布帛菽粟之庸言。非藉歷代之表章與學士大夫之誦說。不能使有烜赫而無湮習。



也。鹽官呂季可叅藩往仕東魯，出入聖賢之墟，夢寐羨墻，輯有聖門志六卷。子太學兆祥，戊辰北入成均，謁余屬序。余惟尼山之席，七十子之徒，其懷德負藝，多推具體，微獨一班而足智之知雅言，端木乃宮墻見喻，要在得門。子輿氏統一聖真，守先待後，而登岱

觀瀾，僅稱私淑，豈非遊門者難言，固不可以編摩擬議耶。漢初治雜黃老，顧馬上公以歌風拊髀之餘，過魯而祀孔子，識者謂千秋崇道，此爲嚆矢。而子長氏亦遂推尊教始，列爲世家，及門之士皆成列傳，此非獨爲秦灰餘燼，雅意紹明，卽漢室諸儒以談經箋疏

端門名家、要以師說爭鳴、不能無稍割裂、子長氏蚤見其微、使知所宗主也。

明興

列聖尊崇、至廣厲學宮、用經術以登士、而衍聖之支裔、與爲四氏及諸賢後者、皆得策名仕版、大鬯助猶卽諸儒之湛心理學、羽翼大成者、又皆得祀在瞽宗、

陪位往哲。隆章盛典、無論跨唐軼宋、卽兩漢所不敢望。第其淵源爵里、及世代沿續之詳、雖名臣宿儒、未遑攷核、寧特寡陋是愆。

主上神睿中興、時親幸學、一旦左顧而

清問及之、誰爲指掌以對、則叅藩父子之纂行是志、固爲洙泗之功臣、亦時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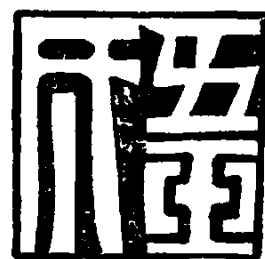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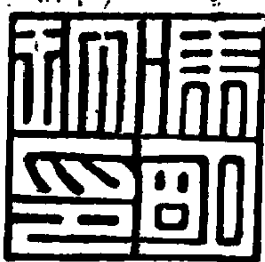
之級也。夫道至

宣聖豈非如日月行天、江河行地而瞻日月者志其
晷度、溯江湖者志其源流、則階升有路而萬古如斯、
是志何可不日爲尋翫也。雖然聖心無我、聖教無方、
本靈惺而開蒙憤、渙小羣而爲大群、孰非聖門之珪
璧哉。余請序而廣其傳、遂

書之首簡。

崇禎元祀仲冬日

賜進士第、文林郎、廣東道
監察御史、雲間馮明玠撰。



聖門志序

志非古也。其起於漢乎。漢人史成而有志。後人乃取其名而單行之。志者識也。義取其備。識百而忘一。尚懼旁有微笑。況識不能貫。多取齊東。少窺金石。何以爲訓。故古之立言者。必世乃成。左史倚相能讀丘索。伊孫丘明乃有國語。司馬

世爲史官。子長乃能成史記。孟堅漢書。伊父考定爲多。蓋聞見必久而核。識力必久而真。不能掠取也。

先師孔氏爲世世瞻仰。兩論外其遺言。逸行芳傳齒頰。先賢有闕里志。陋巷志。諸賢系譜。及散現。諸府通志。學者頗難簡閱。我友鹽官呂冠洋乃哀而集之。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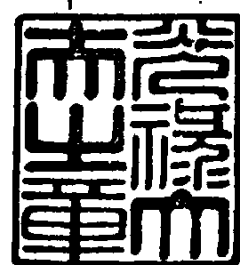
公固博而此書尤畢一世之力其於山經郡志無所不考壇臺井里松楸獸石之墟弋釣從遊問津擊磬之所令人低徊欲絕而諸譜瓜瓞之遞綿崇祀之遞加道統之遞傳令人鼓舞欲起令子太學呂兆祥復爲補葺而刊行之於是犁然大備可與左馬諸家竝

行中原而或者曰孔氏之學大者盡於五經而遺芳剩馥具載語孟諸記今舉子抄撮一世不能盡一經而志且若何曰否夫子垂示五經本爲後世有旦暮遇之者豈爲經術計如有旦暮遇者則於孔氏之遺若志中所載豈非空谷之足音乎聖門之學曰多聞

多見讀詩之益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鳥獸草木何與人事而欲識之待衆脉俱通水落石出川上之泉聲舞雩之樹色無非至教矣。後世學者影響先儒口語埋沒一世不知除卻吾道一以貫之更有何書乃能復舉聖門之志不急之務也。噫三代之學其數可

陳而其理難知。後世之學其理可陳而其數難知。學術之誤正爲天下顏回曾點一貫之儒多而子貢子夏子游多識之儒少耳。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前都察院右都御史侍經筵官繡水姚思仁譔。





聖門志序

孔子倡明道術於周之季，
歷二千餘祀，佩服者不少，
表寤寐羹牆，便與淑艾諸
賢相旦莫。所謂聖門嫡傳
也。顧表章崇事，散見簡編，
卒未有彙而志之者。豈非
聖門一大闕典與？叅藩呂
公被服章逢，宦遊闕里，網
羅歷代，薈爲成書，而胤子



太學兆祥君重加攷訂壽諸梓人曰聖門志凡聖系之淵源從祀之沿革以至封爵禮器樂律之升降林墓古蹟之隱顯靡不綱舉目張較若眉列亦云盛矣嘗見爲二氏學者慮無不高立門閤燈傳祖術譎誕倣儻務相尊尚而孔氏之門澹焉不能舉其凡何也

聖道叅列天地經緯人倫日月江河無之非是不必名其若何崇尚若何統緒而凡具耳目自共識取與雖然道在孔子若太和元氣淪貫宇宙而志則元會運世之曆數不可泯也統在聖門若木水本源薪傳不盡而志則昭穆宗別之斑行不可混也人情入廟

貌則思敬、過墟墓則思哀、而矧臚列聖真博綜羣哲、手是編而有不瞿然感肅然墜孔氏之門風、是懼者乎。則是志也。誠聖門之鼓吹、聖學之羽翼也。而又可少哉。祚不敏、以廣文長往來齊魯、低回杏壇洙泗間、慨然有宮牆之想、顧卒卒無休暇、竊見子輿子張之

裔丘明冉子之墓、和聖展雄之譜族、互見焚爭委掌、故於若存若亡間者、至不可窮詰。惜未能舉是志、一獄究之、以樂觀其盛也。是志又可少哉。兆祥君恂恂姱節、能讀父書而益光大之、其有功於吾道、不止紹明其跡者、誰謂聖門嫡傳不在今日哉。



天啓乙丑歲次中春日

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福

建布政司右叅政兼按察

司僉事前奉

勅提督山東學政同邑賀

萬祚撰



聖門志序

聖門志志聖門也。志匪第該合聖門于一編冊已也。欲求志所尊之人所重之學所闢之門于此一時也。念吾夫子之與四科七十暨乎後來儒彥精想洽契固不翅合二千年爲一息言動者至夫刪述于前紹明于後真能使萬古不往

二曜常懸也。若論及門寧
特非助啓予。自當入室。雖
聞磬取瑟。亦是同堂。豈非
有天地已來。人倫之標範。
學術之宗源。門墻之淵海。
也乎。風會沿染。聖澤漸漑。
不受過河之損。卽太牢始
漢南面尊唐。大祀隆宋。而
崇正
皇代莫過于

肅廟聖師賢弟之爲萬礎
稱也。惟是運會澆下。士行
儒習。莫不望尼山而赴標。
溯沂泗而泳潤。究其歸宿。
多向背。不然。賢豪林立。曷
敢以此槩乎。一世祇平氣。
自衡終覺此身趑趄于門
屏外耳。至若我
明儒脉。有如四大儒之主
性求心與忠信良知之學。



固應現前纓帶沾灑厭沃、
特以應舉奪心、鏤空赴眼、
邪說由斯不覺默默入其
情腑、傾仄變幻、緣學及人、
雖有支天大手、疇能抵攔、
因是而人之與學、各有門
戶、彼廬此舍、自畫疆限家
開扉闕、忘所從來之大同
區宇、可不哀邪。吾意當世
儒流、誰非北面聖人承傳

聖學、步武聖門者、使畢見
斯志、則至聖大賢、固同心
之所欽下、倘艷河津舜江
餘干之從祀、又何難。內之
爲宰輔、外之爲將帥、野之
爲布衣也、更惕荀況更生
輔嗣之罷祀、此不以言性
惡、事神僊、宗老莊乎。門啓
春秋、以迄
聖世、其間雖馬上得天下、

顛顛簷楹、屈身事浮屠、儲君釋奠、下至完顏、蒙古、莫不爲之升階飲福、而今之宮牆卽夷徼蠻荒、無非而是此、又合古今天下爲一門也。一展覽間、寧不興起今之人材、回斡今之學術、踢倒今之門戶、而副其所求也哉。余嘗過呂季可叅藩幕邸、見有斯稿、問之、則

竭七年搜採而後就此。余爲心契目訝曰、季可何修而以筆札著聲、與遊夏爲徒也。頃見方孟璇賀孝延兩丈、咸共嘆賞曰、呂之同宗有東萊先生、實以道承關洛、膺祀廟庭、而季可此書足輔東萊篇翰、于聖門盍亦思有以報稱之也。賜進士第、山東布政使司

左叅議兼按察司僉事奉
勅督理學政前工部郎中
奉
勅督理河道
欽差貴州典試事繡水項
夢原拜撰。



聖門志序

學者多言太史公論議謬
於聖人太史公書有孔子
世家仲尼弟子列傳以魯
匹夫特筆之史埒傳國君
公并錄及門士靡軼尊其
教備著其譜牒前此未有
有之誰實始太史公奚謬
聖人也後千餘年得余邑
呂季可氏季可爲東藩司



理所得孔氏及群賢家乘載多、悉取編輯之、益以後代理學諸儒事行爲志、曰聖門志、凡六卷。其書視史記所載十倍多。世家列傳至此舉其全、所謂尊其教、備著其譜牒者極盛、筏以加矣。凡書得所附益貴爲季可志聖門、惡在非聖門志季可、必傳無疑者。夫薦

紳家托孔氏宇下、取高官大位亡算矣、有能道聖人系七十二子姓名者蓋尠。以季可之賢、陸沉散秩、未獲稽古利十二三、孔氏方愧醕薄、而我爲之書、至字拾句組、俾母闕遺、用以醕孔氏何厚也。夫聖門廣大、豈以一編表章爭重輕。天貸萬物而不尸德、物自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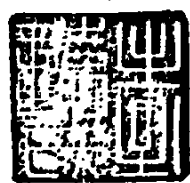


敢忘天。季可蓋曰。吾見夫
世於孔氏若集市焉。日中
爲期。得所欲。掉臂去不顧。
凡吾所爲志。聊愧夫門于
聖門。而善忘門中人者耳。
隣人有二子焉。一多與之
金。棄其宗譜。一少與之。謹
筦籥。守墳墓。補掇先世貽
筆翰。無一失。此其子爲人。
相去何若矣。季可有功聖

人門。何以異此。季可令嗣
兆祥。字聖符。博學工文章。
與余善。季可歿數年。聖符
出其稿示余。因獻之邑侯。
刻鹽邑志林中。廣其傳聞。
季可屬稿時。聖符侍側。贊
討論寔多。太史公書父子
相踵成。讀司馬談六家指
要于儒術深矣。子長之創
立義例。爲孔氏及弟子撰

世家列傳亦其父子間所商定有素以比于呂之父。子志聖門事先後尤同揆哉。

天啓甲子七月望同邑胡震亨孝轅撰。



聖門志序

余讀聖門志而知家從父之力拓聖人之門而耗涸其精卒至以身殉不少惜也何也猶之乎走不佞之力董

聖朝之門而畢竭其神卒至以官殉不少悔也余初不知其力也以余之因工致疾而後知也初不知其



以身殉也。以余之因職及官而後知也。蓋聖門所以納千聖軌躅而大百世之指南也。故自聖表之注載宗胤之承傳。以至諸弟後儒。雖一居處一草木。罔不開千古記。撰褒彙若指諸掌也。亦猶之殿門所以承列聖神基而啓萬世之向

明也。故自輿輅之遵蹕。文武之位佇。以至工師夫匠。雖一限闕一瓦石。蔑不采先朝規制。謹凜若不違顏也。惟是捉筆續綴。斥廣登遺。卽事符而情券。未免與篇帙鬼神相爲是非。而況命督工程。追侵責玩。卽職舉猷宣。亦未免與柄軸權奸相爲牴牾。此從父之以

身殉志而下走之以官殉
工哉。第從父與余各游于
聖門。雖聖門若大。不必門
有余家兩人。然余兩人者。
一則不落旁門而粹精于
志聖門。一則不入權門而
拂袖田間爲聖門序。則河
東門內。後先躅跂自伯恭。
希哲至于今茲。亦庶幾無
愧聖門矣乎。家第聖符破

家鐫志。叔氏業已崇祀闕
里。余適憂讒病甚。聞此殊
喜。躍起操觚。以授兒本南。
須俟太平有象。出而梓之。
庶不使以文字取禍。便與
聖符各不愧門。稱有子也。
天啓丁卯孟春日。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太僕
寺少卿前工部營繕清吏
司郎中監督



儒藏

聖門志序

殿

門工程呂濬撰。



校記

①復：當作「佛」。

②現：當作「見」。

聖門志目錄

第一冊

卷之一上聖賢表傳

孔子年表

謚號

廟宇

書院

林墓

第二冊

卷之一中

四配列傳

卷之一下

十哲列傳

先賢列傳

第三冊

卷之二上從祀列傳

歷朝先儒

第四冊

卷之二中

啓聖祠先賢先儒

孔廟改祀

孔廟罷祀

孔廟擬祀

孟廟擬配

孟廟擬祀

曾廟配享從祀

孟廟配享從祀

分省姓氏

卷之二下

魁名內閣

第五冊

卷之三上四氏封典

孔氏姓譜

顏氏姓譜

曾氏姓譜

北宗博士

南宗博士

孟氏姓譜

卷之三下

曲阜知縣

四氏學錄

尼山學錄

洙泗學錄

孔庭族長

林廟舉事

第六冊

卷之三下

歷朝甲科

歷朝鄉科

國朝歲貢

國朝監生

孔氏聞達

顏氏聞達

曾氏聞達

孟氏聞達

孔子流裔

第七冊

卷之四禮樂

祀典

章服

祭期

禮器

樂器

樂章

卷之五聖賢遺蹟

地里

山

水

城

堂

亭

臺

閣

樓

館

宮

室

祠

書院

墓

樹

廟

林

第八冊

卷之六二氏世系

東野氏

仲氏



藏書

聖門志卷之一上

海鹽呂元善纂輯

上海杜士全

參考

江寧顧起鳳

兄呂元美

編次

侄呂濬

男呂兆祥

訂閱

孫呂逢時

聖賢表傳

叙曰昔吾

夫子學開三堂訓盡九國七十子者固當時所稱受教門牆匠成銘鑄而羽翼聖真者也生聚一堂沒享一庭萬世無異議矣然蒐輯聖經者有傳道之功則漢儒有祀註疏聖經者有衛道之功則唐儒有祀闡明聖經者有體道之功則宋儒有祀誦法私淑者上綜六籍下繼諸子有載道之功則我

明之儒有祀至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堂上堂下恐昭穆之失序而非體也則又有別祠以祀聖賢之所自出此皆炳耀圖史光華俎豆歷代欽

崇聖人而推本聖人之先波及聖人之徒者也。迺考之史記所載止有及門之高第僅記論語問答數言而諸經傳所述曾不一及何其畧也。今纂集

先師當年之言行載於年表而近誣如不知防墓者正之雖戴記所載弗取也如適齊爲高昭子家臣雖史記所叙弗信也其諸弟子之言行見於傳記諸書凡有益於世教者備錄於列傳而見於論語則固學者之所雅聞也不復詳載大都以孔門僉載傳道錄全書聖賢家乘家語爲據而諸子百家咸博採焉併附聖賢祠廟林墓於後使瞻仰者展帙而較若列眉嚮往者居家而鏡若指掌焉。

先師孔子名丘字仲尼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年表

一歲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孔子年庚乃庚戌戊子庚子甲申也。

二歲辛亥周靈王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三年。

三歲壬子周靈王二十三年魯襄公二十四年聖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山。

四歲癸丑周靈王二十四年魯襄公二十五年是年弟子秦商生。

五歲甲寅周靈王二十五年魯襄公二十六年。

六歲乙卯周靈王二十六年魯襄公二十七年爲兒戲嘗陳俎豆設禮容是年弟子顏路曾點生。

七歲丙辰周靈王二十七年魯襄公二十八年是年周靈王崩景王立弟子冉耕生。

八歲丁巳周景王元年魯襄公二十九年。

九歲戊午周景王二年魯襄公三十年是年弟子仲由生。

十歲己未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是年襄公薨昭公立。

十一歲庚申周景王四年魯昭公元年是年弟子

漆雕開生。

十二歲辛酉周景王五年魯昭公二年。

十三歲壬戌周景王六年魯昭公三年。

十四歲癸亥周景王七年魯昭公四年。

十五歲甲子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是年弟子閔損生。

十六歲乙丑周景王九年魯昭公六年。

十七歲丙寅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是年魯大夫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十八歲丁卯周景王十一年魯昭公八年。

十九歲戊辰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九年是年在魯娶於宋元官氏。

二十歲己巳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初仕魯爲委吏子鯉生。

二十一歲庚午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仕魯爲乘田吏。

二十二歲辛未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皆受學焉。

二十三歲壬申周景王十六年魯昭公十三年。

二十四歲癸酉周景王十七年魯昭公十四年是



年在魯、聖母顏氏卒、塋於防。

二十五歲甲戌、周景王十八年、魯昭公十五年。

二十六歲乙亥、周景王十九年、魯昭公十六年。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十七歲丙子、周景王二十年、魯昭公十七年。鄉子來朝、孔子見而問官。

二十八歲丁丑、周景王二十一年、魯昭公十八年。孔子見鄉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是年弟子商瞿、梁鱣生。

二十九歲戊寅、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是年弟子冉雍、冉求生。三十歲己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孔子曰、秦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渝、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曰、善哉。是年弟子高柴、巫馬施生。

三十一歲庚辰、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

年。齊景公遣使聘、孔子適齊。是年弟子顏回生。三十二歲辛巳、周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二十二年。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孔子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不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是年景王崩、敬王立、弟子端木賜生。

三十三歲壬午、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三年。三十四歲癸未、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周使伯常騫問道、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孔子觀乎明堂、視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展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害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

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尚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自周返於魯，而道益尊，弟子彌衆。

三十五歲甲申，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出奔。孔子適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使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曰：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爲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加其廟焉。俄頃果報，釐王廟災。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六歲乙酉，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孔子在齊，與太師語樂，聞韶。是年弟子樊須生。三十七歲丙戌，周敬王五年，魯昭公二十七年。自

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于其反也，長子死於道，葬於贏博之間。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

三十八歲丁亥，周敬王六年，魯昭公二十八年。三十九歲戊子，周敬王七年，魯昭公二十九年。是年澹臺滅明生。

四十歲己丑，周敬王八年，魯昭公三十年。陳亢生。四十一歲庚寅，周敬王九年，魯昭公三十一年。

四十二歲辛卯，周敬王十年，魯昭公三十二年。齊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不可，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以爲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矣。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詳趨走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止，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於魯。是年昭公薨於乾侯，定公立。弟子公西赤生。

四十三歲壬辰，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季氏強僭，陽虎專政。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是年



弟子有若生。

四十四歲癸巳、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是年弟子卜商生。

四十五歲甲午、周敬王十三年、魯定公三年。是年弟子言偃生。

四十六歲乙未、周敬王十四年、魯定公四年。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欬器焉、問於守廟者此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座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是年弟子顏辛生。

四十七歲丙申、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孔子仕魯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不貳價、四寸之棺、三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謂孔子曰學子此

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曰雖天下可也。是年季平子卒、桓子立。弟子曾參生。

四十八歲丁酉、周敬王十六年、魯定公六年。是年弟子顓孫師生。

四十九歲戊戌、周敬王十七年、魯定公七年。進位司空、乃別五土之性、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是年弟子宓不齊生。

五十歲己亥、周敬王十八年、魯定公八年。公山弗狃因陽虎爲亂、陽虎執季桓子。是年弟子叔仲會、冉孺、曹卹、伯虔、顏高生。

五十一歲庚子、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孔子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國無奸民。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往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氏聞之不悅、曰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冉有以告、夫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也。上教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

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此，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振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焚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五十二歲辛丑，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年。是歲齊魯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孔子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之，可以得志。景公從之。於是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遂以旂旄羽葆，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歷階而進，不盡一等，以公退，乃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令諸侯也。且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夷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

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請命有司。景公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人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倡優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升，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景公懼而色動，知義不若，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田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景公歸而大恐，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得罪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憚之，則謝以質。乃歸所侵魯鄆、讎、汶陽、龜陰之田。五十三歲壬寅，周敬王二十一年，魯定公十一年。五十四歲癸卯，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是歲魯墮三都。齊人歸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膾俎於大夫。孔子遂去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雝由家。



五十五歲甲辰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孔子適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五十六歲乙巳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

孔子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五日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使子路彈琴而歌孔子之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去

五十七歲丙午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十五年孔子既解匡圍卽過蒲月餘返衛王遽伯玉家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五十八歲丁未周敬王二十六年魯哀公元年孔子在陳惠公賓之上館有飛隼集陳庭而死楷矢貫之石矐矢長尺有咫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五十九歲戊申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孔子自陳反衛自衛如晉至河聞趙簡子殺賓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子貢進曰敢問何爲也子曰實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從政得志而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

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也君子惡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尙知避之況於人乎乃還息於陬作鄆操以哀之遂反乎衛復主遽伯玉家靈公問陳孔子遂行復如陳是年靈公薨出公報立趙簡子納太子蒯聩於戚

六十歲己酉周敬王二十八年魯哀公三年孔子在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殺數人問孔子曰周作靈臺亦殺人乎對曰靈臺以子道來何殺人之有遂罷是年季桓子卒康子立

六十一歲庚戌周敬王二十九年魯哀公四年孔子自陳如蔡

六十二歲辛亥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子告之曰政在來遠而附邇旣而自葉返乎蔡有子路問津拱立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無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



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鼠
 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
 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
 也。」是年齊景公薨，顏淵卒。此時伯魚尚未死，而論語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當時設事之辭。』

六十三歲。王子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楚昭王救陳師於城父，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人，其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從者皆病。孔子愈愴懣，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吾未仁與？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與？人之不我行也。且由也昔聞之，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夫子積德懷仁，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使仁者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使智者必行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夫賢不肖才也，遇不遇時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

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困窮而改節。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何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則志不遠矣，思不廣矣。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來迎，孔子然後得免。」按絕糧七日等事，二年孔子去衛如陳之時，據家語、史記、關里誌，則在哀公六年。楚聘孔子於陳蔡之日，或曰孔子絕糧于陳，孔子至楚，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非止一次也。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而里各立社，云：『史記謂書社者，書其社中之人名于籍耳。』朱子七百一里，恐無此理。」楚令尹子西不可曰：「王之使使諸侯，有能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能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能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

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使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自楚返乎衛。時昭王渡江，有一物觸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過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

六十四歲癸丑，周敬王三十二年，魯哀公七年。衛君輒父不得立，在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孔子既至衛，有魯衛兄弟及弟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六十五歲甲寅，周敬王三十三年，魯哀公八年。

六十六歲乙卯，周敬王三十四年，魯哀公九年。夫入元官氏卒。

六十七歲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

六十八歲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孔子在衛，魯使人來迎，自衛返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

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悉言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侍坐，悉陳儒行。公曰：「終沒吾世，不敢復以儒行爲戲矣。」又問政，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崇禮教，遠罪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行此也。」對曰：「公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觀椽桷，俯視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哀可知矣。昧爽風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日中，是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張目望遠，覩公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明此五者，於從治何有？」公曰：「善。」

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六十九歲戊午，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孔子在魯，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弔焉。適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子游曰：「禮與？」孔子曰：「主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禮也。」是年子伯魚卒。

七十歲己未，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

七十一歲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士曰：「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乎來哉？胡為乎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為靈昭昭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之。自周室微，詩書禮樂壞，孔子乃討論墳典，追迹三王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論秦穆，編次其事，為百篇。古者詩三百篇，及至夫子刪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始於衽

席，以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凡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以備王道，成六藝。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追述三代之禮，曰：「夏殷之禮，吾能言之，禮樂自此可得而述矣。」晚而喜易，乃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作十翼，以贊易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及西狩獲麟，乃因魯史舊文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據魯親周，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大法。其文約，其旨博，游夏不能贊一辭，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遂絕筆焉。孔子修述六經，既成，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是歲齊陳恒弑其君，亡於舒州，孔子三日齋而請討，雖不能顯戮陳恒於當時，亦可陰誅亂臣於萬世矣。

七十二歲辛酉，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是年子路死於衛難。



七十三歲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病。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因嘆而歌。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摧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太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子嚮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客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殷人也。夫明王不作。則天下莫能宗予。予殆將死矣。寢疾七日而終。魯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予一人以在位。斃斃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肆。哀公十七年。乃仍孔子堂第爲廟。俾百戶守之。夫子之喪。公西赤掌喪焉。兼用三代之禮。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上。封高四尺。形如負斧。泗水爲之却流。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皆心喪三年。羣居則經。出則否。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

哭。各盡哀。復爵。惟子貢築室墓右。凡六年。然後歸。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令曰孔里。

謚號

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爲尼父。

西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爲褒成宣尼公。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爲褒尊侯。

後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爲文聖尼父。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進封鄒國公。

隋文帝贈爲先師尼父。

唐太宗貞觀二年升爲先聖。十一年尊爲宣父。

高宗顯慶二年復尊爲先聖。乾封元年贈太師。

武后則天天授元年封爲隆道公。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南向坐。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加謚玄聖文宣王。

五年改封至聖文宣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

國朝洪武三年詔封爵仍舊。

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謹按



世宗朝改大成至聖文宣王舊號題曰至聖先師孔子。說者謂帝不拜王改之誠是矣。不知前代謚孔子之王非後世藩封之王乃禹湯文武之王天之王也王即帝也。若謂時制帝王分矣何不依時制而謚孔子以帝也。或謂季氏僭八佾孔子譏其忍安忍以身僭帝號乎。不知自用則為僭後世加之則非僭况孔子道德足以當此者乎。今去王號而止稱先師豈以先師為獨尊乎。古之教訓及人者皆得稱先師則先師非獨尊之稱也。或謂人爵之貴豈如天爵之榮正不必以人爵加夫子耳。愚切以為不然。古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未嘗乘人爵于不用也。今不以此尊夫子將崇夫子之念何由而表見也。况先師之稱必儒冠儒服無論不宜袞冕不并司冠冠服而削去乎。是以山東按臣畢懋康思念及此曾有封帝一疏惜神宗未及舉行今

聖明在御崇儒重道勤學好問超越前代當道幸逢此言聽諫行之際應補牘上請焉。

廟宇

今天下處處皆有惟曲阜縣之廟創建於魯哀公增修于歷代最古最盛故特標之如衢州府泰安州澤州三處廟是于府州縣治外另按政蹟而設者亦附錄焉。

曲阜縣佛老之徒聖門所黜齊魯之區寺觀無幾曲阜則絕無焉足見聖教之大至聖先師廟在縣城中央即闕里故宅也。中為正殿九間。宋徽宗崇寧元年詔殿名大成先聖南面四配十哲分侍左右。後為寢殿七間。祀夫人開官氏。寢殿之東為殿三間西向以祀伯魚。寢殿之西為殿三間東向以祀子思子。又後為聖蹟殿壁上皆石刻也。正殿之前為杏壇即講堂遺址也。漢明帝幸孔子宅御此說經後世因以為壇。壇左右為兩廡東廡五十間祀澹臺滅明以下四十八位西廡五十間祀宓不齊以下四十七位。杏壇前宋真宗御贊石碑十有二。又前為大成門門凡五間旁有掖門左曰金聲右曰玉振。大成門之外有唐宋金元碑各覆以亭。碑亭之左為居仁門又左為毓粹門是為廟東。碑亭之右為由義門又右為觀德門是為廟西。碑亭之前為奎文閣閣凡五間制甚壯麗亦謂之藏書樓。東西列本朝御製碑亭樓之左右各為掖門三間其掖門東為衍聖公齋戒所掖門西為有司齊戒所。閣前為門五間漢魏古碑在焉。門之前為大中門三間門榜字舊為宋仁宗御書。大中門之前有三門故金之舊制也。三

門之前爲石橋三、以跨壁水。石橋之前復爲大門五開、門皆圓洞、如城門制。東西各爲一坊、榜曰德侔天地、道貫古今。其前有石坊、榜曰太和元氣。坊前爲櫺星門、東西大道也。左右各豎下馬牌。金章宗明昌三年立。門南有石坊、鐫金聲玉振四字。坊與南城門相直。城門上鐫萬仞宮牆。山東巡撫胡績宗書。自廟門以內、檜柏千章、皆數千年物矣。廟之西偏爲啟聖公廟、前爲正殿三間、後爲寢殿三間、以祀夫人顏氏。啟聖廟前爲金絲堂三間、以貯樂器、相傳卽夫子故宅、魯共王聞樂處也。宋時建五賢堂於此。本朝改建、易以今名。堂前爲啟聖門、廟之東偏爲家廟五間、祀先聖二世、三世及中興祖、俱考妣一橫、如家禮制。孔氏子孫私祠也。家廟之前爲詩禮堂五間、宗子所爲糾族宣訓者。舊爲宋真宗駐蹕之所、後以賜孔氏之族、使爲齋室。本朝更爲今名。堂前爲燕申門。其他祭庫、神厨、牲房、罔不備列。四隅爲樓、以比王公之制。廟左爲衍聖公第、第前爲四氏學。學前爲闕里坊、古闕里也。廟創於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世祖至元丁卯、成宗大

德戊戌、順宗至正己卯、凡三修焉。

國朝洪武十年、奉詔修。永樂十四年、又撤其舊而新之。成化十八年、始廣正殿爲九間、規制益宏。弘治十二年、災、奉詔大加鼎建、遣輔臣李東陽祭告、皆有御製碑記。嘉靖、隆慶以來、守臣代有修葺。萬曆七年己卯、山東巡撫趙賢重修。二十二年甲午、巡撫鄭汝璧、巡按連標等復開甕城重門、以闢神路、前後各有碑記。歲以四仲上下行禮、祭用太牢、衍聖公主祭、曲阜縣官以羊豕各一助祭。樂舞祭器俱如太學。啟聖公廟與先聖同日祭。天下廟祀凡一千五百六十餘處、每歲春秋二祭、用牛六、猪二萬七千有奇、羊五千八百有奇、鹿二千八百有奇、兔二萬七千有奇、幣帛二萬七千六百餘段。以釋氏言之、則殺生者有罪。今吾夫子嚮萬世之祭祀、每歲殺牲不下六萬二千六百有奇、而其子孫愈加榮盛、視梁武帝之餓死臺城而家無噍類者、爲何如哉。嗟乎、士君子幸而生于聖賢之邦、瞻依登拜、亦旣親其盛矣。彼殊方異域之士、思宮牆室家之美而不得一履其庭者、斯志庶乎其有考焉。

浙江衢州府

孔氏家廟在府治西。先聖四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孔端友從宋高宗南渡，賜居衢州。紹興二年，詔權以衢州府學爲家廟。五年，賜田五頃以奉祀事。國朝正德元年，設立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每歲春秋主祭。

山東濟南府泰安州

至聖廟在州北五里，泰山巔玉皇頂西稍可半里許。其地爲越觀峰，其下爲孔崖。相傳孔子登泰山，望見吳閭門，白馬以示顏子處。嘉靖四十五年，山東巡撫兼工部尚書朱衡謀拓基於此，構建祠宇，以奉孔子。迄遷任弗果。萬曆十二年，濟南府推官郝大猷創建正殿三間，前爲門一間，四圍垣墻俱全，專爲崇奉孔子設也。又以遷任未及安神奉祀，以竟其事。十四年，巡鹽譚耀檄修岱史，稽考聖蹟，有司議請重修前項殿宇，奉孔子神主，配以顏曾思孟，悉如學宮之制。春秋丁祭，每歲管香稅官備辦祭品，照州縣釋菜奠肴，各神座前一卓，其特牲則總豕一羊一。本官如期致奠，仍於殿傍構道房三間，責令本山道士二名常住看守。由是孔子與

羣賢登臨遺蹟，永與泰岱爲始終，而廟額崇嚴，足慰萬世之瞻仰矣。

山西澤州

孔子廟在州城南三十里太行山中。廟前石上有車輶，相傳爲孔子廻輶之遺跡也。故後人立廟以祀焉。

書院

尼山書院在曲阜縣東南六十里尼山上。其山五峰西峙，謂之五老峰，中峰卽尼丘也。後周太祖顯德中，魯守趙侯始於其地，創廟以祀夫子。宋仁宗慶曆癸未，文宣公孔宗愿大建廟宇。元文宗至順三年，衍聖公孔思晦請命重建，賜額尼山書院。立講堂、學舍、祭田，設山長一人奉祀。

國朝永樂十五年重建。其制中爲大成殿五間，以奉孔子，後爲寢殿三間，以奉夫人。東廡三間，以祀伯魚。西廡三間，以祀子思。正德二年，改山長爲學錄。其書院南爲毓聖侯廟，以祀尼山之神。宋仁宗皇祐二年，封山神爲侯，故也。每歲二月十八日，孔子忌辰，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曲阜縣官祭享。洙泗書院在曲阜縣西北八里，舊名先聖講堂。元



儒藏

順宗至元間曲阜尹孔克欽因舊址創建請額爲洙泗書院設山長一人奉祀野人宋元隆爲記。

國朝正德二年改山長爲學錄嘉靖三年山東巡按李獻重修翰林院修撰呂柟爲記其制正殿三間中祀先聖四配十哲東西相向東西廡各三間以祀羣弟子外有重門門外有石坊榜曰洙泗書院又有一石碣鐫洙泗書院四字元至正十年山長谿識達書。

聖澤書院在兗州府汶上縣西南三十里一名孔堂相傳孔子宰中都政餘講學於此故立書院以祀焉。

孔林書院在廣東南雄府城東一百里唐憲宗時孔子三十八代孫孔戣爲嶺南節度使因家焉後孫孔振玉始建書院以祀焉。

孔宅書院在南直松江府城北七十里舊有孔子廟在慧日院側唐時孔子三十四代孫孔頴擢進士第爲蘇州長史因家焉故立廟以祀之元順宗至正間里人章弼建改名書院。

永嘉書院在浙江温州府城南宋理宗淳祐中建其中奉孔子燕居像東室祀伊洛諸儒西室祀本

鄉先賢。

封龍書院在北直真定府元氏縣封龍山唐李昉元李治皆講學於此院中有孔子像。

龍溪書院在廣西慶遠府城西宋寧宗嘉定間建中設孔子像旁立黃廷堅祠。

高節書院在浙江紹興府餘姚縣嚴子陵墓側宋時劉公黻建有孔子燕居祠。

頴谷書院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宋崇寧間建并立學以祀宜聖後廢復建。

南豐書院在江西建昌府南豐縣治東元至正初知州史文彬建中有孔子殿左有曾華祠堂後有講堂齋舍。

浯溪書院在湖廣永州府祁陽縣元時縣尉曾圭與其子曾堯臣所創中爲大殿以奉孔子。

屏山書院在建寧府崇安縣元時建院於屏山下洪武中重修前祀孔子後祀劉子翬朱熹劉珙。

思聖書院在兗州府費縣西九十里元順帝至正間建。

按書院在在皆有或爲士子講誦或爲先儒讀書而設茲志所錄惟錄其有孔子主像者耳。

林墓

先聖墓在曲阜縣城北六里前枕舊魯城林門與縣北門相直夾路檜柏森然圍徑數十里繚以周垣。國朝永樂二十一年五十五代孫曲阜縣知縣孔克中創建五十七代孫御史孔諤為記其冢塋百畝塋中不生荆棘刺人草樹以百數皆遠方弟子各持鄉土異種所植魯人二世無能名者墓高丈餘前為石壇其厚三尺方亦如之壇石縱橫各七其數四十有九墓前一室東向相傳子貢廬墓處也墓之東南為享殿三間殿前翁仲二左執笏右帶劔石麟石虎四華表二漢桓帝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建殿之前有門三間門之左為思堂壁上石刻唐宋時物有宋真宗駐蹕亭門之前為洙水水上有橋橋東有輦路路南為觀樓樓在周垣之上魯故北城也樓南為林坊扁曰宣聖林坊之前為大石坊五洞鐫萬古長春四字萬曆二十二年山東巡撫鄭汝璧巡按連標建每歲祀期春用寒食冬用孟朔衍聖公主祭。

聖門志卷之一上終

校記

①聿：《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作「律」。《集解》

云：律，法也。

②嚮：當作「饗」。



聖門志卷之一

海鹽呂元善纂輯

無錫高攀龍

參考

金壇段鏐

兄呂元美

編次

侄呂維祺

男呂兆祥

訂聞

侄孫呂陽

四配列傳

按唐太宗貞觀二年詔顏子稱先師配享先聖孔子。宋神宗元豐七年五月壬戌詔孟子配享於右以對顏子。是時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沒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婿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顏子對移孟子第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右列安石。又未幾卞再欲升安石壓顏子漸次而升爲代先聖張本。優人有以藝諫者設一大言之士戲簿先聖顏子出爭之不勝子貢出爭之不勝子路出而盛氣爭之又不可勝然後設爲公冶長有擊其首

而叱之曰汝何不出一爭且看他人家婿蓋蔡卞安石婿而公冶長先聖婿也。卞聞之遂不敢進安石於顏子上顏孟左而安石右遂爲定制。高宗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遷孟子以對顏子如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虛而顏孟並列於左。孝宗時洪邁嘗謂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儀實爲未然。至度宗咸淳三年始升曾子子思並配享位在孟子上。

國朝嘉靖九年考正祀典以顏思居左曾孟居右永爲定制。

東配

顏回

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孔伋

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西配

曾參

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人

孟軻

山東兗州府鄒縣人

復聖顏子

顏回字子淵，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三十歲。天資明睿，聞一知十。甫成童，即從遊於孔門。孔子曰：「自吾有回，而門人日益親。」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線麻。鼓瑟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奉旗執戟，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漕濊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着綈衣素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

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憂，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漢高帝十二年，東巡狩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饗。歷代因之。唐太宗貞觀二年，詔稱先師配饗先聖孔子。高宗總章元年四月乙卯，贈太子少師。睿宗太極元年二月十六日，贈太子太師。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贈兗公。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進封兗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七月，贈兗國復聖公。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顏子。

廟宇

復聖廟，在曲阜縣孔廟東北三百餘步，卽陋巷故宅也。巷北有井，名曰顏井。歷代顏族世守之。宋神



宗熙寧間、太守孔宗翰構亭其地、命曰顏樂、蘇軾爲記。歲久亭圯、元成宗元貞間、衍聖公孔治復命顏族構于故基、緣以周垣、設充國公像祀焉。仁宗延祐四年、因南臺御史段傑請、大修顏廟、以亭爲門。文宗至順元年落成、歐陽玄奉勅爲記。

國朝洪武、正統間相繼重修。成化二十二年、六十一代孫博士顏公鉉請修大廊其規制。弘治十五年奉勅重修。正德己巳落成、英廟、武廟各有御製碑記。廟制、正殿七間、復聖南向。後爲寢殿五間、以祀夫人戴氏。兩廡各七間、左祀二代顏歆、及三十四代隋黃門侍郎顏之推、四十代唐平原大守顏真卿、常山太守顏杲卿。右祀三代顏儉、及三十三代北齊御史中丞顏見遠、三十七代唐崇文館學士顏師古。中爲顏樂亭、亭前爲仰聖門。兩旁各角門一座、門前御製碑亭二座。又前爲歸仁門三間、左掖爲克己門三間、右掖爲復禮門三間。歸仁門稍西、顏井在焉、覆之以亭。前爲復聖門三間、復聖門之外爲復聖廟坊。又外更西二坊、左曰卓冠賢科、右曰優入聖域。又外里門有坊、榜曰陋巷。萬曆二十二年、山東巡按連標建、從博士顏胤

祚所請也。復聖門之內、東爲博文門三間、西爲約禮門三間、相射而立。由左掖而入、有齋宿房七楹、稍北有祭器庫五楹、俱西向。又北爲見進門、門內爲退省堂三間、堂後爲家廟、復聖二世、三世神櫝藏焉。廟後爲神厨。由右掖而入、爲祀國公廟、宗子居第在廟左方。祭用春秋仲月上丁日、宗子博士主祭。

復聖祠在兗州府寧陽縣西四十里。顏氏子孫有居於此、孝元時因立祠以祀之、仍復其家。

國朝因之。

林墓

復聖墓在曲阜縣城東二十里防山之陽、有石刻曰先師充國公之墓。其墓前一石鐫兩甲士、背負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又一碑湮沒不存、惟坐跌在墓高丈餘、林木森鬱、其地廣袤各一百五尋有五尺。少東有村曰上宋、有祀田六十畝、歲收其租以奉時祭。顏林之西北爲侍郎林、顏氏自晉唐以來、爲黃門中書侍郎及六部侍郎者前後凡十三人、皆葬於此。故云。其地周迴可二里餘、顏氏之裔附焉。墓祀春用清明、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

宗聖曾子

曾參字子與。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參之楚受學焉。資質篤實。力學純固。故於聖人之道。獨得其宗。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吉凶軍國之禮。經權常變之宜。無不反覆窮究。諸所問答。語具大戴記。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因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之。辭曰。吾親老。不忍遠遊。而爲人役。晚年道益尊。子思公明儀之徒。皆從受業。及親沒。始遊齊。齊大夫資之以適楚。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用者。年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市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

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扶而易之。蓋反席未安而沒。當其疾也。謂子華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女。雖然。子不觀之飛鳥魚鱉乎。其得之於人者。餌也。苟能不貪於利害。安得從生。是以君子慎始也。著書十入篇。十篇見大戴禮。入篇亡。又作大學傳十章。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子貢封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惇。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唐高宗總章元年二月十九日。贈太子少保。從祀廟庭。肅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玄宗開元八年。配享孔子。二十七年。追封郕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加封瑕丘侯。徽宗政和六年六月。太常寺奏。孔子高弟所封侯爵。與先聖名同。失弟子尊師之禮。改封武城侯。度宗咸淳三年正月。加封郕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閏七月戊申。加封郕國宗聖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



廟宇

宗聖廟在嘉祥縣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初建無考。

國朝正統九年甲子，教諭溫良以廟宇傾圮，奏請重修。詔山東叅議馬諒、僉事蕭啓、兗州府知府焦福、嘉祥縣知縣宋善修建祠宇，翰林院學士許彬爲記。弘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見其規制卑陋，疏請恢濶如顏孟制。

孝宗皇帝可其奏，命左布政使張泰、僉事毛廣、知府趙繼爵計工料，直督以府佐而知縣齊雲、鄭瑾相繼綜理。金錢出自藩司，力役坐之鄰境。閱七年而事竣，宏敞壯麗，僅亞孔廟。嘉隆之末，廟復圯壞。

萬曆七年，六十二代孫博士曾承業復奏修葺。詔山東巡撫趙賢、巡按錢岱、叅議查志立、僉事詹沂下檄所司出帑金，一撤其廟而新之。經始於己卯之九月，告成於本年之十一月。其制：正殿七間，中設宗聖像，東配子思子，西配孟子，東廡五間，以陽膚、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孟儀從祀；西廡五間，以樂正子春、沈猶行、單居離、公孟子、高子襄從祀。寢殿五間，正殿之前爲戟門三間，戟門之外東西

齋房各三間，神厨神庫東西共六間。前爲御製碑亭一座。宗聖門三間，石坊三座。中日宗聖廟，東曰三省自治，西曰一貫心傳。入宗聖門，迤東與戟門並者曰三省門，門內爲三省堂三間，寢堂三間，庖厨三間。春秋祭享，宗子博士主祭。

宗聖祠在兗州府沂州城南五里，中祀曾子、以子曾元、曾申、曾華、孫曾西、門人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樂正子春、陽膚、子襄、沈猶行、祔享。別室爲毓賢祠，以奉其先子皙。知州何格有記。

一貫書院在兗州府鄒城縣西六十里磨山，元順宗至正三年，提舉管文通建。

國朝成化四年，知縣李楷移建縣治之西。嘉靖二十三年，知縣郎湘復移於北門之外，以春秋二仲月致祭。

曾子書院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陽，相傳爲曾子讀書處，故立書院以祀。今廢。

墓林

宗聖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西，距舊武城五里。

國朝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

南玄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其
前有石塢錫爵參之墓弘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
洪奏請建饗堂三間東西齋房各三間中門一
座左右角門二座大門一座石坊一座扁曰宗聖
墓繚垣周峻茂林森陰嘉靖元年撫按移文每歲
清明委教職一員以羊一豕一致祭後因主祀得
人荷司之祀遂止萬曆十七年禮部侍郎于慎行
奏給祭田三十頃歲收其租以奉時祭墓祀春用
清明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

述聖子思子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爲人剛毅好學。夫子聞
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者子孫不修。將忝
祖父乎。抑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焉
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曰。其父析薪。其
子弗克負荷。伋聞之大恐而不解也。夫子欣然笑
曰。然乎。吾無憂矣。初。夫子傳道曾子。子思從曾子
受業。誠明道德。有心傳焉。乃述父師之意。窮性命
之原。極天人之奧。作中庸一書。以詔來世。魯穆公
亟見於子思。欲以爲國相。子思嘆曰。若爲相而不
得行吾道。相之耻也。遂不受。穆公謂子思曰。縣子
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
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
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
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
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孜孜以
至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
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
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教化。開公家
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



矣。公曰善。然不能用。於是去魯之齊。曾申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已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在衛貧甚。而自若。緼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適以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焉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也。衛人釣於河。得鯀魚。子思問何以得之。對曰。吾釣垂一絛之餌。鯀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鯀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邪。非則君疏之。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子思反於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綉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克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胡毋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非大也。凡

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吾弗改矣。卒年六十有二。自漢唐以來。中庸一篇列於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並列爲四書。乃以徽宗崇寧元年封爲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先聖。端平二年。詔以子思升祀堂上。列於十哲之間。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國朝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廟宇

子思書院在兗州府鄒縣南門外。舊有子思講堂。相傳思孟授受於此。後廢爲淫祠。元成宗元貞間。縣尹司居敬以縣東南隅晒書臺東建祠。榜曰中庸請舍。匾堂曰淵源。實爲書院之始。張頴爲記。大德六年。縣尹朱彰始建講堂於淵源堂之後。匾曰率性堂。又爲學官居室於其左。齋舍。厠庫翼爲東西。請於朝。改名中庸書院。仁宗延祐元年。里人尚書省照磨姜元捐貲置九經正義。溫公全鑑於書院。御史劉太爲記。縣尹劉遵理始買田一百八十五畝七分爲書院學田。延祐二年。奉旨改中庸書院爲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祭祀及教事。延祐四

年縣尹曹彬買田二百九十七畝。是後山長曹德輝卜習吉皆相繼買田計八頃十畝有奇。文宗天曆二年山長孔思本復買田一頃八十九畝。又請增子思春秋祭祀。順宗至正四年縣尹鄧彥禮始改書院於今祠司業潘迪爲記。明宗至正八年縣尹孔之威重修率性堂山長趙景濂爲記。

國朝永樂七年知縣朱珪徙書院於曝書臺東與斷機祠相直。正統二年知縣房岳修書院門牆自爲記。六年復修書院大學士許彬爲記。正德元年始以衍聖公次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鄒縣廟祀。嘉靖元年山東巡撫陳鳳梧重修四十年曲阜縣丞胡潭攝鄒縣篆始修子思正殿寘二石香爐焉。四十一年知縣章時鸞大加修葺。適浙江巡撫趙炳然赴總督戎政之召過鄒遂捐俸三十金以助之。其率性堂中庸精舍遵舊制而修葺者也。曰修道堂慎獨齋中和堂皆推本中庸之義而創立者也。時鸞自爲記。萬曆十年知縣許守恩重修。三十七年知縣胡繼先大加修葺建置大門與孟子子思二祠並列。易堂名曰景賢壯麗特甚。豐城唐大章晉江張瑞圖俱爲之記。每歲春秋

上丁致祭子思孟子皆羊一豕一以孟子配享故也。至期孔氏博士赴鄒縣主祭。

子思祠在鄒縣南門外其祠舊混在子思書院之內。正德間乃崇置門於書院東。萬曆三十七年知縣胡繼先重修。

林墓

子思墓在曲阜縣北孔林先聖墓南相去數十步墓前有碑鐫沂國遠聖公墓。



亞聖孟子

孟軻字子輿，山東兗州府鄒縣人。三歲喪父，其母有賢德，家貧，以女工自給。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十五歲就學於魯，歸家，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旦夕勤學，遂成名儒。及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于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衛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齊，天下方務于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凡二百六十

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渌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踰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唐韓愈推其功，以爲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卒年八十有四。宋仁宗元豐六年十月戊子，封鄒國公，立廟縣南郭。七年五月壬戌，詔配享孔子廟庭，位次顏子。元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贈鄒國亞聖公。

國朝洪武二年

太祖高皇帝覽孟子土芥寇讐，謂非人臣之所宜言，詔去其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象山縣錢唐爲刑部尚書，抗疏入諫，與視自隨，袒胸受箭，且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

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爲之感動，遂復孟子祭，仍命太醫院療錢唐箭瘡焉。嘉靖九年十月，改稱亞聖孟子。

廟宇

亞聖廟在鄒縣城南道左。宋仁宗景祐四年，龍圖學士孔道輔守兗州，訪孟子墓，得於鄒縣東三十



里四基山因於墓旁建廟立碑泰山孫復爲記。徽宗政和四年奉詔重修賜祭田百畝以給守者。後以距城遼遠徙建東門之外。宣和四年縣令朱正倡義重修邑士共出私錢二百餘萬復徙南門之外重門夾戶壯麗閎偉規制大備矣。金章宗泰和甲戌燬於兵。元成宗元貞元年進義副尉達魯花赤木忽難從仕郎鄒縣尹司居敬主簿兼尉趙國祥重修三氏教授張頌爲記。文宗至順四年五十二代孫孟惟恭邑人鹽山教諭李儼修縣教諭馬亨始於廟西建致嚴堂助教陳繹曾爲記。順帝至元三年縣尹張銓重修鄭質爲記。

國朝洪武四年山東僉事鄭本捐俸資修知縣桂孟同宗子孟思諒勉爲締構力不足而功輟。至洪武七年落成濟寧知府台州方克勤序。十年縣丞胡景昇重修致嚴堂邑人鄒幼學記。二十三年知縣馬總重修廟垣教諭黃琮記。二十七年知縣趙允昇重修教諭賴景衡記。永樂三年知縣朱珪重修教諭樂暉記。洪熙元年知縣房昂重修兩廡及致嚴堂三氏學教授張敏記。正統八年知縣房昂重修正殿教諭蘇潤記。房昂在鄒二十一年縣餘年故再修廟。十一年縣

丞官政捐貲修致嚴堂教諭蘇潤記。天順二年知縣劉魏重修訓導李達記。成化四年山東巡按吳遠檄修兩廡儀門教諭周載記。歷歲既久多所圯廢。至弘治十年博士孟元奏請乃詔山東巡撫熊翀大加修葺視舊益恢大學士劉健奉勅爲記。嘉靖四十一年知縣章時鸞重修僉都御史任瀛爲記。萬曆十年知縣許守恩重修教諭徐明綱記。二十四年山東巡按姚思仁知縣王一楨重修大學士于慎行爲記。三十七年山東巡撫黃克纘巡按蕭淳巡鹽畢懋康左布政李同芳按察使徐夢麟提學副使靳於中分守東兗道副使俞維宇公巡兗西道副使盧夢麟兗州府知府葛錫璠知縣胡繼先復大修之給事中戴章甫爲記。其制正殿七間孟子南向以利國侯樂正克配享。殿五間祀亞聖夫人東廡七間以壽光伯公孫丑東阿伯浩生不害蓬萊伯陳臻奉符伯屋廬子沂水伯陳代平陰伯公都子泗水伯高子萊陽伯益城括承陽伯子叔疑昌黎伯韓愈從祀。西廡七間以博興伯萬章新泰伯孟仲子昌樂伯充虞仙源伯徐辟雷澤伯彭更須成伯咸丘蒙膠水伯桃應豐陽

伯季孫宋司空孔道輔從祀。殿前爲承聖門。西向。前爲儀門三間。又前爲極星門。門左右爲二坊。勝日繼往聖。開來學。廟左爲啓賢門。門內爲邦國公殿。殿後爲宣獻夫人殿。廟右爲致敬門。門內爲致嚴堂。堂後爲孟氏家廟。倉廚庫齋俱備如制。宗子博士居第在通衢之西。與廟門對。祭期與顏曾二氏同焉。按昌黎伯韓愈宋司空孔道輔乃郡邑私祀非王命也故附於末。孟子廟在東昌府在平縣東北孟家莊相傳孟子游齊梁時經此後人因立廟祀之。

林墓

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基山之西麓。宋仁宗景祐四年龍圖學士孔道輔知兗州訪而得之爲立廟於墓之西南。徽宗政和四年奉詔重修。賜祭田百畝以給守者。其後移廟於城。墓廟改爲墓祠。元成宗元貞二年縣尹司居敬重修墓立碑。張頴爲記。順宗至順三年墓祠毀族長孟惟讓於墓前建思本堂德州鄭質爲記。

國朝宣德九年魯府惠王重建墓祠。國子學錄弋陽李奎爲記。嘉靖四十一年知縣章時鸞復建祠。廟仍置祭田五十畝。且植柏數千餘株。魯宗觀燧

爲記。萬曆十四年知縣許守恩重修享堂。賈三近爲記。三十五年知縣胡繼先重修墓復捐俸買祭田三十五畝。又搜出前令章時鸞所置田五十畝。歸其本族。約爲三祭。除春秋廟祭外。祭以五月之五日。七月之望日。九月之九日。繼先自爲之記。

聖門志卷之一 中終

校記

①宋仁宗：當作「宋神宗」。宋神宗追封孟子事見《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紀》。



藏書

聖門志卷之一下

海鹽呂元善纂輯

同郡朱國祚 參考

江陰繆昌期

兄呂元美 編次

侄呂一經

男呂兆祥

曾孫呂學孔 訂閱

十哲列傳

按自唐以來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之上唐太宗貞觀二年升顏子配享玄宗開元八年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升曾子配享度宗咸淳三年則進子張於堂以補其闕

東配

閔

損山東曲阜縣人

雍

山東兗州府人端木賜河南衛輝府人

仲

由山東泗水縣人

商

河南溫縣人

西配

冉

耕山東曲阜縣人

宰

予山東曲阜縣人

冉

求山東兗州府人

言

偃南直常州府人

頤

孫師河南南陽州人

先賢閔子

閔損字子騫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十五歲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閔子御父車身寒失轡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而止母爲感悟長以孝聞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弗往嘗問政於孔子得聞六轡六官之說具在家語閔子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夫子晝息於室而鼓琴閔子聞之以告曾子曰鄉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音何

所感之若是乎。二子入問。孔子曰。然。吾有感於蒙
貴之哺食也。閔子可與知音也已。後孟嘗君請學
於閔子。使車往迎之。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
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
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曰。敬聞命
矣。明日。祿衣請受業焉。終身不仕。避居青州府沂
水縣閔公山。卒。葬壽山之南。唐玄宗開元八年。從
祀孔廟。二十七年。追贈費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
年。加封瑯琊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費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

閔子祠在青州府沂水縣西北八十里閔公山下。
卽避季氏之處。正德八年。知縣汪淵改創書院。
嘉靖十一年。知縣李汝節以祠旁有子路讀書
臺。因并祀之。改名二賢祠。

閔子書院在濟南府閔子墓前。宋李滌陽守濟南
立蘇轍撰碑。蘇軾書。元時設山長。今廢。

閔子墓。有一在南直鳳陽府宿州北七十里。一在
南直徐州蕭縣東南八十五里。元時有贍墳地。
按。宿州蕭縣南北連界。疑一墓而兩志之。一在山東濟南府歷城縣
治東五里。一在山東東昌府范縣南四十里。

先賢冉子

冉耕字伯牛。山東兗州府鄆城縣人。少孔子七歲。
以德行稱。亞於顏閔。尸子曰。仲尼志意不立。子路
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
我侍。亡忽古今。顏淵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
以六子自厲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冉耕爲中都宰。
有惡疾。孔子痛惜之。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
封鄆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改封東平侯。度宗
咸淳三年。加封鄆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冉伯牛廟在河南開封府杞縣北。

冉伯牛祠在兗州府東平州西北十五里。正統間。
知州潘洪因歲久傾圮。復鼎新之。祠旁有祭田
三十畝。有司春秋祭享。大學士許彬。知州劉元
凱俱有記。

冉伯牛墓。有三。

一在兗州府汶上縣西門感化橋側。當時攝中
都宰。卒因葬焉。宋改葬東平州西北十五里。
一在北直廣平府永年縣西北四十里。
一在河南河南府孟津縣西舊清河城南。



先賢冉子

冉雍字仲弓，山東兗州府人，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嘗問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薛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下邳公。度宗咸淳三年，加封薛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仲弓祠有二

一在兗州府曹縣東南冉堦村。弘治辛酉，知縣

鄒魯建萬曆間，知縣錢達道重修。

一在東昌府冠縣墓前。景泰三年重修。

仲弓墓有二

一在曹縣東南五十里，俗呼爲冉堦。

一在冠縣北二十五里。

先賢宰子

宰予字子我，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長於言語，嘗問五帝之德，黃帝之年及鬼神祭祀。孔子告之，詳見家語。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詞官說，非所聽也。惟知者不失禮。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予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貺？』他日歸以告夫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賜之華，不如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仕齊爲臨淄大夫。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齊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齊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宰子。

宰我墓在曲阜縣西南三里。

先賢端木子

端木賜字子貢河南衛輝府人或曰今北直大名府濬縣倪河驛爲

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天資穎悟善爲說辭孔子

嘗誡其辯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

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

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

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

踐地不如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如渴操壺杓

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

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

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

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握泰山無損亦明矣

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

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

出以語子貢曰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

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

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孔子曰賜不識

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

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

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

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

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子貢

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最賢孔子曰吾未識

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然

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爲賢

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

叔進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

者也子貢問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

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論臣葉公問政子曰政在

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

則政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

臺榭淫乎苑囿五官妓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

以千金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

內比周以愚其君外拒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

政在論臣夫荆其地廣而其都狹民有離心莫安

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

矣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

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

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賜爾之未詳夫以

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



今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黎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黎陽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黎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

按左傳載：越滅吳在魯哀公二十一年，是時孔子夢奠已五年，安得有吳亡越霸之語？蘇子由亦曰：子觀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於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凡太史公所記孔子使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皆非也。是乃戰國策士之流假托依附，以自爲名耳。豈其然乎？史記詳其文辭，洵美可觀，不敢具載。

先賢冉子

冉求字子有，山東兗州府人。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嘗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責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致治也。凡夫人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爲季氏宰，齊師伐魯及清，冉求謂季康子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于諸侯矣。康子命冉有帥師禦之。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郈洸爲右，冉求帥左師，管用父御，樊遲爲左。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潰，齊人從之，涉泗。冉求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師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旣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自衛反魯，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京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



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譏其老幼。於是乎有
鰥寡孤獨、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
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
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
苟而行、又何訪焉。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
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唐玄宗開元二
十七年、從祀贈徐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彭
城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徐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冉求墓在兗州府滕縣南二里柏塚社。

先賢仲子

仲由字子路、山東兗州府泗水縣人、少孔子九歲。
爲人果烈而剛直、勇於行義。初見夫子、冠雄雞冠、
佩服豚、拔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夫子曰、
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
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
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
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
而加之以問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
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
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爲
蒲大夫、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
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
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
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夫子曰、吾見其政
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
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
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
雅、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
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子路見於夫子曰、負重涉遠、

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夫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卒年六十三歲。遇衛難。夫子哭於中庭。嘗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唐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贈衛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改封河內侯。度宗咸淳三年。進封衛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仲子。

仲子廟。在泗水縣東廊。萬曆十九年。知縣譚好善初建。

子路墓。有三

一在北直大名府開州北一十里。

一在長垣縣北二里。

一在清豐縣西南三十里。

先賢言子

言偃字子游。南直蘇州府常熟縣人。少孔子四五歲。自吳之魯。受學於孔子。以文學著名。夫子閑居。子游問禮。夫子告以郊社禘嘗饋奠社饗之禮。游退而學禮。每侍夫子。輒以禮聖門號爲習於禮者。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季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嘗宰武城。以禮樂教民。夫子喜而稱之。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安。是言偃之行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吳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丹陽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吳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言子。

子游廟。在山東東昌府武城縣西十里。邑人歲時祀焉。

吳公祠。在常熟縣學。宋慶元間。知縣孫應時建。朱文公爲記。洪武初重修。有司春秋次丁日致祭。



儒藏

子游祠。在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武城東。開陽川。嘉靖二十五年。總理漕河都御史周用檄建。

弦歌書院。在山東武城縣治南。子游仕魯。爲武城宰。其治故立書院祀之。舊在縣西四十里。元泰定徙此。

學道書院。在蘇州府長洲縣學南。宋咸淳間建。以教言氏子孫。元廢。

文學書院。在常熟縣西。元至順間建。置山長。本朝遷縣治東北。改名學道書院。

言偃宅。在常熟縣西北。子游巷文學橋。而舊井存焉。

先賢卜子

卜商字子夏。河南懷慶府溫縣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家貧。衣若縣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生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夫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損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子夏問曰。商聞易云。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成奇。壬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

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
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
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
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
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日而化。其
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陽、故皆卵生。鼈
石者八竅而卵生、鼈嚼者九竅而胎生、日生者類
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
老聃亦如子之言也。子夏問：顏回之爲人奚若。孔
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孔子
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孔子曰：
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孔子曰：師
之莊賢於丘也。子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夫子。孔
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
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
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二也。
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
帝學乎太皞、顓頊學乎綠圖、帝學乎赤松子、堯
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
咸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長、周公

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
也。孔子嘗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
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
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
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
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
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
之俱化矣。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
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序詩、傳易、稽古志禮。子
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
唐太宗貞觀二年、從祀。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魏
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河東公。度宗咸淳
三年、改封魏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卜子。
子夏廟在山西太原府文水縣西南二十五里、卽
當時退居河西之地。

卜商祠在山西汾州府城北四十里、謁泉山下。
子夏墓有二

- 一在山東兗州府曹州西三十里卜堙都。
- 一在山西平陽府河津縣西五里新豐村。

先賢顓孫子

顓孫師字子張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何如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持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心舉至而政從矣古者聖主見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統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厚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鑿屋室雕文咸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孔子卦得賁明然而嘆子張

進而問曰師聞賁吉卦而嘆之乎夫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文何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王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飾者不更飾也蓋因其文勝而默救之也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做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夫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侮百姓則仁也及死公明儀爲志焉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封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宛丘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潁川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陳國公升十哲位尋稱陳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顓孫子

子張墓在南直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壩坊村西



先賢六十二人 山東三十 河南十二 陝西三 湖廣二

東廡

澹臺滅明 山東兗州府費縣人 原憲 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人

南宮适 山東兗州府人 商瞿 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漆雕開 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 樊須 山東兗州府人

公西赤 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梁鱣 山東兗州府人

冉孺 山東兗州府人 伯虔 山東兗州府人

冉季 山東兗州府人 漆雕哆 山東兗州府人

漆雕徒父 山東兗州府人 商澤 山東兗州府人

任不齊 湖廣荊州府人 公良孺 河南開封府陳州人

奚容蒧 山東兗州府人 顏祖 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句井疆 河南衛輝府人 秦商 山東兗州府人

公祖句茲 山東兗州府人 縣成 山東兗州府人

燕伋 山東兗州府人 顏之僕 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樂欬 山東兗州府人 邾異 山東兗州府人

公西圉如 山東兗州府人 公西蒧 山東兗州府人

陳亢 河南開封府人 琴張 河南衛輝府人

步叔乘 山東兗州府人

西廡

宓不齊 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公冶長 山東兗州府諸城縣人

公皙哀 山東濟南府人 高柴 河南衛輝府人

司馬耕 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人 有若 山東兗州府人

巫馬期 河南開封府人 顏辛 山東兗州府人

曹邴 河南汝寧府人 公孫龍 湖廣荊州府人

秦祖 陝西西安府人 顏高 山東兗州府人

壤駟赤 陝西西安府人 石作蜀 陝西鞏昌府人

公夏首 山東兗州府人 后處 山東兗州府人

公肩定 山東兗州府人 鄒單 山東兗州府人

罕父黑 山東兗州府人 榮旂 山東兗州府人

左人郢 山東兗州府人 鄭國 山東兗州府人

原亢 山東兗州府人 廉潔 河南衛輝府人

叔仲會 山東兗州府人 狄黑 河南衛輝府人

孔忠 山東兗州府人 施之常 山東兗州府人

秦非 山東兗州府人 申棖 山東兗州府人

顏喟 山東兗州府人



先賢澹臺子 東廬一

澹臺滅明字子羽山東兗州府費縣人或曰今北故城縣西南四十里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夫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各施於諸侯孔子聞之曰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其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蘇州府南一十八里有澹臺湖豫章進賢縣有進賢門皆其南游遺跡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江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封金鄉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澹臺子

澹臺滅明祠 有二

一在兗州府曹縣東三十里龍頭岡

一在費縣西南七十里

澹臺滅明墓 有三

一在費縣東北三十里

一在江西南昌府城內東湖上總持院後

一在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北六十里

一在兗州府鄒縣西北三十里

先賢宓子 西廬一

宓不齊字子賤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母迎而距母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子賤爲人仁愛有才智百姓不忍欺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及齊攻魯單父父老請縱民獲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鱮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鰓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孔子嘗謂之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

也。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夫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時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孔蔑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餽粥不及親戚。是親戚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問疾。是朋友益疏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子賤曰。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雖少。得及親戚。是親戚益親也。公事雖急。夜勤吊死視病。是朋友益篤也。孔子以君子稱之。子賤著宓子十六篇。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單父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單父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宓子。

子賤墓。在南直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死於道。因葬焉。

先賢原子 東廬二

原憲字子思。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憲嘗爲之宰。孔子卒。退隱於衛。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桮棗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吾聞之。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原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封任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原子。

原憲墓。在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其旁有原憲城。俗呼爲原憲屯。



先賢公冶子

西廡二

公冶長字子長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人孔子之婿也嘗陷於縲紲夫子謂非罪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莒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高密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冶子

按匡章非孟子遂爲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孔子遂爲有罪之人噫天下之不過聖賢者亦衆矣

公冶長墓 有二

一在諸城縣西四十里

一在南直淮安府境

先賢南宮子

東廡三

南宮适字子容山東兗州府人魯孟僖子之子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掠火者皆曰顧府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故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功爲多也魯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宮适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适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唯予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海之險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雀爲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孔子以兄子妻之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郊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封襲丘侯改封汝陽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南宮子

先賢公皙子 西廡三

公皙哀字季沉、山東濟南府人。時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沉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賢之。太史公曰、季沉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鄉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北海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皙子。

先賢商子 東廡四

商瞿字子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瞿好易、夫子傳之。嘗爲孔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夫子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學官、詔具漢書。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蒙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須昌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商子。

先賢高子 西廡四

高柴字子羔。河南衛輝府輝縣人。齊敬仲高篋十代孫也。少孔子三十歲。爲人篤孝而有法。自見夫子。未嘗越禮。仕衛爲士師。嘗別人之足。及出公之難。子羔出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墜。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固吾之罪。昔公之治我。以法。臨當論刑。若愀然不悅。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爲吏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共城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封共成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高子。

高柴墓。四有一在山東兗州府沂州西南一百三十里。故蘭陵城北。一在河南開封府太康縣西北

四十里。一在兗州府東阿縣清水河寺西一里。一在兗州府陽穀縣。

先賢漆雕子 東廡五

漆雕開字子若。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程子稱其已見大意。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滕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平輿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司馬子 西廬五

司馬耕字子牛、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向魑之弟也。自宋來學、爲人性躁、見兄桓魋行惡、牛嘗夢之。魯哀公十四年、向魑作亂、入於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魑奔衛。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魑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向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楚丘侯。徽宗改封綏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司馬子。

司馬牛墓、在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南成山、魯哀公十四年葬此。

先賢樊子 東廬六

樊須字子遲、山東兗州府人。樊皮之後、少孔子三十六歲。仕於季氏。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及清、武叔蒞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求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予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樊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封益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樊子。

先賢有子 西廬六

有若字子有、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四十歲。爲人疆識、明習好古。孔子旣沒、群弟子欲以師事之。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洙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平陰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有子。

先賢公西子 東廡七

公西赤字子華、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於禮容應對。夫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於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思勝禮也。夫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郈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鉅野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巫馬子 西廡七

巫馬施字子期、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少孔子三十歲。爲魯單父宰、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期間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郈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東阿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巫馬子。

先賢梁子 東廡八

梁鱣字叔魚、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梁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千乘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梁子。

先賢顏子 西廡八

顏辛字子柳、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蕭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陽穀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冉子 東廡九

冉孺字子魯、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五十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紀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臨沂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曹子 西廡九

曹卹字子循、河南汝寧府人、少孔子五十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曹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上蔡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曹子。



先賢伯子 東廬十

伯虔字子析，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五十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聊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沐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伯子。

先賢公孫子 西廬十

公孫龍字子石，湖廣荊州府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黃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枝江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孫子。

先賢冉子 東廬十一

冉季字子產，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東平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諸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秦子 西廬十一

秦祖字子南，陝西西安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少梁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鄆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漆雕子 東廬十二

漆雕哆字子欽，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武城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濮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顏子 西廬十二

顏高字子驕，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五十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瑯琊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雷澤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漆雕子 東廬十三

漆雕徒父字子有，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須句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高苑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壤子 西廬十三

壤駟赤字子徒，陝西西安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北徵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上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壤子。按通志畧，壤駟氏複姓。

先賢商子 東廬十四

商澤字子秀、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睢陽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鄒平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商子。

先賢石子 西廬十四

石作勣字子明、陝西鞏昌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郿邑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成紀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石子。按氏族畧、石作氏、複姓、當作石作子。

先賢任子 東廬十五

任不齊字子選、湖廣荊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任城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當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任子。

先賢公夏子 西廬十五

公夏首字子乘、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元父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鉅平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夏子。

先賢公子 東廬十六

公良孺字子正、河南開封府陳州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東牟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牟平伯。

先賢后子 西廬十六

后處字子里、山東青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營丘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膠東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后子。

先賢奚子 東廬十七

奚容藏字子哲、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下邳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濟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奚子。按氏族大全、奚奚仲之後、以名爲氏。

先賢公子 西廬十七

公肩定字子中、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新田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梁父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



先賢顏子 東廡十八

顏祖字子襄，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臨邑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富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鄒子 西廡十八

鄒單字子家，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銅鞮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聊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鄒子。

先賢句子 東廡十九

句井疆字子疆，河南衛輝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淇陽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滏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句子。

先賢罕父子 西廡十九

罕父黑字子索，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乘丘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祁鄉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罕父子。氏，漢略無罕父氏，止有罕父氏。

先賢秦子 東廡二十

秦商字子丕，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四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上洛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鄆城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榮子 西廡二十

榮旂字子祺，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雒婁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厭次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榮子。

先賢公祖子 東廡二十一

公祖句茲字子之，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期思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卽墨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祖子。

先賢左子 西廡二十一

左人郢字行，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臨淄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封南華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左子。按通志，左人以官爲姓也。如今稱左子，似誤。

先賢縣子 東廡二十二

縣成字子橫、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鉅野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武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縣子。

先賢鄭子 西廡二十二

鄭國字子徒、聖里志作薛邦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滎陽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胙山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鄭子。

先賢燕子 東廡二十三

燕伋字思、山東兗州府人、一作秦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漁陽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汧源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燕子。

先賢原子 西廡二十三

原亢字子籍、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萊蕪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樂平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原子。

先賢顏子 東廡二十四

顏之僕字子叔、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東武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宛句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廉子 西廡二十四

廉潔字子曹、河南衛輝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莒父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胙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廉子。

先賢樂子 東廡二十五

樂欬字子聲、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昌平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建成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樂子。

先賢叔仲子 西廡二十五

叔仲會字子期、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記事、迭侍於夫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瑕丘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博平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叔仲子。



先賢邾子 東廬二十六

邾巽字子歛，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平陸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高唐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邾子。

先賢狄子 西廬二十六

狄黑字皙之，河南衛輝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臨濟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林慮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狄子。

先賢公西子 東廬二十七

公西與如字子上，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重丘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臨胸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子蔑子 西廬二十七

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汶陽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鄆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子蔑子。

先賢公西子 東廬二十八

公西蔵字子尚，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祝阿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徐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施子 西廬二十八

施之常字子常，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乘氏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臨濮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施子。

先賢陳子 東廬二十九

陳亢字子禽，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少孔子四十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潁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南潁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陳子。墓在開封府太康縣北二十里。

先賢秦子 西廬二十九

秦非字子之，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追封汧陽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華亭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琴子 東廡三十

琴張字子開、河南衛輝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南陵伯、與琴牢並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中以重祀去、牢存張、加封頓丘侯。徽宗政和中改封陽平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琴子。

先賢申子 西廡三十

申枏字子周、山東兗州府人。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振魯伯、黨邵陵伯、並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枏文侯。登侯黨淄川侯。國朝嘉靖九年、以重名去黨存枏、改稱先賢申子。

先賢步子 東廡三十一

步叔稷字子車、山東青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淳于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博昌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步子。

先賢顏子 西廡三十一

顏魯字子聲、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朱虛伯、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濟陰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按孔子立三學堂以訓九國之人、於九國之中教化三千弟子與七十二士也。其三學堂、一曰西河、一曰洙泗、一曰鄒邑。其九國、吳衛蔡宋齊魯晉鄭陳是也。一云三堂俱在魯國、一云西河堂在河東、去雍州二十里。



校記

①用：當作「周」，左：當作「右」，見《左傳·哀公十一年》。

②人：當作「八」。

③砥：當作「眡」，形近而誤。

④三：據下文所述，當作「四」。

⑤「瞿」以下，《漢書》卷八八《儒林傳》叙《易》傳授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

⑥熟：當作「孰」。

聖門志卷之二上

海鹽呂元善纂輯

同郡岳元聲

應山楊漣 參考

兄呂元美

侄呂化舜 編次

男呂兆祥

曾孫呂學曾 訂閱

從祀列傳

叙曰昔孔子稱蘧伯玉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公伯寮想子路得罪聖門去之是矣左丘明親受業於孔門爲春秋內外傳而不在弟子之列竟居從祀之首則不可解者今惟遵依

國朝嘉靖九年所定位次自左丘明至王守仁十七人從祀東廡公羊高至胡居仁十六人從祀西廡顏無繇至周輔成八人從祀啓聖祠林放至范甯七人改祀於鄉公伯寮至吳澂十五人罷祀懸置至曹端三十五人擬祀孔廟趙岐孫奭錢唐三人擬祀孟廟俱附之末簡以備參考先儒三十三人 春秋一、周末二、秦一、漢六、隋一、唐一、宋十六、元一、本朝四。

山東七、河南五、福建四、北直三、江西三、山西三、南直二、浙江二、湖廣一、陝西一、四川一、廣東一。

東廡

左丘明 山東兗州府 穀梁赤 山東兗州府

高堂生 山東兗州府 毛萇 北直河間府

杜子春 河南南府 王通 山西平陽府

歐陽修 江西南安府 周敦頤 湖南永州府

程頤 河南南府 張載 陝西鳳翔府

楊時 福建延平府 朱熹 南直徽州府

陸九淵 江西撫州府 蔡沉 福建建寧府

許衡 河南懷慶府 陳獻章 廣東廣州府

王守仁 浙江紹興府

西廡

公羊高 山東青州府 伏勝 山東濟南府

孔安國 山東兗州府 董仲舒 北直河間府

后蒼 山東兗州府 韓愈 河南懷慶府

胡瑗 南直揚州府 程顥 河南南府

邵雍 北直順天府 司馬光 山西平陽府

胡安國 福建建寧府 呂祖謙 浙江金華府

張栻 四川成都府 真德秀 福建建寧府

薛瑄 山西平陽府 胡居仁 江西懷州府



先儒左子 春秋

左丘明山東兗州府汶上縣人。或曰魯陽府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衰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丘明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張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緣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於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於學官。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祥符元年追封瑕丘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中都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左子。

左丘明廟在陝西平涼府靈臺縣東北二十里。

左丘明墓。有一在山東濟南府肥城縣西南二

五里。一在兗州府嶧縣東北七十里。

先儒公羊子 周末

公羊高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人。受春秋於卜子夏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臨淄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公羊子。

先儒穀梁子 月未

穀梁赤、山東兗州府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後周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於是詔太子授公羊春秋。江公之傳其後寢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學焉。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宣帝卽位，問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氏本魯學，公梁氏乃齊學也。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襲丘伯。徽宗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睢陽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穀梁子。

先儒伏子 秦

伏勝字子賤，山東濟南府鄒平縣人。縣東北一十八里有伏生鄉。能言書，秦始皇焚書時，伏生爲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召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伏生老不能正言，因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一二，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追封乘氏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伏子。

伏生祠。在鄒平縣。伏生書院。在鄒平東北一十里。伏生墓。在鄒平縣東北一十里。



先儒高唐子 漢

高堂生山東兗州府人。齊公族也。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傳儀禮。漢興，高堂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高堂生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萊蕪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高堂子。

先儒子國子 漢

孔安國字子國，先聖十一世孫也。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漢武帝天漢中，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金石絲竹之聲，乃不敢壞，於其壁中得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書還孔氏。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於學官。又集錄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會巫蠱事起，不果上。由博士遷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其家。子孔邛傳。



家學尤善詩禮。孫孔衍成帝時爲博士。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曲阜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子國子。

崇聖書院在南直鳳陽府盱眙縣治東第一山。舊傳西漢孔安國父子相繼爲臨淮太守。後人因建書院以祀之。上有先聖燕居殿遺址。

先儒毛子

毛萇北直河間府人。善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萇自謂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爲詩訓詁。河間獻王得詩傳而獻之朝。時毛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宮。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至今獨立。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樂壽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毛子。

毛公書院在北直河間府河間縣尊福鄉。元順宗至正中總管王思誠奏建設山長。毛公墓在河間縣尊福鄉。

先儒董子

漢

董仲舒北直河間府景州人。州西南六十里廣川鎮其故里也。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誦弟子傳以九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間不窺園圃。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尊師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爲江都王相。復相膠西。兩相驕主皆以禮匡正。凡所著述皆推明孔氏。抑出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陝西西安府興平縣。子及孫皆以學顯。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元文宗至順元年從祀。

國朝洪武二十九年追封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董子。

董子書院在景州西南廣川鎮。元順宗至正中總管王思誠奏建。設山長。

董仲舒墓在西安府城南六里下馬陵。

先儒杜子

漢

杜子春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人。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緱氏廢縣。其故里也。通周官。蓋周官是周公所制官政之法。秦始皇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畧。王莽時置博士以行於世。子春受業劉歆。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明帝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時鄭眾賈逵往受其業。二子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皆祖子春焉。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緱氏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杜子。

先儒后子 漢

后蒼字近君，山東兗州府鄒城縣人。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並立於學官。劉向考校經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註。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蒼啓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前漢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國朝嘉靖九年，考古求禮，以蒼爲禮之宗，詔令從祀，稱先儒后子。

先儒王子 隋

王通字仲淹，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顯。父隆，隋文帝問皇初爲國子博士。仲淹自幼篤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嘗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瑱，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讀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隋文帝仁壽三年，西遊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二策，帝大悅，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變，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徵之歌而歸。累徵不起。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饗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煬帝大業末，卒於家。謚曰文中子。生子二：福郊、福時。所著有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正觀初，其弟凝、子福時又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國朝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王子。



先儒韓子唐

韓愈字退之。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後魏安定桓王茂七世孫也。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退之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氏鞠育之。年七歲。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舉進士第。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唐德宗時。極論官事。怒。貶陽山令。有愛及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疏論刺史陰黨華陰令。復左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論。執政覽之。奇其才。改北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改太子右庶子。歷遷刑部侍郎。時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香係路。退之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爲言。愈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是以窮。乃爲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退之至。悉計傭得贖所沒者。

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召拜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轉吏部侍郎。穆宗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有原道、原性、師說等篇。皆與衍宏深。與孟子相表裏。以佐佑六經。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追封昌黎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韓子。

韓文公廟有二

一在廣東潮州府治東韓山。宋時建。文公爲刺史時。登覽此山。植木其上。邦人因呼爲韓木。凡科第之多寡。則以其花之繁稀卜焉。有無亦如之。

一在廣東廣州府陽山縣。

韓昌黎祠。在江西袁州府學右。宋時祖無擇建。因昌黎曾爲刺史。故立祠以祀焉。

尊韓書院。在廣州府連州陽山縣東。相傳韓愈曾讀書於此。後人因立書院。

韓山書院。在潮州府治西南隅。元時郡守王翰建。因韓愈刺史潮州故立焉。

韓文公墓。在懷慶府孟縣北。皇甫湜爲誌。

先儒歐陽子宋

歐陽修字永叔，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父觀，宋真宗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泰州判官。永叔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過目成誦。長游隨州，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舉進士，試南宮第，擢甲科，補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乃爲朋黨論，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永叔首在選中，論事切直，韓琦、范仲淹相繼罷去，修上疏極諫，出知滁州，徙揚州，復學士，留守南京，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嘉祐二年，知貢舉，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盡心匡弼，與韓琦策立英宗，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

者，必加蒐補。神宗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自號六一居士。五年，卒於汝州，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生子發、棐。嘗謂漢之文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歐陽子。

西湖書院在南直鳳陽府潁州西湖之濱。歐陽修守潁，樂其風土，晚年終老於此，遂築書院。國朝洪武間，淪於河。

歐陽修墓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西二十里，蘇轍爲神道碑。



先儒胡子 宋

胡瑗字翼之、南直揚州府泰州如皋縣人、門人稱爲安定先生。其先世本長安、復居陵州。祖司寇叅軍、脩已卒、葬如皋、廬墓因家焉。父訥、爲寧海節度、在僊生翼之、故爲海陵人也。翼之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爲國家偉器。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十年不歸省。得家書、見面上平安二字、悅而置之弗視、恐有所牽也。范仲淹薦於朝、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授。倡明道學、一新故習、創名齋、習曰經義者、所以經乎仁義禮樂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水利兵農算數之事、適其用也。科條備具、以身先之。宋仁宗皇祐五年十月、召至京師、爲國子監直講、遂居太學。遷大理寺寺丞。嘉祐元年、擢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國子監請留主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銀魚袋。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常居四五。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才者、必以翼之爲首稱焉。年六十有七、卒於杭州。謚文昭。塋於烏程之何山。莆陽蔡君謨爲墓誌、廬陵歐陽永叔爲墓表、河南程正叔爲傳。生子三人、長志康、舉進士、志寧、知永州、志正、篤學孝友。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胡子。

安定書院 有二

一在浙江湖州府治西北、宋理宗淳祐中建、國朝宣德間重修。

一在泰州城西、安定爲師有道、後人仰之、因立書院以祀。

胡瑗墓 有二

一在浙江湖州府城南一十里。

一在如皋縣安定鄉、正統初增築。

先儒周子

周敦頤字茂叔，湖廣永興府道州人。世居營道瀝溪之上。宋真宗天禧元年丁巳，茂叔生於州之營樂里。幼孤，依舅氏龍圖學士鄭珣，以茂叔有遠器，愛之如子。仁宗景祐三年，奏補試將作監主簿。康定初，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者，茂叔至，一訊立辯。慶曆四年，除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縣，桂陽令，皆有治績。至和元年，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嘉祐中，改太子中舍，僉署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六年，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八年四月，英宗登極，遷廣部員外郎。五月，作愛蓮說，是歲移永州。在永三年，嘗作拙賦。英宗治平四年，攝邵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神宗熙寧初，呂公著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虔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茂叔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潞江，取營道所居瀝溪以名之，築室其上，名曰瀝溪書堂，示不忘父母之邦之意。學者宗之，遂號

爲瀝溪先生。嘗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珣使二子顯、頤往受業焉。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說者，謂其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熙寧六年癸丑卒，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蓮花峰栗樹嶺。生子二，壽、燾，皆太廟齋郎。燾官至寶文閣待制。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理宗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道國公。

國朝景泰六年，以裔孫周冕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周子。

周濂溪祠有四

一在江西南昌府寧州旌陽山麓。周敦頤主分寧簿時創，以延游學之士。元燬於兵。本朝初卽其地建景賢書院，至弘治間提學副使邵寶改名爲祠，始肖像祀焉。

一在江西九江府城南二十五里廬山麓。周敦頤知南康時建，舊名書院。後守濬慈民增築，朱熹爲記。本朝正統初，江西巡按余傑副使熊憲改祠，肖像其中。



一在湖廣永州府道州學內。宋時建。胡銓爲記。
孝宗淳熙中重建。張拭爲記。

一在湖廣寶慶府學。宋時建。朱熹爲記。

宗濂書院。在南昌府。南宋時江萬里以周敦頤嘗
典是邦有善政。葺宇祀之。扁曰宗濂精舍。元時
移於東湖。改名書院。

太極書院。在順天府城內。元時中書行省楊惟中
建。中祀周敦頤。以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游酢、朱
熹配享。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于祠壁。

道源書院。在江西南安府學東。宋孝宗淳祐間建。
中祀周敦頤。配以程顥、程頤。

東山書院。在湖廣寶慶府城東。本朝嘉靖中建。
中祀周敦頤。以張九成配享。

濂泉書院。在廣東廣州府城內。宋時建。以祀濂溪
周敦頤。本朝正統中重建。學士楊溥爲記。

元公書院。在廣東潮州府學西。元公周敦頤嘗潛
運廣東。其孫梅叟爲郡時建。

湘江東院。在廣東韶州府城北帽子峰南麓。宋理
宗淳祐間楊大異建。

三洲書院。在廣東肇慶府德慶州東七十里三洲

巖畔。宋熙寧中。周濂溪提刑嶺南。所至洗冤澤
民。故皆立書院祀之。
濂溪書院。同名濂溪者有七。

一在肇慶府四會縣治北金鷄山之麓。

一在肇慶府陽江縣學東。

一在南直鎮江府丹徒縣治東南。周濂溪少依
舅氏鄭向。嘗居此。後人因建書院。舊在黃鶴
山下。本朝正統間移建於此。

一在江西贛州府贛縣治東三里。周濂溪嘗通
判虔州。後人因建書院祀焉。

一在湖廣永州府道州學西。宋時建。理宗賜額。
一在湖廣武昌府學前。舊爲射圃。本朝嘉靖

四十三年改建書院。

一在四川重慶府合州學傍。周濂溪嘗判合州。
後人因立書院祀焉。

周濂溪故宅。在湖廣永州府道州西二十里濂溪
之上。元仁宗延祐間。州人唐道舉重修。歐陽玄
爲記。

周敦頤墓。在江西九江府城南一十里清泉社。

先儒程子 宋

程顥字伯淳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十歲能爲詩賦二十六舉宋仁宗嘉祐二年進士及第調京兆府鄆縣主簿縣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伯淳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有善政英宗治平四年移澤州晉城令專尚德化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去之日如失父母哭聲振野神宗熙寧二年改著作郎尋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前後進說甚多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擬拾群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贊以爲得御史體與執政王安石論新法不合去職後知扶溝縣凡居官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哲宗立召爲宗正寺丞命至未及行而卒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先生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葬伊川祖塋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

曰明道先生伯淳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泰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辯異端開邪說使聖人之道燦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理宗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豫國公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

明道祠有二

一在河南開封府扶溝縣學

一在山西澤州城內

書院在湖廣黃州府黃陂縣魯臺山麓宋天聖中程珦爲黃陂縣尉生顥願於官舍本朝景泰中蔡受建名二程書院黃州府城中有二程先生祠

程明道墓在河南府城南



先儒程子

宋

程頤字正叔，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明道之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宋仁宗皇祐二年，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爲論題，瑗得正叔文，大驚異之，卽延見，處以學識。呂希哲首以師禮事焉。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英宗、神宗朝，大臣屢薦皆不起。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南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哲宗元祐元年，應召至京師，除秘書省校書郎。正叔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擢崇正殿說書。在經筵，每進講，日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徽宗崇寧五年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其後寢疾，始以授門人尹淳、張繹。大觀元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塋伊川祖塋，世稱爲伊川先生。正叔於

書無所不讀，其學一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指標，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如緱氏劉絢、洛陽李籲、尹焞、上蔡謝良佐、建州游酢、河南壽安張繹、武功蘇軾、藍田呂大臨、呂大鈞、將樂楊時尤著。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理」。宗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洛國公。

國朝景泰六年，奉

聖旨：程明道、伊川有功儒教，禮部行文書去，查取他嫡長子孫各一人，着有司起送來京，欽此。取到伊川十七世孫程克仁前來，欽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

北巖書院在四川重慶府涪州治北。程頤註易於此，黃廷堅匾曰「鈞深堂」。宋寧宗嘉定中，范仲武請爲書院，塑像祀之。

伊川書院在河南府嵩縣治北。元仁宗延祐間建。程伊川墓在河南府城南。

先儒邵子^宋

邵雍字堯夫，北直順天府涿州人。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堯夫年三十，從父古徙居河南河南府嵩縣鳴皋山。其親於伊水上，遂家焉。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聞堯夫好學，嘗造其廬，授以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堯夫探賸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得者。初至洛，蓬華環堵，不庇風雨。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堯夫，恒相從游，爲市園宅，各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僮厮隸皆懽然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堯夫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堯夫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貴，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常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

不賢者服其化。忠厚之風聞於天下。宋仁宗嘉祐間，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以堯夫應詔，授將作監主簿。神宗熙寧初，復求逸士，中丞呂誨等薦爲之。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程顥初侍其父識堯夫，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又曰：堯夫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熙寧十年卒，年六十有七。生子伯溫，克世其學。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擊壤集。贈秘書省著作郎。哲宗元祐元年，賜諡康節。度宗咸淳三年，從祀，追封新安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邵子。萬曆四十五年，河南巡按張至發北照程氏例，以父邵古擬配啓聖。二十六世孫邵南擬授博士，奏請。

邵雍墓在河南府嵩縣北。



先儒張子宋

張載字子厚，陝西鳳翔府郿縣人。其先宋人，世居大梁。父迪，宋仁宗朝仕至殿中丞，知涪州事，卒。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家焉。子厚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學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其讀中庸。一夕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而學焉。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縣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神宗熙寧二年，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九年，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以所撰正蒙出示門人，又作西銘。又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游酢讀西銘，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十年，秦鳳帥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行次臨潼，疾

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是年冬十二月也。年五十有八。貧無以歛，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涪州墓南之兆。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世稱爲橫渠先生。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明理。宗淳祐元年，追封邵伯，從祀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南軒祠在湖廣長沙府湘鄉縣，祀子厚張載、南軒其號。

橫渠書院在郿縣東五十里，卽張載故居。

張橫渠墓在郿縣東南五十里。

按：張載爲程頤程顥之表叔，司馬光於二程爲先進，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同，二程、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子道德之盛，卽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遽據爲準乎？是故張載、司馬光今當附居於程頤、程顥之上。

先儒司馬子朱

司馬光字君實山西平陽府解州夏縣人父池幼孤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舉進士第知光山縣宋仁宗朝知鳳翔府召知諫院上表懇免仁宗曰人皆嗜進池獨嗜退官至天章閣待制知晉州生子三光其次子也君實甫七歲問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除奉禮郎時池在杭州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麗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累官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上疏極言青苗助役法不便出判西京留臺退居洛陽十五年哲宗初立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復常平糴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遂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勸其邊吏曰中國相司焉矣毋輕生事問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事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故人謂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年六十有八卒於西府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親臨其喪贈太師追封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兆村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蘇軾爲行狀及神道碑范鎮志其墓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祀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其好學如饑之嗜食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性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



註老子道德論二卷、集註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
義一卷、集註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
日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
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
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生子康、舉明
經、累官至司諫、直集賢院。宋高宗建炎中、配享哲
宗廟廷。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孔廟。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司馬子。

溫公書院在夏縣學之東。元順宗至正間重修。
本朝天順二年重修。

涑水書院在河南汝寧府光山縣西。司馬光父池
爲光山令時生光於此。後人因構書院以祀之。
因光號涑水。故名焉。本朝正統九年重建。
司馬光墓在夏縣西北二十里鳴條岡。

先儒楊子宋

楊時字中立、福建延平府將樂縣人。幼穎異、能屬
文、稍長潛心經史。宋神宗熙寧九年、登進士第。時
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
之士翕然從之、中立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頤
呂、相得甚懽、其歸也、顥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
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暝坐、
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
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德望
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
徽宗重和元年、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欽宗靖康
元年、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僅三閱月、遷國子祭
酒。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已而告老、以龍圖閣直
學士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所著三經
義辯、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有
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淳沅州縣四十
有七年、晚年居諫省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
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葬將樂縣西山之原、諡文

靖、胡安國撰墓誌銘。

國朝弘治九年，追封將樂伯，從祀。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楊子。

文靖書院在湖廣長沙府瀏陽縣南。楊時曾宰是邑，後人因建書院，名以其謚。

龜山書院

一在浙江餘杭縣治南。宋徽宗崇寧末，楊時知縣事，有遺愛於民，民請立書院以祀之。

一在南直常州府城東南六里。楊時寓常州，講道於此。宋理宗紹定間，郡守鄭必萬增創，改舊書堂爲書院。元時設山長主教學。

一在將樂縣北龍池都封山麓，卽龜山先生舊宅。宋度宗咸淳初建。本朝洪武七年重建。

楊時墓在將樂縣西山。

先儒胡子

宋

胡安國字康侯，福建建寧府崇安縣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於禮部，宋哲宗紹聖四年中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方天若。時發策大要，欲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授太學博士。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起居舍人，皆辭，足不躡權貴。初，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於是潛心刻意，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數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年六十一而書始就，凡三十卷。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進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葬潭州湘潭縣龍穴山。生子三：寅、寧、宏，皆以德學者稱。寅，禮部侍郎兼侍講，寧太常丞，宏右承務郎。安國傳道伊



儒藏

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無愧古人謝良佐嘗稱其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獨秀者也。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國初以其春秋傳列於學官。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胡子。

文定書院在崇安縣西。元時縣尹彭廷堅建。中祀胡安國。以其子寅、寧、宏及從子憲配享。本朝

正統中重修。

碧泉書院在湖廣長沙府湘潭縣西七十里。胡安國南游築室與其子宏、張栻講道於此。以其近

碧泉因名。

胡安國宅在崇安縣東從藉里。

胡安國墓有二

一在湖廣承天府當陽縣北一十五里。其父淵墓亦在縣北漳濱鄉。

一在湖廣長沙府湘潭縣西南一百十里隱山。相傳安國累官至寶文閣學士致仕居衡山。卒塋於此。

先儒朱子朱

朱熹字元晦。南直徽州府婺源縣人。其先世故宅在縣治南永平鄉松巖里紫陽山下。父松甫冠擢進士第。宋徽宗宣和間。爲福建延平府尤溪縣尉。以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寅午時生。熹於尉之官舍。幼穎悟莊重。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四松亡。從父遺言葬於建寧府崇安縣東南寂歷山。遂家焉。受業於劉勉之。勉之因松屬以後事。遂誨之如子。以女妻之。高宗紹興十七年丁卯。熹年十八。舉建州鄉貢。十八年戊辰。登王佐榜進士第五甲第九十人。二十年春。如婺源展墓。二十一年春。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建高士軒於簿廳西北隅。又建經史閣於縣學後。蓄古今之載籍。選邑秀民克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尼者。遷煥章閣待制。侍讀。領鴻慶宮祠。晚年徙建陽縣。築室於三桂里。扁曰竹林精舍。孝宗乾道五年己丑九月。母祝氏卒。六年庚寅正月。葬於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名曰寒泉塋。登第後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



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書、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缺遺、別其次序、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問答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難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記、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煩、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德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張、俱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圖、而後天地本源、聖賢蘊奧、不至泯滅。所著書有易本義、起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潛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

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東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寧宗慶元六年庚申三月甲子卒、享年七十有一。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先生沒、朝廷以其大學、中庸、語、孟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其門人最知名者如閩縣黃幹、建昌李燾、建陽蔡沉、劉燾、劉炳、清江張洽、龍溪陳淳、光澤李方子、都昌黃顥、慶源輔廣。宋寧宗嘉定中、詔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魯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元順宗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國朝景泰六年、奉聖旨、朱文公有功世道、嫡長子孫着做世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遂以建安縣九世孫朱挺應詔。除授前職。婺源縣守祠九世孫朱琳送國子監讀書。景泰七年奉

聖旨。顏子、孟子、程明道、程伊川、朱文公。悉禮部行文。着所在有司。與他整理祠堂。如原有的修理。無的蓋造。務要時常修飾。不許損壞。春秋猪羊致祭。本年福建八世孫永樂甲午舉人徐州判官朱泗奏。乞以文公門人黃榦、蔡沉、劉鎰、真德秀陪祀文公祠。許之。弘治十五年。兵科給事中戴銑奏。請行婺源縣修理朱子祠廟。并致祭。許之。本年。欽降婺源縣致祭朱子祠祝文。嘉靖元年。詔以朱子守婺源縣祠十一世孫朱塾。蔭錄翰林院博士。以奉祭祀。時守臣張芹等。援孔氏曲阜、衢州兩博士之例。以請故也。九年。崇正孔廟祀典。改稱先儒朱子。

世系

朱文公生子三。塾、塾、在。皆以蔭補官。朱塾贈中散大夫。朱在宋理宗紹定中。爲吏部侍郎。文公平生所爲文。皆其類次。塾生子朱鑑。官至湖廣總領。隨叔在由建寧遷居建安之紫霞州。鑑生子朱浚。官至右文殿修撰。兩浙轉運使。元兵至福安州。不屈。

浚之浚生子朱林。元甘肅儒學提舉。林生子朱炯。炯延平府照磨。炯炯生子朱暨。暨生子朱鏐。鏐生子朱泮。泮武平縣主簿。泮泮生子朱堂。堂生子朱鑾。鑾生子朱淞。淞生子朱挺。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挺生子朱燦。燦生子朱舉。

朱文公祠有二

一在福建建安縣紫霞洲上。宋時郡守王埜建。理宗賜名文公書院。本朝永樂中。改建爲祠。

一在徽州府婺源縣。

紫陽書院。在徽州府治東。宋淳祐間。郡守韓補建。理宗書額賜之。元陳浩爲記。本朝成化十八年。歙縣耆民汪貴奏。請致祭。許之。

考亭書院。在建寧府建陽縣西三桂里。宋光宗紹熙三年壬子。朱文公築室居此。理宗詔立書院。親書扁額賜之。本朝宣德中重修。

同文書院。在建陽縣崇化里。朱文公建爲講學之所。本朝正統中重修。

武夷書院。在建寧府崇安縣南三十里武夷山。朱文公初建精舍於此。宋理宗景定中。改建書院。

設山長。本朝正統中重修。

湛廬書院。在建寧府松溪縣西。元末建祀朱文公。本朝景泰中重修。

南溪書院。在延平府尤溪縣治南。宋高宗建炎四年。朱熹生於此。理宗嘉熙初。縣令李修建祠以祀熹并祀其父松。度宗咸淳初。增置書院於其右。分祠爲二。本朝永樂中重修。

石井書院。在泉州府晉江縣西南石井鎮。舊名慈頭精舍。宋高宗紹興初。朱松嘗爲鎮於此。有教及民。後朱熹官同安。至鎮訪父時事。講訓益勤。寧宗嘉定中。鎮官游絳立爲書院。繪二先生之像而祀焉。本朝重修。

龍江書院。在漳州府城中登高山。舊爲臨漳臺。宋孝宗淳熙十六年。朱文公守漳時。將築室講學。未果。後守危積爲書院。以成文公之志。

邵山書院。在浙江寧波府城西五里。元時邑人趙儒建。以祀提舉浙東常平朱熹。後設山長主之。袁桶爲記。

稽山書院。在浙江紹興府城內臥龍山之陽。宋理宗淳祐中。馬天驥建朱文公祠。其後吳革改祠

爲書院。元吳衍爲記。

桐江書院。在浙江台州府仙居縣西四十五里。朱文公提舉浙東。因行部至此。書鼎山堂扁。元仁宗皇慶中建書院以祀焉。

石門書院。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西七十里石門洞。朱文公提舉浙東時。循行至此。元順宗至正中。廉訪副使王保始卽謝客堂故址建書院以祀焉。

美化書院。在浙江處州府縉雲縣東六十里。因朱文公嘗講道於此。宋理宗嘉熙中。縣尉陳寔建。獨峯書院。在縉雲縣東三十三里。朱文公循行時至此。愛其山水清絕。宋寧宗嘉定中。郡人葉嗣昌建。

白鹿洞書院。在江西南康府西北二十里廬山五老峯下。唐李渤與兄涉俱隱此洞中。嘗養白鹿以自娛。因名白鹿洞。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後廢。宋孝宗淳熙六年己亥十月。朱文公知南康府軍。詢得故址。乃令星子令復建書院於其地。且言於朝。得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又捐俸買書以益之。并置田以贍學者。朱熹自



爲詩賦。呂祖謙爲記。

臨汝書院。在江西撫州府城西南二里。宋馮去疾以朱文公嘗典是邦。故立書院於湖上。宋元皆有官領之。

東山書院。在江西饒州府餘干縣冠山左。宋趙汝觀建。因文公嘗講道於此。故祀焉。謝枋得爲記。滄州精舍。在建陽縣西。文公晚年築。扁曰竹林精舍。後更名滄州。元時卽此爲祠堂祀之。虞集記寒泉精舍。在建陽縣天湖之陽。朱文公建爲讀書之所。宋孝宗淳熙二年。呂祖謙自東陽來訪。畱寒泉精舍者旬日。相與掇周子、程子、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卷。號近思錄。

晦庵。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廬峰之顛。宋孝宗淳熙二年七月。朱文公建爲講道之所。翠巒環繞。內寬外密。地氣高寒。上多飛雲。登者緣崖攀葛。崎嶇數里。始到其上。文公愛其幽邃。因號雲谷。構草堂名晦菴。自爲記。

朱文公墓。在建陽縣西北嘉禾里九峯山下大林谷。其山九峰聯峙。生時有異人語。母曰龍居。後葬其先生歸藏之所乎。果葬於此。

先儒呂子

呂祖謙字伯恭。浙江金華府金華縣人。其先世山東萊州人。徙壽春。六世祖宰相夷簡徙開封。祖好問隨宋高宗南渡。仕至尚書右丞。卜居金華。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以儒行名於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伯恭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孝宗興隆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難。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改嚴州教授。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簡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以疾請歸。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葬金華府武義縣東明招山惠安寺之傍。朱文公書石碑云。宋東萊先生呂伯恭之墓。伯恭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臥

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宋寧宗嘉泰八年賜謚成。理宗嘉熙二年改謚忠亮。景定二年追封開封伯。從祀。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呂子。

呂成公祠。在金華府城之鐵嶺。呂祖謙講學之地。宋理宗端平間。門人卽其地立祠。以謚取名焉。麗澤書院。在金華府城東北五里。呂祖謙會友講道於此。取易兌象以扁其居。宋理宗嘉熙間。賜名麗澤書院。元御史王龍澤爲記。

東萊書院有二

- 一在山東萊州府治西南。呂祖謙以先世萊州人。世號爲東萊先生。故萊人立書院以祀之。
- 一在湖廣長沙府醴陵縣北四十里。呂東萊嘗讀書於此。

呂祖謙墓。在金華府武義縣東一十五里。

先儒陸子

陸九淵字子靜。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宇宙。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宋孝宗乾道八年。登進士第。在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淳熙元年。調隆興府靖安縣主簿。二年。呂伯恭約子靜與季兄子壽會朱元晦諸君於信之鵲湖寺。論及教人。三年。與王順伯論儒釋書曰。儒者雖至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四年。丁母憂。六年。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九年。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十年。除勅令所刪定官。十三年。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著脚。光宗卽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廷。卽爲剖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



儒藏

狀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寘之法。每旱禱卽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九齡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吾今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廼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卒。葬於延福鄉朱陂之下。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有詩文語錄傳於世。國朝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陸子。

陸象山祠。在江西廣信府貴谿縣三峰山。陸九淵嘗讀書於象山。故門人立祠祀之。本朝重建。增祀其兄九韶。九齡爲三先生祠。

陸文安公祠。在湖廣承天府荆門州城西。陸九淵嘗知荆門州軍。有惠政。故後人立祠祀之。象山書院。在貴谿縣西南七十里。象山陸九淵講道之所。

先儒張子

張栻字敬夫。四川成都府漢州綿竹縣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皐之後也。曾祖紘。舉茂才異等。知雷州有治聲。祖咸。舉進士。賢良兩稱。父浚。登進士。宋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孝宗封魏國公。謚忠獻。敬夫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自幼所學。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峰胡宏。五峰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厲。作希顏錄。以應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敬夫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秘閣。五年。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敬夫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祐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孝宗淳熙七年卒。年四十有八。帝聞之。嗟嘆不已。朱元晦與黃幹書曰。吾道孤矣。敬夫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于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所著論語孟子太極圖說洙泗言



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學者謂爲南軒先生。宋寧宗嘉泰八年賜謚宣理。宗景定二年從祀。追封華陽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城南書院在湖廣長沙府城南臨湘門外。張栻講學之地。

南軒書院有二

一在江西袁州府東湖上。中有張南軒祠。有司歲時祀之。

一在湖廣衡州府。張南軒嘗講學於此。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朱文公改建。

張南軒墓在長沙府寧鄉縣西一百一十五里。

先儒蔡子

蔡沆字仲默。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人。西山元定之子也。少從朱元晦遊。元晦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沆也。仲默受父師之托。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宋寧宗慶元三年。從西山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禮義自怡悅。西山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相薦用之。仲默不屑就。其文長於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咏情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李士英曰。仲默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于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及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有四。世稱九峰先生。

國朝正統元年從祀。初謚文正。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蔡子。生子抗。博通經史。

尤邃於理學。理宗紹定初登進士。累官諸王宮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累遷端明學士。叅知政事。謚文肅。

廬峰書院在建陽縣西北九峰下。蔡沉建爲師友講學之所。宋理宗書扁賜之。本朝正統中重修。

先儒真子

真德秀字景元。福建建寧府浦城縣人。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遂妻以女。宋寧宗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簡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歷知大郡。惠政畢舉。理宗紹定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欢声動地。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災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叅知政事。同編修勅令。經武要略。三乞辭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端平二年卒。上震悼。輟視朝。思之不置。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世稱西山先生。德秀之學以朱文公爲宗。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既開。而正學遂



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於世。

國朝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改封浦城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真子。

真德秀祠在湖廣長沙府城中。宋寧宗嘉定十五年真德秀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有惠政故民立生祠祀之。

西山精舍在浦城縣治東真德秀構爲講學之所中爲講堂後爲拱極堂德秀自爲記。

真德秀墓在浦城縣南孝弟里。

先儒許子元

許衡字仲平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父通避亂河南以宋寧宗嘉定元年生仲平於新鄭縣仲平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仲平讀之默契於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悉取向來簡帙焚之教人無小大皆自小學入篤志力行以身先之既而移家輝縣蘇門山依姚樞以便講習元憲宗四年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仲平爲京兆提學時仲平年四十六矣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仲平來莫不喜幸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召爲太子太保至元八年累遷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久之諸生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皆能自立爲世用矣史臣謂其設教之方千古一見云至元十八年辛巳卒享年七十有二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

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朝野莫不哀傷焉。羅整菴曰。衡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使儒者之道不廢。可謂有功於斯文矣。元成宗大德二年。贈司徒。謚文正。武宗至大二年。追封魏國公。仁宗皇慶二年。詔從祀。延祐初。詔立魯齋書院於京兆。魯仲平居魏時所署齋名也。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許子。

許衡祠。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學。許衡生新鄭縣之陽緩里。故爲立祠。

晉齋書院。在陝西西安府咸寧縣治東北。元仁宗延祐中建。

許衡墓。在懷慶府修武縣西北十五里。

先儒薛子 本朝

薛瑄字德溫。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八年。父貞爲河南開封府鄆陵縣教諭。命德溫就試河南。中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宣德二年。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爲僉事山東。每臨諸生。親爲講解。不事夏楚。皆呼之曰薛夫子。六年。陞大理寺左少卿。以獄事註誤。退居年餘。起大理寺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卿。四年。改北大理寺卿。天順元年。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以疾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從學者日衆。每以聖賢爲師。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還珠也。又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有一定之命。世之人。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

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至於婦人女子之言、尤不可聽。余見宦途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為戒。故瑄于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所著有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詩集、文集、行於世。天順八年卒、年七十有六。世稱敬軒先生。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監丞閻尚錫狀其行、少保李賢為神道碑。成化元年、監丞李紳首請公從祀。劉文安公繼請公從祀、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論其於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行緒說、未知可伯仲否。弘治九年、令春秋專祀於鄉。隆慶五年、詔從祀、稱先儒薛子。薛文清祠在山東濟南府城內大明湖之上。薛瑄墓在河津縣西十里。

先儒陳子 本朝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宣德三年戊申、生於新會之都會村。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年二十歲、領正統丁卯廣東鄉薦。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學、往從之遊。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二年、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名動京師。五年、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十七年、江西藩臬聘主白鹿書院教。辭。十八年、布政使彭紹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師、不就試。懇辭乞終養、特授翰林院簡討。弘治十三年庚申卒、年七十有三。學者稱為白沙先生。嘗言、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至忘寢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者、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賸泊、融合處也。於是舍其繁而求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體隱然呈露、始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薛侃曰、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

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已啓聖賢之扇。鎗。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陳子。

先儒胡子 本朝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饒州府餘干縣人。幼穎異。有大志。年十七。受春秋爲舉子業。知無所得。稍厭去之。聞吳康齋講義禮之學於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遊。於是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之較。厥後家益窘。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則應之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樞衣及門者衆。於是築室於梅溪山中。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欲廣聞見。嘗適閩。歷浙入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所益。頻年與上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峰。南昌張東白相與麀會於弋陽之龜峰。餘干之應天寺。嘗受藩臬二司聘。主白鹿書院教。又嘗以諸生敦請。

講學貴溪桐源書院。叔心五經皆通。尤邃於春秋。自孟子沒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成化二十二年卒。年五十有一。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粹然一出於正。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胡子。

先儒王子本朝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父華。成化辛丑狀元。歷官南京吏部尚書。伯安少穎異。有逸氣。年十七。謁婁一齋。知聖學宗旨。弘治壬子。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浙江鄉試。已未。以禮經中會試。第二。授刑部雲南司主事。尋移病歸越。卽陽明洞開書屋。毅然有志聖學。甲子。主考山東。得人最盛。調兵部武選司。正德元年十二月。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力學。學益進。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五年瑾誅。十二月陞南京刑部主事。六年。調吏部驗封。尋陞署員外郎。逾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中。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卿。九年。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正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伯安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十二年七月。伯安欲討賊。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伯安。請上。卽與伯安兵符兼巡撫。時宸濠變作。伯安起兵勤王。獲濠獻俘。封新建伯。兼兵部尚書。嘉靖六年。征岑猛黨。因平八寨。卧病乞致仕。行至南安卒。歸葬橫溪。年



儒藏

七十有一。世稱陽明先生。伯安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俠。工詞章。好仙釋。中年體驗聖學。悟從天啓。遂屹然以斯道爲己任。其學問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爲主。平生著述甚富。如傳習錄及文錄。今盛行於世。初訃聞於朝。忌者媒詆。遂削世襲伯爵。隆慶中復之。贈侯謚文成。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王子。

陽明先生祠。在餘姚縣龍泉山。嘉靖十四年建。

王文成公祠。在江西南昌府太忠祠右。嘉靖間建。萬曆間重修。

陽明書院。有三

一在南直池州府化成寺西。嘉靖間建。鄒守益爲記。

一在江西贛州府贛縣濂溪書院後。王陽明嘗講道贛城。士人因建書院祀焉。

一在湖廣辰州府東。王守仁謫貴州時嘗講學於此。嘉靖間鄒守益羅洪先爲記。

聖門志卷之二上終

校記

①公梁：當作「公羊」。

②九：《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作「久」。疑是。

③出：右引作「黜」。

④識：《宋史》卷四二七《程頤傳》作「職」。

⑤張載南軒其號：按，此條爲撰者誤記，南軒爲張栻號，而非張載之號。

⑥封：當作「卦」。

⑦瞻：當作「瞻」。

⑧興隆：當作「隆興」。按，隆興爲宋孝宗年號。

⑨稱：當作「科」。

⑩嘉定元年：《元史》卷一五八《許衡傳》作「泰和九年」。

聖門志卷之二

海鹽呂元善纂輯

同邑吳中偉 參考

同郡魏大中

兄呂元美 編次

侄呂奇策

男呂兆祥 訂閱

孫呂逢時

啓聖公祠

按自唐以來以顏曾思孟配享坐堂上而顏無繇曾點孔鯉皆坐廡下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國朝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祠廟祀啓聖王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激配享程珦朱松從祀禮官議不合遂已十四年侍郎魯鐸復請亦不合已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奏稱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

之本意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

世宗從張璁議詔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激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萬曆二十二年又添入周輔成從祀

配享先賢

顏無繇曲阜曾點嘉祥孔鯉曲阜孟激鄒縣

從祀先儒

程珦洛陽朱松婺源蔡元定建陽周輔成道州

改祀先賢

林放兗州遠衛輝

改祀先儒

鄭玄高密鄭衆開封盧植涿州服虔滎陽

范甯鄆陵

罷祀

公伯寮兗州秦冉汝寧顏何曲阜荀况趙人

戴聖梁人劉向漢宗楊雄成都賈逵扶風

馬融扶風何休任城王肅東海王弼山陽

杜預京兆王安石臨川吳澄崇仁



啓聖公孔氏

叔梁紇嘗爲魯陬邑大夫。初娶魯之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於是乃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幼曰徵在。顏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爲卿士，實先聖王之裔。今其身長十尺，武力絕人，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禱于尼山，生孔子。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二十四歲而顏氏卒，合葬于防山。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封叔梁紇齊國公，顏氏魯國太夫人。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叔梁紇啓聖王，顏氏啓聖王夫人。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啓聖公孔氏。

啓聖公廟在曲阜縣東南六十里，尼山書院西北。啓聖公墓在曲阜縣東二十里，叔梁大夫與顏氏合葬墓。南負防山，北臨泗水。墓前有齊國公廟，廊廡重門俱備。金明昌甲辰，衍聖公孔元措立石，表其神道，溢津高翹書。墓之東南三步許，伯皮墓在焉。本朝永樂間，知縣孔希範立石，祭春用清明，冬用十月三日，衍聖公主祭。

先賢顏氏

顏無繇字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爲魯卿士，娶齊姜氏，生復聖顏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杞伯。從祀孔廟。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曲阜侯。元順帝元統三年，加封杞國公，謚文裕。追封姜氏杞國夫人，謚端獻。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氏，遷配啓聖祠。杞國公廟在曲阜縣復聖廟右。

杞國公墓在曲阜縣城東二十里防山之陽，顏林復聖墓西北。

先賢曾氏

曾點字子皙。少孔子六歲。從學於孔子。季武子卒。大夫往弔。點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曾皙。孔子之所謂狂者也。孔子嘗誘使言志。點願偕童冠。夫子與之。生宗聖曾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宿伯。從祀孔廟。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萊蕪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曾氏。遷配啓聖祠。萊蕪侯廟。在嘉祥縣宗聖廟西。其制正殿五間。寢殿三間。東西廡各三間。以曾元。曾華。曾申。曾西從祀。

曾皙墓。在兗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南成山。史記。曾子南武城人。按南武者。漢泰山郡南城。卽今之費縣也。今祀於嘉祥縣。誤矣。

先賢孔氏

孔鯉字伯魚。孔子之子也。孔子十九歲娶於宋之亓官氏。二十歲而生鯉。是年初仕魯。爲委吏。適昭公以二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其子。孔子嘗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早聞過庭之訓。旣長。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先孔子卒。生述聖子思子。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泗水侯。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先聖。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孔氏。配享啓聖祠。伯魚墓。在曲阜縣孔林先聖墓東。少南。相去僅數步。墓前有碑。鐫泗水侯墓。孔子商人。蓋尚右也。



先賢孟孫氏

孟激字公宜娶仇氏生亞聖孟子。孟子生三歲而公宜卒。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有三遷之教。孟子爲卿於齊道不行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君子謂孟母知婦道。元仁宗延祐三年追封孟激爲邾國公仇氏爲邾國宣獻夫人。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孟氏配享啓聖祠。孟母祠在鄒縣城南子思書院之右相傳卽孟子故宅。元成宗元貞初縣尹司居敬建名曰斷機堂。順帝至元三年僉憲楊國賢命有司重修奎章閣學士李涇爲記。

國朝正統四年知縣房岳重修教授裴侃記。天順

五年縣丞宋融捐俸重修大學士許彬爲記。嘉靖四十一年知縣章時鸞萬曆十年知縣許守恩相繼重修。三十七年知縣胡繼先又添配房東西各三楹易斷機堂爲孟母祠。

孟母廟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四十里世傳孟母祈釐之所。

孟母故宅有二

一在鄒縣馬鞍山之西孟子所生之地也今名付村。

一在山西太原府榆次縣相傳孟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徙鄉。

孟父母墓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元成宗元貞元年縣尹司居敬始修墓樹碑張頌爲記。萬曆二十五年知縣王一楨捐俸置地二十畝以守墓自爲記。三十七年知縣胡繼先復置神道地六畝。

按孟子之父名激字公宜而今之祀典皆曰孟孫氏魯之以孟孫稱者多矣不近汎與改而正之竊有望於秉禮者。其母仇氏稽諸聞見此姓甚稀。今河間府青縣審冊有一甲內戶丁皆仇姓也。

先儒程氏

程珦字伯溫，宋人。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曾祖羽，贈太子少師。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父適，皇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伯溫四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曾祖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祖而下，葬河南，遂爲河南人。仁宗錄舊臣後，以伯溫爲黃陂尉。久之，知龔州，徙知磁州，又徙漢州，累轉大中、大天。宋哲宗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葬伊川。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程氏。河東書院在湖廣黃州府治東。宋仁宗天聖中，程珦爲黃陂尉，生二子，顯、頤，於官舍。理宗寶祐間，單懷李節來守，請建書院祀焉。初在郡城中，後改建於此。

先儒朱氏

朱松字喬年，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喬年登進士第，除秘書省正字，轉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出知饒州，請詞家居。嘗師羅豫章，與李延平爲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辯急害道，因取古人佩章之義，名其齋以自警。文章行義爲學者師。有文集行於世。當疾革時，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屏山劉子翬、彥冲。且顧謂子熹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聽。」故喬年歿而熹卽稟學於三君子之門。喬年卒於高宗紹興十三年，享年四十有七。元順宗至正二十一年，謚獻靖。二十二年，追封齊國公。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朱氏。

朱松墓在崇安縣西塔山，後遷縣東南寂歷一山。祝夫人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



儒藏

先儒蔡氏

蔡元定字季通。蔡子沉之父也。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季通。曰。此孔孟正脉也。季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元晦名。往師之。元晦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元晦必俾先從季通質正焉。太常寺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宋寧宗慶元四年卒。葬於西山之足。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謚文節。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于元晦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元晦爲之序。生子二。長淵。次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別有傳。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蔡氏。

先儒周氏

周輔成。周子敦頤之父也。維周之先。自帝嚳生后稷。至太王。邑於周。後遂以爲氏。漢興。封周後於汝南。輔成蓋其後也。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衆而業儒。祖從遠。父智強。智強五子。長識。宋仁宗天聖五年。王堯臣榜第二甲及第。終汀州上杭縣令。次鐸。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伯高。舉進士。某年特奏名。迪功郎。輔成。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卒。葬道州營道縣營樂鄉鍾樂里樓田。累贈建議大夫。先娶唐氏。生子礪。礪生仲韋。唐氏卒。侍禁鄭燦。其先成都人。隨孟氏入朝。因留於京師。有女先適盧郎中。盧卒。後爲諫議公繼室。是生敦頤。國朝萬曆二十三年。禮部覆湖廣撫按郭惟賢等本奉。

聖旨。是周輔成。准從祀啓聖祠。稱先儒周氏。

改祀於鄉者七人

春秋林放

林放字子丘，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清河伯，從祀。宋真宗加封長山侯。

國朝嘉靖九年，以家語史記俱不載弟子列，改祀。

春秋蘧瑗

蘧瑗字伯玉，河南衛輝府人。仕衛爲大夫。靈公立，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聞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問之，果蘧伯玉。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孔子至衛，主於其家，稱之曰「君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衛伯，從祀。宋真宗加封內黃侯。

列改祀

蘧伯玉墓在北直大名府開州長垣縣南一十五里，墓傍有祠。

東漢鄭玄

鄭玄字康成，山東萊州府高密縣人。尚書僕射崇八世孫也。玄少好學，習孝經、論語，兼通三正曆、九章算術。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玄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玄因從融質諸疑義，及玄業成，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既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玄不得已，載病從。至元城卒，年七十四。歸葬礪阜山。所註禮記六十三卷，周禮四十二卷，儀禮十七卷。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追封高密伯。嘉靖九年，以學未顯著，改祀。鄭玄書院在萊州府卽墨縣東南二十五里。鄭玄墓在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唐太宗貞觀中嘗禁樵採。



東漢鄭眾

鄭眾字仲師、河南開封府人。有功諸經、聞杜子春能讀周禮、往受業焉。自爲周官傳。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追封中牟伯。

東漢盧植

盧植字子幹、北直順天府涿州人。受學於馬融、有功諸經。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追封良鄉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學未顯著、改祀。

東漢服虔

服虔字子慎、河南開封府滎陽縣人。註春秋左氏傳、前漢書、及著辭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封滎陽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學未顯著、改祀。

晉范甯

范甯字武子、河南開封府鄆陵縣人。註春秋穀梁傳。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追封新野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學未顯著、改祀。

罷祀者十五人

春秋公伯寮

公伯寮字子周、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任伯、從祀。宋真宗加封壽張侯。

春秋秦冉

秦冉字開、河南汝寧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彭衙伯、從祀。宋真宗加封新息侯。

春秋顏何

顏何字冉、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開陽伯、從祀。宋真宗加封堂邑侯。

國朝嘉靖九年、以家語不載、疑史記誤書、罷祀。

周末荀况

荀况字卿、趙人。楚蘭陵令。作荀子三十篇。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追封蘭陵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言性惡罷祀。

漢楊雄

楊雄字子雲、四川成都人。作法言。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追封成都伯。

國朝洪武二十九年，以事王莽罷祀。

漢戴聖

戴聖字次君，梁人，傳小戴禮。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追封楚丘伯，徽宗改封考成伯。國朝嘉靖九年，以賊吏罷祀。

漢劉向

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作說苑、新序。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追封彭城伯。國朝嘉靖九年，以誦神仙方術罷祀。

東漢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受周禮于杜子春，有禮解行于世，又著經傳義詁及論難。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加封岐陽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會附圖讖罷祀。

東漢馬融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註詩、易、三禮、尚書若干卷。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追封扶風伯。

國朝嘉靖九年，以黨附勢家罷祀。

東漢何休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註春秋公羊傳。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追封任城伯。國朝嘉靖九年，以註風角等書罷祀。

魏王肅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贈司空。

國朝嘉靖九年，以爲司馬師畫策篡位罷祀。

魏王弼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注周易九卷。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追封偃師伯。國朝嘉靖九年，以宗旨老莊罷祀。

晉杜預

杜預字元顗，京兆杜陵人，註春秋左氏傳，時號杜武庫。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贈司徒。國朝嘉靖九年，以建短喪罷祀。

宋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人，徽宗崇寧三年配享孔子廟庭。政和三年，追封安石舒王及



子雱臨川伯從祀。欽宗靖康元年以其學術之謬蠹國害民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孝宗淳熙四年去雱畫像。理宗淳祐四年黜安石從祀。

元吳澂

吳澂字幼清江西撫州府崇仁縣人。一生惓惓焉羽翼聖經著述甚多有孝經章句易春秋禮記纂言學基學統等集行於世。

國朝正統八年追封臨川郡公從祀。嘉靖九年以忘宋事元罷祀。

擬祀三十八人孔廟三十五人

福建八人浙江七人江西六人山東四河南三陝西三北直二南直二四川二山西一

孔門二人

懸 宣 山東兗州府人

顏 何 山東兗州府人

漢儒一人

鄭 玄 山東萊州府人

唐儒一人

孔穎達 北直真定府人

宋儒十七人

范仲淹 南直蘇州府人

魏了翁 四川邛州蒲江縣人

李 侗 福建延平府人

羅從彥 福建漳州府人

何 基 浙江金華府人

王 柏 浙江金華府人

金履祥 浙江金華府人

黃 幹 福建福州府人

輔 廣 浙江嘉興府人

蘇 軾 四川眉州人

孫 復 山西平陽府人

文天祥 江西吉安府人

岳 飛 河南彰德府人

游 酢 福建建寧府人

呂大臨 陝西西安府人

謝良佐 河南汝寧府人

胡 宏 福建建寧府人

元儒二人

劉 因 北直保定府人

許 謙 浙江金華府人



明儒 十二人

蔡清 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

陳真晟 福建漳州府人

羅倫 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

章懋 浙江金華府蘭谿縣人

黃仲昭 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

吳與弼 江西撫州府崇仁縣人

鄒守益 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

王艮 南直揚州府人

羅欽順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

羅洪先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

呂柟 陝西西安府高陵縣人

曹端 河南河南府汴池縣人

孟廟擬配 一人

韓愈 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

孟廟擬祀 三人

趙岐 陝西西安府人

孫奭 山東東昌府人

錢唐 浙江寧波府象山縣人

擬祀孔廟三十五人 孔門二 漢一 唐一 明十二

孔門 二人

懸壺

餘冬序錄曰：懸壺，今家語作懸壺，禮記檀弓篇：懸子疑卽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宜補贈懸壺爵號，列諸從祀。按家語有懸壺而無鄒單，史記有鄒單而無懸壺，疑卽一人，以姓名相近而誤耳。且其字，家語曰子象，史記曰子家，象字類家字，疑亦誤書。今當祀懸壺而罷鄒單，似爲近之。蓋與其從史記，不若從家語也。

顏何

顏子世家云：顏氏世爲魯國卿大夫，魯國之族最爲蕃衍，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居其八，顏無繇、顏回、顏辛、顏高、顏祖、顏之僕、顏何、顏魯。及考顏氏裔孫，顏之推所著家訓，亦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又顏子四十代孫顏真卿序家譜云：孔門達者顏氏有八，名同世家。國朝嘉靖九年，張璁引程敏政之議曰：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史記載之，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遂奏罷其祀。今冉雖別無可考，以索隱世家

之推、真卿說考之、則何爲子淵之族。其不當罷祀也明矣。以未定之說黜已祀之賢、舉而祀之、尚有望於將來。

漢儒 一人

鄭玄

傳經功大、後鮮其儔、且稱懿行君子。昔祀於廟、今改於鄉、宜復其祀。

唐儒 一人

孔穎達

見 皇明奏疏王禕。

宋儒 十七人

范仲淹

見 皇明奏疏王禕。

魏了翁

見 皇明奏疏王禕。

李侗

丘瓊山曰、在宋言者屢以歐陽修、蘇軾、孫復、胡瑗爲請、而近日亦往往有以楊時、羅從彥、李侗爲言。事下儒臣議、議者皆不之從、以其無功於經也。見大學衍義補。按、侗元順帝至正間已從

祀。見疏議輯畧程敏政疏。成化元年、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享。見憲章錄。萬曆十二年、少詹事沈一貫疏中、惜游酢、呂大臨、謝良佐、羅從彥、李侗、胡宏六人不能盡祀。見從祀疏議錄。

羅從彥

見衍義補、憲章錄。

何基

成化三年、浙江按察司僉事辛訪奏、要將金華府宋儒何基、王栢、元儒金履祥、許謙封爵從祀。該翰林院議得、止可照龜山楊時事例、立祠鄉郡、春秋祭祀。見憲章錄。

王栢

見憲章錄。

金履祥

見憲章錄。

黃榦

見薛瑄傳。

輔廣

見薛瑄傳。

蘇軾

見衍義補。

孫復

見衍義補。

文天祥

嘉靖元年、四川叅政許讚奏曰、臣聞之或人曰、文天祥、岳飛皆可從祀孔子、而馬融、楊雄皆在可斥、正以重綱常倫理之實、而輕言語文字之習也。見薛文清行實錄。

岳飛

見薛文清行實錄。

游酢

隆慶中、工部侍郎游居敬特疏請從祀。萬曆十二年、沈一貫疏中首惜酢不能盡祀。

呂大臨

見崇祀錄。

謝良佐

見崇祀錄。

胡宏

見崇祀錄。

元儒二人

劉因

成化元年助教。言元儒劉因、許謙宜祀。見憲章錄。弘治元年、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議、薛瑄嘗與元儒劉因並欲從祀、以人謂其無所著述而止。見今言。

許謙

兩見憲章錄。

明儒十二人

蔡清

萬曆元年祀於鄉。十二年、御史黃師顏祭酒張位、洗馬陳于陛、少詹事沈一貫、侍郎周子義、給事中王士性、萬象春、十六年、僉都御史詹仰庇俱請從祀孔廟。見崇祀錄及奏疏。

陳真晟

萬曆元年祀於鄉。十二年、御史黃師顏、少詹事沈一貫、給事中王士性、田大年俱請從祀孔廟。見崇祀錄。

羅倫

萬曆十二年、御史黃師顏、給事中田大年、王士



無藏

性、少詹事沈一貫、光祿寺丞李楨俱請從祀孔廟。見崇祀錄并疏。

章懋

萬曆元年祀於鄉。十二年、侍郎周子義、左都御史趙錦、少詹事沈一貫、給事中田大年、王士性、御史黃師顏、二十五年御史唐一鵬俱請從祀孔廟。見崇祀錄并疏。

黃仲昭

見崇祀錄、沈一貫、黃師顏疏。

吳與弼

見崇祀錄、沈一貫、田大年、及御史許子良疏。

鄒守益

見崇祀錄、沈一貫、趙錦、田大年疏。

王艮

見崇祀錄、張位、沈一貫、田大年、王士性疏。

羅欽順

見崇祀錄、張位、趙錦、李楨、及員外郎蕭景訓疏。

羅洪先

見崇祀錄、張位、蕭景訓、及侍郎舒化疏。

呂楠

見崇祀錄、周子義、趙錦、李楨、王士性疏。

曹端

見崇祀錄、李楨疏。

擬孟廟配享從祀者四人

配享一人

韓愈

按孟子之世後於閔、冉、而孔廟配享之位上於閔、冉者、功大故也。程、朱表章孟氏之功、偉於趙岐、孫奭、而不敢議祀於孟廟者、德盛故也。韓退之之功之德、使在孟門、當爲具體、章、丑所不敢望也。且又與孟子同祀孔廟矣、而復列於廡下、屈在盆成之後、孟子之靈弗安也。今既已祀之、理不忍廢、苟援孟子配食尼父之禮、升之堂上、東向以處、與樂正配、庶幽明兩懷焉。

從祀三人

趙岐

昔秦漢之間、孟子卑卑諸子間耳。自漢趙太常岐出、而始擬其人於宣尼、齊其書於論語、尊以亞聖、創爲傳註。至其生平制行、孝能錫類、忠足衛君、陷夷不辱、履危弗貳、剛直義烈、方之巖巖

氣象誠無愧焉。

孫奭

五季之亂、儒學掃地、昌黎之文未行、濂洛之道未開、宋孫宜公奭獨爲信好、參考羣說、彙成正義、雖舛誤不無一二、實與他註之漫無發明、及隨聲附和者、萬不侔矣。且又方重自持、質直事上、明於禮制、嫻於經術。若夫諫天書、止西祀、侍講仁宗、反覆規諷、真所謂非堯舜不陳者。校之推尊孟氏而諛言以佞新、斥賢以禍宋者、人品懸絕焉。

錢唐

按唐居常以豪杰自負、因元亂遂隱而不仕、年近六十、謁

太祖、賦長詩一章、稱旨、拜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去孟子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錢唐不難捐軀以諫、此其爲志、又豈禍福生死所能亂哉。

太祖覽其情詞剴切、遂復孟子祭、則其書之得列於學官、子孫世受其封爵、皆唐之力也。崇而祀之、以報其功、不亦合於公論、而有光於孟氏與。

曾廟配享從祀

東配

孔伋 曲阜縣人

西配

孟軻 鄒縣人

東廡

陽膚 南武城人

公明高 南武城人

孟儀 南武城人

西廡

樂正春 南武城人

單居離 南武城人

子襄 南武城人

沈猶行 南武城人

公孟子高 南武城人

公明儀 南武城人

公明宣 南武城人



孟廟配享從祀

東配

樂正克 利國侯

東廡

公孫丑壽光伯
青州人。浩生不害東阿伯。陳璠蓬萊伯。

屋廬子 奉符伯陳代 沂水伯公都子 平陰伯

高子泗水伯益成括萊陽伯子叔疑承陽伯

韓愈昌黎伯修武縣人攝陞西配。

西廡

萬章博興伯孟仲子新泰伯充鄒縣人虞昌樂伯

徐 辟 仙源伯 彭 更 雷澤伯 咸丘蒙 須成伯

桃應膠水伯季孫豐陽伯孔道輔宋司空曲阜人

按自古弟子之盛孔子之外無踰孟子。歷代之崇報及於弟子者亦惟二氏而諸賢無聞焉。議孔廟之祀者不下數十家而孟廟之祀寥寥自

世宗釐正祀典、孔門弟子及諸從祀者並罷封爵、止稱先賢、先儒、國學郡邑皆然、而孟子諸弟尚仍舊封、其師已易上公之號、而其徒乃襲侯伯之名、非所以安神靈、一王制也。宜以孔廟近例、改之爲當、竊有望於秉禮者。

先賢先儒分省姓氏配享從祀以祀擬祀共一百六十一罷祀者不載。

山東、北直、湖廣、山西、四川、廣東、
南直、河南、福建、江西、浙江、陝西、

山東六府三州八十九縣。兗州府三青州府二濟南府二東昌府二萊州府二共七十一人。

兖州府四州二十三縣
四配

顏回曾參孔伋孟軻
十哲先賢六人

閔 損 冉 耕 丹 雍 宰 子 舟 求

配享啓聖祠先賢四人
曾點 孔鯉 孟激

從祀先賢四十人
滄臺藏明
宓不齊
南宮适
商瞿
樊須

伯有
若公西赤梁綏顏辛冉
綏季秦雅鰓類高冉
綏從父

商	澤	公夏首	奚容蒧	公肩定	顏祖
宰父	黑	秦	商	榮	旂
公	夏首	奚容蒧	公肩定	顏祖	左人鄧
公	夏首	奚容蒧	公肩定	顏祖	左人鄧

樂縣
欽成
鄭仲會
燕侯
原亢
顏之僕
忠

公西蕨 施之常 秦 非 申 根 顏 贈
從祀先儒五人

左丘明 穀梁赤 高堂生 孔安國 后蒼
改祀先賢一人

林放擬祀先賢二人

青
州
府
一
州
十
三
縣。

從祀先賢三人
公治長后處步叔乘

從祀先儒一人

濟南府四州二十六縣
從祀先賢一人

從祀先儒一人

東昌府三州十五縣。



鄒	從祀先賢一人
孫	從祀先賢一人
葉	從祀先賢一人
鄭	從祀先賢一人
登	登州府一州七縣
河南	河南府一州七縣
衛	衛州府一州七縣
端	端州府一州七縣
高	高州府一州七縣
遠	遠州府一州七縣
額	額州府一州七縣
巫	巫州府一州七縣
鄭	鄭州府一州七縣
卜	卜州府一州七縣
韓	韓州府一州七縣
漆	漆州府一州七縣
謝	謝州府一州七縣
原	原州府一州七縣
經	經州府一州七縣

杜	從祀先賢三人
曹	曹州府一州七縣
岳	岳州府一州七縣
南	南州府一州七縣
言	言州府一州七縣
范	范州府一州七縣
朱	朱州府一州七縣
朱	朱州府一州七縣
胡	胡州府一州七縣
王	王州府一州七縣
應	應州府一州七縣
池	池州府一州七縣
淮	淮州府一州七縣
徐	徐州府一州七縣
陝	陝州府一州七縣
西	西州府一州七縣
秦	秦州府一州七縣
呂	呂州府一州七縣
趙	趙州府一州七縣

石作蜀	從祀先賢一人	鳳翔府一州七縣
張載	從祀先儒一人	平涼府三州七縣
漢中府	二州十四縣	慶陽府一州四縣
延安府	三州十七縣	
湖廣	十五府十六縣	共四人
荆州府	二州十一縣	永州府二人
公孫龍	任不齊	
永州府	一州六縣	
周輔成	從祀先儒一人	
周敦頤	從祀先儒一人	
武昌府	一州九縣	漢陽府二縣
黃州府	一州八縣	德安府一州五縣
承天府	二州五縣	鄖陽府七縣
襄陽府	一州六縣	岳州府一州七縣
長沙府	一州十一縣	實慶府一州四縣
衡州府	一州八縣	辰州府一州六縣
常德府	四縣	撫州府五縣
福建	八府一州	建寧府六縣
建寧府	一州八縣	延平府二縣
泉州府	一州八縣	漳州府二縣
蔡元定	從祀先儒一人	福州府一縣
胡安國	從祀先儒三人	
蔡沅	從祀先儒二人	真德秀
游酢	從祀先儒一人	
楊時	從祀先儒一人	
李侗	從祀先儒一人	

漳州府	十縣	擬祀先儒二人
羅從彥	從祀先儒一人	陳真晟
黃幹	從祀先儒一人	
泉州府	七縣	
蔡清	從祀先儒一人	
黃仲昭	從祀先儒一人	
江西南昌府	四縣	汀州府八縣
吉安府	一州	撫州府二人
歐陽修	從祀先儒一人	
文天祥	從祀先儒五人	鄒守益 羅欽順 羅洪先
陸九淵	從祀先儒一人	
吳與弼	從祀先儒一人	
胡居仁	從祀先儒一人	
南昌府	一州七縣	瑞州府三縣
南康府	四縣	九江府五縣
廣信府	七縣	建昌府五縣
贛州府	十二縣	袁州府四縣
浙江	十一府一州	南安府四縣
金華府	八縣	寧波府六縣
呂祖謙	從祀先儒五人	紹興府六縣



何基 紹興府入縣。相 從祀先儒一人	王守仁 嘉興府七縣。 擬祀先儒一人	韓愈 寧波府五縣。 擬祀先儒一人	錢唐 杭州府。縣。湖州府。縣。台州府。縣。衢州府。縣。 嚴州府。縣。溫州府。縣。處州府。縣。順天府。縣。保定府。縣。共六人。	北直 入府。縣。保定府。縣。共六人。	河間府。縣。保定府。縣。共六人。	毛長 順天府。縣。保定府。縣。共六人。	邵雍 順天府。縣。保定府。縣。共六人。	盧植 順天府。縣。保定府。縣。共六人。	孔穎達 順天府。縣。保定府。縣。共六人。	劉因 保定府。縣。保定府。縣。共六人。	廣平府。縣。保定府。縣。共六人。	山西 平陽府。縣。保定府。縣。共六人。	王通 平陽府。縣。保定府。縣。共六人。	孫復 平陽府。縣。保定府。縣。共六人。	繼澤 平陽府。縣。保定府。縣。共六人。
-------------------------	-------------------------	------------------------	--	-----------------------	------------------	------------------------	------------------------	------------------------	-------------------------	------------------------	------------------	------------------------	------------------------	------------------------	------------------------

四川 成都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成都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張栻 成都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成都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魏了翁 成都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成都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蘇軾 成都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成都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保寧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保寧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叙安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叙安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龍安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龍安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順慶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順慶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嘉應州。縣。一百一十三縣。 嘉應州。縣。一百一十三縣。	廣東 廣州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廣州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陳獻章 廣州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廣州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惠州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惠州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肇慶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肇慶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雷州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雷州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廣西 桂林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桂林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梧州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梧州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柳州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柳州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太平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太平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思明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思明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龍溪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龍溪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江寧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江寧府。縣。一百一十三縣。	歸順州。縣。一百一十三縣。 歸順州。縣。一百一十三縣。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雲南二十府三十七州三十一縣 雲南府四州九縣 臨安府四州四縣
大理府四州三縣 楚雄府二州五縣
廣西府三州 廣西府四州二縣
廣南府一州 武定府二州一縣
永昌府一州二縣 鶴慶府二州
麗江府四州一縣 景東府
順寧府 永寧府
蒙化府 永寧府
鎮沅府 沅江府
新化州 北勝州
貴州十府八州 鎮遠府二縣
貴陽府二縣 都勻府二州一縣
黎平府一縣 銅仁府一縣
思南府三縣 平越府一州三縣
石阡府一縣 思州府
安順府二州 思州府
普安州 繼定番州 繼廣順州
按兩直十三省共府一百六十州二百三十五縣
一千一百六十五通計一千五百六十學而九邊
各衛學不與焉。今查配享從祀擬祀者僅一百六
十一信乎人才之難也。雖然鍾靈毓秀其氣運在
天地作興鼓舞其教化在朝廷而英雄豪傑之士
苟能以聖賢自期待行藏窮達固不可必而卓然
任斯道之重則其法天下傳後世乃人人性分內
事也其誰禁之哉。至于擬祀諸儒俱學行兼優有
功聖門者。該省撫按及本家子孫各宜奏請從祀

焉。

聖門志卷之二 中終

校記

①封：當衍。

②詞：當作「祠」。

③建：當作「諫」。



聖門志卷之二下

海鹽呂元普纂輯

禹城劉士驥 參考

吳江周順昌

兄呂元美 編次

侄呂 濬

男呂兆祥 訂閱

侄孫呂 陽

魁名內閣分省姓氏

按

國朝尊崇

聖教首重制科尤重鼎甲。至于內閣論思密勿、筦天下樞機、關係尤重。雖二百五十年來、名公鉅卿、文章德業之選、固不盡出于此。然

王制之所重、天地山川之精英、亦若有所靳焉、而不輕洩。故以四海之廣、而全盛者未易多得、人才之生、洵不偶然。迺若薛文清之理學、王守溪、錢鶴灘之才望、固已從祀聖廟、垂芳百世矣。商輅科名爵位、雖冠

本朝、而有意忌才、未免失之卑陋狹隘。他如嚴嵩

之擅權、張懋修、沈同和之假元、縱名冠多士、而位極人臣、止遺臭于萬年耳。奚足貴哉。余俱彙集而臚列之、以爲戒勉。後有與者可次第載也。自洪武四年辛亥至天啓二年壬戌、凡八十一科、內洪武二十年丁丑分南北、前後兩榜。通共登第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一名。會元八十二人、鼎甲二百四十六人、內閣一百一十三人。通共四百四十一人。內重六。

浙江 九人 南直 九人 江西 八人 福建 七人 湖廣 二人 北直 二人 山東 十六人 河南 十五人 廣東 十四人 四川 十三人 陝西 十一人 山西 八人 廣西 四人 雲南 無 貴州 無。

浙江 紹興府 寧波府 嘉興府 湖州府 杭州府 金華府 嚴州府 溫州府 處州府 台州府 共九十一人。狀元 紹興府 寧波府 嘉興府 湖州府 杭州府 金華府 嚴州府 溫州府 處州府 台州府 共九十一人。張 信 寧波府 定海縣 周 旋 溫州府 永嘉縣 商 輅 嚴州府 淳安縣 謝 遷 紹興府 餘姚縣 王 華 紹興府 餘姚縣 李 旻 杭州府 錢塘縣 姚 涑 寧波府 慈谿縣 韓 應龍 紹興府 餘姚縣 茅 璣 杭州府 錢塘縣 秦 鳴雷 台州府 臨海縣 唐汝楫 金華府 蘭谿縣 諸大綬 紹興府 山陰縣 范應期 湖州府 烏程縣 羅萬化 紹興府 會稽縣 張元汴 紹興府 山陰縣 朱國祚 嘉興府 秀水縣



楊守勤 寧波府慈谿縣人 萬曆甲辰詩 韓 敬 湖州府歸安縣人 萬曆庚戌詩

錢士升 嘉興府嘉善縣人 萬曆甲辰詩 榜眼 金華府一 寧波府六 嘉興府三 台州府一 共十九人

戴德葵 寧波府奉化縣人 洪武甲戌詩 杜 寧 台州府天台縣人 宣德丁未詩

呂 原 嘉興府秀水縣人 正統壬戌詩 楊守趾 寧波府鄞縣人 成化戊戌詩

黃 珣 嘉興府餘姚縣人 成化辛丑詩 王 瓚 溫州府永嘉縣人 弘治丙辰詩

豐 熙 寧波府鄞縣人 弘治己未詩 孫 清 嘉興府餘姚縣人 弘治壬戌詩

董 玘 嘉興府會稽縣人 弘治己丑詩 余 本 寧波府鄞縣人 正德辛未詩

陸 錢 寧波府鄞縣人 正德辛巳詩 程文德 金華府永康縣人 嘉靖己丑詩

孫 陞 嘉興府餘姚縣人 嘉靖乙未詩 潘 晟 嘉興府新昌縣人 嘉靖辛丑詩

陶大臨 嘉興府會稽縣人 嘉靖丙辰詩 毛倬元 嘉興府餘姚縣人 嘉靖己未詩

李自華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乙丑詩 邵景堯 寧波府象山縣人 萬曆戊戌詩

施鳳來 嘉興府平陽縣人 萬曆丁未詩 探花 紹興府一 寧波府三 杭州府二 湖州府二 共十五人

吳公達 嘉興府嘉善縣人 洪武辛亥詩 花 綸 杭州府仁和县人 洪武乙丑詩

盧原質 嘉興府嘉善縣人 洪武辛亥詩 劉 諤 嘉興府嘉善縣人 洪武丁丑詩

王 鉅 嘉興府嘉善縣人 洪武辛亥詩 陳秉中 湖州府烏程縣人 天順丁丑詩

鄭 環 嘉興府嘉善縣人 洪武辛亥詩 謝 丕 嘉興府嘉善縣人 弘治乙丑詩

袁 煒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戊戌詩 胡正蒙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丁未詩

溫應祿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戊戌詩 余有丁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壬戌詩

趙志舉 金華府蘭谿縣人 隆慶戊辰詩 王應選 寧波府慈谿縣人 萬曆甲戌詩

陶望齡 嘉興府嘉善縣人 萬曆己丑詩 八會元 嘉興府嘉善縣人 萬曆己丑詩

俞友仁 嘉興府嘉善縣人 洪武辛亥詩 陳 璵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葉 恩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趙 鼎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陳 詔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姚 夔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商 輅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陳 選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章 懋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董 玘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邵 銳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袁 煒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胡正蒙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孫 鑣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馮夢禎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陶望齡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楊守勤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施鳳來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韓 敬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重內閣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黃 淮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商 輅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俞 剛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王 寧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呂 原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謝 遷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張孚敬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呂 本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袁 煒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高 儀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潘 晟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余有丁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潘 晟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潘 晟 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辛丑詩

趙志皋

見前。

沈一貫

寧波府鄞縣人。

朱廣

紹興府山陰縣人。

朱國祚

見前。

沈灌

湖州府烏程縣人。

孫如游

紹興府餘姚縣人。

朱國禎

湖州府烏程縣人。

南直

蘇州府常熟縣人。

狀元

蘇州府常熟縣人。

許觀

池州府貴池縣人。

邢寬

池州府貴池縣人。

施榮

蘇州府吳縣人。

吳寬

蘇州府吳縣人。

錢福

松江府華亭縣人。

毛澄

蘇州府崑山縣人。

朱希周

蘇州府崑山縣人。

顧鼎臣

蘇州府崑山縣人。

唐阜

徽州府歙縣人。

沈坤

蘇州府崑山縣人。

李春芳

揚州府興化縣人。

丁士美

淮安府清河縣人。

申時行

嘉興府吳縣人。

孫繼皋

常州府無錫縣人。

沈懋學

寧國府宣城縣人。

唐文獻

松江府華亭縣人。

焦竑

南京府江浦縣人。

朱之蕃

南京府江浦縣人。

張以誠

松江府青浦縣人。

周延儒

常州府宜興縣人。

文震孟

蘇州府長洲縣人。

榜眼

蘇州府長洲縣人。

苗象

鳳陽府定遠縣人。

劉江

應天府江寧縣人。

陳鑑

蘇州府長洲縣人。

徐溥

常州府宜興縣人。

陸鈇

蘇州府崑山縣人。

程敏政

徽州府休寧縣人。

丁溥

松江府華亭縣人。

景陽

揚州府江都縣人。

瞿景淳

蘇州府崑山縣人。

曹大章

蘇州府崑山縣人。

王錫爵

蘇州府崑山縣人。

劉城

蘇州府崑山縣人。

余孟麟

蘇州府崑山縣人。

湯賓尹

蘇州府崑山縣人。

王衡

蘇州府崑山縣人。

孔貞運

蘇州府崑山縣人。

倪謙

蘇州府崑山縣人。

王與

蘇州府崑山縣人。

徐鎰

蘇州府崑山縣人。

陸簡

蘇州府崑山縣人。

王整

蘇州府崑山縣人。

靳貴

蘇州府崑山縣人。

陳瀾

蘇州府崑山縣人。

蔡昂

蘇州府崑山縣人。

崔桐

蘇州府崑山縣人。

徐階

蘇州府崑山縣人。

吳情

蘇州府崑山縣人。

顧天峻

蘇州府崑山縣人。

孫慎行

蘇州府崑山縣人。

顧起元

蘇州府崑山縣人。

吳宗達

蘇州府崑山縣人。

錢謙益

蘇州府崑山縣人。

陳仁錫

蘇州府崑山縣人。

會元

蘇州府崑山縣人。

施顯

蘇州府崑山縣人。

許觀

蘇州府崑山縣人。

董璘

蘇州府崑山縣人。

陸錢

蘇州府崑山縣人。

費閻

蘇州府崑山縣人。

吳寬

蘇州府崑山縣人。



王鏊 見前	趙寬 蘇州府吳江縣人	儲燿 揚州府泰州人	陳澗 見前	許穀 應天府上元縣人	瞿景淳 見前	王錫爵 見前	湯賓尹 見前	周延儒 見前	重九內閣 蘇州府一鎮江一應天一鳳陽一松江一常州一和州一共十五人	苗衷 見前	張益 應天府江寧縣人	王鏊 見前	靳貴 見前	徐階 見前	李春芳 見前	王錫爵 見前	顧秉謙 蘇州府崑山縣人	江西 吉安府一南昌府一廣信府一撫州府一饒州府一臨江府一共八十八人	狀元 吉安府一南昌府一廣信府一共十六人	吳伯宗 撫州府金谿縣人
錢福 見前	唐順之 常州府武進縣人	陸樹聲 松江府華亭縣人	曹大章 見前	吳默 蘇州府吳縣人	顧起元 見前	沈同和 蘇州府吳江縣人	高穀 揚州府興化縣人	徐溥 見前	曹元 和州含山縣人	顧聘臣 見前	嚴訥 蘇州府常熟縣人	申時行 見前	許國 徽州府歙縣人	顧秉謙 蘇州府崑山縣人	江西 吉安府一南昌府一廣信府一撫州府一饒州府一臨江府一共八十八人	狀元 吉安府一南昌府一廣信府一共十六人	吳伯宗 撫州府金谿縣人	胡廣 吉安府吉水縣人		

曾榮 吉安府永豐縣人	陳循 吉安府泰和縣人	劉儼 吉安府吉水縣人	謝一夔 南昌府新建縣人	羅倫 吉安府永豐縣人	曾彥 吉安府泰和縣人	舒芬 南昌府進賢縣人	榜眼 吉安府一撫州府一廣信府一共十五人	練子寧 臨江府新淦縣人	王良 吉安府吉水縣人	陳文 吉安府廬陵縣人	徐璣 吉安府廬陵縣人	劉戡 吉安府廬陵縣人	黃初 吉安府廬陵縣人	張春 吉安府廬陵縣人	傅冠 吉安府廬陵縣人	探花 吉安府廬陵縣人	李貫 吉安府廬陵縣人	劉素 吉安府廬陵縣人	孫日恭 南昌府豐城縣人
蕭時中 吉安府廬陵縣人	會鶴齡 吉安府廬陵縣人	彭時 吉安府廬陵縣人	彭教 吉安府廬陵縣人	張昇 吉安府廬陵縣人	費宏 吉安府廬陵縣人	羅洪先 吉安府廬陵縣人	尹昌隆 吉安府廬陵縣人	周述 吉安府廬陵縣人	劉昇 吉安府廬陵縣人	劉震 吉安府廬陵縣人	徐穆 吉安府廬陵縣人	羅理 吉安府廬陵縣人	吳道南 吉安府廬陵縣人	周孟簡 吉安府廬陵縣人	鄧珙 吉安府廬陵縣人	鍾復 吉安府廬陵縣人	孫日恭 南昌府豐城縣人	孫日恭 南昌府豐城縣人	

劉定之 吉安府永新縣人 正統丙辰易

董越 贛州府寧都縣人 成化己丑詩

羅欽順 吉安府泰和縣人 弘治癸丑書

費懋中 廣信府鉛山縣人 正德辛巳書

吳山 瑞州府高安縣人 嘉靖乙未詩

金達 饒州府浮梁縣人 嘉靖丙辰書

鄧以讚 南昌府新建縣人 隆慶辛未詩

趙師尹 九江府德安縣人 萬曆癸丑詩

五會元 吉安府八都察院人 南昌府二廣信府一

黃子澄 袁州府分宜縣人 洪武乙丑

吳溥 撫州府崇仁縣人 建文庚辰

朱縉 吉安府永豐縣人 永樂丙戌易

劉定之 見前

彭華 吉安府安福縣人 景泰甲戌春

程楷 饒州府樂平縣人 成化丁未詩

鄒守益 見前

陳棟 見前

重內閣 吉安府十南昌府三廣信府二撫州府二

吳伯宗 見前

胡廣 見前

羅璟 吉安府泰和縣人 天順甲申詩

曾追 吉安府泰和縣人 成化戊戌書

鄒守益 吉安府泰和縣人 正德辛未春

歐陽衡 吉安府泰和縣人 嘉靖丙戌易

姜金和 饒州府鄱陽縣人 嘉靖庚戌書

陳棟 南昌府南昌縣人 嘉靖乙丑詩

劉應秋 吉安府吉水縣人 萬曆癸未書

宋琮 吉安府泰和縣人 武丁丑前榜易

楊相 吉安府泰和縣人 永樂甲申易

劉哲 吉安府萬安縣人 宣德癸丑易

吳匯 臨江府新喻縣人 景泰辛未詩

夏積 吉安府吉水縣人 天順丁丑易

汪俊 廣信府弋陽縣人 弘治癸丑書

金達 見前

鄧以讚 見前

解縉 吉安府吉水縣人 洪武戊辰書

楊士奇 吉安府泰和縣人 洪武末舉文學

胡儼 南昌府南昌縣人 洪武丁卯舉人

陳循 見前

蕭鉉 吉安府泰和縣人 宣德丁未

劉定之 見前

尹直 吉安府泰和縣人 景泰甲戌書

桂萼 饒州府安仁縣人 正德辛未

嚴嵩 袁州府分宜縣人 弘治乙丑權奸

吳道南 見前

福建 福州府二泉州府一興化府一漳州府一

狀元 建寧府一漳州府一興化府一泉州府一

丁顯 建寧府建陽縣人 洪武乙丑

林環 興化府莆田縣人 永樂丙戌書

李騏 福州府長樂縣人 永樂戊戌

柯潛 興化府莆田縣人 景泰辛未詩

陳謹 福州府閩縣人 嘉靖癸丑詩

莊際昌 泉州府永春縣人 萬曆己未易

榜眼 泉州府五福州府四汀州府一

唐震 福州府閩縣人 洪武戊辰春秋

陳全 福州府長樂縣人 永樂丙戌詩

李貞 漳州府南靖縣人 永樂乙未春

金幼孜 臨江府新淦縣人 建文庚辰

彭時 見前

陳文 見前

彭華 見前

費宏 見前

夏言 廣信府貴谿縣人 正德丁丑詩

張位 南昌府新建縣人 隆慶戊辰書

劉一燝 南昌府南昌縣人 萬曆乙未詩

陳郊 福州府閩縣人 武丁丑前榜易

馬鐸 福州府長樂縣人 永樂壬辰易

林震 漳州府長泰縣人 宣德庚戌書

龔用卿 福州府懷安縣人 嘉靖丙戌禮

翁正春 福州府侯官縣人 萬曆壬辰易

張顯宗 汀州府寧化縣人 洪武辛未

林誌 福州府閩縣人 永樂壬辰易

龔錡 建寧府建安縣人 宣德庚戌春



<p>狀元 順天府一真定府一 共二人。</p> <p>曹 鼐 真定府寧晉縣人宣德癸丑禮。</p> <p>榜眼 順天府二保定府一 真定府一、共五人。</p> <p>劉 矩 大名府開州人永樂辛丑。</p> <p>白 鉞 真定府南宮縣人成化甲辰詩。</p> <p>孫承宗 保定府高陽縣人萬曆甲辰禮。</p> <p>探花 順天府一人。</p>	<p>岳 正 順天府涿縣人正統戊辰書。</p> <p>一會元 順天府二人。</p> <p>岳 正 見前。</p> <p>蔡茂春 順天府三河縣人嘉靖己未詩。</p> <p>重內閣 順天府三保定府三真定府二河間府一 大名府一順德府一、共十一人。</p> <p>張 瑛 順德府邢臺縣人洪武丙子舉人。</p> <p>王 文 保定府東鹿縣人永樂辛丑。</p> <p>徐有貞 順天府宛平縣人宣德癸丑易。</p> <p>劉 吉 保定府博野縣人正統戊辰禮。</p> <p>李 時 河間府任丘縣人弘治壬戌易。</p> <p>孫承宗 見前。</p>	<p>石 瑤 真定府藁城縣人成化丁未易。</p> <p>方從哲 錦衣衛籍德清人萬曆癸未詩。</p> <p>魏廣微 大名府南樂縣人萬曆甲辰書。</p> <p>湖廣 荊州九長沙三承天二漢陽二岳州二武昌一 襄陽一、衡州一、德安一、共二十二二人。</p> <p>狀元 岳州府一、襄陽府二、 荊州府一、共三人。</p> <p>黎 淳 岳州府華容縣人天順丁丑書。</p>	<p>任亨泰 襄陽府襄陽縣人洪武戊辰易。</p>
--	---	---	---------------------------------

張懋修 荆州府江陵縣人萬曆庚辰易

榜眼 漢陽府一、荊州府一、武昌府一、共三人

張嗣修 荊州府江陵縣人萬曆丁丑易 蕭良有 漢陽府漢陽縣人萬曆庚辰春

賀逢聖 武昌府江夏縣人萬曆丙辰易

探花 共三人 荊州府一、衡州府一

裴綸 荊州府監利縣人永樂辛丑詩 會朝節 衡州府臨武縣人萬曆丁丑詩

會可前 荊州府石首縣人萬曆辛丑書

重會元 承天府二、長沙府一、漢陽府一

魯鐸 承天府景陵縣人弘治壬戌書 張治 長沙府茶陵州人正德辛巳易

蕭良有 見前 表宗道 荊州府公安縣人萬曆丙戌書

劉必達 承天府景陵縣人天啟壬戌易

重內閣 德安府一、長沙府一、岳州府一

楊溥 荊州府石首縣人建文庚辰 李東陽 長沙府茶陵州人天順甲申書

楊一清 岳州府巴陵縣人成化壬辰書 表宗舉 荊州府石首縣人弘治庚戌

張壁 荊州府石首縣人正德辛未書 張治 見前

張居正 荊州府江陵縣人嘉靖丁未禮 何宗彥 德安府隨州人萬曆乙未詩

山東 兗州府二、萊州府一、濟南府三、共十六人

狀元 共三人 青州府一、東昌府一

韓克忠 東昌府武城縣人洪武丁丑後榜 馬愉 青州府臨朐縣人宣德丁未禮

趙秉忠 青州府益都縣人萬曆戊戌詩

榜眼 一

王恕 濟南府長清縣人洪武丁丑後榜

探花 共三人 東昌府二、濟南府一

張天瑞 東昌府清平縣人成化辛丑詩 王敕 濟南府歷城縣人成化甲辰詩

李廷相 東昌府濮州人弘治壬戌詩

會元 一

李舜臣 青州府樂安縣人嘉靖癸未書

重內閣 青州府三、兗州府二、濟南府一、萊州府一、共八人

馬愉 見前 許彬 兗州府寧陽縣人永樂乙未詩

劉珣 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戊辰書 毛紀 萊州府掖縣人成化丁未書

翟鑒 青州府諸城縣人弘治乙丑詩 殷士儋 濟南府歷城縣人嘉靖丁未禮

于慎行 兗州府東阿縣人隆慶戊辰詩 朱延禧 東昌府聊城縣人萬曆乙未書

河南 開封府七、河南府三、歸德府二、共十五人

狀元 一

孫賢 開封府杞縣人景泰甲戌詩

榜眼 共二人 開封府一、南陽府一

王教 開封府祥符縣人嘉靖癸未詩 馬之騏 南陽府新野縣人萬曆庚戌春

探花 一

邢一鳳 開封府祥符縣人嘉靖辛丑書

會元 一



任伯安 歸德府歸德府人

內閣 彰德府一河南府三歸德府一

李賢 南陽府鄧州人

焦芳 河南府泌陽縣人

劉忠 河南府陳留縣人

許瓚 河南府靈寶縣人

高拱 河南府新鄭縣人

廣東 廣州府一潮州府一

狀元 廣州府一潮州府一

倫文叙 廣州府南海縣人

黃士俊 廣州府南海縣人

榜眼 廣州府南海縣人

劉存業 廣州府東莞縣人

探花 廣州府南海縣人

涂瑞 廣州府番禺縣人

重會元 廣州府南海縣人

梁儲 廣州府順德縣人

霍韜 廣州府南海縣人

重內閣 廣州府南海縣人

丘濬 廣州府南海縣人

方獻夫 廣州府南海縣人

陝西 西安府一鳳翔府二慶陽府一

狀元 西安府武功縣人

康海 西安府武功縣人

榜眼 西安府武功縣人

楊鼎 西安府咸寧縣人

探花 西安府咸寧縣人

耿清 西安府咸寧縣人

劉俊 西安府咸寧縣人

重會元 西安府咸寧縣人

彭泰 西安府咸寧縣人

趙時春 西安府咸寧縣人

內閣 西安府咸寧縣人

馬自強 西安府咸寧縣人

四川 潼川府一重慶府一

狀元 潼川府重慶府人

楊慎 潼川府重慶府人

榜眼 潼川府重慶府人

周洪謨 潼川府重慶府人

劉春 潼川府重慶府人

李永通 潼川府重慶府人

呂梅 潼川府重慶府人

黃諫 潼川府重慶府人

王廷謨 潼川府重慶府人

楊鼎 潼川府重慶府人

李永通 潼川府重慶府人

李永通 潼川府重慶府人

探花 成都府一、潼川州一、

楊名 潼川州遂寧縣人嘉靖己丑春高節 成都府羅江縣人嘉靖壬辰禮

內閣 眉重慶府三、成都府二、潼川州一、

江淵 重慶府江津縣人宣德庚戌春萬安 眉州人正統戊

楊廷和 成都府新都縣人成化戊戌易席書 潼川州遂寧縣人弘治庚戌

陳以勤 重慶府西充縣人嘉靖辛丑禮趙貞吉 成都府內江縣人嘉靖乙未易

陳子聖 潼川州人隆慶戊辰禮

山西 大同府一、汾州府一、太原府一、

榜眼 共二人 郭翀 洪武辛亥春孔天胤 汾州人嘉靖壬

探花 太原府一、潞安府一、

焦勝 太原府樂平縣人洪武丁丑後榜劉龍 潞安府襄垣縣人弘治己未禮

內閣 平陽府三、大同府一、

薛瑄 平陽府河津縣人永樂辛丑書張四維 平陽府蒲州人嘉靖癸丑易

王家屏 大同府山陰縣人隆慶戊辰詩韓燝 平陽府蒲州人嘉靖壬辰春秋

廣西 桂林府一、

榜眼 人 呂調陽 桂林府大治人嘉靖庚戌易

探花 人 舒弘志 桂林府全州人萬曆丙戌禮記

重內閣二

蔣冕 桂林府全州人成化丁未書呂調陽 見前

雲南

貴州

狀元八十二人 南直二十一、浙江十九、江西十六、福建十二、湖廣三、山東三、廣東三、北直三、陝西二、河南一、

榜眼八十二人 浙江十九、南直十八、江西十五、福建十二、北直五、湖廣三、山東一、陝西一、廣西一、

探花八十二人 南直十七、浙江十五、福建十、陝西四、北直三、山東三、廣西一、

會元八十二人 南直二十二、浙江十九、江西十六、福建九、湖廣五、廣東四、陝西三、北直二、山東一、河南一、

內閣一百一十三人 江西十九、南直十五、北直十一、河南十、湖廣八、山東八、四川七、福建五、山西四、

廣西三、

三安商 裕宣德乙卯解元正統乙丑會元狀元

三中人 裕宣德乙卯解元正統乙丑會元狀元

成寧縣 裕宣德乙卯解元正統乙丑會元狀元

吳縣 裕宣德乙卯解元正統乙丑會元狀元

晉江 裕宣德乙卯解元正統乙丑會元狀元

貴池 裕宣德乙卯解元正統乙丑會元狀元

長洲 裕宣德乙卯解元正統乙丑會元狀元

華亭 裕宣德乙卯解元正統乙丑會元狀元

慈谿 裕宣德乙卯解元正統乙丑會元狀元



烏程韓敬萬曆庚戌會元狀元	宜興周延儒萬曆癸丑會元狀元	永春莊際昌萬曆己未會元狀元	常熟施顯洪武丁卯解元戊辰會元	臨海陳璉洪武戊子解元己丑會元	桐廬姚瑩正統戊午解元壬戌會元	七陽汪俊弘治己酉解元癸丑會元	金穀吳伯宗洪武庚戌解元辛亥狀元	泰和陳循永樂甲午解元乙未狀元	長樂李弘永樂丁酉解元戊戌狀元	吉水彭教天順己卯解元甲申狀元	餘姚謝遷成化甲午解元乙未狀元	錢塘李昱成化庚子解元甲辰狀元	國安楊維聰正德己卯解元辛巳狀元	洪武辛亥吳宗伯建文庚辰胡廣	永樂乙未陳循宣德丁未馬倫	宣德癸丑曹霖正統乙丑商輅	正統戊辰彭時弘治乙丑顧鼎臣	成化丁未李宏嘉靖壬戌申時行	嘉靖丁未朱國祚	萬曆癸未朱國祚	長樂馬鏊永樂壬辰狀元李馬永樂戊戌狀元	元御筆改馬為驥按宋乾道間單尚書獲生母	慶也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兩家爭葬其	長樂馬某娶妾生子鐸矣姪姪不吝孕而錄之	同邑李氏生子故以馬名之可謂奇矣	同胞四進士七姓	山陰周頌弘治壬戌簡討周初正德戊辰郎中周	祥正德辛巳給事中周澤嘉靖丙戌副都御史	俱同胞又雙生紹興郡中榜曰同胞四進士一	孔雙奇英	餘姚孫鑑嘉靖丙辰吏部尚書孫鋌嘉靖癸丑南	京禮部侍郎孫錦隆慶戊辰太僕卿孫鑣萬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戌會元南京兵部尚書俱嘉靖乙未榜眼南	京禮部尚書孫陞之子右都御史孫鑄之孫	七陽汪傑成化辛丑汪俊弘治癸丑會元禮部尚	書翰林院侍讀俱成化乙未進士參政汪鳳子	曹縣王崇文弘治癸丑副都御史王崇獻弘治丙	辰太僕寺卿王崇仁正德戊辰副都御史王崇	靖辛丑俱成化己丑副都御史王靖子	鄞縣戴整弘治己未布政使戴嘉靖癸未主事	金壇周應秋萬曆戊子解元乙未工部侍郎周廷	侍萬曆辛丑南京刑部主事周泰時萬曆丁未	山東參政周維特萬曆己未廣東香山知縣俱	大倉周墨弘治乙丑知府周坤正德戊辰知府周	兩世同胞六進士	武進陸慎正統乙丑陸愉天順庚辰陸怡成化乙	朱俱教諭陸淵子陸簡成化丙戌陸節弘治壬	戊陸範正德戊辰俱陸愷子	五世進士二姓	仁和江景泰辛未參政江淵玘子成化戊戌禮	部尚書江晚瀾子正德戊辰工部侍郎江圻曉	子隆慶戊辰會事江鐸圻子萬曆甲戌都御史	巴縣劉規成化己丑御史劉春規子成化丁未榜	劉起宗彭年子嘉靖戊戌行太僕卿劉世貴史	宗子隆慶戊辰布政	新都楊春嘉靖辛丑進士子延和先中戊戌進士	嘉興包沐嘉靖己未進士子權芳先中丙辰進士	烏程董遵萬曆癸未進士子嗣成先中庚辰進士	父于同榜進士	會稽陶大順陶允淳嘉靖乙丑科	三兄弟同榜舉人	南昌劉一規劉一煜劉一煥萬曆戊子科江西	華亭張拱瑞張履瑞張萬曆壬子科應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聖門志卷之二下終

聖門志卷之三上

海鹽呂元善纂輯

海澄周起元 參考

淄川張至發

兄呂元美 編次

侄呂維祺

男呂兆祥 訂閱

曾孫呂學孔

四氏封典 姓譜世紀
題育附

叙曰自戰國魏安釐王封孔子後爲魯國文信君、後累朝封號不一。宋仁宗至和二年始封爲衍聖公。哲宗元符元年又改封奉聖公。徽宗崇寧三年復封爲衍聖公。

國朝洪武元年詔封衍聖公。世襲鑄降銀印。十年設襲封府衙門。每遇萬壽聖節赴京朝賀。又奉旨准額設官屬人等。宜從衍聖公保舉堪用人數。具呈都省以憑銓用。景泰三年詔顏氏宗子世襲五經博士。嘉靖十八年欽授曾子後世襲五經博士。弘治十六年題准子思子奉祀書院博士。世以衍聖公次子承襲。正德元年設

衢州府世襲五經博士。景泰三年欽授孟子後世襲五經博士。每歲萬壽博士赴京慶賀。萬曆四十二年奏討博士印奉旨下部候給。洪武元年詔世襲曲阜知縣管理邑務。惟選賢能者授職。不以世次承襲。著爲令甲。宣德元年三氏學錄始以聖裔任。尼山洙泗書院前代各設山長奉侍香火。正德二年奏准改山長職銜爲學錄。嗟夫運會推移陵谷遷改。皇王之胤或夷爲編氓。名謚無稽。而四氏之後高爵厚祿。安富尊榮。與天地相爲悠久。余因摺撫國史。參考家乘。論次而傳列之。令纂服者庶幾盛美有彰。而誦法者不患文獻無徵矣。今以四氏之姓譜國朝之世官。歷代之科目。貢監。開達。俱備錄焉。

世襲職銜

聖公府孔氏襲封衍聖公一人。翰林院顏氏世襲五經博士一人。曾氏世襲五經博士一人。孔氏世襲五經博士二人。孟氏世襲五經博士一人。孔氏世襲曲阜縣知縣一人。四氏學學錄一人。尼山書院學錄一人。洙泗書院學錄一人。孔庭族長一人。林廟舉事一人。

孔氏姓譜

先師孔子黃帝之後也。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蟠極，蟠極生帝嚳，帝嚳生契。唐堯之臣，佐禹治水有功，始封于商，賜姓子，是爲子姓之祖。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華夏而有天下。天乙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生河亶甲，河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小乙，小乙生武丁，武丁生祖甲，祖甲生庚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當周武王克商時，封帝乙之子微子啓國于宋，以奉湯祀。啓卒，傳弟思衍，號曰微仲。微仲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丁公申生湣公熙，湣公熙生弗父何，遜國于弟厲公，何世爲宋卿。厲公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父勝，世父勝生正考父。三命益其又得商頌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始以孔爲氏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避華督之難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

紇，仕爲陬大夫。初娶魯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爲卿士，實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高姓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微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顏氏禱于尼丘之山，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妊十一月，而生先聖于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十月二十一日。庚子日甲申時，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間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生而首上圜頂，因名丘，字仲尼。有異質，其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什，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享年七十三歲，薨于周敬王四十四年壬戌四月乙丑日，卽今之二月十八日。至國朝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凡二千九十九有六年也。

宗子世紀



二代孔鯉字伯魚。生于周景王十三年己巳。適魯昭公。以二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因以名其子。早聞過庭之訓。既長。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歲。卒于周敬王三十七年戊午。生子伋。三代孔伋字子思。卒年六十有二。生子白。詳具四配列傳。不重書。

四代孔白字子上。請所習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齊威王召白爲國相。卒年四十有九。生子求。

五代孔求字子家。楚召不受。卒年四十五。生子箕。六代孔箕字子京。爲魏相。年四十六卒。生子穿。七代孔穿字子高。楚魏趙三國交聘。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二篇。名曰滿言。年五十一卒。生子謙。

八代孔謙字子順。仕魏爲安釐王相。改嬖寵之官。以事賢。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相魏九月。以病致仕。遂寢于家。嘗曰。今秦有吞天下之心。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秦莊襄王召。不行。魏以孔子後。封魯國文信君。年

五十七卒。

生子三。鮒、鴈、樹。

以上俱一子相承。惟鮒至九世始有三子焉。

九代孔鮒字子魚。秦始皇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始議焚書。與弟騰藏其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於祖堂舊壁中。自隱於嵩山。教弟子百餘人。後陳涉爲楚王。聘爲太傅。凡仕六月。託疾而退。年五十七。卒於陳下。著書一十餘篇。名曰孔叢子。生子隨。字元路。六傳至安嗣絕。鮒弟騰字子襄。身長九尺六寸。漢高帝過魯。封爲奉嗣君。以奉孔子祀。後爲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年五十七卒。生子忠。按。封孔子後裔奉祀。始此。十代孔忠字子貞。徵爲博士。封褒城侯。年五十七卒。生子二。長武。次安國。

十一代孔武字子威。爲漢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世。卒。生子延年。

十二代孔延年。博覽羣書。漢武帝時爲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卒。生子霸。

十三代孔霸字次孺。幼有奇才。漢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以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爲高密相。元帝卽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



名數于長安。為人謙退。嘗稱位祿太過。何德以堪之。帝欲致之相位。讓至三四。帝知其誠。乃止。上書求奉先聖祭。詔令以所食邑祀孔子。享年七十二。卒於第。帝素服臨吊者再。至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列侯。謚曰烈。生子四。福、捷、喜、光。

十四代孔福。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三卒。生子房。

十五代孔房。漢哀帝時襲封關內侯。食邑八百戶。生子均。

十六代孔均。字長平。初名莽。避王莽改今名。敦篤好學。有大才。襲封關內侯。徵拜尚書郎。言辭清辨。奏對成章。漢平帝元始元年。改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五年。王莽篡位。拜太尉。不就。三辭疾乃得還。年八十一卒。生子志。按自漢以來。雖以襲封也。至十三代。襲封關內侯。傳十四代。福。十五代。房。俱嗣侯。雖襲封矣。猶稱關內侯。是為尊帝師而封也。至平帝始改封均為褒成侯。則尊為奉先聖而封矣。自是封爵世世不絕。

十七代孔志。漢光武初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襲封褒城侯。食邑二千戶。卒。謚元成。生子損。

十八代孔損。字君益。漢明帝永平十五年。襲封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詔襲成侯助祭。和帝永元四年。改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曜。

十九代孔曜。字君曜。襲封褒亭侯。生子二。完、讚。

二十代孔完。襲封褒亭侯。早卒。嗣絕。以弟讚之子羨襲封。

二十一代孔羨。字子餘。魏文帝黃初元年。拜議郎。改封宗聖侯。以魯縣百戶奉祀。生子震。

二十二代孔震。字伯起。晉文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拜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千戶。年七十五卒。生子疑。

二十三代孔疑。字功成。襲封奉聖亭侯。食邑二千戶。年五十七卒。生子撫。

二十四代孔撫。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為豫章太守。食邑一千戶。生子懿。

二十五代孔懿。襲封奉聖亭侯。從事中郎。食邑一千戶。年六十一卒。生子鮮。

二十六代孔鮮。字鮮之。恢廓大度。好學善誨。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生子乘。

二十七代孔乘。博學有才。後魏舉孝廉。文帝延興三年。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生子靈珍。

二十八代孔靈珍。授秘書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

仍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文泰。

二十九代孔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五十八卒。生子渠。

三十代孔渠。襲封崇聖侯。北齊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生子長孫。

三十一代孔長孫。周武帝宣政元年襲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年六十四卒。生子二。英哲、嗣哲。

三十二代孔英哲。陳光大元年改封奉聖侯。嗣絕。弟嗣哲。隋文帝初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襲封鄒國公。煬帝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食邑一千戶。十二年授吳郡主簿。帝崩揚州。由是歸魯。年七十卒。生子德倫。

三十三代孔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戶。天授元年。賜勅書及時服。年七十七卒。生子崇基。按此後世詔孔氏子孫朝會之始。

三十四代孔崇基。唐中宗嗣聖十二年襲封褒聖侯。神龍元年。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卒。生子璵之。

三十五代孔璵之。字載暉。唐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郡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生子萱。

三十六代孔萱。襲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令。生子齊卿。

三十七代孔齊卿。唐德宗建中三年襲封文宣公。兼除兗州功曹參軍。生子惟晤。

三十八代孔惟晤。憲宗元和十三年授兗州參軍。襲封文宣公。年六十五卒。生子策。

三十九代孔策。明經及第。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年五十七卒。生子振。

四十代孔振。字國文。唐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運判。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年七十四卒。生子昭儉。

四十一代孔昭儉。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馬。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宰曲阜。年六十六卒。生子光嗣。

四十二代孔光嗣。齊郎出身。哀帝天祐二年。授泗

水令陵廟主。五季之亂失其世爵。故授是官。年四十二爲洒掃戶孔末所害。生子仁玉。

四十三代孔仁玉字溫如。初孔末既害光嗣。自爲曲阜令。時仁玉生始九月。母張氏抱歸育於外家。後魯人見其長。訴於官。事聞於朝。乃罷末。以仁玉爲先聖嗣。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善六藝。尤

精春秋。爲人嚴整。臨事有斷。時年十九歲。任曲阜縣主簿。兩考滿陞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幸謁祖廟及孔林。召對數刻。賜五品服。銀器雜綵。復口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年四十五卒於官。塋祖墓東。贈兵部尚書。生子四。宜憲。見勛。後世以孔氏苗裔。義絕而復續。稱爲中興祖。

四十四代孔宜字不疑。自幼聰悟。十歲能屬文。宋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爲曲阜主簿。調黃州軍事推官。時方平吳越。參預兵機。宣力寔多。代歸。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領關市於星子鎮。時江左始平。庶務不綱。星子實江湖之會。要貨殖之都。聚度其利害。請營之爲軍。朝議以戶口少。且陞爲縣。卽命宰之。政成。考績有稱。轉運使王明奏其言忠行薦。守法奉公。乞擢居朝。

列。委以事權。尋入覲。因獻所著文賦。太宗嘉焉。顧問孔氏歷世之數。具以實對。太宗謂左右曰。家世之遠。有如此者乎。特遷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未幾通判高密。退朝。遷殿中丞。雍熙二年。太宗北征。受詔督軍餉。溺巨馬河卒。年四十六。生子三。延世。延澤。延渥。

四十五代孔延世字茂先。以父沒邊境。特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秩滿陞福州閩縣令。調許州長葛令。宋真宗卽位。宣諭侍臣。令各訪宣聖有何子孫。呂端奏有嫡孫延世。見任長葛令。召見。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卒於官。年三十八。生子聖佑。

四十六代孔聖佑年九歲。賜同學究出身。祥符元年。真宗東封。詔賜衣緣。次京官陪位。駕幸林廟。校太常寺奉禮郎。四年。轉大理評事。天禧五年。以光祿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終於太子中舍。卒。年三十五。嗣絕。堂弟宗愿字子莊。延澤子。宋仁宗天聖中。以叔父道輔。膺補太廟齋郎。寶元二年。授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



知仙源縣如故。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維州。卒於官。年六十三。子四：若蒙、若虛、若愚、若拙。四十七代孔若蒙，字公明。宋神宗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哲宗元祐元年，改封奉聖公，坐事廢爵。生子二：長端友，次端操。弟若虛，字公實。宋哲宗元符元年，代兄襲封奉聖公。卒，朝廷復以若蒙長子端友嗣爵。紹令衍聖公專主祀事，不任他職，每遇大禮，許赴闕陪位。至國朝列聖視學，必遣官取衍聖公三氏子孫觀禮，始此。四十八代孔端友，字子交。宋徽宗崇寧三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宣和三年，特轉通直郎，除直秘閣，賜緋，仍許就任關陞。建炎四年，偕族叔傳嫡侄玠扈從高宗南渡，寓居衢州。紹興二年，權遣知邵州，卒於任。無子，以侄玠嗣。按孔氏分南、北宗自此始。弟端操，以兄南渡，留守祖庭。金初，權襲封衍聖公。生子四：瑄、璠、瑛、玠。四十九代孔璠，字文老。金天眷三年，嗣封衍聖公。管勾祀事，贈榮祿大夫。皇統二年卒，年三十八。生子二：長拯，次總。五十代孔拯，字元濟。年七歲，金熙宗皇統二年除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終通直郎。世宗

大定元年卒，年二十六，嗣絕。弟總，字元會。大定三年，繼兄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二十一年，世宗召赴闕下，欲留任用，力辭，專奉祀事。特授曲阜縣令。襲封之後，嚴潔祭祀，敦睦親族，嘗言曰：生爲聖人子孫，而終當罷職，坐觀墜陋，寧不愧於心乎？乃親率佃戶之東蒙山，採伐材木，增廣林廟，及尼山防山殿、堂、廊、廡五十餘楹，終奉直大夫。卒，年五十有三，贈光祿大夫。生子二：長元，次元紱。初，總年四十得子，多不育，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癸丑年庚月丁日所生者，則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後果如其言。五十一代孔元措，字夢得。年十一歲，金章宗明昌二年，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三年，特旨令視四品，其散官係八品，不稱，仰超授中議大夫。以後襲封，並准此例。承安二年，勅令衍聖公年及十七，兼曲阜縣令，仍許世襲，不得別行差占。世襲曲阜縣令，始此。貞祐二年，宣宗幸汴京，趨赴行在所，適丁母憂，適授東平府判。三年，起復，與隨朝職事，遂授太常博士。興定二年，秩滿復任。四年，改行太常丞。元光元年，授同知集賢院，兼前職。四年，秩滿復任。天興元年八月，通歷三考，遷授



泰定軍節度使、兗州管內觀察使兼行太常少卿。二年、遷光祿大夫、尋改太常卿。癸巳年、元陷汴梁、特取元措還東平、依舊襲封衍聖公、主奉祀事。無子、以侄孫湏嗣爵。湏之固子、元紘孫也。後湏坐罪奪爵、嗣絕。以元措從弟元用權襲封焉。元用字俊卿。初、貞祐二年、元措從宣示遷於汴、擬元用攝祀事。及宋克平山東、寶慶元年、授通直郎、權襲封衍聖公。仙源令。二年、改濟州通判、兼京東西道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元太師木華里統諸道兵至、承制拜授襲封衍聖公。世襲曲阜令。給降衍聖公印。生子之全。按孔氏家端立、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子二、長元孝、次元用。元孝生子之厚。五十二代孔之厚、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生子浣。從弟之全字工升。乙酉年、父元用從征益都、之全遂權襲封衍聖公。曲阜令。癸巳年、元措自汴還東平、依舊襲封衍聖公。之全止克曲阜令。壬子年二月、宣差東平路行軍萬戶總管、權授襲封衍聖公。降到印信、兼曲阜縣令。年五十一卒。生子三、治、澄、濟。

輕車都尉、魯郡侯。生子思晦。從弟治字世安、之全長子。壬子年代父克曲阜管民長官。中統元年、改曲阜令。四年、權主祀事。至元十三年、授承事郎、曲阜尹、兼管諸軍與魯、仍權祀事。二十二年、授奉訓大夫、單州防禦使。二十九年、遷奉直大夫、密州知州。元貞元年、赴闕朝見、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生子思誠、罷封、改封侄思晦。五十四代孔思晦、字明道、天資穎秀。元武宗至大、中舉孝廉、授范陽教諭、改寧陽教諭。仁宗卽位、訪問孔子之後、儒臣元明善等曰、思晦嫡長應嗣。時延祐三年六月、遂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給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給四品印。泰定四年、進封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鑄三品銀印。卒。年六十七。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魯郡公、謚文肅。生子克堅。五十五代孔克堅、字璟夫、性聰學博、善詩詞、尤工樂府。元至元六年、特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朝廷謂公爵與階不稱、制授中奉大夫、易以銀章。十五年、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攝太常卿、遂拜治書侍御史。辭歸、追拜山東廉

訪使受詔復辭歸。會山東亂，北行抵藁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入爲集賢直學士。十九年，遷禮部尚書。是年冬，擢爲西臺侍御史。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謝病歸守祖庭。二十六年，天兵取中原，我

太祖高皇帝手詔趨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廩祿，不煩以政，郊社必至膳肉，慰勞甚至。

上嘗謂曰：爾有福快活人也。政不煩爾。洪武三年，以疾告，遣中使存問，日再至。疾篤，詔驛傳還

家，賜白金百兩，雜綵十端。是歲三月，行次邳之新安驛，卒於舟中。諸子扶柩歸葬祖墓西北，年

五十有五。生子九：希學、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希贊。按孔氏分九門自此始。

五十六代孔希學，字士行。年二十一，元順宗至正五年，授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歲戊申，我

太祖高皇帝初輩元命，希學首朝京師。上清問下民，卽以歷代治理條對甚悉。上嘉之，

賜雜綵六端，命回守祖庭。洪武元年十二月，授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卒，年四十有七。朝廷

遣使論祭。生子二：長訥，次譔。自後每代皆遣使論祭，不重書。

五十七代孔訥，字言伯。洪武十六年丁父憂，以國哀赴京，將俾襲爵，以居喪乃止。十七年正月朝京師，二月二日拜襲封之命。初行詰詞，吏部奏用資善階。

聖上諭之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爲異耳。遂爲故事。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

序列文臣首，厚其廩餼，下及僕從，皆古未有也。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三。生

子四：公鑑、公鐸、公鈞、公鏞。五十八代孔公鑑，字昭文。洪武三十三年襲封衍

聖公。三十五年四月初五日以疾卒，年二十三。生子彥縉。

五十九代孔彥縉，字朝紳，其名與字皆仁宗皇帝所命也。三歲而孤，甫十歲入京。永樂八

年十二月，拜襲封之命。至二十二年八月十五，仁宗卽位，率三氏子孫朝賀，遣內官金英傳

旨，衍聖公來朝，與正一品衣服一套，鈔二十貫，下程羊酒，永依此例。又賜第於東安門北。景泰二

年，上幸太學，詔率三氏子孫觀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朝會，復賜三臺銀印、玉帶、衣織金

麒麟文視一品皆異數。卒年五十有五。命禮部治喪工部治墳塋祖墓之左。生子四承慶承吉承澤承源。

六十代孔承慶六歲遭母喪盡孝。既長從三代學錄族祖克晏學。所著有禮庭吟稿行世。未襲爵而卒。景泰六年贈襲封衍聖公。生子弘緒弘泰。六十一代孔弘緒字以敬。景泰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襲封。時年八歲。延入內宮特賜金鈕麒麟圖書御篆謹禮崇德四字亦異數也。成化六年因病廢。以弟弘泰嗣爵。生子二長聞韶次聞禮。弟弘泰字以和。以姪聞韶尚在襁褓不任祀事成化六年五月十一日繼兄襲封。生子聞詩。六十二代孔聞韶字知德。弘治十六年襲封。生子二長貞幹次貞寧。

六十三代孔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封。生子尚賢。

六十四代孔尚賢字象之。嘉靖三十五年八月襲封。生子二長胤椿次胤桂。

六十五代孔胤椿字懋齡。舊例應襲封者未襲封之先儒巾圓領送三氏學讀書習禮。萬曆二十

二年胤椿以父尚賢比照熙衡具題。欽依冠帶此特典也。未襲封卒。以從弟胤植嗣爵。乞恩改贈衍聖公。

胤植字懋甲尚賢嫡侄。天啓二年襲封。四年。熹宗幸學遣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陪祀。命分獻宗聖神位。賜坐聽講。賜內酒十瓶。內庖甜食一盒羊一牽。

初御仗一對引二中侍賜於賜第。又奉

旨留京除舊例下程等外復龍賜肩輿夫皂軍牢馬匠廩米下程永爲定例。崇禎元年正月加太子太保。又乞恩准脩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奉中都宰祀。八月加太子太傅。崇禎二年正月。

今上幸學遣中書舍人梁招孟行取陪祀



顏氏姓譜

復聖顏子、黃帝之後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高陽、帝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第五子曰晏安、爲曹姓。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曹俠爲邾子、俠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誓父、誓父生夷甫、字伯顏、謚武公。夷甫生子友、別封邾爲小邾子。因以父字爲氏、始以顏爲姓焉。爲魯附庸。故世世事魯爲卿大夫。魯國之族最爲蕃衍。友生爽爲下大夫、爽生連爲上大夫、連生噉爲上大夫、噉生鳴爲上大夫、鳴生音爲司寇、音生羽爲下大夫、羽生訓爲下大夫、訓生簡爲下大夫、簡生箱爲下大夫、箱生彪爲司寇、彪生景爲司寇、景生整爲司寇、景生恤爲司寇、恤生求爲司寇、求生友爲邑宰。友生無繇、字路、爲魯卿士。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回於周。景王二十四年庚辰冬十一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卽魯昭公二十一年、少孔子三十歲、娶宋戴氏、生子歆。卒於周敬王三十年辛亥秋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葬魯城東防山之陽。

宗子世紀

二代顏歆、字子林、魯大夫。葬復聖墓東十餘步。元泰定三年從祀。生子儉。
三代顏儉、魯大夫。元泰定三年從祀。生子威。
四代顏威、魯下大夫。生子升。
五代顏升、魯下大夫。生子億。
六代顏億、魯下大夫。生子帖。
七代顏帖、魯下大夫。生子卸。
八代顏卸、字伯佃、秦大夫。生子譽。
九代顏譽、秦舍人。生子產。
十代顏產、項羽聞其名、聘之、不受。生子異。
十一代顏異、字世仁、漢大夫。生子愚。
十二代顏愚、漢卿士。生子達。
十三代顏達、漢大夫。生子律。
十四代顏律、字季達、漢武帝時爲尚書郎、會稽都尉。生子衷。
十五代顏衷、郡工曹從事、華令。生子凱。
十六代顏凱、字季卿、張禹薦於朝、爲安成太守。生子邃。
十七代顏邃、字景深、郡上計吏。生子侖。

十八代顏倫字茂宗。州舉茂才。生子綽。

十九代顏綽字參道。爲太守。生子準。

二十代顏準始仕爲從事。復高尚不仕。生子阮。

二十一代顏阮字懷珍。舉有道爲著作郎。生子亮。

二十二代顏亮字世明。爲郡督郵。生子敷。

二十三代顏敷字士榮。州舉茂才。桓帝時爲御史大夫。生子二。長斐。次盛。

二十四代顏斐京兆尹。有善政。生子二。長魯。次歡。俱無嗣。弟盛字叔臺。漢尚書郎。魏歷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國徙居瑯琊。瑯琊代傳孝恭。因號其居爲孝弟里。葬臨沂縣西七里。今屬費縣。生子欽。

二十五代顏欽字公若。明詩禮。易尚書。多所通說。晉歷東平郎將。司馬。大中大夫。東莞廣陵太守。給事中。引直禁省。封葛繹縣子。生子二。默。閔。

二十六代顏默字靜伯。汝陰太守。護軍將軍。給事。襲葛繹縣子。生子三。畿。輦。含。長次俱無後。

二十七代顏含字弘都。少有操行。以孝弟聞。本州辟不就。晉元帝初。鎮下邳。命爲參軍。過江。以爲上虞令。轉王國郎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爲東陽

太守。東宮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殮。諡曰靖。生子三。髦。謙。約。

二十八代顏髦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桓公見而歎曰。顏侍中廊廟之望也。歷太尉。西陽王散騎將軍。尚書都官郎中。國大中正。給事黃門侍郎。父老不就。襲爵西平縣侯。加給事中。晉陵臨川太守。侍中。本州大中正。加秩中二千石。光祿勳。生子三。綽。綸。暢。

二十九代顏綽字文和。州西散騎都尉。西平縣侯。生子靜之。

三十代顏靜之字茂宗。西中郎行參軍。宣城太守。司徒諮議。御史中丞。生子騰之。

三十一代顏騰之字弘道。善草隸。有風格。歷州西曹主簿。度支校尉。治書御史。巴陵太守。生子五。長興之。次炳之。

三十二代顏興之安寧太守。生子登。弟炳之字叔



豹以能書稱。歷韓國江夏王參軍。奉朝請。員外散騎常侍。生子見遠。

三十三代顏登字康之。梁鄱陽王府郎中令。嗣絕。從弟見遠字見遠。歷安成王侍郎。征西參軍。治書御史兼中丞。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執政。乃以疾辭。齊和帝崩。見遠慟哭而絕。武帝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天順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當時嘉其忠。生子協。三十四代顏協字子和。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以父蹈義忤時。遂仕進。梁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記室參軍。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三卷。文集二十卷。梁元帝後著懷舊志及詩。稱贊其美。生子四。長之儀。季之推。

三十五代顏之儀字子升。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勅褒之。江陵平。隨遷長安。周高祖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郎。卽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宣帝卽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于世。生子二。長冠。次景。俱無後。季弟之推字子介。年

十二。值湘東王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常侍參軍。梁元帝立。以爲散騎侍郎。後爲周軍所破。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顯祖見而悅之。卽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尋除黃門侍郎。齊亡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生子思魯。三十六代顏思魯字孔歸。博學善屬文。尤工訓詁。歷北齊衛府參軍。隋校書郎。唐武德初。拜秦王府記室參軍。生子四。長縉。次相時。勤禮。育德。皆歷顯官。相時爲禮部侍郎。勤禮爲虢州刺史。生子昭甫。爲汝南太守。生子二。長元孫。爲蒙州刺史。次惟貞。爲太子文學。元孫生子五。長春卿。爲假師丞。次果卿。爲常山太守。惟貞生子七。次子允南。爲正議大夫。第六子真卿。爲太子太師。第七子允臧。爲太子中允。三十七代顏縉字師古。其先本居瑯琊。世仕江左。及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關中。師古少傳家。



業博覽羣書尤精訓詁善屬文隋仁壽中授安陽尉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爲業及高祖起義師從父思魯至長春宮謁見授朝散大夫從平京城拜燉煌公府文學再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詔皆成其手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封瑯琊縣男後坐事免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諸儒重加詳議莫不歎服頒行天下令學者誦習尋拜秘書少監奉詔撰定五禮禮成進爵爲子復命註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有詔編之秘閣俄遷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駕東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著漢書及急就章行於世生子趨庭揚庭

三十八代顏趨庭字茂實文皇帝挽郎朝散大夫職方郎古州刺史生子尚賓

三十九代顏尚賓右率府親衛鄜州司功監州錄事下邳令生子鼎

四十代顏鼎生子迨

四十一代顏迨生子傳贊

四十二代顏傳贊生子旻

四十三代顏旻生子五長君則無嗣次君佐君雅

四十四代顏君佐金鄉丞生子文威弟君雅生子二長文蘊次文鐸

四十五代顏文威生子承祐從弟文鐸贈太常平原郡節度副使生子衍

四十六代顏承祐生子二長崇德無嗣次仲昌從弟衍字祖德梁龍德中擢第解褐授北海主簿以治行聞歷臨濟鄆平令晉祖時拜殿中餞遷都官員外郎克河陽三城節度副使因父疾遂棄官晉祖復召爲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連使促召至闕踰年上表請還侍養授青州行營司馬丁父憂哀毀甚俄召爲駕部郎中鹽鐵判官以母老懇辭有詔止守本官未幾復出爲天平軍節度副使開運末授左諫議大夫權判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復抗表求侍養詔書褒許卽與其母東歸周廣順初起爲尚書右丞俄克端明殿學士太祖征兗州以衍權知州事歸朝權知開封顯德初上表求解官授工部尚書放歸鄉里卒年七十四生子樞

四十七代顏仲昌。淳化二年，講五經賜第，仕終南京判官。以曾孫岐任執政，贈太子少保。生子太初。從弟樞，父任爲巡官。生子端。

四十八代顏太初，字醇之。少博學有雋才，慷慨好義，善爲詩，多譏切時事。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太初致書參知政事蔡齊，賢爲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登進士，授臨晉主簿。後移應天府戶曹參軍，南京國子監說書。生子長復。次公弼。熙寧二年進士，華縣令。隨登進士，三原縣丞。從弟端祥，符元年帝行幸曲阜，以充國公後，特授郊社齋郎，終桂陽司理。生子繼。

四十九代顏復，字長道。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二十有一人，考官歐陽修奏復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知永寧。熙寧中，爲國子直講。元祐初，召爲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兼崇正殿說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講，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未踰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卒，年五十七。生子六，曉、岐、嶠、嶠、嶠、岐。字夷仲，官至門下侍郎，兼資正殿學士。正奉大夫，魯郡侯。自曉以下子孫，建炎四年俱扈從高

宗南渡，從弟繼登進士，世居陋巷故宅，生子昌。

五十代顏昌，生子肇。

五十一代顏肇，生子价。

五十二代顏价，生子順。

五十三代顏順，生子寶。

五十四代顏寶，生子椿。

五十五代顏椿，中書。生子之美。

五十六代顏之美，字宗德。天成縣教諭，益都路學

正，盛州路教授，東明縣尹。生子池。

五十七代顏池，字德裕。山陽縣主簿，宣德府教授。

國朝洪武十五年，以三氏學教授主奉祀事。生子

二，長率，次幹。

五十八代顏率，字克膺。主奉祀事，年五十七卒。生

子希仁。

五十九代顏希仁，字士元。正統十一年，欽定主

奉祀事。卒，年六十一。生子三，議、讚、論。族弟希惠

景泰二年行取復聖公子孫，特授翰林院五經

博士，後以不係嫡派奉 旨黜罷。

六十代顏議，字定伯。因正統以後宗系紊亂，天順

壬午辨正，仍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俾世襲主奉

祀事。成化元年乙酉。

憲宗視學、勅禮官行取陪祀。

上御文華殿、面賜冠帶、宮錦、襲衣、宴於禮部。於時朝賀未有宅第、議入奏可之、賜第於東安門外、入觀馳驛、定爲常例。卒、年七十六。生子三、公鉉、公銅、公鉞。

六十一代顏公鉉、字宗器、成化戊戌世襲前職。卒、年八十。生子五、重德、重禮、重道、重賢、重式。

六十二代顏重德、字尚本、正德壬申世襲前職。卒、年五十九。生子從祖。

六十三代顏從祖、字守嗣、嘉靖九年世襲前職。卒、年四十二。無後。從弟肇先、字啓源、嘉靖四十一年世襲前職。生子嗣慎。

六十四代顏嗣慎、字用修、萬曆六年世襲前職。卒、年六十。生子三、胤宗、胤祚、胤祿。

六十五代顏胤宗、字養蒙、未襲職。卒。生子二、長伯貞、次伯廉、弟胤祚、字永錫、萬曆十七年代襲前職、及兄子伯貞長、讓職致仕。

六十六代顏伯貞、字叔節、萬曆二十七年世襲前職。卒。弟伯廉、字叔清、以兄卒子幼、不任祀事、萬

曆三十四年代襲前職。及兄子光魯長、讓職致仕。

六十七代顏光魯、字宗旦、天啓二年、世襲前職。四年甲子、

熹宗幸學、勅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陪祀。

上御文華殿、

面賜冠帶、祭服、宮錦、襲衣、賜宴於禮部。崇禎二年正月、

今上幸學、勅中書舍人梁招孟行取陪祀。



曾氏姓譜

宗聖曾子夏禹之後也。禹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生子啟。啟生仲康。仲康生帝相。帝相生少康。少康生次子曲烈。始封國於鄆。子爵。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僖公十有四年。即周襄王六年也。鄆始見於春秋。魯襄公六年。邾人莒人滅鄆。鄆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子孫始以曾爲姓焉。三桓家臣曾天。曾昇其後也。巫凡數傳。生點。字子皙。點生參。於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冬。即魯定公五年也。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之楚受學焉。資質篤實。力學純固。故於聖人之道獨得其宗。生子三。長元。次申。華。俱從祀萊蕪侯廟庭。

宗子世紀

二代曾元。從祀萊蕪侯廟庭。生子西。
三代曾西。生子欽。
四代曾欽。生子尋。
五代曾尋。生子羨。
六代曾羨。生子遐。
七代曾遐。生子二。長偉。次盈。漢東陽太守。
八代曾偉。漢尚書令。生子樂。

九代曾樂。漢山陰縣都鄉侯。生子浹。

十代曾浹。生子二。長旆。次光。光後爲長沙房。

十一代曾旆。生子嘉。

十二代曾嘉。生子二。長寶。次頊。家扶風。生子二。長玉。家冀州。後爲冀州房。次昌。家青州。後爲青州房。

十三代曾寶。漢武威太守。車騎侍郎。生子琰。

十四代曾琰。生子據。

十五代曾據。西漢末避王莽之亂。挈族南遷。散居江西南豐。廬陵諸郡。生子二。長闡。次瑒。徙處州。

十六代曾闡。生子植。

十七代曾植。生子耀。

十八代曾耀。諫議大夫。生子培。

十九代曾培。生子德。

二十代曾德。生子珣。

二十一代曾珣。生子渙。

二十二代曾渙。景陽侯。生子梓。

二十三代曾梓。生子總。

二十四代曾總。鎮南軍司馬。生子端。

二十五代曾端。生子二。長鉉。次道始。梁車騎大將。

二十六代曾鉉生子海。

二十七代魚澤生子二長橫次瑞黃門侍郎。

二十八代魯釐生子興

二十九代魯興生子隆

三十代魯隆生子鈞

三十一代曾鈞生子諱

三十一代曾諱生子丞

三十三代曾承生子三長珪次舊徙雲蓋次略徙撫州樂安是爲南豐曾氏。

三十四代魯珪生子寬。

三十五代曾寬生子莊。

三十六代曾莊唐侍御史江州都押衙生子度

三十七代曾慶唐御史大夫生子二長偉次駢生

子耀

三十八代魯偉、御史大夫、吉州都押衙。生子輝、吳

散騎常侍、鎮南節度、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

兼御史中丞上柱國傳十五世孫榮榮永樂甲

中狀元弟鼎中永樂辛卯江西解元壬辰進士

三十九代魯耀拜真州刺史生子崇範

四十代曾崇禎、家居、甯薪不屬、讀書自志。崇禎九

經子史、南唐郡侯賈匡皓薦爲太子洗馬、東宮使、生子延膺。

四十一代曾延脣、脣授部驛使兼資庫使。太宗陞

左班殿直果州兵馬都監澄修吉州團練生子

五碩頻項顯顏其顯咸平五年登第官至筠州

錄參顏咸平五年與兄顥同第官至循州團練

判官

四十二代曾碩淳化三年登第黃州從事南雄州

軍事判官、榮州觀察判官、朝奉郎、大理丞、生子。

承昌。

四十三代曾承昌生子萬敵

四十四代曾萬敵生子公整

四十五代曾公整生子九思。

四十六代曾九思生子文傑。

四十七代魯文僖生子好古

四十八代魯姬古生子尚忠。

四十九代曾尚忠生子敬父。

五代解勸父生子元德

五十一 什魯元德生于仇翁



五十二代曾价翁生子汝霖。

五十三代曾汝霖生子崇文。

五十四代曾崇文生子利賓。

五十五代曾利賓生子輔志。

五十六代曾輔志生子德胄。

五十七代曾德胄生子奮用。

五十八代曾奮用生子質粹。

五十九代曾質粹生長於江西吉安府永豐縣。

國朝嘉靖十二年四月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奏稱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孔子傳之曾子曾

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今顏孟子孫皆世

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得沾一命之榮豈非

古今之闕典也哉乞准照弘治間顏孟二氏

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

五經博士世世承襲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以曾子孔門大賢不可無後禮

部咨行江西撫按官督同布按二司保勘質粹

起送回籍徙居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以衣巾奉

祀曾子祠墓至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奉

聖旨准比照顏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嘉靖三十九年卒生子昊。

六十代曾昊未襲職卒生子繼祖。

六十一代曾繼祖字繩之少病目兼以父祖連喪

遷延未得請襲時有江西曾袞以應貢到京見

有可乘之機具本奏下禮部先被參格不行後

歷教官陞湖廣攸縣知縣以賊敗官遂挾囊金

大肆營求輒得朦朧襲職繼祖具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該吏科等科都給事中劉不息等

山東等道掌道事湖廣道御中劉光國等參勘

得嘉靖十二年間江西提學副使徐階面審曾

袞與弟曾袞俱稱生長南方不願北徙載在江

西布政司回咨咨呈司府查得惟曾質粹欣然

請行乃得結勘起送到部以衣巾奉祀數年始

得蒙

聖上特恩授以世官是曾子千數百年以來無後

而有後自質粹始也曾子之後千數百年以來

無官而有官亦自質粹始也承祀已定事奚可

疑又查得吏科給事中李盛春原論曾袞不可

襲爵五議乞行勘究改正仍歸曾質粹之後將



曾袞削奪官爵命回原籍。於是繼祖得仍舊主奉祀事。生子承業。

六十二代曾承業字洪福。萬曆五年八月二十三

日世襲前職。天啓四年

熹宗幸學。勅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陪祀。

上御文華殿。

面賜冠帶祭服。官錦襲衣。賜宴於禮部。生子一弘毅。

六十三代曾弘毅字□□。崇禎元年八月。世襲前職。二年正月二十日。

今上幸學。勅中書舍人梁招孟行取陪祀。賜官錦襲衣。宴於禮部。

孔氏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人

述聖子思子書院在兗州府鄒縣南門外。舊名中庸精舍。相傳卽孟子受業處也。

國朝弘治十六年題。准以衍聖公次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書院祀事。每歲春秋二祭。博士赴鄒縣主祭。

博士題名

孔聞詩字知言。六十二代。係衍聖公弘泰長子。以父代兄襲封。弘治十六年恩膺前職。

孔聞禮字知節。六十二代。係衍聖公弘緒次子。正德元年世襲前職。

孔貞寧字致用。六十三代。係衍聖公聞韶次子。嘉靖二十五年世襲前職。

孔胤桂。六十五代。係衍聖公尚賢次子。萬曆二十二年世襲前職。

孔胤隆字懋德。六十五代。天啓四年聖公舉任前職。本年

熹宗幸學。勅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陪祀。上御文華殿。

面賜冠帶祭服。官錦襲衣。賜宴於禮部。

孔尚達號太宗六十四代。天啓□年聖公舉任前

職。崇禎二年正月二十日。

今上視學、遣中書舍人梁招孟行取陪祀、賜冠帶、

官錦襲衣、宴於禮部。

孔氏南宗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人

先師四十八代孫孔端友、乃宋神宗熙寧元年襲

封衍聖公。若蒙之長子也。字子交。哲宗元祐元年

除朝奉郎。徽宗從寧三年襲封衍聖公。建炎四年

偕族叔孔傳、嫡侄孔玠、扈從高宗南渡、寓居浙江

衢州府西安縣、遂家焉。紹興二年權遣知邠州卒

於任。無子。以玠子錫老。金初襲封衍聖公。端操第

四子。紹興二年授承事郎。襲封衍聖公。六年詔權

以衢州學爲孔氏家廟。賜祭田。專主奉廟祀事。生

四長。名權。指字季紳。紹興二十四年襲封衍聖公。文遠。

文遠字紹先。熙寧四年襲封衍聖公。生子二。萬春。

字耆年。宋襲封衍聖公。生子。洙字景清。宋襲封衍

聖公。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奉旨召赴闕。辭爵。提國

子祭酒。提舉浙東道學校事。卒年六十。無子。自端

友至洙襲封凡六世。正嗣絕。始罷封焉。今之衛族。

仁玉五代孫。仁玉字溫如。子四。宜。勗字自牧。宋雍

熙二年進士及第。以殿中丞通判廣州。累遷秘書

監。祥符二年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事。後以尚書

工部侍郎致仕。卒。贈吏部尚書。生子五。道輔字原

魯。宋咸平元年賜進士出身。爲寧州軍事推官。數



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祥符九年。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管廟祀。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左正言。未幾。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歷知青鄆。徐。許。四州。權御史中丞。後出知泰州。徙徐州。又徙兗州。進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在兗三年。復入爲御史中丞。爲宰相張士遜所陷。出知鄆州。行至韋城病卒。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生子二。舜亮卽宗亮。宋嘉祐四年進士及第。慶曆五年知仙源縣事。名傳。傳一名若古。字世文。舜亮之第三子。精於易學。宋元祐四年。任仙源縣主簿。十八年。改任仙源縣尉。建炎四年。同端友南渡。率族人拜疏闕下。叙家門故事。除知邠州。改峽州。又知撫州。累官中散大夫。年七十五卒。葬衢州府城北孝弟里。端已字子正。官奉議郎。年八十一卒。贈官從政郎。端植字子固。嘗宰鄂之通城。民至今思之。終少保。端植字子固。嘗宰鄂之通城。民至今思之。終通直郎。端隱字子宜。宋紹興間登進士。文林郎。江陵府觀察推官。歷官十載。清慎自持。卒於官。子瑄

隨任。以金僕犀。遷上葬於屬縣句容之福祚鄉。因家焉。高曆四十二年。會魁孔貞時。四十七年。榜眼孔貞運。是其後也。端位字子著。儒林郎。常德府錄事參軍。宋高宗南渡之後。當時遂分爲南北宗。宋人則祀孔子於衢州。金人則祀孔子於曲阜。俱世襲封爵。元時始廢舊封。至我朝混一天下。既以上公之爵命襲於魯。復以博士之職命襲於衛。

天札一頒。增輝兩地。褒崇之典。誠卓越於千古矣。博士

孔彥繩。五十九代。弘治六年。衢州府知府沈杰奏請。詔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衢州孔子家廟祀事。

孟氏姓譜

亞聖孟子帝嚳之後也。帝嚳生后稷始教稼穡以
粒蒸民堯封之邵賜姓姬是爲姬姓之祖凡十六
傳至周文王當商之季三分天下有其二生子發
是爲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封弟周公旦於
魯留輔王室其元子伯禽成王元年就封之國伯
禽生煬公煬公生魏公魏公生獻公獻公生武公
武公生伯御伯御生孝公孝公生惠公惠公生桓
公桓公生子四長爲莊公其次庶子慶父叔牙季
友是爲三桓慶父之後初號仲孫其後更稱孟孫
示不敢伯仲莊公也故自以庶長爲孟始以孟爲
姓焉傳世至孟激字公宜娶仇氏生軻於周烈王
四年己酉四月初二日卽魯共王五年在孔子沒
之後三十五年也是夕母夢神人乘雲板龍鳳自
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
時問巷皆五色雲覆孟氏居焉娶田氏生子一享
年八十有四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十一月
十五冬至之日鄉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
以成俗葬於鄉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

宗子世紀

二代孟仲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趙岐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未深考也。

三代孟畢。

四代孟寓。

五代孟舒漢高祖九年爲雲中太守。

六代孟之後。

七代孟昭傳覽經史該貫古今仕漢爲博士。

八代孟但漢武帝時爲太子門大夫。漢書作廣州人。

九代孟卿漢武帝時爲太傅。漢書作東海蘭陵人。

十代孟喜字長卿父卿以禮經春秋煩雜乃使喜

從田王孫受易漢宣帝舉孝廉拜爲郎遷曲臺
署長所著周易章句十卷。

十一代孟鉉。

十二代孟興仕漢爲尚書。

十三代孟嘗字伯周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

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

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

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其枉狀備言之

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門外因謝病去婦

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太守

殷于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



藏書

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其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于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漢章帝時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表其其能遷合浦太守年七十卒于家後漢書曰會稽上虞人

十四代孟展字君誠

十五代孟楨漢桓帝時爲濟陰太守靈帝卽位進太常熹平六年轉太尉漢書作河南人

十六代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漢書作鍾鹿楊氏人

十七代孟光字孝裕漢靈帝末爲講部吏照烈定蜀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祚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任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竊謂法難以經久禕但顧謝

踉蹌而已光之指撻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年九十餘卒蜀志作河南洛陽人

十八代孟康字公休魏明帝時爲散騎侍郎正始中出爲弘農太守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爲給事中散騎常侍遷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著漢書音義九卷魏略作安平人

十九代孟宗字恭武嘉禾中爲監池司馬遷吳令奉母至孝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人皆謂至孝之所感永寧中遷光祿勳御史大夫寶鼎三年進爲司空吳錄作江夏人又吳書曰宗爲豫章守民感其德生子皆以孟爲字

二十代孟楫晉惠帝時爲廬陵太守

二十一代孟觀字叔時晉惠帝時爲殿中郎後爲黃門侍郎晉書作潯海東平人

二十二代孟嘉字萬年娶大司馬陶侃第十女舉秀才爲安西大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溫甚重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年五十一終於家陶淵明傳作武昌新陽人宗之曾孫與晉書同

二十三代孟懷玉。居京口。晉末孫恩叛。宋高祖劉裕伐之。以懷玉爲建武司馬。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高祖鎮京口。懷玉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義熙三年。出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戶。復爲太尉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十一年。卒於官。年三十一。追贈平南將軍。宋書云。懷玉。平昌安丘人。

二十四代孟表。字武達。仕南齊爲馬頭太守。元魏太和十八年。歸魏。孝文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封汝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隆平東將軍。濟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北齊作濟。北姓丘人。

二十五代孟斌。事元魏。孝文帝爲右丞。二十六代孟威。字能重。永平中。爲龍驤將軍。出使高昌。還。遷城門較尉。直閣將軍。進散騎常侍。加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復加撫軍將軍。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尋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三年。卒。贈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都督冀。滎。滄。三

州諸軍事。司空公。冀州刺史。裴書作河南洛陽人。

二十七代孟恂。

二十八代孟儒。

二十九代孟景。隋煬帝時。爲鷹揚郎將。

三十代孟善誼。隋恭帝時。爲河內通守。

三十一代孟詵。唐高宗朝。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武后時。出爲台州司馬。遷春官侍郎。相王召

爲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其

居爲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唐書作汝州梁人。

三十二代孟太融。唐玄宗時。屢召不就。隱王屋山。

三十三代孟浩然。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

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歎服。

無有能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

署。俄而唐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喜

曰。朕聞其人而不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

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

句。帝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

放還。開元末。病疽背卒。唐書作襄州襄陽人。

三十四代孟雲卿。唐肅宗朝。爲較書郎。

三十五代孟華。唐德宗朝。爲簡較兵部郎中。兼侍

御史。按三遷志以孟知爲世系殊誤。今依家譜及石刻正之。

三十六代孟常謙。唐德宗朝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憲宗加朝議大夫。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年六十卒。柳子厚誌其墓。按三遷志常謙誤作韋謙。今正之。

三十七代孟遵慶。

三十八代孟瑄。唐元和末屢薦不仕。

三十九代孟方立。唐僖宗朝爲昭義節度留守。

四十代孟承誨。後晉少帝時爲太府卿。天福八年嘗使契丹。

四十一代孟漢卿。後周世宗時爲左羽林大將軍。

四十二代孟貫。

四十三代孟昶。

四十四代孟公齊。少勵高行。不樂仕進。避亂東山。

四十五代孟寧。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薦於朝。特授鄒縣主簿。奉祀孟子。其族稱之爲中興祖。生子二。長堅。次存。

四十六代孟堅。德學俱優。特授徐州知州。

四十七代孟寬。

四十八代孟欽。

四十九代孟津。

五十代孟德義。登進士第。授魚臺縣尹。辭秩。

五十一代孟允祖。

五十二代孟惟恭。字彥通。弱冠能文。不求官達。遇事有謀善斷。暨主祀事。能幹置於繼述之事。尤惓惓焉。大定五年五月。中書撥付祭田。以頃計者三十。官錢以緡計者三千有奇。收貯貫粒。具邊豆鬻洗。備春秋奠。以其贏行貸。計其子母所入。次第典創正殿。塑亞聖像。建兩廡。作櫺星門。重三門。構講堂。西齋。神厨。庫房。繚以周垣。約百餘丈。築斷機堂于中庸書院之西北。甃暴書臺。又刻加封亞聖制碑。及宗枝圖林廟碑。大小凡三十餘焉。至正九年卒。年七十有六。本縣令桂孟誌其墓。

五十三代孟之訓。字曾甫。元至正間仕爲單父教諭。秩滿陞莒州學正。值兵興。棄職歸家。又避地蔚州而卒。

五十四代孟思諒。洪武元年。詔授鄒縣主簿。有吏才。朔正祀典。修祠理墓。多所幹濟。

五十五代孟克仁。字信夫。以子希文授翰林院五



經博士、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贈如其官。

五十六代孟希文、字士煥、景泰三年、欽授孟子

後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二元、

亨。天順二年、希文同顏希惠入朝、時上御文華殿、有旨召入殿內、親承顧問。上曰：「你幾時來。」希惠未對、其旨對曰：「臣從家裏來。」希文上前對曰：「臣但題萬壽聖節便來。」上指希惠曰：「這到老實。」又指希文曰：「你是孟子後、遂有英氣在。」命賜晏畢、復賞彩段二疋、花銀一錠。

五十七代孟元、字長伯、弘治二年世襲、生子公榮、

五十八代孟公榮、字先文、因從弟公榮幼不克主

祀、嘉靖二年代襲前職、生子二、長彥繼、次彥緒、

公榮字彥文、嘉靖十二年世襲前職、生子彥璞、

五十九代孟彥璞、字朝璽、隆慶元年世襲前職、萬

曆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卒、生子承光、

六十代孟承光、字永觀、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初一

日世襲前職、天啓二年、值妖賊之變、三世死節、

詔贈太僕寺少卿、母孔氏、贈恭人、次子世襲錦衣

衛千戶。詳具論祭碑文。

六十一代孟弘畧、字

天啓二年同父死節、

詔贈太僕寺寺丞、子聞玉、少不克主祀事、以弟弘

譽代襲前職、四年、

熹宗幸學、勅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陪祀、

上御文華殿、

面賜冠帶、祭服、官錦襲衣、賜宴於禮部、崇禎二年

正月二十日、

今上幸學、勅中書舍人梁招孟行取陪祀、二月改

襲錦衣衛正千戶、

職。

六十二代孟聞玉、字

崇禎二年

月世襲前

校記

①厲公：當作「弗父」，見《史記·孔子世家》司馬貞

《索隱》。

②姓：當作「性」。

③史：當作「使」。

④見遠：按其人名與字相同。

⑤「遂」下疑有脫字。

⑥蔡齊賢：《宋史》卷四四二《顏太初傳》作「蔡齊」。

⑦資正殿：當作「資政殿」，見《宋史》卷一六二《職

官志》。

⑧聖公：當作「衍聖公」。下條同。

⑨冥：當作「宴」。

⑩從：當作「崇」。按，崇寧爲宋徽宗年號。

⑪熙寧：當有誤。按，孔文遠父摺於紹興二十四年襲封衍聖公，則文遠襲封當在此之後，「熙寧」顯誤。

參《宋史》卷二九《禮志》二二。

⑫「提」下當脫「舉」字。

⑬雖：當作「難」。

⑭照：當作「昭」。按，昭烈帝即蜀漢先主劉備。

⑮隆：當作「除」。

⑯大定：當誤。按，本條記述其人卒於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年七十六，則當生於咸淳十年（一二七四），與大定五年（一一六五）相去甚遠。疑爲「大德」。



聖門志卷之三

海鹽呂元善纂輯

桐城左光斗 參考

新城王象春

兄呂元美 編次

侄呂一經

男呂兆祥 訂閱

曾孫呂學曾

曲阜縣世職知縣一人

按史漢以前曲阜爲魯國故有從事督郵之官。隋改爲曲阜縣以後則有令。至宋以京朝官知縣事者有以殿中丞知縣事者有以光祿丞知縣事者。真宗祥符二年改曲阜曰仙源。仁宗皇祐三年詔今自仙源縣官復於孔氏子孫中選用。徽宗崇寧間又詔文宣王後當聽一人注兗州仙源縣官故有丞有簿有尉大抵皆世官也。金天會七年改仙源仍爲曲阜。金末及元時常以衍聖公兼知縣事故有世襲縣尹至

國朝洪武七年華世襲始改爲世職俱聽衍聖公保舉族人之賢者咨部選授。萬曆元年兩院題

准挨取孔姓廩生六名學道考選四名送兩院兩院考選二名送吏部吏部考選一名除授前職舊係世職不與黜陟以故不在應朝之例。萬曆四年撫按題准如流官事例依期應朝聽候考察以後永爲遵守。蓋於厚聖裔之中又有飭吏治之意也。

歷朝世職題名

漢

孔澍字君德十六代元帝永元間爲魯從事。

孔浮二十代延熹中任東魯督郵。

孔綱二十代延熹中任東魯督郵。

孔承二十代延熹中任東魯督郵。

唐

孔緒四十代任曲阜縣令。

孔昭儉四十一代累宰曲阜。

後唐

孔仁玉字溫如四十三代任曲阜縣主簿兩考滿

陞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廣順二年駕幸林廟

復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

宋真宗祥符二年

改曲阜曰仙源。

孔 宜字不疑、仁玉長子。乾德四年請闕上書、述其世家。召見、授曲阜縣主簿、奉祀事。

孔延世字茂先、宜長子。至道三年授曲阜縣主簿、秩滿陞福州閩縣令、調許州長葛。真宗卽位、呂端奏召見、改授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

孔 勗字自牧、宜第四子。雍熙二年進士及第。祥符二年、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事。

孔延魯、四十五代。祥符四年知仙源縣事、主管祠廟。

孔道輔字原魯、勗長子。咸平元年賜進士出身。祥符九年、以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管祠廟事。

孔聖祐、四十六代。大中祥符元年同進士出身。天禧五年、以光祿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

孔宗亮卽舜亮、道輔長子。嘉祐四年進士及第。慶曆五年、以匠作監丞知仙源縣事。

孔彥輔字德甫、四十五代。慶曆八年任仙源縣主簿、秩滿除將作監主簿、告養親。十五年服闋、知仙源縣事。

孔宗翰字周翰、道輔次子。登進士第。嘉祐元年知仙源縣事。元祐初、召爲司農少卿、遷鴻臚少卿。

上言孔氏子孫世襲公爵兼領他官、不在故郡、請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以奉祭祀。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領他職。給廟學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宮以誨其子弟。進刑部侍郎。孔宗壽、四十六代。治平四年任仙源縣主簿。紹聖元年知仙源縣事。

孔若蒙字公明、四十七代。熙寧元年任仙源縣主簿。

孔若升字公漸、四十七代。元豐元年任仙源主簿。孔若古字世文、後改名傳、舜亮第三子。元祐四年任仙源縣主簿。八年改任仙源縣尉。建炎四年扈從高宗南徙、寓居衢州、遂爲衢族之始祖。

孔若谷字公應、四十七代。大觀二年任仙源縣丞。孔若哲字公智、四十七代。政和三年、以從事郎就差仙源縣丞。

孔 壘、四十八代。宣和五年、以通直郎任仙源縣丞、終承議郎。

孔端問字子誠、傳長子。宣和七年、以迪功郎任仙源縣丞。

孔元用字俊卿、五十一代。寶慶元年、以通直郎權



襲封衍聖公任仙源縣令。

金

天會七年改仙源仍爲曲阜。

孔若鑑字公謹四十七代。天會八年以勳功郎任曲阜縣主簿奏免賜田稅課。

孔瑀四十九代。皇統二年以登仕郎任曲阜縣主簿。

孔環四十九代。皇統五年以將仕郎任曲阜縣主簿。

孔玖四十九代。天德二年以忠勇較尉任曲阜縣尉。

孔思逮字進道五十四代。世宗大定初入覲授承事郎曲阜縣令。

孔總字元會五十代。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二十二年世宗召赴闕下特授兼曲阜縣令。

孔克昌字耆夫五十五代。章宗承安二年任曲阜縣令。十年勅令衍聖公年及十七兼曲阜縣令仍許世襲不得別行差占。世襲曲阜令始此。

元

孔元用見前。太祖十五年木華黎平山東承制以故

宋縣令起授襲封衍聖公世襲曲阜縣令。

孔之全字工升元用子。乙酉年襲封衍聖公曲阜縣令。

孔治字世安之全長子。中統元年以曲阜管民長官改曲阜令。四年權主祀事。至元十三年授承事郎曲阜尹兼管諸軍奧魯仍權祀事。

孔思誠字治道五十四代。至元二十二年授從事郎襲曲阜縣尹。

孔濟字世美之全第三子。延祐二年授承事郎曲阜縣尹。

孔思觀字恒道五十四代。至治二年由國子生襲曲阜縣尹。

孔克欽字敬夫五十五代。至元四年襲曲阜縣尹。孔希大字士功五十六代。至正十二年以從仕郎襲曲阜縣尹。十八年改秘書郎辟中書省掾承直郎翰林院都事調承德郎大郎正府都事。

孔希章字士憲五十六代。至正二十三年以從仕郎襲曲阜縣尹。

國朝

孔希大見前。洪武元年以故元縣尹起改承事郎仍

授曲阜縣知縣。七年坐罪廢世襲、改世職。

孔克伸字剛夫、五十五代。洪武七年、衍聖公孔希學同族人孔思矩等二十八人赴京、保舉堪任前職。

太祖高皇帝召見、命以蕩山爲題、須臾詩成、

天顏大喜、朗誦數遍、笑曰、莫說你別才調、只這首

詩也該與你個知縣做、遂領勅赴任。孔氏世職始此。

孔克當字耕夫、五十五代。洪武十五年、保任前職

領勅赴任。

孔希文字士周、五十六代。先任元教授、洪武十七

年保任前職、領勂赴任。

孔希範字士則、五十六代。洪武二十八年、保任前

職、領勂赴任。

孔克中字正夫、五十五代。永樂九年、保任前職、領

勂赴任。宣德元年、勂封文林郎。

孔公鏜字聲聞、五十八代。宣德九年、保任前職、

勂封承事郎。

孔諱字蘊伯、五十七代。景泰元年、保任前職、

勂封文林郎、封父孔希武如其官。

孔公錫字賜文、五十八代。由景泰庚午舉人、天順

五年保任前職、勂封文林郎、封父孔諱如其官。以考績加兗州府通判銜、仍管縣事。世職加銜始此。

孔燮字理伯、五十八代。成化八年、保任前職、

勂封文林郎、封父孔希敬如其官。加陞兗州府

通判銜、仍理縣事。

孔希永字士毅、五十六代。由監生成化二十三年

保任前職。

孔彥士字朝臣、五十九代。由成化丁酉舉人、弘治

二年保任前職、勂封文林郎、封父孔公綬如

其官。

孔承泗字永道、六十六代。正德元年、保任前職。

孔承夏字永功、六十六代。由監生正德五年、保任前

職。

孔公綬字一文、五十八代。正德十一年、保任前職。

孔承震字永器、六十六代。由弘治戊午舉人、嘉靖元

年保任前職、勂封文林郎。

孔公珏字栗文、五十八代。由監生嘉靖十一年、保

任前職、勂封文林郎。

孔公澤字仁文、五十八代。嘉靖二十一年、保任前

職。



孔承業字永基、六十代。嘉靖二十五年保任前職、勅封文林郎、封父孔彥學如其官。

孔弘廟字以仕、六十一代。由歲貢嘉靖四十三年保任前職。以前聖公保舉、以後兩院考選。

孔承厚字永載、六十代。由三氏學廩生隆慶三年山東撫按薦舉孝行、除授前職。四年、廣西道御史趙可懷奏革世職理民事、止許管林廟、隨該衍聖公奏、林廟錢糧自有原設管勾管理、議裁本官致仕。以兗州府清軍同知劉岸駐劄曲阜、管理縣事。

孔弘復字以誠、六十一代。由三氏學廩生萬曆元年山東巡撫傅希輦、巡按吳從憲酌議、題請該吏部尚書楊巍覆、曲阜世職知縣乃國家優崇先聖之典、止當慎擇其人、不當併棄其法。乃以弘復照題准新例考選、除授前職。同知仍回府專管清軍。四年奉例朝

覲。世職應朝始此。五年考滿、陞濟寧州知州、仍管縣事。九年考滿、誥封奉直大夫、贈父孔承英如其官。十四年考滿、陞東昌府同知、仍管縣事。二十二年、加銜山東都轉鹽運使司同知、以禮致仕。

孔貞教字敬修、六十三代。由四氏學廩生萬曆二十二年照例考選、除授前職。二十四年、以衍聖公奏兩院勘明。二十八年奉

旨改南直常州府儒學教授、秩滿。三十三年、陞京衛武學教授。三十五年、仍以本縣知縣職銜回籍。

孔貞叢字茂所、六十三代。由四氏學廩生萬曆二十七年照例考選、除授前職。三十一年考滿、

勅封文林郎、封父孔聞聖如其官。三十四年、陞沂州知州、仍管縣事。四十年、加陞東昌府同知、仍管縣事。四十三年、加陞山東都轉鹽運使司同知、仍管縣事。

孔聞簡字臨寰、六十二代。由四氏學廩生天啓元年照例考選、除授前職。

四氏學世職學錄一人

按學始於魏文帝黃初二年崇聖侯孔羨創建。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殿中丞孔勗知縣事奏准令就廟側建學以訓孔氏子孫。猶未聞設官也。乾興元年孫宣公守充請以楊光輔爲講書轉奉禮郎。哲宗元祐元年置教授一員於舉到文官內差或委本路監司舉有行義人克令教訓本家子弟如鄉鄰願從學者聽。四年尹復奏以文潞公薦爲教授本年又設學錄一員此學錄官名之始也。元世祖中統三年詔立曲阜廟學以進士楊庸克廟學教授又設正錄各一員。仁宗延祐間益以顏孟二氏子孫受業。

國朝洪武元年十二月奉

高皇帝聖旨孔顏孟三氏子孫俱係先聖先賢之後歷代崇重事同一體設三氏子孫教授一員學錄一員於師儒官內保陞其各生止入學習禮未有生員之名或有以儒士應試京闈者或有以儒士由兗州府學應試者宣德元年學錄始以聖裔任俱聽衍聖公同族衆公舉年德俱尊學問優長者咨部銓除正統元年衍聖公孔彥縉題准本

學諸生應山東鄉試。成化元年衍聖公孔弘緒奏給三氏學印一顆始名三氏學創開歲貢之例。嘉靖十年山東撫按題准照州學例廩增各三十名。萬曆十五年撫按題准添入曾氏子孫受業改鑄四氏學印。學後正室五楹爲衍聖應襲誦讀之所傍有配室待四氏博士應襲者也。歷朝世職題名

前代

孔塘字德純四十九代貞祐二年進士廟學正。孔之威字溫甫五十二代由單父教諭轉廟學正終費鄒二縣尹。

孔思永字常道五十四代任廟學正終河南省理問東平路同知。

孔克仁字志夫五十五代任廟學正。

孔洵五十三代任廟學正陞東平路儒學教授。

孔犖字莘夫五十代終場及第授廟學教授。

孔汾五十三代由肥城教諭轉三氏子孫教授。

孔思賁字完道五十四代任三氏子孫教授。

孔希聖字士賢五十六代任三氏子孫教授。

孔元順字存之五十一代任廟學正。

國朝



孔克晏字堯夫、五十五代。由儒士宣德元年保任三氏學錄。景泰庚午、欽取陪祀太學、賜宮錦襲衣、後兼孔庭族長。所著有巢愚藁行世。

孔論字經伯、五十七代。由儒士景泰六年保任三氏學錄。

孔克旻字舜夫、五十五代。由儒士天順八年保任三氏學錄、兼孔庭族長。

孔克昫字東夫、五十五代。由儒士成化三年保任三氏學錄、兼孔庭族長。

孔公璜字輔文、五十八代。由儒士成化十三年保任三氏學錄、修理祖廟塋寢、考正家門典故、有文集行於世。以前皆由衍聖公同族衆保舉任、以後皆由監生生員照例考選任。

孔公杰字佐文、五十八代。由監生正德十二年任三氏學錄。

孔公鉉字舉文、五十八代。由監生嘉靖十三年任三氏學錄。

孔彥衢字朝亨、五十九代。由監生嘉靖十九年任三氏學錄。

孔彥佩字朝鳴、五十九代。由監生嘉靖三十一年任三氏學錄。

孔承鎬字永周、六十代。由三氏學首貢、嘉靖三十九年任三氏學錄。

孔承作字永則、六十代。由三氏學首貢、萬曆八年任三氏學錄。十五年、山東巡按毛在題准改爲

四氏學錄、入考察。本學考察始此。

孔承似、六十代。由四氏學生員萬曆十七年任四氏學錄。

孔聞諫、六十二代。由四氏學首貢、萬曆二十八年九月授四氏學錄、十月三十日到任。

尼山書院世職學錄一人

尼山在曲阜縣東南六十里。周靈王二十年，聖母顏氏禱於尼丘山，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二十一年，孔子生。大哉！先師苞乾坤之靈，應貞元之運，以爲萬世教主也。其崇厥攸居，時則有闕里之廟，莫厥攸宗，時則有泗上之林，而報本反始，則尼山實爲毓聖之區。四方瞻仰而宗依之，蓋與天壤共敝矣。五代後周太祖顯德中，魯守趙侯始於其地創廟以祀孔子。宋仁宗慶曆癸未，四十六代襲封文宣公孔宗愿大建廟宇。元文宗至順三年，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孔思晦請復尼山廟，禮部尚書康里公夔白於中書。順宗至元二年，左丞王公懋德議設尼山書院，以彭璠爲山長。至正三年，重建聖廟，賜額尼山書院，立學舍祭田，未及大完，而彭璠卒，以益都路馬猶子爲山長。後以五十四代孔思本爲山長，陞盤陽路學教授。五十五代孔克信由泗水縣儒學教諭陞尼山書院山長，孔克綱由北直豐縣儒學教諭陞尼山書院山長。

國朝正德二年，該衍聖公孔聞韶奏 准改山長

職銜爲學錄。

世職題名

孔彥章字朝顯，五十九代。正德三年保任尼山書院學錄。

孔弘璽字以珍，六十一代。嘉靖三十一年保任尼山書院學錄。



洙泗書院世職學錄一人

書院在孔林之東二里許舊名先聖講堂泗水帶其北洙水經其南皇覽云諸弟子房舍井井猶存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年六十八歲魯使人迎孔子孔子自衛返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乃與弟子講道於洙泗之上刪詩書定禮樂繫周易於是洙泗遂爲萬世立教之首地矣魯記所載孔子講堂卽此漢光武東巡過魯坐孔子講堂是也元世祖至元戊寅曲阜縣世尹孔克欽因舊址創建請額爲洙泗書院以五十三代孔濱爲山長奉侍香火其後五十四代孔思迅五十五代孔克昌五十六代孔希孟相繼授洙泗書院山長惟克昌陞曲阜縣尹

國朝正德二年始改山長職銜爲學錄主奉祀事余考曲阜邑志唐有三十九代孔敏行元和元年狀元及第四十代孔緯孔纁孔振孔拯兄弟四人俱狀元及第四十一代孔昌庶乾寧四年狀元及第其登進士第與首冠賢書者未易枚舉照耀簡冊稱顯榮已乃

國朝止有五十八代孔公恂一人登景泰五年進

士官少詹事邇來鹿鳴之歌少聞其响果氣運使然耶抑雉羔未具耶况洙泗當年爲

先師講道之所設廟祀設學錄

朝廷作興人文之鉅典也膺斯職者宜殫心宣力日與諸生共相砥礪庶聖人之後其更有興乎

世職題名

孔彥遠字朝元五十九代正德二年保任洙泗書院學錄

孔弘述字以傳六十一代嘉靖三十八年保任洙泗書院學錄

孔弘順字以昂六十一代萬曆二十七年除授國子監學錄奉祀洙泗書院兼攝家庭林廟舉

事學錄加京衛自此始

孔庭族長

宋徽宗崇寧二年詔入宣王宗室選親族一名判司簿尉事後即以家長繼之。

四十九代

孔璜字純長以白身最長授迪功郎終朝請郎知和州。

孔璵以白身最長授迪功郎。

孔璩以白身最長授迪功郎。

孔珉以白身最長授迪功郎。

孔琬以白身最長宋孝宗乾道二年授迪功郎

誥曰使不胥爲夷者夫子之賜也讀其書而不

錄其苗裔可乎今襲封言爾最長有司如其故

事官之稱朕尊崇先聖之意。

孔璋以白身最長授迪功郎奉南嶽祠。

孔璞改名行可以白身最長授迪功郎奉南嶽祠終

贈太子少傅。

孔琯以白身最長授迪功郎終從仕郎。

五十代

孔撫以族長權奉祀事元武宗至大元年論祭

差學士王德淵初獻兗州知州馬禧亞獻家長

撫三獻。

五十一代

孔元祇恩賜冠帶。

孔元裕字益卿由恩州教授將仕郎濟陽主簿致仕任族長。

五十三代

孔涇字世清元興化路學正累翰林國史院簡閱官我

太祖革命以賢良官隨例居臨濠衍聖公克堅奏

請釋還鄉爲孔庭族長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太祖召見應對稱旨面賜藤拐一枝諭令主領

家務教訓子孫永遠遵守涇因元末兵亂諸籍散失乃參訂子史并

泉宋元故事編成譜籍藏於家盡心於家門典故者世稱此公云。

五十四代

孔思楷恩賜冠帶請修祖廟。

孔思櫟同聖公世尹上表謝恩修廟賜資有加。

五十五代

孔克晏字堯夫儒士兼三氏學錄。

孔克昫字東夫儒士兼三氏學錄。

孔克勲恩賜冠帶。

孔克晟恩賜冠帶。

五十六代



孔希晟、恩賜冠帶。

孔希琛、兼林廟舉事。

孔希迪、恩賜冠帶。

孔希瑄、字士輝、兼林廟舉事。

孔希瑾、恩賜冠帶。

孔希瑒、恩賜冠帶。

五十七代

孔諱、字謹伯、嘉靖十二年陪幸太學、恩賜冠帶。

孔諱、恩賜冠帶。

孔諱、隆慶元年陪幸太學、恩賜冠帶。

五十八代

孔公寵、恩賜冠帶。

孔公寧、恩賜冠帶。

孔公舒、恩賜冠帶。

孔公源、由林廟舉事轉家長。

林廟舉事前代未有、至國朝始設立、以佐家長督理林廟、總愆子孫者。

五十六代

孔希琛、兼孔庭族長。

孔希瑄、字士輝、兼孔庭族長。

五十八代

孔公祿、恩賜冠帶。

孔公性、恩賜冠帶。

孔公源、恩賜冠帶、轉孔庭族長。

六十代

孔承流、恩賜冠帶。

孔承次、恩賜冠帶。

六十一代

孔弘顯、字以昂、嘉洙泗書院學錄。

聖門志卷之三下

海鹽呂元善纂輯

武定袁化中 參考

高陽李國誦

兄呂元美 編次

侄呂化舜

男呂兆祥 訂閱

孫呂逢時

歷朝科目

漢以上無制科
制科自隋唐始

甲科題名

隋

孔嗣哲三十二代。煬帝大業四年登進士第。

唐

孔昌寓三十五代。太宗貞觀十三年應制登科。爲

膳部郎中。

顏康成三十八代。高宗永徽二年狀元及第。擢制

科。太子舍人。崇文學士。

顏強學。康成弟。進士制舉。校書郎。

顏希莊。強學弟。登進士。銀青光祿大夫。和州刺史。

孟說三十一代。高宗朝擢進士。累遷鳳閣舍人。

孔禎三十四代。擢進士第。爲監察御史。蘇州長史。累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謚曰溫。

孔季翊字季和。三十五代。武后永昌四年應制登科。授校書郎。終左補闕。

顏元孫字聿修。三十九代。武后嗣聖元年舉進士。解褐彭城簿。歷登封。長安二尉。洛陽丞。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時玄宗監國。獨掌令誥。當時以爲

繪言之最。玄宗嘗出諸家書跡數十卷。令定其

真僞。元孫分別以進。玄宗大悅。因賜綾藤筆墨衣服等物。出爲潤州長史。遷滁。浙二州刺史。終

朝散大夫。豪州刺史。上柱國。生十五。春卿。果卿。曜卿。旭卿。茂卿。著文集二十卷。干祿字書一卷。

顏隱朝三十九代。進士拔萃。河北尉。

顏貞長三十九代。太子文學。惟貞第四子。舉明經進士。

顏切與字令軌。惟貞第五子。進士。齊郎。歷新息簿。左衛帥府兵曹。賜緋魚袋。

顏真卿字清臣。切與弟。玄宗開元中舉進士。登甲科。爲監察御史。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朔

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肅宗幸靈武。授工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出爲同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使徵爲刑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玄宗居西宮。真卿乃首率百寮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除尚書左丞。改簡較刑部尚書。知省事。累進封魯公。爲宰相。元載所陷。貶陝州別駕。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又爲楊炎。盧杞所忌。改太子太師。李希烈反。義不屈。死之。贈司徒。謚文忠。元世祖至元三年。于費縣東魯公祠創立書院。設山長一員奉祀。

孔 載三十八代。德宗貞元二十年擢進士。

孔 戡字勝始。三十八代。德宗時進士及第。由金吾錄事遷大理評事。盧從史鎮澤潞。辟爲書記。從史寢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結。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每秉筆。至不軌之言。極諫以爲不可。從史怒。歲餘謝病歸洛陽。李吉甫鎮揚州。召爲賓佐。從史知之。上疏論列。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洛陽。詔出。呂元膺不可。上曰。朕豈不知哉。行將用之矣。未幾卒。贈司勳員外郎。

孔 戣字君嚴。戡弟。德宗時登進士第。爲侍御史。轉尚書郎。改諫議大夫。累官尚書左丞。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使。入爲大理卿。遷國子祭酒。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敬宗卽位。召爲吏部侍郎。二年。轉尚書左丞。累請老。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謚曰貞。戣弟戢。舉明經登第。判入高等。授校書郎。贈工部尚書。孟 簡字幾道。三十四代。憲宗元和中舉進士。宏辭連中。累遷倉部員外郎。拜諫議大夫。出爲常州刺史。州有孟漬久淤闕。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召爲給事中。代李遜爲浙東觀察使。以工部侍郎召還。進戶部。加御史中丞。元和末。崔群旣相。而簡代之。左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司馬。以赦令進睦州刺史。復徙常州。仍太子賓客。分司。卒。

孔 溫裕。戣次子。舉進士。位左丞。太平軍節度使。鄆曹濮等處觀察使。懿宗咸通十年。奏捐已貲修葺祖廟。

孔 溫資。三十九代。舉進士。位太子少保。

孔 溫孺。戣長子。憲宗時舉進士。終華陰縣丞。

孔敏行字至之、三十九代。憲宗元和元年狀元及第。歷拾遺、補闕、起居郎、諫議大夫、集賢學士。

顏勝四十代進士、左補闕。

顏式宜四十代進士、殿中侍御史。

顏方僑四十代進士、宮門丞。

孔溫業字遜志、戡之子。穆宗長慶元年第二人及第。宣宗大中時爲吏部侍郎、後爲太子賓客。

顏順四十代進士、評事。

顏韶四十代進士。

顏覲四十一代弘文進士。

孟郊字東野、三十五代。少隱嵩山、韓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卒年六十四。張籍謚曰貞耀先生。

顏逸休四十三代。武宗會昌六年登第、授鄭縣令。撰文飛、應詔文集傳於世。

孔緯字化文、溫孺子。宣宗大中十二年狀元及第、釋褐校書郎、歷觀察判官、遷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符中改御史中丞、歷吏、戶、兵三部侍郎。從僖宗幸蜀、改刑部尚書、判戶部事。還京、遷御史大夫。又從幸梁、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駕

還、進位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保義功臣、食邑

四千戶、賜鐵券、恕十死。賜天興縣莊善和里宅

各一區。昭宗卽位、進加司徒、封魯國公、兼太保。

軋寧中復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卒於

第、贈太尉。自元和後孔氏子孫貴盛、至正卿方鎮者甚多、至公始登台輔云。

孔纁字徽夫、四十代。懿宗咸通元年狀元及第。

孔絢字咸休、四十代。懿宗咸通元年登進士第。

僖宗乾符三年調丹陽令、因家焉。

孔綸字昌言、四十代。懿宗咸通元年登進士第

九名、歷殿中侍御史、戶部郎中。

孔振字國文、四十代。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

詳具世紀。

顏逸少四十三代。懿宗咸通六年甲科第二人、左

拾遺。

孔照字濟美、原名具、後避宋諱改爲照。四十代。懿宗咸通七

年登進士第十一名、終萊州刺史。

孔紆、四十代。懿宗咸通七年登進士第十三名。

顏勣、四十二代。僖宗乾符四年登第。

孔拯字弘濟、四十代。僖宗中和三年狀元及第。

歷官侍郎。以上兄弟四狀元、今關里有四狀元坊。



孔 閏、戮之孫。昭宗景福初登進士。任袁州刺史。

孔昌族字幾聖。四十一代。乾寧元年狀元。虞部

孔 邈字準之。四十一代。昭宗乾寧五年登進士第五名。終諫議大夫。

孔昌明字昭儀。四十一代。昭宗光化三年登進士。

孔昌弼字佐化。緯之子。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孔昌序字昭舉。四十一代。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宋

孔 憲。四十四代。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任尚書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

孔 勗字自牧。四十四代。太宗雍熙二年進士及第。詳具南宗。

曾 碩。四十二代。太宗淳化三年登第。官黃州從事。南雄州軍事判官。榮州觀察判官。朝奉郎大理丞。

孔道輔字原魯。勗長子。真宗咸平元年陽進士出身。詳具南宗。

曾 頤。碩弟。真宗咸平五年登第。官至筠州錄事。顏頤弟。真宗咸平五年登第。官至衛州團練判官。

孔 渭。四十四代。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同進士出身。

孔聖祐。四十六代。真宗大同祥符元年同進士出身。詳具世紀。

孔延澤。四十五代。進士及第。贈諫議大夫。

孔延之。四十六代。仁宗慶曆二年登進士第。司封

郎中。與周濂溪友善。卒。葬廬山南豐曾。諡其墓。贈殿中丞。金紫光祿大夫。

生子三。文仲。武仲。平仲。皆舉進士。

曾朝陽。四十四代。仁宗慶曆間舉進士。爲石首令。改忠州從事。教民文學。有文集二十卷。

曾 匪。朝陽弟。仁宗慶曆間舉進士。爲南安主簿。改龍南令。設學教子弟。後移知玉山。

曾載陽。四十四代。舉進士。贈將仕郎。

孔舜亮。字君亮。道輔長子。仁宗嘉祐四年進士及第。以屯田員外郎贈左中散大夫。上柱國。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致仕。特進少師。

孔宗翰。字周翰。道輔次子。進士及第。詳具曲阜縣世職。

顏 復。字長道。四十九代。仁宗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薦。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一

人考官歐陽修奏復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知永寧。詳具世紀。

孔若拙字公智、四十七代。賜進士出身、金州司理叅軍。

孔若初字公慎、四十七代。進士及第。

孔文仲字經父、四十七代。仁宗嘉祐間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范蜀公鎮薦於朝、召試對策、極言新法之害、忤王安石見黜。哲宗朝、累遷起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上疏論青苗免役等法不便、遷中書舍人。年五十卒。有文集五十卷。

孔武仲字常父。仁宗嘉祐間舉進士、禮部第一、授秘書省正字、累遷司業、侍講、通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出知洪州、移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所著有雜文百卷。

顏公弼、復之弟。神宗熙寧二年進士、任華陰令。孔平仲字毅父。哲宗元祐間舉進士、入史館、遷京西提刑。坐黨謫知韶州、又謫惠州別駕。徽宗即位、召遷戶部郎中。尤精於史學、著續世說行於世。天下號爲三孔。山谷黃延堅論元祐人材、有日二蘇聯璧、三孔分鼎云。

顏隨、公弼弟。舉進士、三原縣丞。

曾銳、四十五代。禮部進士。

曾鉞、四十五代。徽宗崇寧五年舉進士、授將仕郎、上高簿。侍親不赴事、母至孝、人不稱其官、以孝子稱之。後廬墓有芝、竹、連理、寶劍之瑞。

曾元忠、朝陽孫。徽宗大觀間登第、累官廣州教授。所著有春秋曆法、論語解、周易解等書行於世。

曾庠、四十六代。徽宗大觀中三舉進士第。

曾度、四十六代。徽宗政和壬辰登第、通直郎、武岡軍、官司法叅軍。

曾民瞻、四十六代。徽宗宣和辛丑登第進士、南昌縣尉。

曾彥明、四十七代。徽宗宣和甲辰登第、廣東運幹。孔端木、四十七代。徽宗宣和甲辰特賜進士第、知臨江軍、修庠序之教、文風丕變。入名宦。

孔端隱字子宣、四十八代。高宗紹興間登進士第、授江陵府觀察推官。

曾渙、四十九代。孝宗淳熙癸卯、已酉兩舉進士。光宗紹熙庚戌登第、入史館、秘書、著作、禮部郎中、廣西轉運判官、大理少卿、秘書少監。終提舉



崇寧觀、吉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階中大夫。

孔 焯、五十一代。寧宗慶元二年第五人及第。終

朝奉郎、太常丞、兵部郎中、知瑞州。

曾蔚宗、四十八代。寧宗嘉泰、開禧兩舉進士第。授

峽州教授。終從仕郎。

孔元善字德新、五十一代。理宗寶慶二年進士及

第。儒林郎、泰州儒學教授。

孔應得、五十一代。理宗嘉熙二年補入太學。淳祐

元年駕幸太學。賜同進士出身。初任吉州泰和

縣主簿。終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福建江

浙宣諭使。

孔文樸字伯厚、五十一代。理宗淳祐元年及第。以

先聖後特旨轉修職郎。復州玉沙縣簿尉。終奉

議郎、知潭州湘潭尉。

孔文善、五十一代。賜進士及第。

孔夢斗字元極、五十二代。理宗景定三年登進士

第。歷臨安府教授。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史

館校勘。終承議郎、慶元府通判。

孔 瑤字仕平。進士及第。授江夏尉。巴陵丞。長沙

令。繼知崇陽。通判江夏郡。除知制誥。改江南西

路茶馬官。後知興國州軍事。

孔 沂、五十三代。舉進士第。

孔景行字宗成、五十三代。度宗咸淳三年駕幸太

學。賜進士出身。授修職郎。慶元府學教授。

孔霆發字君選、五十三代。度宗咸淳四年。廷對第

八人及第。文林郎。處州軍事推官。

曾晞顏、五十一代。宋國學進士。歷御史、兵部侍郎。

孟德義、五十代。登進士第。授魚臺縣尹。

曾晞禹、五十一代。辛卯進士。

金

孔 濤字世平、五十三代。世宗大定元年進士。授

溧陽州教授。辟浙省掾。承仕郎。吳江判。

孔 權字用之、五十代。世宗大定二十二年進士

及第。萊州掖縣令。章宗以聖人後。特授太學助

教。爲都省掾。三部司正。終刑部都事。

孔端甫字肅之、四十八代。章宗明昌四年賜進士

及第。補將仕郎。

孔 塘字德純、四十九代。宣宗貞祐二年賜同進

士。任廟學正。終萊州招遠主簿。

國朝

曾 榮字子榮五十五代。自幼穎敏端重寡言笑。五歲盡識象戲字。長稱江南才子。中永樂甲申科會試時年三十六。

上欲求異才。命解縉採天文律曆爲題。意士必窘手。得榮卷幾二萬言。遂首擢授修撰。上時召試。迅筆千言立就。詞理皆到。上屢摘群書隱僻事問。應答如響。命撰天馬海青歌。賜瑪瑙帶。深沐眷寵。群臣有以文士薦者。必問得如曾榮否。時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匹者。止得一武弁。猶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榮請往。三人默飲終日。虜使已酣。武弁亦潦倒。榮爽然復命。上咲曰。無論文學。卽酒量亦狀元也。仕至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預修兩朝實錄。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左侍郎。謚襄敏。所著有巢睫集。

曾 鼎字復鉉五十五代。永樂壬辰科會試二十七名。廷試二甲十七名。歷官陝西四川廣東按察司僉事。雲南布政司左叅議。進階湖廣按察司副使。

孔公恂字宗文五十八代。景泰甲戌科會試二百四十二名。比及廷試。聞母疾遂不入。

上知之。問禮臣曰。公恂何爲不入廷對。禮臣奏以聞母疾故也。上曰。聞疾而未有計音。可召入對。俾錦衣資金牌召之。遂入。時已報午。試卷弗及備。命翰林院給紙筆。條對洋洋。切中時政。登二甲第十四名。旣聞母憂。回籍守制。天順丁丑服闋。授禮科給事中。至癸未。青宮缺左。右少詹事。上遴選臣工。務求稱選。當事者以公恂司馬恂薦。俱授少詹事。拜命之日。上喜見天顏。繼進宮壺。謂孝肅皇太后曰。朕爲汝子得二賢臣爲輔。孔公恂聖人之後也。司馬恂賢人之後也。太后具服謝之。中貴喧傳。以爲美事。成化初。改大理寺左少卿。未幾復少詹事。兼左諭德。丙戌。坐言事出知湖廣漢陽府。丁外艱。不果行。庚寅。復少詹事。南京管事。進階中憲大夫。卒於官。朝廷遣官諭祭。

孔貞時字中甫六十三代。萬曆癸丑科會試第四名。廷試三甲六十七名。戶部觀政。改翰林院庶吉士。戊午。授簡討。

曾 棟字銘西六十□代。萬曆丙辰科會試二百五名。廷試三甲七十三名。工部觀政。授香山縣



知縣。丁憂已未伏除。蘭谿縣。壬戌。調金華縣。甲子。本省同考。乙丑。行取授禮部主事。丁卯。廣東主考。歷陞浙江按察使。

孔貞運字玉橫。貞時弟。萬曆己未科會試第一百二十七名。廷試一甲榜眼及第。本年授翰林院編修。歷陞國子監祭酒。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孔聞諱字玄伏。六十二代。天啓壬戌科會試第九十五名。廷試三甲二百七十四名。禮部觀政。授行人。辛未。考選授禮部主事。歷陞陝西分巡河西道副使。

孔聞詩字知言。六十二代。天啓壬戌科會試一百八十名。廷試三甲三百十六名。吏部觀政。授中書舍人。考選吏科給事中。

孔聞籍字義繩。六十二代。天啓乙丑科會試一百九十名。廷試三甲一百六十五名。都察院觀政。授行人。庚午。陞南吏部主事。歷陞陝西、西寧道右參議。

顏胤紹字廣明。六十五代。崇禎辛未科會試二百六十五名。廷試三甲二百十八名。都察院觀政。授鳳陽縣知縣。調江都縣。陞真定府同知。

曾亨應字子家。棟子。崇禎甲戌科會試七十六名。廷試三甲一百三十八名。禮部觀政。授順天府教授。陞國子監博士。歷陞吏部文選司主事。

孔胤圭字浮筠。六十五代。崇禎丁丑科會試八十八名。廷試三甲二百〇名。戶部觀政。授大同縣知縣。調曲周縣。

孔尚則字準之。六十四代。崇禎庚辰科會試二百五十五名。廷試三甲一百八名。工部觀政。

鄉科題名

宋

孔世基、四十四代。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中第一名。

孔應選、字舜舉、五十一代。哲宗元祐七年中第四

名。授迪功郎、臨安府餘杭主簿。

孔文敏、五十一代。理宗寶祐二年中第一名。

曾雷順、五十二代。理宗景定甲子吉州發解、任萬

載縣尹、吉州路提舉。

國朝

曾用先、五十三代。洪武壬子科、由吉安府永豐縣

遷鶴鄉十六都籍中江西鄉試。

曾 榮、字子榮、五十五代。永樂癸未科、由吉安府

永豐縣學生、以書經中江西鄉試甲申科狀元。

孔 謬、字貞伯、五十七代。永樂戊子科、以儒士中

山東鄉式、明年會試禮闈、擢乙榜第一。

仁宗昭皇帝以太子監國、謂近臣曰、我朝孔門子

孫未有出仕者、今有此一人、何不取進士。對曰、

考試至公、雖父子不容私。吏部欲除教職、

仁宗召見曰、孔謬年少俊偉、務着中進士、命冠帶

送國子監讀書肄業。未幾、春坊左中允員缺、

仁宗顧謂東宮官曰、春坊中允幾品。對曰、正六品。

曰、着孔謬做教。皇子諸王又賜宅第一區、及

器皿諸物。師道嚴正、一無所阿。轉太理寺評事、

改雲南道監察御史、巡按江西、遼東、所至風紀

振肅。終河南按察司僉事。常著中庸補註三篇、

繕寫進呈。上嘉之、賜五經四書各一部、有舞

雩春詠集二十卷。以後凡山東中式者不書籍貫。

孔公鏞、五十八代。永樂辛卯科。

曾 鼎、字復鉉、五十五代。永樂辛卯科、由吉安府

永豐縣學生、以禮經中江西解元、壬辰進士。

孔 信、字忠伯、五十七代。永樂丁酉科。成化初以

子公恂貴、誥封中順大夫、大理寺左少卿。

孔公禮、字節文、五十八代。宣德乙卯科、任徐州訓

導國子監學正、登仕郎、詹事府主簿。

孔公恂、字宗文、五十八代。正統甲子科。禮記、景泰

甲戌科進士。

孔公錫、字賜文、五十八代。景泰庚午科。天順五年

任曲阜縣知縣。

孔 諗、字諫伯、五十七代。景泰癸酉科、任南直鳳

陽府宿州訓導。



孔 誼字觀伯、五十七代。景泰丙子科、任山西太原府崞縣訓導、國子監學正、藩府長史、進階朝列大夫。

孔彥麟字朝祥、五十九代。景泰丙子科順天中式、任南直鳳陽府靈璧縣知縣、調桐城縣知縣。

孔公怡字友文、五十八代。天順己卯科三十二名。成化壬辰歲大校、公怡請粟於巡撫、遂得賑恤。同宗數千餘口、存活於危亡之日者、皆其力也。未及仕而卒。

孔彥祿字朝庸、五十九代。成化戊子科五十二名。授河南裕州知州。州多大豪、下車繩其渠魁、郡境肅然。賑民窮困、導以農桑、民愛之如慈母。卒於官、男女巷哭罷市。父老百餘、送喪之闕里、復留所乘之馬助喪。有呂姓者、獨留不歸、人間之泣曰、公活我之恩、未報、願留供香火、終身不歸。呂沒、公之子承懿具棺以禮葬之、人重呂之義而多公之德云。承懿字永叔、慷慨正直、酷嗜子史、所著有橋梓聯編、生子弘幹。

孔 訥字慎伯、五十七代。成化丁酉科、任北直河間府河間縣知縣。

孔彥仕字朝臣、五十九代。成化丁酉科、弘治二年

任曲阜縣知縣。

孔公才字希文、五十八代。成化癸卯科十五名。授南直揚州府江都縣知縣。陞兵部主事、調北直大名府通判、和州知州、山西按察司僉事。

孔承震字永器、六十代。弘治戊午科十三名。嘉靖元年任曲阜縣知縣。

孔聞誥字知敬、六十二代。嘉靖己酉科三十一名。書經、三氏學學生。本學自嘉靖壬子至萬曆己卯共二十二科、俱無中式者。

孔貞時字中甫、六十三代。萬曆丙午科、由句容縣監生中應天鄉試五十二名。春秋、癸丑科會魁。

曾 棟字銘西、六十□代。萬曆己酉科、由臨川縣學生中江西鄉試九十一名。易經、丙辰科進士。

孔貞運字玉橫、貞時弟。萬曆壬子科、由句容縣學生中應天鄉試七十七名。春秋、己未科榜眼。

孔聞詩字知言、六十二代。萬曆戊午科四十二名。四氏學學生、詩經。天啓壬戌科進士。

孔聞檀字知毅、六十二代。萬曆戊午科七十三名。四氏學學生、詩經。授嘉興府通判。

孔貞綬字象臺、六十三代。萬曆戊午科七十五名。四氏學學生、詩經。



孔聞籍字義繩、六十三代。天啟辛酉科三十六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乙丑科進士。

孔聞諱字玄伏、六十二代。天啟辛酉科六十三名、
四氏學監生、易經。壬戌科進士。

孔胤圭字伯達、六十五代。天啟甲子科二十六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丁丑科進士。

孔尚鉞字震之、六十四代。天啟甲子科七十九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

孔尚則字準之、六十四代。天啟丁卯科二十一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庚辰科進士。

孔聞諱字知忠、六十二代。天啟丁卯科五十四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

曾亨應字子家、棟子。天啟丁卯科、由臨川縣學生
中江西鄉試一百二名、禮記。甲戌科進士。

顏胤紹字廣明、六十五代。崇禎庚午科十名、四氏
學學生、詩經。辛未科進士。

顏伯靴字□□六十六代。崇禎庚午科五十四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

孔貞璠字□□六十三代。崇禎癸酉科□十□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

孔貞珩字□□六十三代。崇禎癸酉科□十□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

孔貞煥字用章、聞檀子。崇禎丙子科十八名、四氏
學學生、詩經。

孔典巖字□□六十□代。崇禎己卯科□十□名、
四氏學學生、詩經。

歲貢題名

天順以前無歲貢之例。成化元年。行聖公孔弘緒奏給三氏學印。始此例開創。

成化

孔希永字士翥。正六代。成化二年貢。二十三年任曲阜縣知縣。

孔承朴字永厚。六十代。任山西平陽府石樓縣知縣。

孔公森字燦文。五十八代。任河南開封府延津縣知縣。

孔公澗字澤文。五十八代。任浙江嘉興府桐鄉縣縣丞。

孔彥儲字朝祐。五十九代。未仕卒。

孔彥組字朝綬。五十九代。任南直蘇州府吳江縣縣丞。

孔公華字寶文。五十八代。任陝西苑馬寺寺丞。

孔公仲字正文。五十八代。任江西南康府建昌縣縣丞。

弘治

孔彥禮字朝節。五十九代。弘治元年恩貢。任北直河間府阜城縣縣丞。

孔承夏字永功。六十代。正德五年任曲阜縣知縣。

孔公玘字楚文。五十八代。任南直寧國府南陵縣知縣。陞浙江湖州府同知。

孔彥鵬字朝漢。五十九代。任四川成都府崇慶州吏目。

孔彥雲字朝隆。五十九代。任河南河南府閿鄉縣訓導。

孔彥珣字朝璽。五十九代。任陝西莊浪衛學教授。孔承緒字永紹。六十代。任河南彰德府湯陰縣主簿。

正德

孔承紹字永恩。六十代。未仕卒。

孔彥健字朝乾。五十九代。任河南南陽府舞陽縣訓導。

孔公杰字佐文。五十八代。正德十二年。任三氏學學錄。

孔彥珩字朝閏。五十九代。任河南汝寧府羅山縣教諭。

嘉靖

孔承瑞字永珮。六十代。任北直順德府平鄉縣知縣。

孟希達字士顯五十六代任山西潞州同知。

顏重禮字東隅六十二代任浙江嘉興府嘉興縣縣丞。

孔彥瑄字朝佩五十九代未仕卒。

孔公鉉字舉文五十八代嘉靖十三年任三氏學學錄。

孔彥作字朝德五十九代任浙江定海縣訓導生徒束修一介不受陞任之日門弟子追送數百里外泣別入名宦祠陞北直高陽縣教諭。

孔彥生字朝仁五十九代未仕卒。

孔彥確字朝誠五十九代任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知縣。

孔彥碩字朝大五十九代任河南開封府榮澤縣知縣陞懷慶府通判。

孔承諭字永聰六十一代任北直永平府盧龍縣訓導。

孔弘鐸字以魯六十一代任江西廣信府推官。

孔彥衡字朝亨五十九代嘉靖十九年任三氏學學錄。

孔公戡字靜文五十八代任南直蘇州府吳江縣

訓導。

顏重清六十二代任周府教授。

孔弘川字以東六十一代任北直真定府衡水縣教諭陞河南開封府封丘縣知縣。

孔弘毅字以遠六十一代任北直河間府南皮縣訓導陞浙江嚴州府桐廬縣教諭。

顏重文六十二代任陝西延安府宜川縣教諭。

孔承亮字永寅六十代任河南開封府學教授。

孔彥嗣字朝昌五十九代未仕卒。

孟彥詩五十九代任浙江處州府照磨。

孔彥韋字朝景五十九代未仕卒。

孔彥隆字朝平五十九代任周府教授。

孔弘中字以性六十一代未仕卒。

孔承鐸字永從六十代未仕卒。

孟承禮字永和六十代任河南南陽府舞陽縣主簿。

孔承深字永資六十代任河南懷慶府訓導陞陝

西鳳翔府隴州學正。

孔彥珮字朝鳴五十九代嘉靖二十一年任三氏學學錄。



孔承學字永聚、六十代。任南直徐州沛縣主簿。
孔承尹、六十代。未仕卒。

孔承蒲字永瑞、六十代。任南直應天府學訓導。

孔弘廊字以仕、六十一代。嘉靖四十三年任曲阜縣知縣。

孔弘盛字以德、六十一代。任南直楊州府如皋縣知縣。

孔彥訢字朝賢、五十九代。任陝西臨洮衛學教授。
孔承前字永述、六十代。任北直真定府靈壽縣訓導。

孔弘申字以重、六十一代。任應天府學教授。陞湖廣襄陽府通判。

孟丞相、六十代。任四川重慶府推官。

孔彥厚字朝坤、五十九代。任南直池州府建德縣訓導。

孔弘綿字以延、六十一代。任北直河間府交河縣主簿。清操見該縣志。

隆慶

孔弘煦、六十一代。未仕卒。

孔聞炳、六十二代。未仕卒。

孔承先字永裔、六十代。任北直保定府高陽縣知縣。

孔承倜字永冠、六十代。選貢。任順天府保定縣知縣。陞荊府長史。

孔彥滂、五十九代。未仕卒。

顏從舜、六十三代。任濟南府青城縣教諭。

孔承如字永彙、六十代。任湖廣永州府江華縣教諭。

萬曆

孔彥津字朝問、五十九代。選貢。任河南河南府陝州訓導。

顏弘乾、六十一代。任青州府莒州學正。

孔弘景、六十一代。任南直蘇州府崑山縣縣丞。

孔貞樗、六十三代。任南直淮安府海州知州。

孔聞德、六十二代。任山西太原府壽陽縣知縣。

孔承堃、六十代。任北直大名府學教授。

孔聞敦、六十二代。任湖廣襄陽府宜城縣教諭。

孔弘昇、六十一代。任東昌府觀城縣教諭。

孔聞秀、六十二代。任山西平陽府萬泉縣教諭。

孔弘鼎、六十一代。任濟南府長清縣訓導。



藏書

孔承季六十一代任濟南府章丘縣訓導。

孔承仍六十代任青州府蒙陰縣訓導。

孔弘典六十一代任東昌府博平縣教諭。

孔聞仕六十二代。

孔承德六十代任大寧都司學教授。

孔弘衍六十一代任建平縣知縣。

孔貞棟六十三代任濟南府禹城縣教諭。

孔弘葵六十一代任衡府教授。

孔弘猷六十一代任登州府招遠縣訓導。

孔承紀六十代任潼關衛學教授。

孔弘森六十一代。

孔聞定六十二代。

孔聞上六十二代。

孔聞舉六十二代任濟南府平原縣教諭。

孔弘賓六十一代任濟南府德州訓導。

孔聞諒六十二代任濟南府樂陵縣訓導。

孔貞明字心字六十三代任陝西西和縣知縣。

孔聞古六十二代。

孔弘頤六十一代。

顏嗣振六十四代天性孝友父歿廬墓屢經旌獎。

孔尚文六十四代任宿遷縣教諭。

孔貞志六十三代任臨清州學正。

孔尚孝六十四代任博興縣教諭。

孔聞諱六十二代任蘇州府學訓導陞河南彰德

府涉縣知縣。

孔聞諱六十二代。

孔尚炳六十四代。

孔聞武六十二代。

孔聞僊六十二代。

孔貞璞六十三代。

孔尚象六十四代。

孔承鏞六十代。

孔貞俊六十三代。

監生題名

國朝

孔克純字德夫五十五代。

孔克敦字敏夫五十五代。

孔希說字士巖五十六代。

孔希進字士勉五十六代。

孔彥佛字朝敬五十九代。

孔承渙字永發六十代。

孔承漢字永清六十代。

孔承山字永壽六十代。

孔弘知字以哲六十一代。

孔彥禧五十八代。公郁次子。公郁自幼好學富而

不驕。宗黨困窮者量其事而關之。路有以急迫

告者卽解所衣貂裘付之。畧無德容。天順二年

鄉封餼出粟千餘石散於衆曰。此天厚我。我何

吝爲。已有而不公於人。

憲宗純皇帝踐祚幸學。應詔觀禮。賜晏賜衣。仍

賜彥禧爲太學士。未及仕而卒。禮妻楊氏。時年

二十有六。自縊於室。女僕覺之。毀窓進救。得不

死。子女俱無。貧苦不堪。清節愈勵。閭邑稱之。正

德間奏聞族表。

孔承復字永靜六十代。正德間任安陸衛經歷。

孔彥述字朝謙五十九代。嘉靖間任山西澤州州

判。

孔公珏字栗文五十八代。嘉靖十一年保任曲阜

縣知縣。敕封文林郎。

孔弘幹字以象六十一代。任魯府審理正。進階奉

議大夫。留心家門典故。所著有孔門僉載文獻

集。橋梓聯篇。淳龐風味。談柄聖賢圖像。聖蹟圖

等書行於世。

顏重賢六十二代。

孔開教字知寬六十二代。任南直徽州府婺源縣

主簿。終湖廣承天府經歷。

孟彥繼五十九代。

孟彥緒五十九代。任河南開封府陳州吏目。

孔尚坦六十四代。

係六十五代行聖公胤植本生父。改贈衍聖公。

孔弘順六十一代。天啓元年恩貢。

孔開範六十二代。天啓幸學恩貢。

孔開謨六十二代。天啓幸學恩貢。

孔貞祚六十三代。天啓幸學恩貢。任陝西興安州

漢陰縣知縣。

曾承佑六十二代。天啓幸學恩貢。崇禎二年復乞恩幸學。

孟聞時六十二代。天啓幸學恩貢。

顏伯華六十六代。崇禎元年恩貢。

孔聞俊六十二代。崇禎幸學恩貢。

孔貞芳六十三代。崇禎幸學恩貢。

孔尚遜六十四代。崇禎幸學恩貢。

孔尚皞六十四代。崇禎幸學恩貢。

顏伯忠六十六代。崇禎幸學恩貢。

顏伯偉六十六代。崇禎幸學恩貢。

孟聞証六十二代。崇禎幸學恩貢。

孟聞熙六十二代。崇禎幸學恩貢。

孔聞誨六十二代。崇禎二年考選恩貢。

孔氏聞達

十代

孔聚字子產。樹之子。爲漢高祖隨。字元路。承殷都尉。以破項羽功封參侯。隨後爲宋公。

十一代

孔臧聚之子。嗣爵歷位九卿。讓字子士。爲孝惠傅。武帝時遷御史大夫。讓士遷長沙王太傅。

十二代

孔琳臧之子。字子甲。安國子。傳嗣參侯。卽家學尤善詩禮。

十三代

孔黃琳之子。茂封爲關嗣參侯。

十四代

孔吉漢成帝綏和元年詔求殷後封爲紹嘉侯。三改爲宋公。宣元爲長安公。仕宣帝。捷校諸喜。校諸元始四年。宣元爲長安公。仕宣帝。捷校諸喜。校諸

光字子夏。少舉議郎。歷仕成哀平三朝。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又爲大司徒。太傅。太師。居公輔位前後一十七年。凡食邑萬一千戶。封博山侯。王莽權盛。辭位。年七十薨。謚曰簡。贈列侯。驩字子仲。漢封博山侯。行士。陞光祿大夫。

十五代

孔何齊漢平帝元始四年封宋公。位在三公之上。益九百三。永鄉侯。食邑千戶。壽封合。放博山侯。立字子立。善詩書。少遊京師。常與劉歆友。以詩書教於闕里。生徒數百人。

十六代

孔何齊漢平帝元始四年封宋公。位在三公之上。益九百三。永鄉侯。食邑千戶。壽封合。放博山侯。立字子立。善詩書。少遊京師。常與劉歆友。以詩書教於闕里。生徒數百人。



孔安 漢建武五年以殷後封為紹嘉侯。建字子建，

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莽，因對建仕，對曰：「吾有

布衣之心，子有衣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

遂歸終。膏字君魚，為武都太守，遷太尉。元校書郎

尚鉅鹿奇，博通經史，尤善左氏春秋。

十七代 孔仁 以文學為議郎，遷嘉終城門校尉。方廣平

從疇字元矩，為事。疇字元矩，為事。疇字元矩，為事。

十八代 孔蘇 元嘉三年三月奉詔選為百靖之封奉聖隱

之封為奉聖隱。史章帝建初元年，拜黃門侍郎。

十九代 孔僖 字仲和，章帝初拜蘭臺令。史元和二年，帝東

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僖對曰：「臣

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

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

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人子孫，焉有斯言？」

郎中從還京師，使校九字延壽。訢字定伯，彪字

書東觀，拜臨晉令。尚書相史。訢字定伯，彪字

尚書相史。訢字定伯，彪字書東觀，拜臨晉令。

相史。訢字定伯，彪字書東觀，拜臨晉令。

二十代 孔融 字文舉，南第六子。辟舉高第，為侍御史。嘗為

論者多欲復肉刑，公乃建議朝廷，善卒不復。拜

大中大夫。曹操欲漢鼎，憚公不敢，終為所害。拜

晨字伯時，諱字德讓，為父諫議大夫。文鴛大昱

字元世，少習家學，靈帝即位，飲拜議郎，補洛陽

令。以師喪棄官，終于家。自十三代，至昱，爵

位登卿相，牧守者五。淮為功伯序，魯都讚字元

道不長，彥字長子，與弟季彥自為師友，研精李

彥，永初二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大如斗，傷禾稼，

見於德陽殿，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

擅權，母后黨熾，陛下增修聖德，處此二者而已。

帝默然。左右皆不喜。季彥知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歸老於家。

二十一代 孔暢 建寧中，詔晉征南。後漢冀州刺史。恂字士信，晉東

二十二代 孔行 字舒元，晉元帝引為安東參軍，專掌記室。中

猛從王潛，字景微，先居果園，為漢太子。揚為博

二十三代 孔啓 晉盧陵王，字元順，吳

二十四代 孔恬 字公默，吳侍中，選曹中。吳尚書令。晉奕全椒

惠侯。尚書相史。吳侍中，選曹中。吳尚書令。晉奕全椒

二十五代 孔愉 字敬康，晉愍帝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

時年以五十。以華軼功封餘干亭侯，贈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侃大司倫。晉黃門侍。字敬林。中祭。監徵不就。沉。有學名。齊永明中。司徒琅。丞祭。監徵不就。沉。有學名。齊永明中。司徒琅。

二十六代

孔惠雲。封為奉。閣。字須言。建安太。汪。字德澤。為假。二州諸軍從事。征祗。字承祖。為晉。國。歷侍中。太。左僕。坦。字君平。晉。咸。和。為尚書左丞。遷侍中。封。射。左。坦。字君平。晉。咸。和。為尚書左丞。遷侍中。封。嚴。字彭祖。累遷尚書。默之。任廣州刺史。淳之。字。深。祭子。居會稽。剡縣。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

二十七代

孔邁。封為奉。晉。尚。靖。字季恭。察孝廉。侯。江。夏。混。副散騎。道民。宣城。福民。太子。靜民。散騎。侯。吳。與。常侍。道隆。位侍。廷尉。光。道隆。中。祿大夫。道隆。中。

二十八代

孔長公。北齊文宣帝改。靈符。丹陽尹。會。靈運。著作。靈產。光祿。景偉。齊散騎。景進。魏功。琳之。字彥琳。累遷尚書左丞。御。璩之。為揚州。祐。嘗見山谷中。史中丞。贈太常。璩之。中從事。祐。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之如瓦石。太。守。魯。王。虔。引為主簿。不就。

二十九代

孔珪。字德璋。齊高帝為驃騎時。舉為記室參軍。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都官尚書。終散騎常侍。

深之。為比。琇之。江夏。白鳥。縣。靈龜。國子。士。邈。楊州中。涓。梁海。遷之。吏部尚書。道徽。隱居南山。豫。從事。涓。梁海。遷之。吏部尚書。道徽。隱居南山。豫。

三十代

孔臻。太子舍人。尚。珮。廬陵王記。曄。中書。覬。字士遠。中丞。累遷侍中。後為尋陽。道存。黃門。吏部。侍。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道存。黃門。吏部。侍。後魏治書。掾。有操行。除竟。覬。字思遠。宋御史。侍御史。掾。有操行。除竟。覬。字思遠。宋御史。

三十一代

孔休源。字慶緒。舉秀才。為梁。晉安王。府。長史。帝。敕。之。常於殿中。別設一榻。人不取坐。其禮敬如此。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終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手校書七千卷。範。任江夏王。長史。梁。寧遠。卷有集十五卷。範。任江夏王。長史。梁。寧遠。縣主。虔孫。錫。為。安齊。北齊。青州。法曹。參軍。

三十二代

孔英哲。陳廢帝光大元年。封為。雲童。岳陽府。諮議。宗範。歷尚書都官郎中。真。字休文。晉陵太守。徵。書舍人。尋為五部尚書。穎達。字仲遠。隋。明經。高。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穎達。字仲遠。隋。明經。高。士徵。赴東都。令補太學助教。唐太宗時。為文學。館學士。武德中。授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除國子司業。遷太子右庶子。與魏。徵。撰成隋史。加散騎常侍。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貞觀十七年。以年致仕。圖形。凌。烟閣。卒。贈太常卿。諡曰。憲。陪葬昭陵。

三十三代

孔伯魯。散騎。紹安。隋大業末。為監察御史。唐高祖。常侍。紹安。拜為史舍人。賜宅一區。詔撰梁。

史未成而卒。紹忠太子洗馬。志終穎達子國子司業。志約朝有集五十卷。大夫太子洗馬。志亮中書舍人。思政瑞州刺史。紹新以文辭名世。馬禮都郎中。

三十四代

孔德紹隋秘書省正字景城縣丞構蒲州刺史惠元志終子國子司業太子諭德琮洪州都督珪能涉詩書太守王儋重之引爲主簿遷殿中郎爲記室叅軍尚書左丞

三十五代

孔若思給事中。轉禮部侍郎。出爲衛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汝州刺史。太子右諭德。累封梁郡公。仲思給事中。立言祠部郎中。脊言黃州刺史。務本滄州東光令。

三十六代

孔舜字奉先監察御史至字惟微歷著作郎如珪海州司戶贈工部侍郎

三十七代

孔榮唐武宗會昌二年以國子監丞授文宣公齊參爲寶岑父秘書省
贈尚書巢父字弱翁少時與韓華裴政李白張
左僕射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爲竹溪
六逸授監察御史刺歸汾二州入爲諫議大夫
出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遷給事中尋兼御
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興元元年復宣慰河中
爲亂軍所害上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

三十八代

孔述魯諫議大夫文瑾兗州功曹惟昉兗州參軍克讓與弟克符隱居嵩山

三十九代

孔溫質四門博士溫諒生子

四十代

孔郁字弘周太
子舍人。繼字文為咸通十四年明
經及第歷吏部侍郎。績唐文
年調吉州推
官遂家新淦。

四十一代

孔遵 滄州乾符令 贈 兵部員外郎 仲良 唐蕭田令卒於官因家焉今尚有世譜及唐詩

四十二代

孔莊字文愿後晉太常少卿檜同光元年避地平陽吳越王累聘不就

四十三代

孔承恭字光祖授秘書省正字歷溫安豐二縣主簿攝節度推官入爲大理寺丞出監西京酒麴歲增課六千萬遷大理正擢庫部員外郎判大理少卿遷屯田兵部二郎中同考校京朝官課第端拱三年以爲太常少卿俄以疾求解官授將作監致仕

四十四代

孔晃 大中祥符元年授安州應城縣主簿。珍身爲登封縣尉。

四十五代

孔良輔	<small>遷任大理寺丞。</small>	延渥	<small>宋真宗東封，幸儒廟。</small>
<small>清化令。</small>	延祐	<small>大中祥符元年，</small>	延齡
<small>賜同學究出身。</small>	<small>大中祥符元年，</small>	<small>賜同學究出身。</small>	<small>終開州。</small>

四十六代

孔宗旦	皇祐中任 監州司戶	宗哲	崇寧三年 補建
宗質	從仕郎 仙源縣丞	宗簡	太子中舍
		攸	字寧極 隱居河南 汝州龍興 縣之龍



五十代

鼎字寔甫湖州教授之明字勝甫之強字立
山長清簿懷慶尹脚城簿

五十三代

孔淑字世儀國子助教秘書省著作郎纂修元朝
一統志陞承事郎秘書省承務郎朝城尹贈
河南江北行中濟字世澤滄州儒學教澄省委
書省參知政事授棲霞簿濱州尹林廟
監修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驍騎尉追封曲阜縣子演字德泉嘉興教授
官州汴提控渙字思書濊字景蕓嘉道生字宗
同知監修渙院山長濊定教授道生一承
節郎監廣洙字世魯聊城滋字世榮歷陽湜字
東鹽倉洙薄新埜尹教授漢川簿湜世
基顯德浩字世德泓海教諭淋字世霖鄒楷字
路學錄浩遼陽教授鉅野尹淋縣教諭楷魯
於常州路濂字世用冠清字世康興淳字世良
學教授濂州學正清安教諭淳曲沃教
論澤州學洽字世泉台汭字世川紹興路知事
正滿山簿洽州路教授汭山陰尹江西儒學提
舉福建司經歷監察御史起江浙陝西淮揚福
州學正寧海教授顥字世寧廣寧學正寧濟字
湖州知事江山尹灝海州教授遂安簿濟世
林饒信二湘字世衡慈谿淇字世瞻廣德洧字
路學正湘書院山長淇主簿顥昌尹洧世
盈建德瀛字世表昌國州洧字世成徽州學正
路學正瀛學正朔陽尹洧茅山書院山長常

五十四代

孔思進 祖廟權 **思義** 祖廟 **思禮** 林廟 **思政** 虞城
賢 子思書 **思範** 汶上縣聖澤 **思誠** 國子監丞安
 知恩州湖北憲司會 **思友** 益道平陰主簿固
 車朝列大夫濮州尹 **思友** 益道平陰主簿固
思古 水教諭 **思本** 路學教授 **思恭** 字信道
 薄天長縣尹 **思履** 字義道交州學正益 **思善** 字
 濟寧路同知 **思德** 字守道江陵錄判安 **思通** 弘
 道濟寧路學教授 **思德** 字守道江陵錄判安 **思通** 弘
 授太常寺太祝 **思德** 字守道江陵錄判安 **思通** 弘
 貢衛學教授 **思遵** 字從道江陵錄判安 **思通** 弘
 泗水主簿 **思遵** 字從道江陵錄判安 **思通** 弘
 道恩州教授 **思遵** 字從道江陵錄判安 **思通** 弘
 尹陝西儒學提舉河內府判 **思遠** 字進道曹州
 照磨大樂署丞轉署令太常禮儀院判 **思迪** 字
 進階奉直大夫著大元樂書若干卷 **思迪** 字
 道膠西簿安慶錄事光山尹除西臺監察御史
 復拜內臺御史抗章奏事稱旨錫金織紋綺轉
 鴻臚院判尋陞同知本院事 **思永** 字常道河
 路同 **思立** 字用道西河縣尹拜御史累官至 **思**
 矩字規道濟寧 **思綿** 字昌道深 **思明** 字處道阿
 教諭 **思訥** 教諭 **思用** 字行道沁水教 **思賓** 字興道
 論濟寧 **思則** 字允道餘姚學正南 **思舉** 字貢道
 州學正 **思則** 字允道餘姚學正南 **思舉** 字貢道
 學 **思言** 字可道松 **思宣** 字友道容 **思衍** 字元道
 正 **思言** 字可道松 **思宣** 字友道容 **思衍** 字元道
 學教 **思貞** 字周道膠西 **思恭** 字亨道擢登仕郎
 授 **思貞** 字周道膠西 **思恭** 字亨道擢登仕郎

思復字裕道海北道憲司書吏思構字基道任陸安府教授

五十五代

孔克寬字栗夫濟寧州學正克勉字嘉夫山教諭克忠字恕夫福

照克信字善夫泗水縣教諭克常字永夫興濟縣教諭克綱字弘夫

論克敬字恭夫聊城縣教諭克達字徵夫宣德縣教諭克表字溫夫

府平克清字康夫東昌府判克義字達夫河陽縣教諭克諒字京夫

陽縣克清字康夫東昌府判克義字達夫河陽縣教諭克諒字京夫

陸府知事肥城縣尹克禮字嚴夫寧海州學正克諒字京夫

主簿滋陽縣尹克禮字嚴夫寧海州學正克諒字京夫

學教克允字中夫元氏縣教諭克溫字元夫濟寧路學克

授路學教諭克學字異夫東昌府判克紹字勉夫河

大都路學提舉翰林國史侍制朝列大夫克

修字允夫長蘆學克剛字德夫晉寧克廣字南

州判無棣縣尹克邁字恒夫莘縣學教諭克昌字耆夫太

院照磨武克光字顯夫曲阜縣學教諭克昌字耆夫太

備寺知事克光字顯夫曲阜縣學教諭克昌字耆夫太

莊路學教授永平克康字惠夫翰林國史院克

五十六代

孔希麟贈文林郎希緒贈幸太學希誼恩賜希

敬熒之父贈曲希從恩賜希敏字士選希英

寧路教授希祖字士嚴希先字士紹希源

院典新翰林國史希賢字士寧希張字士希顏字士

縣教諭希曾字士宗希義字士弘希

脂縣尹希武諱之父贈曲希恭字士安魯府儀賓

五十七代

孔訶恩賜諱英山縣丞訶恩恩賜訶恩恩賜

太學觀誠府主簿訶恩恩賜訶恩恩賜訶恩恩賜

父贈曲卑謹恩賜冠帶訶恩恩賜訶恩恩賜訶恩恩賜

縣知縣訶恩恩賜訶恩恩賜訶恩恩賜訶恩恩賜

五十八代

孔公著景泰成化二次陪公郁成化元年陪幸太

淮南大校公載麥千斛往輪於官當道義之具

奏恩賜承仕郎七品散官歲給與阜肉米

公尹弘治元年陪幸太學公綬字士父贈曲公

公恩恩賜公恩恩賜公恩恩賜公恩恩賜

公恩恩賜公恩恩賜公恩恩賜公恩恩賜

公恩恩賜公恩恩賜公恩恩賜公恩恩賜

五十九代

孔彥迪恩賜彥綸成化元年陪幸彥綸成化元年陪幸

賜晏彥佑恩授西城兵馬副指揮嘉靖彥祿恩

賜衣彥學承業父封曲彥洲以生員恩彥敞字朝

城縣彥範字朝則彥範字朝則彥範字朝則



六十代

孔承節恩賜冠帶承懋恩賜冠帶承審以生員恩承寧恩授
兵馬司承榮嘉靖元年陪幸承貞嘉靖十二年
副指揮承元隆慶元年陪幸承禎恩賜冠帶承慶隆慶
晏賜承字隆慶元年陪幸承禎恩賜冠帶承慶隆慶
賜衣承字隆慶元年陪幸承禎恩賜冠帶承慶隆慶
恩賜承祚恩賜冠帶承月恩賜冠帶承冉字永藝承需字永平
諱封亞中大夫承榮字永叔承煥字永叔承煥字永叔
正府儀賓承懿字永叔承煥字永叔承煥字永叔
能底章欽述沂上不入城府雖初寒盛暑手不
釋卷家事畧不繫心惟留心釐正宗門雖忤於
時不恤也性不喜飲惟酌鄉人竟日不忍去蓋
孔門之隱君子也卒年六十五著橋梓聯編
承英弘復父贈曲阜縣知縣

六十一代

孔弘仁嘉靖元年陪幸弘器嘉靖十二年陪幸弘
立隆慶元年陪幸弘禮字以節武弘豆字
學魯府弘皓字以聲魯府儀賓弘湯字以新魯
儀賓弘皓字以聲魯府儀賓弘湯字以新魯
弘燭字以彰魯府儀賓弘實弘實貧而至孝父卒廬
之惜其貧未表揚耳

六十二代

孔聞義嘉靖元年陪幸聞達嘉靖十二年陪幸聞
翰字知書魯府儀賓聞聘字知用魯府儀賓聞

儒字知學魯府儀賓聞憲字知意魯府儀賓聞
諭字知教事父至孝父卒哀毀踰禮既葬廬墓
三年按院朱公延歷本縣命有司師生以禮
帝諱處存問嘉靖聞堅貞義父萬曆三十一
六年奉旨旌表

顏氏聞達

二十六代

顏閔字叔明散騎常侍

二十八代

顏謙字子讓安約謙弟零陵太守

二十九代

顏綸字延尉暢綸弟州西曹熙散騎顯紆次子漢

三十代

顏秉之字敬宗散騎常侍邵之暢子領軍司馬根熙長子治安太實熙次子御史大夫永安太守系之顯長子益延之字

年顯次子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坦之顯季子東常侍湘東王師贈特進謚曰憲

三十一代

顏遵之散騎常侍恭之遵之弟司徒希之秉之次子師伯字長淵左右僕射師仲中書郎僧超刺史徽之

散騎字子遜延之長子丹陽尹吏測子臨淮太守延之第三子躍東湘太守

三十二代

顏幹師仲子中書侍郎

三十三代

顏宣仁巴凌王幼明征虜記室積中書

三十四代

顏挺山陽太守誓刺史

三十五代

顏之善葉縣令

三十六代

顏祖字仁愍楚史省游秦秘閣顧隋之善長子汝

三十七代

顏相時字睿思天策府勤禮字敬之相時弟朝有德勤禮弟太子通事舍利仁郎秘書有意

古延陵

三十八代

顏揚庭符璽郎蔣王侍讀光庭職方郎涉縣欣期

著作益期詳正昭甫字周卿勤禮長敬仲勤禮

吏部郎中中和刺史日損

三十九代

顏匡朝山元叔校書志正下邳志恭右衛志廉

右衛志謙贊善志宜殿中侍景靈校書惟貞字

堅昭甫次子太子文學加勳上柱國生子會宗

襄陽孝友司馬澄右衛潤城恭敏武功知微

恭敏弟制大智事參軍隣幾校書

舉伊闕丞



四十代

顏晃字元明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贈司農卿謚曰貞允濟檢次廣成

將軍萬年春卿元孫長子明經杲卿字昕與元

山太守死節贈太曜卿元孫第三子詞學直學士
子太保謚曰忠貞文鑑歷城丞終朝散大夫

夫漁川元孫第四子善旭卿茂曾草隸元孫第五子胤山嘉陵司馬令司馬

關疑惟貞長子、光南字去惑、惟貞次子。正喬卿
杭州參軍。議大夫、金鄉縣男。

惟貞第三子。父臧尉。字季寧。惟貞第七子。歷太康富平縣尉。尉率延目令遷侍御史。兼太

子中兄。累官至朝。舒制奉長說。明經渭。振高陵。請大夫上柱國。舒安尉丞。

溫之有方。枹范陽。渾太子通舍人。茂齊漢中。

四十一代

四十一代

顏覲歷義清修武縣令丞構廬州逸武康邈金水紘方

主簿、劍南州。鑄長安。泉明。泉明。長子孝義安平。尉。遷鄆縣令。終彭城。

司馬威明果卿次子太僕丞李明果卿季子贈通

明曜卿次子項城獲沛明曜卿第三子襲明曜卿

第四子微明
第五子德明
第六子右

將明
綿州
昌順
疑長
蓬州
長史
遂安
慈明

開疑次子縣志翻贈右贊旭卿長子漢州戶曹華

仙期起卿次子右金吾大親茂魯長副昌左武

上佳國河東
茂魯第三子
解州巡官
落溫

而羣兵馬賊中監察御史在營書丹方
顧允南長子以叔真卿遺顧允南次子秘書郎

宋袁孝上文章拔擢書郎

鄉縣男終頤都水
楚州刺史頤使者
奉禮郎常無薄安
南太守任城男頤
儀尉越州長史鄒縣男
喬卿第三子江陵參軍浚
喬卿長子大理寺頤次子

顏 齊卿第四。奉禮
子河南尉。**顏** 鳳翔
顓 泰軍。**頤** 勿夷長子河東
泰軍清河尉費。

縣頂初寒次子武功丞丹徒令願勿寒季子朝

頤太子真卿長子右率倉曹祿頤真卿次子

涇陽尉殿中侍御史、福頗次子。咸長子，贈
都回練判官、新泰男。頗太子洗馬。

蘇也參軍、徽州
流寓、監察御史、
嘉慶元年官。

常州叅軍。貢河南府工部。准旭鄉第三子。宣頁明。

大興
同治
克明
崇文
崇林

四十二代

傳興州刺史。和適都水。詔泉明長子。詔泉明次子。歷大

四十二代

顏傳興慈明子。和州刺史。适都水使者。誕泉明長子。証泉明次子。歷大

親察使御史中丞諒宗正元六年注錄家狀。

評泉明第四子投誼泉明第五子謨左府兵註
兵曹歷新都丞誼千金青尉謨曹奉軍註

長子睦州詒威明次子願王諡叅軍。讚字豎州建德縣丞詒府錄事叅軍。

尚書御史大夫。工部。楚顯次子。硯令。明琮。硯長子。

城二嶺。璋頌次子海。湘頌季子蔡州司。
縣令。馬叅軍郎山尉。

四十三代

四十三代

顏紹讚于滁州清流縣尉

五十年代

顏岐字夷仲詔察李弟詞學賜出身門下侍郎
政殿學士正奉大夫魯郡侯建炎扈蹕南徙

五十五代

顏敬中書工部 付監修提領。

五十六代

顏之克東阿縣 之才衛輝 學正。

五十七代

顏濟寧陽縣 瑜字德潤 鄉縣陽 教諭。

六十二代

顏重道魯府儀賓 進 階中奉大夫。

曾氏聞達

十九代

曾游御史 大夫。

二十六代

曾道始梁車騎大將 琦黃門 侍郎。

五十二代

曾德裕宋國學進士 師顏仲子。歷授靜江路錄事 書。廣成除翰林直學士。承直郎。知制誥。同修國 史。兼提調考功文書。贈朝列大夫。騎都尉。武城 郡。巽申見奉旨授大樂署丞。延祐丙辰。改儒學 提舉。除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大曆二年。調從仕 郎。集賢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庫。

五十三代

曾年封承務郎 吉安路推官。贈 朝列大夫。尚書郎。書部伯。



孟氏聞達

十六代

孟達字子敬。漢末入蜀。為宜都太守。魏文帝時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

二十二代

孟陋字少孤。晉長史。嘉之弟。清操絕倫。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

二十三代

孟昶中郎將。懷王之族兄也。為長史。累遷吏部尚書。義熙四年。加尚書左僕射。妻周氏。見列女。

龍符祖所知。為建武參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贈青州刺史。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戶。無子。以弟仙客之子徵生嗣焉。

二十四代

孟徵生嗣臨沅縣男。徙廣州。

二十五代

孟係祖徵生子。有筋幹異力。能擔負數人。入隸羽林。為殿中將軍。贈潁川郡太守。

二十六代

孟季魏司空威之弟。事元魏。至鎮遠將軍。左中郎將。延尉監。除廣州刺史。封鉅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除撫軍將軍。延尉卿。轉司農卿。出為西平將軍。華州刺史。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

二十七代

孟信字修仁。為太子少師。遷太子太傅。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贈冀州刺史。

二十八代

孟業守以寬惠著名。後除廣平太守。加大中大夫。

三十三代

孟浩然唐處士。浩然弟。好文章。及浩然卒。浩然編其詩為三卷。傳於世。弟浩然。舉不第。歸會稽。

三十四代

孟庭玢仕唐為崑山尉。

三十七代

孟元陽唐德宗時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拜陳州趙罔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

三十九代

孟遷昭義節度方立之從弟。居兄麾下。素得士心。方立死。衆推為節度。後為汾州刺史。

四十六代

孟存鄆縣主簿。軍之次。子為孟庭族長。

四十七代

孟況存之子。仕宋。為員外郎。教諭。

四十八代

孟彬况之子。臨澗為鄆縣令。進以昭信校尉。沂縣主簿。潤為鄆縣令。進以昭信校尉。

四十九代

孟澄彬長子。沂彬次子。清在為孟庭族長。金亡。山在獨不去。率其族守護瑩廟。元太宗九年。詔求孟子。後得在於鄆縣之付村。復其家以奉祀事。

五十代

孟澄彬長子。沂彬次子。清在為孟庭族長。金亡。山在獨不去。率其族守護瑩廟。元太宗九年。詔求孟子。後得在於鄆縣之付村。復其家以奉祀事。



孟德成澄之子居縣縣之劉庄元太宗時與在同復其家仕澤州知州德信沂之德政在之子為

五十一代

孟祇祖字性善德昌子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特授益都路儒學教授秩滿當遷朝議以為內銓注遂主往平縣簿後為泗水北海二縣尹

五十二代

孟之弘述祖子仕元為國子監助教

五十三代

孟思言之弘子仕元為東昌路儒學正遷都令終樞密院都事

五十四代

孟思迪仕元為翼城教諭

五十八代

孟公枚字幹文為人端正有分決縣尹章時修後孟族每有疑事輒相謂曰使仲文在者清矣其為族人所慕如此

六十代

孟承印字永孚性敦朴不尚文飾頗涉典籍尤熟為首年七承廉邑稱十餘卒

孔子流裔十一支北直女南直女浙江女江西女福建女河南女廣東女一支在北直真定府衡水縣係三十二代孔穎達子孫

孔穎達字仲遠八歲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春秋王氏易鄭氏書詩三禮兼善笺曆屬文居家以教授為務隋大業初明經高第授河南內郡博士徵赴東都令與國子校書學士論難莫能屈補太學助教屬亂避地武牢唐太宗平王世充引為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中授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數進忠言益見親待除國子司業遷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議儒議曆及明堂皆從公之說又與魏徵撰成隋史加散騎常侍又修定五禮衆有疑滯咸諮決於公書成進爵為子賜物三百段以在東宮數有諫正又賜黃金一斤絹百疋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太宗幸國學釋奠命公講孝經公因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又受詔撰定五經正義凡一百八十卷賜物三百段貞觀十七年以年致仕明年圖形凌烟閣卒贈太常卿謚曰憲陪公昭陵子志終孫惠元三世司業時人榮之

一支在南直應天府句容縣係四十八代孔端
隱子孫。

孔端隱字子宣傳第四子。宋高宗紹興間登進士
第。文林郎江陵府觀察推官。歷官十載。清慎自
持。卒於官。子瑄隨任。以金侵難還。遂卜葬於屬
縣句容之福祚鄉。因家焉。

校記

①大同：當作「大中」。按，大中祥符爲宋真宗年號。

②伏：當作「服」。

③族：當作「旌」。

④此句文義不明，疑有脫文。

⑤僧王虔：當作「王僧虔」。按，王僧虔見《南史》卷

三三本傳。

⑥廷之：當作「延之」。

⑦字：當作「子」。

⑧大曆：當作「天曆」。按，曾德裕元人，延祐間爲
官，作「大曆」顯誤。

聖門志卷之四



海鹽呂元善纂

西安方應祥

同邑吳麟瑞

兄呂元美

侄呂奇策

男呂兆祥

侄孫呂陽

禮樂

叙曰先王制禮作樂所以通神明正情性合和邦國而祖洽黔黎者也自姚姒子姪之綺尚或樸而不文或文而不慙非夫子折衷而定之曷繇今經曲律呂洋洋纒纒萬世率由而無弊平以故上肇炎漢下暨勝國代有祀祀以隆報稱明興恪共愈篤禮備四代樂用八佾崇儒重道之典猗歟休哉昭天地而超今古矣用是標祀典於首重玉帛祝嘏之遺告也而章服祭期皆禮之大者故分類而記之至於禮器樂章懼其散佚也爰稽其典制摭其顛末俾俎豆之司鼓鼗之吏有所尋而守焉

祀典

漢

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詔諸侯王卿相

至郡先廟謁而後從政此漢以下祀孔子之始亦新官到任謁廟之始

元帝初元元年詔褒成君孔霸以所食邑八百戶

祀孔子

光武建武五年帝過闕里使大司空以太牢祀孔

子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謁闕里宅廟祀孔子

及七十二弟子

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待過魯謁闕里以太牢祀孔

子時帝升廟西面立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年

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因拜儒郎中并賜孔氏男女金帛僦從還京師

安帝延光三年自泰山過魯祀於闕里

桓帝元嘉二年詔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河

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

靈帝建寧二年詔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

行禮

三國魏

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



孔子於辟雍。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皆祀孔子於闕里。至是始行太學。

晉

武帝泰始三年、詔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

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於太學。此太子釋奠之始。

東晉

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親釋奠先聖於太學廟。

明帝太寧三年、詔奉聖亭侯孔幾四時祀孔子如

泰始故事。

成帝咸康元年、帝親釋奠於辟雍。

穆帝升平元年、親釋奠如故事、權以中堂爲太學。

武帝寧康三年、帝親釋奠於中堂、以顏子配享。

南宋

文帝元嘉二十二年、釋奠孔子、牲牢祭器悉依上

公之禮、舞六佾、設軒懸之樂。

北魏

太武始光三年、起太學于城東祀孔子、以顏回配。

太平真君十一年、車駕南伐至鄒山、以太牛祀先

聖。

顯祖皇興二年、遣中書令高允以太牛祀孔子。

孝文帝延興二年、詔孔子廟有婦女合雜巫覡淫

祀者禁之。

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宜尼廟別勅有司享薦之

禮。有司廟事始此。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帝如魯城祀孔子。改封二十

世孫孔氏二人官。此顏子後之始。

南梁

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先聖。自司議禮云、先

敬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若釋奠事訖、太子升堂、則宜從西堂、以明不由阼階之義。

北齊

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以時修葺廟宇、遣使致

祭。又制春秋二仲行禮、每月朔行禮。祭酒領博士及國子

諸學生每月朔日出行事、拜孔聖、

揖顏子。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是年、詔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講畢釋

奠、行三獻禮。

宣帝大建三年、皇太子釋奠先師。祭酒以下

後王至德三年、釋奠於先聖。禮畢設金石之樂、

隋

文帝初、詔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

聖先師、州縣學以春秋仲月釋奠。此郡縣二仲

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然未名為釋奠亦無定時也

唐

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自曹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

高祖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以

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配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

奠于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

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

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別祀

周公請停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至是始定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顯慶二年乃以周公配

武王而孔子為先聖

太宗貞觀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

太宗貞觀十四年帝釋奠於國子學

太宗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於先聖

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業為

終獻

舊禮釋奠以博士自為祭主至是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祭先聖先師秦漢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請自今國學釋奠令祭酒為初獻祝辭稱皇帝某遣某官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州縣以中令為初獻丞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無博士以主簿代之此

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中令主祭亦始於此

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

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

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

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入代用其書垂於國

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此後先儒配享孔子之始太宗詔以諸儒從祀孔子皆其有功於聖人之經者也卜子夏毛萇有功於詩左丘明穀梁赤公羊高有功於春秋伏勝孔安國有功於尚書高堂生戴聖有功於禮王

輔嗣有功於易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王肅賈逵則通有功於諸經者何休杜預范甯則又有功於三傳者然子夏春秋之列而此又列之者是時七十二子雖列於廟

堂未得享祀惟子夏以有功於詩得在從祀之列

高宗顯慶三年文宣王廟詔用宣和之舞國子博

士范頤撰樂章

高宗乾封元年封禪還京師車駕過曲阜祠廟祀

以太牢

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並配享孔子廟

此後世追贈孔子弟子之始而並配享孔子廟以曾參顏回亦始於此按文獻通考高宗總章元年新唐書睿宗太極元年俱稱顏子曾子配享則曾子已配孔子矣而玄宗開元八年李元瓘又以曾子不預配享配為

請二十七年孔子正南面獨以顏子配而曾子不與焉至宋度宗咸淳三年始以曾子子思並顏子孟子配享其舉其廢不可詳考姑記於此



睿宗太極元年，皇太子開講，延親釋奠，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皆配享。

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胄於學，謁先聖，詔三獻皆用胄子。

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宣父廟，顏子配其像立侍，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預享祀，而范甯等皆露從祀，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尚不闕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圖形於壁，兼爲立贊。曾參以孝受經於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乃詔顏子等十哲爲坐像，悉預祀。曾參特爲據像，坐十哲之次。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爲製贊書於石，闕損以下，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題其壁。

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迴，詣孔子宅，親設奠祭，又遣使以太牢祀墓。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牆下，貞觀中廢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被王者，袞冕服，兩京樂用宮懸，追贈顏子爲兗公，西向配，閔子騫、冉伯牛、冉仲

弓、宰我、端木子貢、冉有、仲由、言子游、卜子夏、九人爲侯，曾參等七十三人爲伯，東西列侍。文宣始此，亦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伯之始。按鄭曉日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爲邦之才，其爲言語政事不優於宰我、冉求乎？我求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改求我廡中。

玄宗開元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月上丁祭文宣王，以三公攝事。

肅宗上元元年歲旱，罷諸祀，惟太學仍祀文宣王。德宗貞元二年釋奠，詔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每年春秋釋奠，祝板御署訖，北面而揖。

宣帝大中元年，宰臣白敏中請賜百縑充享祀。

後唐

明宗長興二年，復文宣王廟祀。時朱梁喪亂，廟祀遂廢，故復之。

後周

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詣廟再拜，左右曰：「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登墓復拜。按周太祖親征慕容彥超，狀甚魁異，被王者服，城陷取委巷入夫子廟，在帝絳然曰：「昨夢殆夫子乎？」不覺何路與廟會，因詣廟里拜奠，詔舊所奠銀酒器及楹於廟中，又

請聖林拜墓物所屬其祠宇禁樵採。

宋

太祖建隆中三幸國子監詔祭文宣王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廟門。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學謁文宣王。特博士李覺上卽詔覺令對御講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歷高座。上因降輦命有司張帝幕設別座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喜之賜帛百疋。

太宗淳化四年從監軍使請聖廟六衙朔望焚香。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如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內外設黃麾仗上服韓袍詣廟行酌獻禮初有司定儀止肅揖上特再拜又詣叔梁紇堂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遂如孔林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奠拜加謚曰玄聖文宣王追封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大夫人妻元官氏鄆國夫人二年賜文宣王廟桓圭一令就廟立學預養孔氏子孫封弟子充公顏回爲充國公費侯開損等九人爲公郊伯魯參等六十二人爲侯追封先儒魯史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爲伯內王肅故蘭陵亭侯贈司空杜預故魯陽侯贈司徒此從祀諸儒有封爵之始。

真宗大中祥符七年王旦言請用先天節禮畢請文宣王廟行禮。

真宗天禧元年判國子監孫奭言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崇祀獨學之望望令備

差太尉太常光祿卿以充三獻可。又詔崇文館雕印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行下諸路。

仁宗初卽位幸國子監奠謁先聖。退閱七十二賢贊觀東序禮器。

仁宗天聖二年幸國子監謁先聖。特再拜。

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按開元中已用登歌後廢宋復用之。

仁宗慶曆四年幸國子學謁先聖再拜。

神宗元豐六年追封孟軻爲鄒國公。

神宗元豐七年詔以孟軻配食孔子位次顏子荀况楊雄韓愈並封伯從祀。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

哲宗元祐六年幸國子監謁先聖行釋奠禮一獻再拜。按帝聽祭酒豐稷講無遺終篇乃還或曰祖宗視學必有爵命金帛之錫呂太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子時時幸焉金帛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

徽宗崇寧元年詔追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

徽宗崇寧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詔辟雍文宣王殿名曰大成帝謁文宣王殿。

徽宗大觀元年太司成強淵明言攷禮經士始入學釋菜請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於先聖從之。按漢以來釋菜之禮始見於貴者也南朝宋齊以來始定貢士釋菜之儀。



國朝因之每進士釋褐及國學朔望日俱行釋菜禮正合始教祭菜之美。

徽宗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按宋史從通仕郎侯孟請也。

徽宗大觀四年文宣王改執鎮圭廟門增立二十

四戟並如王者之制。按周禮小行人成六瑞王圭伯用野圭子用圭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圭是年孔子弟子公夏首后處

教壁男用藩圭。公肩定顏祖鄒單罕父黑秦商原亢樂欬廉潔

十人贈侯爵從祀。

徽宗政和元年會參顓孫師南宮紹司馬耕琴張

左丘明穀梁赤戴聖八人以封爵犯先聖諱悉

改正。

徽宗政和三年追封王安石爲王復封安石子雱

爲伯從祀孔子廟庭。

徽宗政和五年詔鄒縣孟子廟以樂正子配享追

封侯公孫丑萬章浩生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

屋廬連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高子桃

應盆成括季孫子叔疑十七人從祀。

徽宗政和六年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

於闕里。

徽宗宣和四年車駕幸太學奠謁先聖。

欽宗靖康元年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

南宋

高宗建炎二年金粘沒喝入襲慶府。即今之兗州府。衍聖

公孔端友已避敵南去軍士欲發孔子墓者粘

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

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於

是獲存。

高宗紹興十年詔文宣王殿與大社大禩並爲大

祀。

高宗紹興十四年國學大成殿成帝謁孔子止輦

於大成門外入幄羣臣班列於庭帝出幄升東

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羣臣皆再拜帝降

入幄分奠從祀如常儀遂謁太學。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謁奠孔子去王雱畫像。

寧宗慶元間定祀令文宣王爲中祀。

理宗寶慶三年詔贈朱熹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

三年改封徽國公。

理宗淳祐元年帝謁孔子遂臨太學詔追封周敦

頤汝南伯張載邵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

與徽國公朱竝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

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先是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

學中庸章句或問領之太學雖孔孟之時已有六經之說而四書之名則始于宋焉

理宗景定二年詔追封張栻呂祖謙爲伯從祀孔子廟庭

度宗咸淳三年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釋菜禮以會

參孔伋並顏回孟軻配享升顯孫師於十哲列

邵雍司馬光於從祀按是年正月十五日御筆

司馬光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朱熹贊之與周程張俱雍述經世書發先天與肯而內聖外王之

學實關吾道光著通鑑貽後世治法而真履實踐之每爲時儒宗茲蓋前代諸儒或以章句文

詞得祀于學者比朕將臨辟雍因思朱熹所贊已祀其四而尚遺雍光非缺典其令學官列諸

從祀以示崇獎二月升曾參封鄒國公孔伋封沂國公配食大成廟孫師封陳國公升十哲此

顏曾孟配享之始又詔泗水侯以先聖爲之父以子思爲之子而周詩禮周南召南之學其在

魯論著明如此耶城侯忠其昆也亦在祀之列伯魚可列於耶城侯之次

遼

太祖神冊三年建孔子廟次年落成躬謁祭奠

金

熙宗皇統元年帝親祀孔子退謂侍臣曰朕幼年

深以爲悔孔子雖無位其道萬世景仰凡人爲善不可不勉

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詔依禮官議依開元

禮合行祭器禮料羊三豕三酒二十瓶奏登歌

雅樂

章宗明昌二年孔子廟門置下馬牌

章宗明昌四年親釋奠先聖諭旨宣徽院曰朕以

宣聖萬世帝王之師恐汝等未諭可備拜祠朕

將拜焉

章宗承安二年春丁親祀孔子以親王攝亞終獻

皇族陪祀文武羣臣助奠

元

世祖至元詔春秋二丁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着

公服陪位諸儒衣襴衫戴唐巾行禮

成宗大德初初到任先詣先聖廟拜謁方許以次

詣神廟著爲令

成宗大德十一年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武宗至大元年詔集賢學士王德淵依舊例致祭

牲加太牢飲齊制祠香祝文酒合用祭物到於孔林行禮因加封大成謚號故也

武宗至大四年詔以銀幣詣闕里祀孔子

仁宗初卽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

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

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息悚

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

慚悔累日



仁宗皇慶二年以許^④從祀孔子。

仁宗延祐三年追封孟子父孟孫氏爲邾國公毋爲邾國宣獻夫人。

仁宗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各一十三段遣說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仁宗手香加額以授之。

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爲啟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爲啟聖王夫人顏子充國復聖公會子邾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是年始以漢儒董仲舒從祀。

順帝元統三年封顏子父無繇爲杞國公謚文裕。

皇明

洪武元年

太祖高皇帝登極幸太學行釋奠禮。按登極詔內一教孔子曲阜廟庭遣使致祭其製封衍聖公并世職知縣俱如歷代舊制仍免孔氏子孫差。

洪武二年十二月二十日遣國子祭酒孔克堅代祀宣聖回京。

太祖高皇帝作詩以遺之。

詩孔氏曾孫祭祖圖但言農務野荒開我言蓋世民容喜必解春風每歲來。

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爲高案其豆邊簋盥洗代以磁器。按蘇軾坐于席故蓮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上木之像既以巍然于上而列器皿於地茂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塑像以來已如此歷宋至元未之有改至是聖祖始正之云。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丁未祀孔子。

洪武十五年太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遣官以太牢祭。

高皇帝遂視學釋菜服皮弁詣位再拜獻爵復再拜。按太祖皮弁服行釋菜禮正合記禮皮弁祭菜之義。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太學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學長吏以下請學行香。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

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焚今所謂香也。至宋淳化四年始朔望焚香朱熹曰謂宜聖廟焚香不是古禮至我朝始定爲令朔望謂莫之禮備海內矣。

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

洪武二十九年罷楊雄文廟從祀。

建文元年

帝祀孔子幸太學。

永樂四年三月、

太宗皇帝謁孔子、視太學。按、太宗將視學、命禮部詳議禮儀、尚書節賜

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永樂十四年、遣官祭闕里。

宣德元年、

宣宗皇帝登極、遣太常寺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

告。自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凡九壇俱用太牢。

正統元年、

英宗皇帝登極、遣國子監司業趙琬詣闕里祭告。

正統二年、以宋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正統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官、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

正統八年、追封元儒吳澄為公、從祀孔子廟庭。

正統九年、帝幸太學釋奠孔子。

景泰元年、

景皇帝登極、遣翰林院侍講吳節以香帛詣闕里祭告。

天順元年、

英宗復位、遣工科左給事中孫昇詣闕里祭告。

成化元年、

憲宗皇帝登極、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詣闕里祭告、

又幸太學釋奠孔子。遣官取衍聖公孔弘緒并三氏子孫赴京觀禮。

成化二年、追封董仲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為伯。

成化十三年、增孔子廟邊豆樂舞之數、遣翰林院

學士王獻詣闕里祭告。按、國學之祭舊用舞六

十豆、增為十二、邊十二豆、郡縣之祭舊用十豆、祭舊用人、邊入豆、增為十、邊十豆。

弘治元年、

孝宗皇帝登極、遣太常寺少卿因景賢詣闕里祭

告、又幸太學釋奠孔子。以吏部尚書王恕言、

改分獻為分奠、遣官取衍聖公并三氏子孫觀禮。

命衍聖公孔弘緒分奠充國公禮畢、飲

賜宴於禮部。此欽賞賜宴之始。

弘治九年、追封宋儒楊時為將樂伯、從祀。

弘治十二年、闕里廟災、遣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李傑祭告。

弘治十七年、重修闕里廟成、遣太子太保、戶部尚

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以香帛并御製碑文詣闕里祭告。



正德元年

武宗皇帝視太學謁孔子。遣禮部主事張濬詣闕里取衍聖公孔聞韶并

三氏子孫赴京觀禮。命聞韶分奠沂國公、以釋服未除辭。命吏部右侍郎梁儲代之。

正德八年流賊犯闕里遣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

趙璜祭告。

嘉靖元年

世宗皇帝登極遣吏部尚書石琚詣闕里祭告。

駕幸太學謁廟至櫺星門外卽降輦步入禮畢仍

步出櫺星門外升輦。

遣官取衍聖公孔聞韶并三氏子孫赴京觀禮外有乞恩觀禮三氏學生員孔產隆孔承榮孔承緒等三名亦准觀禮。欽賞賜宴照前例。

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天下學始去塑像設木主改

大成至聖文宣王舊號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

位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

聖孟子之位從祀十哲以下及門弟子七十二

人皆稱先賢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二十九人

皆稱先儒某子之位盡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

卽申棖存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

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

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眾盧植服虔范甯七

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

從祀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減

遵豆十二爲十八佾爲六闕里天下府州縣邊

豆減十爲八別立祠祀齊國公叔梁紇稱啓聖

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

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從

世宗復幸太學釋奠先師。遣官取衍聖公孔聞韶并族人孔詳等觀禮。

隆慶元年

穆宗皇帝登極遣尚寶司卿劉奮庸詣闕里祭告。

本年八月初一日

駕幸太學釋奠先師。

遣禮部主事劉繼文取衍聖公孔尚賢并三氏子孫孔謨孔承讓孔承元孔承字孔弘立觀禮。欽賞賜宴俱照前例。又以分奠大臣特賜衍聖公孔尚賢羊一隻酒十瓶鈔三千貫。

家長孔謨吏部給與冠帶。

隆慶五年詔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萬曆元年

神宗皇帝登極遣尚寶司司丞張孟男詣闕里祭

告。

萬曆四年

神宗駕幸太學釋奠先師。遣禮部主事張程取衍聖公孔尚賢并三氏子孫孔謨孔承讓孔承元孔承字孔弘立觀禮。欽賞賜宴俱照前例。

孔貞樸觀禮欽賞賜宴俱照前例。

萬曆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詔以新建伯王守仁



簡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從祀孔子廟庭。後守致良知獻章以主靜居仁以居敬故並從祀先是嘉靖八年行人薛保始請獻章從祀隆慶元年御史歐陽德定何始請守仁從祀萬曆十二年六月御史詹事講請並祀二人十月祭酒張位始請居仁並二人祀前後論者紛紛十一月奉旨廷議禮部尚書沈鯉請獨祀居仁大學士申時行等仍請並祀三人大約從祀諸儒異世者既以世代先後爲序則同時者當以時之先後爲序考白沙宜德成化壬辰生少敏宣德甲寅生少白沙六歲陽明成化壬辰生少敏宣德甲寅生少白人以此爲序不必論爵可也

天啓元年

熹宗皇帝登極遣順天府府丞姚士慎詣闕里祭告。

天啓四年

駕幸太學釋奠先師。遣中書舍人楊中樞取衍聖公孔胤植并四氏博士孔胤隆顏光魯曾承業孟弘譽學錄孔弘順陪祀族長孔彥乾族孔弘美孔開慶孔開範孔開謨孔貞祚顏胤禕顏胤學曾承祚曾繼榮孟開鑑孟開時觀禮欽賞賜宴馳驛俱照前例彥乾等名給冠帶開範開謨貞祚承祚開時俱係生員特送監優異各受恩貢其進士孔開標孔開詩以在京亦准陪祀賜宴其優崇聖齋之典獨隆於前代矣

崇禎元年

今上登極遣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郭興言詣闕里祭告。

章服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爲文宣王仍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按夫子自云少居居宋冠章甫之冠至爲魯司寇則有司冠之章服矣至是始衣王者袞冕云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春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先是易以木爲圭至宋徽宗崇寧四年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詔太常寺考文正宣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袞服九章畫圖鑲板印賜仍頒降天下州縣學咸使依圖改正。歷代以先聖與門人同服衮冕至是始服王者之服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起請孔子廟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充國公鄉國公像九章九旒。

國朝
洪武初塑像章服俱仍前代之舊。

洪武十五年南京太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主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及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孔子之像在唐前已有矣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我

聖祖毅然灼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上
繪祀以神主數百年矣教乃革焉呼盛哉。
嘉靖九年詔天下文廟去聖像易以木主。

祭期

先師孔子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日祭之其月用仲
以四時之正也其日用丁取陰火文明之象也

獻官

皇帝遣京師大臣一員
南京國子監祭酒

分獻官

北監
南監屬官四員

監禮官

京師
南京監察御史二員

監宰官

京師
南京禮部祠祭司一員

引班官

京師
南京鴻臚寺官二員

贊禮官

京師
南京太常寺等官

府州縣則以所在長官行三獻禮有故則用佐貳
官一員代之其分獻十哲兩廡之官以教授學正
教諭訓導行分獻禮如不足方用佐貳官爲之餘
官止陪祭分獻官之位並在陪祭官之前

齊戒三日



正祭前三日、官分獻官、陪祭官、執事人等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問疾、不聽音樂、不理刑名、不與妻妾同處、不預穢惡事。散齋二日、沐浴更衣、宿於別室、致齋一日、宿於祭所、惟理祭祀。

視樂

正祭前三日、太常寺官演樂、祭酒、司業及禮部堂上官親往視之。演樂畢、如養牲所視牲肥瘠。府州縣衛亦然。

迎牲

正祭前一日、太常寺掌印官巡視及牲、用鼓樂前導、由廟正門入。

省牲

正祭前一日、執事者設香燭案於宰牲房前、引贊引獻官、分獻官、監禮官常服、詣省牲所省牲之肥碩、純潔與其牲數。省畢、遂宰牲、以毛血少許盛於盆、其餘毛血以淨器盛貯、待正祭畢埋之。蓋取毛所以告純也、取血所以告殺也。

禮器

按祀先聖備四代禮樂。記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後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今廟中四尊皆備、他可知矣。文公朱熹曰、舊禮器圖樣並依畢崇義之製、不如政和、皆考三代遺法鑄造、制度精密、氣象淳古。知潭州日、遂申省部、乞行下、依准用銅製造。今祭器皆銅鑄、其文公之遺歟。

簠簋皆盛黍稷之器。有虞氏曰敦、夏曰琬、商曰瓊、周曰簠、簋、重方、蓋圓、刻木爲之。古用陶器、後世範金爲之。簠、數一百一十五、通蓋重一十三斤、高七寸、深二寸、通入一寸一分、腹徑長一尺一分、深二寸八分、通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

豆、邊豆、邊古、今皆竹製、惟豆制不同。夏、楊豆、殷、玉豆、周、獻豆、又魯、玉豆、雕漆。爾雅及鄭氏說以木、銅、郊特牲曰、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犧尊、按周官有司尊彝之職、而犧尊取其犧牲享食之義。犧、牛形、範金爲之、大背受酒於腹、上覆以蓋、用財終獻酒、數六、重九、觶一、十、兩、通足高六寸一分、徑二寸四分、頭去足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一分、五釐、通八分五釐、深二寸七分。

象尊、取形於象、以明乎夏德。夏者、假也、萬物之所由而化也。範金爲之、次背受酒、上覆以蓋、用貯亞獻酒、數十、重一十斤、通足高六寸八分、口徑一寸八分、耳闊一寸二分、長一寸九分、深四寸九分。

雲雷尊、紐以螭首、腹畫雲雷、回旋之狀、用貯初獻酒、範金爲之。雷取其奮豫、雲取其雷澤。

大尊 大從泰有虞氏之泰尊瓦尊也貴本尚質數寸一分足徑三寸八分深六寸五分

亞尊 其尊作亞形其脰飾饗饗腹著風雲不獨示斤一兩二錢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六寸深七寸一分

山尊 夏后氏之尊也郭璞云形似壺受五斗刻畫為雲山狀數二重六觔四兩高九寸八分五寸口徑六寸七分

著尊 按明堂位商尊曰著著地而無足也數二重腹徑六寸二分高八寸四分五釐口徑四寸三分深八寸二分

壺洗 皆所以盥也臨事而盥致肅恭之意壺盛水文菱花今博古圖壺為菱花雷文洗飾龜龍雲數二重十二斤高一尺口徑八寸四分深七寸二分足口徑七寸九分洗數二重八斤八兩高五寸七分口徑一尺三寸六分深二寸九分

爵 明堂位曰夏以爵而後故校象琖而爵象雀而雀有耳焉按禮書爵小者名爵大者名爵其義取小為貴因著飲戒云洪氏曰太常爵制兩柱三足雙耳侈口今郡縣或以木刻雀置於背以承酒味非也數一百一十八重一斤八兩通柱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

坫 置爵承尊皆用之陸氏曰古者爵有承盤坫與坫是已施于燕射曰坫賈氏曰諸經承爵器皆易本圖字從豆為豐年之豐謂時和年豐榮盛豐備神飲其祀人受其福也鄭注公豐似豆而卑木製漆赤中畫赤雲氣數二十八重二斤九兩縱廣九寸二分指諸地而平正

勺 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龍藏淵蒲生水疏有導引意今刻首為龍夏制也數二十八重一斤口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

豆 數二百四十八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豆 數二百四十八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豆 數二百四十八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豆 數二百四十八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豆 數二百四十八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豆 數二百四十八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豆 數二百四十八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豆 數二百四十八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豆 數二百四十八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豆 數二百四十八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豆 數二百四十八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豆 數二百四十八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衣袍

以紅絹帛爲之制如公服前後俱繪花彩

束帶

以革爲韠韠外裹以紅絹黑角爲板而綴于韠

履鞋

以皂布爲之前後綴以雲綠面絳紉以白線皮底

樂器

按八音之器聖人取八風而爲之其聲出於五行之氣其制器之法則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有具一聲者有具十二聲者清濁高下八音克諧故奏之可以格神祇和上下修已治人變化氣質轉移風俗以至於風氣禽獸皆可以感召蓋天地間皆陰陽二氣所爲故其氣相爲感通有如此

麾旂

以降繪爲之長七尺濶三尺一吋上板繪雲降龍各塗以金及五色彩雲朱竿八尺五寸末

龍向

外降龍向內奉之則升龍見樂作舞之升龍降龍見樂止以木爲架朱絲開則植其上

應鼓

比其時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卦坎其方謹冬至之氣也每奏樂一句以槌擊者三但節

樂從容也

以木爲身高三尺五寸濶二尺二寸兩旁四銅環中以柱穿頂方蓋緣以黃羅錦

金雲花繡

雙簷四角爲龍首仰九龍蘇下綴綠結刻後視四

於跌各何外

鼓其制如鼓司此者掛於項上兩手拊之以應

鼓其制如鼓

司此者掛於項上兩手拊之以應形身繪花上有二環繫

以紅絨繡

朱漆架架之

笛制之音

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濇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溫春分

之氣也

紫竹爲之長一尺四寸七孔上一大孔徑三分吹處也橫而吹之下六孔各徑

二分以金飾龍首

末垂以紅絨繡結

簫 簫竹爲之。以紅絨縛繫之。吹者宜緩。取其音斯

後。一孔。各徑二分。口開半竅。名曰

山。口直而吹之。垂以紅絨。縛結

搏拊。章爲之中實。以飾樂。舊說以

祝。祝之。繫以合樂。狀方如漆。桶中有棹柄。連抵

敵。狀如伏虎。背刻二十七。離。木受之。而成聲。所

編。冬之。爲物。堅實而不動。其形。狀。故。用。以。止。樂。所

角。其音。則。辨。立。冬。之。氣。也。以。堅。其。風。不。周。其。時。則。秋

以。宣。一。字。之。音。既。闕。則。擊。琴。以。收。之。所。謂。金。聲。也

橫。其。植。上。刻。如。齒。形。日。崇。牙。足。爲。鳥。形。

編。鍾。金。生。於。土。而。別。于。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

氣。也。以。堅。木。爲。槌。竹。柄。可。鍾。者。擊。之。則。有。六。律

爲。之。形。如。簡。篋。虛。製。同。編。琴。足。刻。獸。形。

笙。其。母。用。匏。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

笙。大。者。以。匏。爲。母。植。管。匏。中。象。植。物。之。生。故。名。曰

笙。大。者。以。匏。爲。母。植。管。匏。中。象。植。物。之。生。故。名。曰

鳳。簫。排。竹。如。鳳。翼。故。以。鳳。名。也。大。者。二。十。四。管。無

琴。其。聲。尚。宮。其。律。純。黃。其。風。景。其。音。哀。白。虎。通。曰

六。分。象。琴。之。日。廣。六。寸。象。六。台。初。五。絃。象。五。行

文。武。增。二。絃。故。七。

瑟。伏。義。氏。作。瑟。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故

絃。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

壎。壎。之。爲。音。以。土。爲。質。以。水。火。相。合。而。成。器。故。具

形。也。壎。土。之。形。也。狀。如。秤。錘。以。土。爲。之。大

管。徑。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圓。五。寸。三。分。上。一。大。孔

管。音。長。尺。有。二。寸。六。孔。并。兩。而。吹。之。

舞。佾。圖。旌。以。紅。絨。爲。之。纓。上。加。塗。金。銅。雲。監。於。其。上。數。九

翟。數。六。十。四。以。木。爲。之。柄。長。一。尺。四。寸。朱。髹。柄。端

翟。以。金。彩。每。翟。用。雉。尾。三。根。插。於。口。中。舞。生。右

手。執。之。以。舞。

箛。數。六。十。四。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

雅。樂。舞。生。之。圖。按。舞。佾。有。定。制。東。西。兩。階。佾。如。東。階。舞。生。面。西。則

西。階。舞。生。面。東。東。階。舞。生。面。東。則。西。階。舞。生。面。西。則

又。如。東。階。者。左。手。左。足。舞。蹈。則。西。階。者。右。手。

右。足。舞。蹈。其。向。背。低。昂。周。旋。俯。仰。亦。皆。成。偶。

樂章

按樂章卽人之詩歌也。以其被之於樂。故曰樂章。古今祀先聖之樂。不相沿襲。難以盡列。列其名而已。我

朝之樂。則全錄通典。曰。周之樂章。以夏爲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隋亦以夏爲名。唐以和爲名。唐書樂志。貞觀二年。祖孝孫造十二和樂。至開元。中國子博士范穎又撰三和樂。一曰祓和。二曰豐和。三曰宣和。顯慶三年。詔祀文宣王廟。用宣和之舞。宋以安爲名。有疑安。同安。明安。成安。綏安。五曲。金以寧爲名。有永寧。靜寧。肅寧。和寧。安寧。五曲。章宗又改四曲。曰來寧。淨寧。溥寧。德寧。惟肅寧一曲。仍舊。又遣太常教孔氏子孫各習其藝。以備祭祀。元則因宋之舊。亦以安爲名。武宗又添徹饌奏娛安。送神奏寧安二曲。我

朝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

國朝欽定樂章

迎神 咸和之曲。無舞。

大哉 南宣林聖仲道太德上尊尺崇上仲維南

持尺林王仲化太斯尺林民仲是黃宗太典黃祀太
有仲上常尺林精南工純尺林並太隆上仲神黃其南來尺林
格仲上於尺林昭上仲聖黃容太
尊幣 寧和之曲。有舞。

自太生仲民尺林來仲誰太底黃其仲盛太惟南
王尺林神上明尺林度黃越上仲前上仲聖太案上仲帛太
具上仲成尺林禮合容太斯尺林稱上仲忝太稷上南非
馨尺林維南神尺林之上仲聽太
初獻 安和之曲。有舞。

大太哉上仲聖合黃師太實南天尺林生上仲德太作上仲
樂太以上仲崇尺林時上仲祀太無尺林敦上仲清六酤南
惟上仲祭上仲嘉尺林牲上仲孔合黃碩合薦四羞南神黃
明尺林庶南幾尺林昭上仲格太
亞獻 景和之曲。有舞。

百上仲王南宗尺林師上仲生尺林民上仲物太軌合黃瞻六
之南上仲洋尺林仲神尺林其上仲寧太止合黃酌太彼黃
金尺林壘上仲惟南清尺林且太旨上仲登上仲獻太惟尺林
三上仲於六黃嘻上南成尺林禮上
終獻 曲同亞獻。有舞。

徹饌 咸和之曲。無舞。



獲上仲象太在仲前、尺豆大邊上在黃列。因以日太

享南以尺薦上旣上芬尺旣西滌上禮合成四

樂上儀太人南和尺神上悅日祭合則四受上

福林率黃遵南無補越上

送神 肩和之諸魚步

有力嚴工學尺宮上四台方西來上崇西格六

恭工南祀事上威王儉尺斷上斷四工玄尺

惟工馨尺神上駟四還尺德上明六程工其尺

畢上作咸工廣尺百上福上

望瘞曲阿送神無舞

校記

①自當作「有」。

②潔：亦作「絮」。廉絮，見《史記》卷六七《仲尼弟

子列傳》。

③樂正子：當作「樂正子春」。

④原書闕字，據《元史》卷二四當作「衡」字。

⑤文正：當作「正文」。

⑥後：當作「后」。

⑦ 簾：當作「簾」。

⑧尊：當作「奠」。《明史》卷六一《樂志》一作《奠》。

皇

聖門志卷之五

海鹽呂元善纂輯

同郡黃承昊 參考

沂州宋鳴梧

兄呂元美 編次

侄呂 濤

男呂兆祥

曾孫呂學孔 訂閱

聖賢遺蹟

叙曰代與時移物隨世變居今考古匪蹟曷因故觀畫邑城而君臣之義嚴入曲阜里而聖賢之道著過麟塚者嗟周道之衰登琴堂者慕君子之化凡一事一物經聖賢所履有不驚觀天球夜光愛而慕之者乎寧與廢苑荒城故宮斷碣令人墮峴山之淚增離黍之悲者同日語哉後之君子歷聖域而遺蹟可求觀遺蹟而景行是思矣

地理 山水 城 堂 亭
臺 閣 樓 館 宮 室
書院 祠 墓 樹 廟 林

地里

闕里在曲阜縣先聖廟東相傳在魯兩觀闕右故名。漢晉春秋曰闕里者夫子之故宅也。又云魯縣有二石闕曰闕里蓋里門也。按闕里辨云古今稱闕里者其說各異所言二石闕曰闕里其謬遠矣。自先聖作春秋成號稱素王闕里者素王之庭除也。不曰鄉里而曰闕里蓋謂聖人講道之庭諸弟子尊稱也。歷代帝王之庭曰帝闕曰金闕曰玉闕曰鳳闕皆帝庭之稱也。聖人之庭曰闕里以別群祠之稱耳。後漢鮑永為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愚故曰蓋里門也。

魯親里聖母顏氏之所居也。

安樂里聖配元官氏之所居也。漢永壽二年魯相韓叔節以聖族之

親禮所宜異後其邑中錄發有碑記惜歷年久遠二里之名雖存而其地不可考矣。

孔里昔孔子沒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

莊嶽街在青州府。

陋巷在曲阜縣治東即顏子故宅。

達巷在兗州府西北五里相傳即達巷黨人里。



回車巷在南直廬州府巢縣西北一十五里相傳孔子至此回車故名。

闕黨在兗州府城東北一里卽闕黨童子里。

互鄉在河南開封府商水縣卽互鄉童子里。

周卽今之河南洛陽縣乃周公相成王所營之洛邑謂之王

城下都周平王東遷在此孔子適周嘗至其地

衛卽今之河南衛輝府古朝歌之地本紂所都春秋邶鄘二

國并入於衛孔子擊磬於衛卽此地也。

蔡卽今之河南新蔡縣古爲呂國春秋時蔡平侯徙都于此

孔子適蔡卽此地也。

陳卽今之河南陳州武王封帝舜之後於此卽孔子絕糧之

地也。

宋卽河南歸德府周封微子於此孔子曰宋不足徵卽此

地也。

杞卽河南杞縣周封夏禹之後於此孔子曰杞不足徵

卽此地也。

宣王陵在河南衛輝府修武縣北十里孔子欲北

之趙至河聞趙簡子殺大夫實鳴犢遂不過河

後以孔子追王文宣王因各爲宣王陵。

夫子崖在四川夔州府梁山縣峽石市之北有書

院峽每風雨冥冥如聞讀書之聲故其中有夫子崖子貢壩。

夫子巖在河南歸德府永城縣北相傳孔子經此

後人因肖像於壁間。

阿谷在兗州府曹州南三十里卽孔子南遊於楚

見列女佩璜之地。

麟冢在兗州府鉅野縣東南三十里春秋魯哀公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往觀之卽此。

端門在曲阜縣聖廟東南孔子將沒謂子貢曰端

門當有赤書子貢候之果然書曰趣作法孔聖

沒周姬之慧星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

滅子貢以告因往觀之化爲赤鳥飛去蓋緯書

依托之辭也。

嬰相圃在曲阜縣先聖廟西南一百二十步周圍

二里昔先聖射於嬰相之圃觀者如堵晉太康

志曰嬰相圃在魯城內縣西南近孔子宅是也

今圃中猶存舊井皆石爲之泰和四年衍聖公

孔元措築臺於中今改爲曲阜縣學。

五父隰在曲阜縣東南五里先聖殯母之所。

延陵鎮在南直鎮江府丹陽縣鎮有嘉賢廟祀季



孔。唐刺史殷仲容刻孔子所書季扎墓前石碑
上十字於廟中。宋楊傑詩云。戰國相吞禮義微。
延陵季子救周衰。當時若嗣諸侯位。後世誰傳
十字碑。

孔賢庄在北直真定府冀州衡水縣西北一十五
里。孔子三十二世孫孔頴達始家於此。

山

尼山在曲阜縣東南六十里。卽顏母所禱處也。其
東有顏母山。其西有昌平山。山脉皆自泰山來。
其山五峰連峙。謂之五老峰。中峰卽尼丘。迤出
霄漢間。所謂圻其頂者此也。中峰之麓有先聖
廟。廟北爲中和壑。壑上有觀川亭。子在川上處。
壑下沂水出焉。水經註曰。沂水出魯城東北尼
丘山西北。是也。流而下注。爲智源溪。溪流而南。
其上爲坤靈洞。洞有三門。中爲一室。廣可兩楹。
內有石床。石枕。石几。皆天成也。元皇慶間。廟戶
管用吉成入而見之。鄒尹司居敬因刻孔子石
像於中。其後爲兵所損。子孫奉之。莖於山巔。過
溪而東有文德林。宋仁宗皇佑二年。以孔子誕
生之地。封山神爲毓聖侯。有御製碑記。金章宗
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先聖誕辰前期一日。宗子
率合族詣尼山廟祭奠。日方午。俄聞空中有樂
作。皆金石絲竹之聲。凡在一舍間皆聞之。歲以二月十八日。八月二
十七日祭享。與顏母山同日。俱曲阜縣官行禮。
顏母山在尼山東三里。兩山相對。中隔沂水。上有
顏母井及祠堂遺址。

昌平山在尼山之西五里。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

卽此、今名魯源村。

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里、高三里、啓聖王墓在山北二十里。

泰山、在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爲東嶽岱宗、亦曰兗鎮。其山周圍一百六十里、崎五十步、盤道曲屈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窓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八里、三百步、上有孔子崖、在岳頂西南、卽孔子登此望見闕門白馬、以示顏子處。嘉靖間、山東巡撫朱衡建孔子登臨坊、狀元羅洪先題。萬曆十二年、濟南府推官郝大猷又建至聖廟。

孔子山有二

一在兗州府平陰縣南三十里、上有孔子教書堂遺址。

一在湖廣黃州府東一百里、相傳孔子自衛適楚、嘗登此山、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石硯、雨下墨水浸出。東有顏子巷、北有回車坡。元時龍仁夫嘗築書室於其麓。

孔望山、在南直淮安府海州城東五里、昔孔子問官於鄒子、嘗登此山以望東海。

夾谷山、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卽魯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攝行之所。

黃城山、在河南南陽府葉縣北一十里、卽葉人長沮桀溺耦耕處。下有東流水、是孔子使子路澗津之所。後人因建問津橋、今設問津舖。

廟山、在浙江處州府城內擇山。唐時李繁建孔子廟于上、俗呼爲廟山。

呂山、在南直寧國府南陵縣南六十里、有石室、相傳孔子嘗游、後人因置書堂于此。

聖公山、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六十里、山巔有孔子書臺遺蹟。

蒙山、在兗州府費縣西北七十里、當時居魯國之東、又名東山。孟子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卽此。曾子山、在兗州府滕縣東一百二十里、山上有晒書臺、相傳曾子嘗讀書于此。

馬鞍山、在鄒縣北二十里、以形名。孟父母墓在焉。宋孔道輔建廟于墓前。

四基山、在鄒縣東三十里、山巔有石、狀如堂基、故名。其西麓爲孟子墓、墓前有廟、孔道輔建。

水

洙河在曲阜縣北二里，卽泗水分流也。水經出泰山蓋縣西南，至卞縣受盜泉水。盜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又西南流于卞城，西合於泗水。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水，北爲洙，南爲泗。春秋莊公九年冬，浚洙是也。今由孔林橫流過宣聖墓前，復西南流至縣，過西苗孔橋，又西入沂水。

泗河在曲阜縣北八里先聖林之後。國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罟棄之。韋昭云：在魯城北，是也。由泗水縣陪尾山發源，來入境，逕齊國公墓後，又遶先聖林之後，西南流至兗州府城東，沂水來入之，達于濟寧天井關入漕。

沂河在曲阜縣南門外，卽曾點所浴處也。發源尼山之麓，西北流逕縣城南，又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於泗水。水經所謂魯寧門也。河南岸有舞雩臺。

孔子泉在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泉之傍。雖童子皆能書。

滄浪淵在兗州府嶧縣北車稍山下。孟子謂滄浪之水清兮，卽此。

孟母池在馬鞍山西孟母故宅前，大數畝，其水冬夏不涸。

準字池在兗州府汶上縣堂上，相傳孔子爲中都宰時所置，以石爲之。

顏母井在昌平山中，遺址猶存。每歲春秋祭尼山之日，遣孔氏族人祭其井。

孔子井在南直寧國府寧國縣南一百一十里，相傳孔子遊吳時所鑿。

顏子井在曲阜縣顏廟前。

曾參井在南直徐州城北九里山。

季桓子井在曲阜縣周公廟正北，亦魯故宮也。闢

五丈三尺，深八十尺，以石爲之。史記季桓子穿

井得二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云：以丘

所聞，殯羊也。地後爲勝果寺，今廢，有井存焉。

觀臺井在曲阜縣東北，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繫

易於此。



城

古魯城在曲阜縣城外，周迴延袤十餘里，城門十二，南曰稷門，曰章門，曰雩門，北曰圭門，曰齊門，曰龍門，東曰建春門，曰始明門，曰鹿門，西曰史門，曰歸德門，曰麥門，自皇帝神農少昊皆都曲阜，其後周公封焉，漢魯共王亦都其地。

故鄒城在鄒縣境內，卽叔梁紇所治之邑。

故致密城在汶上縣，卽古魯中都也。孔子爲宰於此。

故顯吏城在費縣西北九十里，蒙山之陽，魯附庸國。隋置顯吏縣，屬沂州。其南二十餘里，又有顯吏鋪。

古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五里，古鄆伯國，姬姓後爲季氏私邑。

故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所謂南武城也。謂子游絃歌舊邑，曾子所居，今名爲絃歌里。

故南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卽曾子葬父處。王符所謂南城之冢也，亦名曾子山。

故休城在滕縣西二十五里，孟子去齊居此。

故靈丘城在滕縣城東四十里，明水河之南，周圍八里，內有子城，卽孟子謂蚍蜉所辭者。

故單父城在單縣城南一里，卽子賤巫馬期所宰之邑。

故廩丘城在鄆城縣西南，孔子在齊，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孔子養，辭而不受，卽此地也。

南武城在嘉祥縣南四十里，世傳曾子故里也。以南武山故名，其後改爲阿城，今于其地建宗聖公祠。

故平陸城在汶上縣北。

故范城在壽張縣西二十里，孟子自范之齊，卽此。

古郊城在郊城縣東北，其中有郊子故宅，遺址尚存，卽孔子問官處。

任城在濟寧州，孟子由鄒之任，見季子卽此。

故卞城在泗水縣東五十里，古卞明國也。春秋地入於魯，爲卞莊子之邑，卽子路故里。

故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謝過城在濟南府泰安州境內，卽孔子攝行相事，齊人以汶陽田歸魯，謝過者，因謂之謝過城。

晝邑城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二十里，孟子去齊。

三宿於此。

蒲城在大名府開州長垣縣今爲縣治。子路爲蒲宰孔子入其境稱有三善卽此地也。

匡城有二

一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春秋時衛之匡邑也孔子自宋適陳過匡卽此。

一在歸德府睢州之城西三十里。

按春秋時地皆屬衛且相接壤故志重紀之。儀城在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與儀封縣接壤卽儀封人請見孔子處今縣北有儀封鄉。

滕城在滕縣西內有滕文公廟。

曬書城在濟南府肥城縣西南三十里相傳孔子曬書於此元承務郎尹程有詩。

曲阜故城在今縣城東十里歷宋元三遷於此正德間遷今治舊址尚存。

堂

教書堂在兗州府平陰縣南三十里紫蓋山上相傳孔子教書于此故名。

燕居堂在河南府盧氏縣治東南相傳孔子周流至此後人建堂。

傳道堂在盧氏縣治西北有孔子曾子塑像。

思聖堂在汶上縣堂之西魯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卽此地也宋元祐三年縣尹周師忠建今城內坊上有中都古治四字。

夫子堂有一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南二十里相傳夫子適陳過此所居故名一在福建建陽縣書坊中有孔子塑像書籍爲天下所資。

宜聖燕申堂在兗州府東平州東北一里元至元間郡守王主敬建三氏教諭張翰爲記。

曾子琴堂在嘉祥縣治東相傳曾子鼓琴於此金太和七年赫思忠建嘉靖九年知縣王時佐取石爲泮宮橋其堂遂毀。

子貢廬墓堂在先聖墓西嘉靖三年僉事蕭瑞建。孟母斷機堂在鄒縣城東南以孟母斷機爲名元時縣尹司居敬建。

孟子盡心堂在河南開封府區曰孟子遊梁處。



儒藏

孔子祠堂在南直蘇州府長洲縣東倉橋之東。地名孔聖里。祠後有池。其水深黑。名爲墨池。而先聖裔侍郎孔鏞世家其地。

本朝正統間。祠堂始廢。南有顏回坊。于路巷。又南爲孟氏祠。皆爲豪右所毀。而遺址不存。惜哉。史不言孔子適吳。固不可考。然必適吳之時。史失傳也。

亭

傾蓋亭。在郟城縣北十里。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命子路以束帛贈之。後人因建亭焉。

昌平亭。在昌平山下。漢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碑記。伏念孔讀顏母井。去市道遠。酤買不能得香酒。美肉。今於昌平山立會市。

駢驛亭。在先聖墓道東。宋真宗駕詣闕里。顧問先聖墳何在。子孫引道。鑾輿至林。真謁畢。坐於亭上。宣兩府及兩制賜茶。亭有古碑。字多殘闕。帝

命詞臣拂蘇辨認。盤桓久之。今輦路與亭俱存。觀川亭。在曲阜縣東五十里尼山。卽子在川上處。詠歸亭。在曲阜縣城南。卽曾點詠歸處。

顏樂亭。在曲阜縣顏廟前。舊有廢井。宋膠西太守孔宗翰作亭。名曰顏樂。司馬光有銘。蘇軾有記。程顥有詩。

闕亭。在汶上縣西南旺湖中。魯自隱桓以下皆葬於闕。定公元年。葬昭公於闕。先君墓道南。孔子爲司寇。乃溝而合之。卽此地也。

孟止亭。在萊蕪縣治東南。孟子葬母反於齊。止於羸。卽此。洪武間改爲觀德堂。今廢。



麟鳳亭在兗州府鉅野縣治北。元文宗至順間縣簿樊遜重修以其地有獲麟落鳳二臺故名其亭。

望澤亭在馬鞍山孟母墓傍。

臺

孔子聞韶臺在濟南府濟陽縣東北三十里。孔子在齊聞韶於此。元時建大成殿。肅政廉訪王士熙爲記。

孔子春秋臺在曲阜縣南十里。

孔子曬書臺在泗水縣東南五十里聖公山上。相傳孔子曬書于此。

文雅臺在河南歸德府城東南一里。孔子適宋與群弟子習禮于樹下卽此。

孔臺在南直廬州府巢縣西橐皋鎮狀如圓壇可容千人俗傳孔子與羣弟子嘗憩於此。

厄臺在河南開封府陳州南相傳爲孔子絕糧之所。宋王禹偁嘗作銘其序曰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塌聖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虞舜厄於歷山夏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夏臺文王厄於羑里我夫子厄於陳蔡其道一也。

泗臺在泗水縣東北八里卽孔子問禮於老聃處。兩觀臺在曲阜縣東南周圍各四十步高二丈東西相去一百步。春秋魯定公二年先聖爲司寇。

攝行相事、誅少正卯于此。今有石刻兩觀。

獲麟臺在鉅野縣東南五十里，卽西狩獲麟之所。

後于此築臺。

落鳳臺在鉅野縣城北僅百步，石高數仞。相傳春

秋時有鳳集此，因名。

周公臺在曲阜縣城北高阜上。相傳魯太廟舊址。

子入太廟每事問卽此。

三歸臺在東阿縣城南三里。孔子謂管氏有三歸

卽此遺址尚存。

舞雩臺在曲阜縣南。曾點風乎舞雩卽此。

曾子耘瓜臺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東。卽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處也。其臺有二，高一仞許。

南北相峙，廣袤南者約五畝，北者約三畝。

子思曝書臺在鄒縣城南中庸精舍傍。相傳子思

曝書於此。元縣尹司居敬築。

弦歌臺在東昌府武城縣西十里，上有子游祠。

琴臺在兗州府單縣治北。相傳子賤爲單父宰，身

不下堂，鳴琴而治。後人卽其鼓琴處建臺。

孟望臺在東昌府范縣舊城東二里。洪武間知縣

張沈建孟子祠于上。

閣

奎文閣在曲阜縣西先聖廟前。金明昌二年建。開
州刺史高德裔修。

本朝設典籍一員掌之。

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凡十間，西五間中揭文淵

閣三大字牌扁，牌下置紅櫃，藏三朝實錄。宣德

初年，

聖駕至此，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

意止可侍坐備顧問，無正坐禮。天順間李賢以

傍坐不安，令人移紅櫃壁後，欲設公座。踰數日，

上遣太監傅恭送銅範飾金孔子像并四配像一

龕來，遂置於中間。又數日，遣太監裴當送望賢

畫像一幅來，懸於龕後壁上。李賢乃不設座。

尊經閣天下廟學皆有。

樓

孔觀樓在兗州東南呂梁洪河岸之上隆慶間建又舊有孔子觀呂梁坊相傳孔子觀呂梁之水而見蹈水之人卽此地也

望海樓在兗州府鄒城縣東三十五里相傳孔子嘗登此望海

館

孟館在東昌府茌平縣治東相傳孟子遊齊梁時嘗館於此

官

雪宮在青州府城內城隍廟西遺址存焉卽齊宣王見孟子處

上官在兗州府滕縣相傳孟子之滕館於此卽今廟是也

室

石室在四川成都府漢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太守修學宮作石室以詩書教人風俗不變比於齊魯與平初太守高朕又增一石室始作禮殿以祀孔子周公畫七十二子三皇五帝三代兩漢君臣於殿寢

祠

二賢祠在兗州府單縣舊城北臺上祀單父宰宓子賤巫馬期宋慶曆四年知縣孔叔詹建後廢景泰五年知縣葉斌重修有記嘉靖六年山東叅議劉淑創建堂堦門宇春秋上丁致祭

滕文公祠在滕縣西南元大德間建取孟子告文公以性善之義名性善書院萬曆三年更爲祠

書院

凡獨爲聖賢而專祀者各附於列傳之下惟共祀者俱載於此

宣城書院在廣西桂林府治北宋景定間經畧朱禔孫以張栻呂祖謙俱嘗游此因請於朝祀之

理宗書額賜焉蓋合二公之謚以爲名洪武初以其地爲臨桂縣學正統間復建于學之西

正學書院在江西南昌府治東嘉靖中提學副使王宗沐建祀宋儒周敦頤程明道

觀瀾書院在福建漳州府龍溪縣文山之麓正德四年給孔子六十二世孫孔文惇衣巾主祀

涵江書院在福建莆田縣東北宋知軍事楊棟建祀唐莆田令宜聖裔孔仲良理宗賜御書扁額

松峰書院在山西樂平縣南四十里羅庄宜聖裔孔克威建呂思誠爲記



墓

微子墓在河南歸德府城之南，乃孔子始封於宋之祖。

殷太師墓在河南衛輝府城北，墓前有石題曰殷太師之墓，相傳以爲孔子所題。

季札墓在南直常州府江陰縣中浦南，距武進縣七十里。昔孔子遊此，爲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宋時復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表識。

桓魋墓在南直徐州桓山。孔子見其爲石槨，而以喪欲速朽，譏之卽此。

萬章墓在鄒縣城西南十里萬村。成化十九年，知縣張泰始立碑表其墓，每歲以春秋致祭。萬曆間，知縣許守恩復加封樹，且自爲文紀其事焉。公孫丑墓在鄒縣西北十里，地名南公孫，立碑表墓，春秋致祭，與萬章同。

孔穎達墓在北直真定府冀州衡水縣西北二十五里。穎達孔子三十二世孫。

褒聖侯墓在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褚垌村。唐貞觀初，孔子三十六代孫孔璣嗣爵褒聖侯，葬此。

泗水令墓在孔林墻垣外之西北，葬四十二代孫孔光嗣，中興祖仁王之父也。

中興祖墓在墻垣之外，先聖墓東北，葬四十二代孔仁王。

封隴西郡太君李氏墓在殿中丞墓之前，中興祖夫人也。

殿中丞墓在先聖墓西南，葬四十四代孔宜。

工部侍郎墓在泗水令墓西北，葬四十四代孔最。諫議大夫墓在中丞墓之西北，葬四十五代孔延澤。

御史中丞墓在員外墓之西南，葬四十五代孔道輔。張宗益有銘。

尚書比部員外郎墓在諫議墓之西北，葬四十六代孔宗愿。

文肅公墓在先聖墓西北，葬衍聖公孔思晦，今公爵之始襲封者也。

祭酒公墓在文肅墓之西北，葬文肅之子孔克堅。自此而西北行穴，皆歷代宗子塚也，不備載。其餘族人皆環墻垣之外葬之，三千年無異處者，其周禮墓大夫之遺與。

樹

孔子手植檜三株。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其枝蟠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檜。晉永嘉三年枯死，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死，宋康定元年復生。金貞祐甲戌，北虜犯關，里焚及三檜，適四十九世孔塘爲廟學正，洎族人避兵於廟，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群鶴翔鳴，良久而散，幸收煨燼之餘，携至闕下。至大甲申，內省知事除開封府李世能命工刻爲先聖容暨從祀諸賢像，召衍聖公孔元措瞻仰，因紀其事。後八十年，歲在癸巳，是爲元世宗至元三十年，導江張頌爲三氏學教授。甲午春，東廡頽址，甃隙間苗焉，其芽躬徙復於故處，矢之曰：「此檜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葱然。又明年丙申，秩滿去，喜其言之有徵也，因識以銘，據是年拒我。

國朝洪武改元，僅七十五年，檜之復生，乃開我中原盛治兆也。迨弘治己未，聖廟災復燬，至今百餘年，雖無技藝，而直幹挺然，狀如銅鐵，皮生苔。

蘇^①生意隱然不見朽腐，他日復榮，諒可必也。宋米芾有贊：「元導江張頌有銘，五十三代孔涇有記。」兗州府知府童重旭置石欄護之。

孔林古楷，在享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枯而不朽。水經註：「孔子既葬，弟子異國，各持其土所宜植於墓前，此蓋子貢手植也。」

顏林石楠，在復聖墓前，可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也。」

孟廟古檜三株，二株在寢殿前，一株在殿後，高數丈，徑十餘圍，枝盤曲如龍蛇狀。宋徽宗宣和、中，朱令建時所植。

孔廟松檜，歷周漢晉榮茂如雲。至金泰安三年季冬，入東蒙，移松一千株。

孔廟栢，舊有二十四株，歷漢晉大可蔽牛，枯折者魯人不敢取。宋江夏王義恭悉伐之，故今廟松檜多而栢少。



孔廟

杏壇在先聖殿前卽先聖與弟子授受之遺址也。杏壇石碑金党懷英書。

魯壁在先聖廟中金爲金絲堂。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鄉射于夫子所居堂魯哀公因立爲廟初孔子九世孫孔鮒秦時爲文通君李斯議焚書鮒覺走還收其論語孝經藏于壁中至漢魯共王欲壞孔子故宅以廣其居聞壁中金石絲竹之音遂不敢壞已而孔安國發壁得古文經書金人以其故址爲金絲堂宋王禹偁有銘。

夫子甕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劒履時有男子張伯除堂下草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其堂下床首有懸甕意召訢問答曰夫子甕也皆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卽召問伯果服焉。

孔子石硯在夫子故宅廟屋三間牀前有石硯一

枚制甚古朴蓋夫子平生時物也。

古碑後漢永壽二年魯相顏軫敷復顏氏門官氏繇發碑太尉鍾繇書建寧二年魯相孔晨奏出王家穀祀夫子碑魏黃初元年制命二十一世孫孔羨爲宗聖侯奉家祀碑曹植撰隋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修廟碑汝南仲孝俊撰唐乾封元年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崔行功撰開元七年修孔子廟碑李邕撰開元二十八年修文宣王廟碑張之宏撰咸通十年修文宣王廟碑賈防撰景福二年滅黃巢紀功碑宋太平興國八年修夫子廟碑呂蒙正撰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御贊碑并儒臣王旦等作七十二賢贊景祐四年創建講學堂碑成昂撰景祐五年修五賢堂碑孔道輔撰金明昌二年修至聖文宣王廟碑党懷英撰大定三十一年建鄆國夫人殿碑党懷英撰杏壇石刻党懷英篆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詔碑元統元年勅賜曲阜孔廟田宅碑歐陽玄撰

司寇像石刻在大成殿內。

凭几像及行教小影二石刻在奎文閣壁。俱吳道子筆。

孔林

白兔溝在先聖墓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爲之秦始皇發冢有白兔出于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兔。

石壇昔先聖沒弟子于冢前僦斃爲壇方六尺至後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始易之以石方三尺厚如之縱橫各七其數四十有九四面皆歷代題名歲久漫滅字不可讀。

石龕在子思墓前二龕徑三寸深半寸前漢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谷府卿者有白祝其卿者字甚古拙餘字剝落。

冢壁秦始皇既焚書坑儒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墓既啟遂見冢壁上刊文云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漿嚼吾堂食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墻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甚惡之及東遊乃遠沙丘而循弱路忽見群小兒攢沙爲阜問之何爲答曰此爲沙丘也從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將此遺書曰不知何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據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聖門志卷之五終

校記

①此頁底本原缺，據明刻本《鹽邑志林》補。



聖門志卷之六

海鹽呂元善纂輯

萊陽宋兆祥 參考

句容張 榜

兄呂元美 編次

侄呂維祺

男呂兆祥 訂閱

曾孫呂學曾

二氏世系

叙曰、崇儒重道、優寵聖裔、莫如我

明。孔氏則一聖公、二博士、三學錄外、又有族長舉事、而一切散宗、俱飾衿佩、以禮於有司。顏曾孟三氏各一博士、其恩可爲至渥矣。迺若元聖周公、是

先師當年所夢想、先賢子路爲及門之高弟。今考其廟祠、止立一衣巾奉祀、反不得比從祀之先儒、而僅等於近代之鄉賢、非所以光俎豆而隆盛典也。祭得景泰六年、以周濂溪嫡長子孫周冕、程伊川十七世孫程克仁、朱文公建安縣九世孫朱挺、俱奉

聖旨、除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嘉靖元年、詔以朱熹守婺源縣祠十一世孫朱墅、蔭錄翰林院五經博士。時守臣張芹等援孔氏曲阜、衡州兩博士之例、以請故也。萬曆四十五年、河南巡按張至發奏稱、先儒邵康節之學、契真脉於聖人、表正宗於群儒、卽在當時爲二程所嚴事、明道推尊、至比之顏氏子與、而其終考之安樂窩、獨完好無恙於天津之南畔。見有二十六世孫邵南、世系章章可考、宜視程氏例、世襲博士、使伊洛之上、兩氏世通家而並崇之、以矜式士類。其父邵古宜、如程珦、配食啓聖。今曲阜縣周公七十三世孫東野武、泗水縣子路六十一世孫仲則、顯當事者、亦宜奏請、如程朱之例、同邵南一體、授世襲博士、以奉祀事。庶誦法聖賢者、大有以愒其褒德崇功之心。我朝崇儒重道之典、庶爲完善矣。其二氏世系、附之末簡、以便秉禮者得援例以請云。

元年、眞宗幸曲阜、追封文憲王、重建新廟、御讚碑。

國朝成化二十二年 詔頒降祝文令曲阜縣官
每歲以春秋仲月致祭如禮仍命重修廟庭置酒

掃廟戶。弘治二年、山東撫按始訪求其後、給六十

九代宗子東野禮衣巾主奉祀事正德十三年置

祭田祭器自此以後守臣相繼恢廓廟制大備其制。正殿五間中祀周公以魯公伯禽配享。後爲寢

殿前爲兩廡以魯公子考公名煬公昭考弟幽公宰子公魏公潰公南弟厲公擢魏公子獻公具厲公弟真公潰獻公弟武公

敖真
 公弟
 懿公
 懿公
 武公
 孝公
 稱懿
 惠公
 名不
 淫
 隱公
 息姑
 庶
 桓公
 允惠
 莊公
 同桓
 閔公
 開莊
 僖公
 申莊
 文公

定公宋昭公弟哀公蔣定公悼公寧哀公元公嘉悼公穆公衍

公齊穆共公毛共康公景公平公桓康
公子齊穆項公魯公三十二公從祀齋房牲所列於兩
廡質平

廡之後其前爲門二重門外石坊一座左榜曰經

天緯地、右勝曰制禮作樂萬曆二十二年巡撫鄭汝璧、巡按連標大加修飾、仍於櫺星門外砌石坊一座、勝曰元聖。

東野氏姓譜

先儒東野魚。后稷之後。周公之孫也。后稷姬姓。諱棄。始封於邰。生子不窋。失其官守。竄於戎狄。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克修先業。徙遷於豳。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隄。毀隄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類。公叔祖類生太王。徙都於岐。太王生王季。王季生文王。作邑於豐。文王生周公。佐兄武王克商。授封於魯。生子伯禽。襲封之國。都於曲阜。伯禽生第三子諱魚。賜東野田一成。以自養。因以田爲氏。魚遂爲東野氏之始祖。

宗子世紀

二代東野宗。度東野田中勝處。建祠以妥先靈。歲供時祀。生子雷。

三代東野雷。生子二。長暉。次晞。

四代東野暉。生子二。長璠。次振。

五代東野璠。生子惠。

六代東野惠。生子二。長灝。次淳。

七代東野灝。嗣絕。弟淳。生子二。長縉。次紳。

八代東野縉。有孝行。不挾貴以驕人。生子倍。

九代東野倍。適晉爲大夫。生子摠。

十代東野摠。生子二。長繪。次純。

十一代東野繪。爲晉卿。生子圖。

十二代東野圖。生子煙。

十三代東野煙。生子畢。

十四代東野畢。自晉還魯。嘗師於閔子。又事定公。以善御見稱於顏子。生子三。璋。琪。璜。

十五代東野璋。生子二。長獲。次汴。

十六代東野獲。字獲德。號白雲。隱居不仕。師鬼谷子。受衛生之術。生子四。輔。輪。軌。轅。

十七代東野輔。生子四。和。閔。愛。敬。

十八代東野和。與弟閔俱無嗣。季弟愛。生子勤。

十九代東野勤。生子二。長葵。次宜。

二十代東野葵。性敏好學。爲魯大夫。生子質。

二十一代東野質。字中美。遭楚考王滅魯。其公族計五百餘門。悉被屠戮。殘傷離散。惟質負子攜譜竄於東吳。至始皇三十七年。乃還魯。生子環。

二十二代東野環。字廷器。有文武材。自吳過沛。還魯。從漢高帝起兵伐秦。及入關。數以計獻。帝不從。托疾而還。帝以金帛致書。累召伐楚。稱疾不

就。後帝過魯。親幸其宅。謁周公廟。及卽帝位。贈環以都尉。生子二。長備。次億。

二十三代東野備。字元德。漢文帝二年癸亥。徵爲博士。生子三。詠。諱。諱。

二十四代東野詠。字誦之。景帝六年丁酉。授穀城令。生子福。

二十五代東野福。字與謙。生子琳。

二十六代東野琳。生子萬年。

二十七代東野萬年。生子三。昭。敏。聰。

二十八代東野昭。字克昭。嗣絕。弟敏。字克敏。東漢光武建武元年。授湖陽主簿。生子三。敬。誠。志。

二十九代東野敬。嗣絕。弟誠。生子珣。

三十代東野珣。生子二。長熙。次壘。

三十一代東野熙。字文明。漢末黃巾倡亂。自三國及晉。兵戈不息。舉族流東海。寄居五世。生子秀。

三十二代東野秀。字汝實。居東海。生子二。雄。英。

三十三代東野雄。嗣絕。弟英。生子五。莊。定。靜。安。得。

三十四代東野莊。居東海。生子芳。

三十五代東野芳。字德馨。宋武帝永初二年。自東海抱姓譜及親族計五十七人還魯。有荊州刺

史謝公晦諸序。生子二。長達。次遠。

三十六代東野達。字長仁。有德行文學。宋元帝元嘉四年。授御史中丞。生子二。長盈。次增。

三十七代東野盈。字若虛。生子二。長彥。次傑。

三十八代東野彥。字邦美。生子恭。

三十九代東野恭。生子三。珽。玉。璟。

四十代東野珽。嗣絕。弟玉。生子二。長旺。次興。

四十一代東野旺。有學有守。生子二。長俊。次億。

四十二代東野俊。生子永。

四十三代東野永。生子二。長宿。次寬。

四十四代東野宿。嗣絕。弟寬。生子三。順。須。顧。

四十五代東野順。生子三。昂。杲。昱。

四十六代東野昂。生子三。嵩。山。嶽。

四十七代東野嵩。嗣絕。弟山。生子廣。

四十八代東野廣。字士弘。舉明經。生子三。惺。悅。幅。

四十九代東野惺。生子二。長滿。次幘。

五十代東野滿。生子二。長驄。次駟。

五十一代東野驄。嗣絕。弟駟。生子紆。

五十二代東野紆。克紹先業。世居於魯。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宋真宗如曲阜。幸周公廟。祀以

太牢、追謚文憲王。命官新廟於舊基之上、豎碑刻文、以崇制禮作樂之功。又聞東野數世同居、孝義明著、詔旌其門。生子二、長真、次元。

五十三代東野真、生子管。

五十四代東野管、生子觀。

五十五代東野觀、字光國。徽宗崇寧二年、授海州

刺史。生子二、長早、次道。

五十六代東野早、生子木。

五十七代東野木、字仁甫。生子彥通。

五十八代東野彥通、金世宗大定五年、授城武縣

令。生子二、長安上、次作善。

五十九代東野安上、生子勅。

六十代東野勅、嗣絕。堂弟瑀、字文珮、作善子。天性

仁厚、金大定二十三年、縣主命督理築城、得骸

骨甚多、營地悉葬之、仍致祭以安厥魂。金哀宗

開興元年、太宗兵圍金汴城、遠近震恐、舉族逃

避。及兵少息、惟瑀與勅還魯。至元三年、順帝贈

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平原郡

侯。生子榮。

六十一代東野榮、字茂之。泰定元年、泰定帝贈承

直郎、濟寧路判官。四年、復贈奉議大夫、萊州知州。又封曲阜縣子。元統元年、順帝又贈中順大夫、中山府知府、追封平原郡伯。至元三年、又贈嘉議大夫、真定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平原郡侯。生子二、長潛、次明。

六十二代東野潛、字剛克。以德行同學爲鄉里敬服、因薦授濟南校官、繼選從仕翰林、尋陞玉堂掾。大德六年、受承事郎、同知亳州事。以父疾棄官歸養。父卒、服闋、憲臺以潛廉正、擢承務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照磨兼嶽承、改承直郎。江陵推官。泰定四年、泰定帝改授奉議大夫、沂州知州。元統二年、進陞中順大夫、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食都元帥府事。至元三年、上疏乞致仕、順帝優加嘉議大夫、益都路總管。生子貴。

六十三代東野貴、字以光。生子七、德中、德和、德欽、德臣、德讓、德賢、德元。

六十四代東野德中、字惟執。以祖蔭補從仕郎、洪澤屯令。生子二、長子禮、次子寅。

六十五代東野子禮、字仲節、嗣絕。堂弟子儀、字仲立、號遠泉、德欽子。生元至正二年正月二十一

日年二十有六。當天下兵作。合族西遁。至東昌。遇寇相失。自竄彰德。

國朝洪武初。有司以雄才特薦。不欲仕。避隱北直大名府開州。以明經教訓生徒。洪武五年。還曲阜祭掃。視周公廟。東野祖祠墓時。皆傾圯。及故宅恒產盡爲他姓所據。遂號泣而還開州。因備修譜牒。圖繪祖像。以傳於來世。永樂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五。遺孤玘甫七歲。門人王政。紀振皆戊戌進士。率同門數十人爲治其喪。葬於戚城。題其墓曰東野達泉先生墓。

六十六代東野玘。字廷玉。號澶淵。生于永樂八年十月十八日。幼失怙恃。托居於母妹之夫家。後從事於憲臺。有廉吏之稱。及聞母妹訃。奏請守制。以報其德。獲上允。當道御史鈞州馬文升。知爲周公之後。且嘉其義。爲序其譜。後仕廣資。宰。休致還宗。弘治四年十月十九日卒。享年八十有三。生子世祿。女一。適襲封衍聖公孔弘緒。

六十七代東野禮。弘治二年山東撫按訪求周公之後。給其衣巾。主奉祀事。生子興。

六十八代東野興。生子韶。

六十九代東野韶。生子義。

七十代東野義。生子武。

七十一代東野武。號雙泉。生子奮鵬。

七十二代東野奮鵬。



先賢仲子

仲由字子路詳具列傳不重書。

祠廟

仲子廟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廓。

國朝萬曆十九年三月知縣譚好善初建立六十六代宗子仲銓世衍奉祀給祭田四十五畝除免徵糧與銓收租爲春秋丁祭之費二十一年山東提學僉事周應治給銓子仲則顯衣巾承祀知縣尤應魯增置祭田加修廟宇廟左建坊榜曰先賢仲子故里廟右爲宗子宅嗚呼仲氏遺蹟方自此始與陋巷三遷比隆矣。

仲氏姓譜

先賢仲子由高辛氏之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時稱八元有仲曰堪其子因以王父字爲氏厥後子姓遂以仲姓傳焉傳至夏商有奚仲居薛爲車服正奚仲之子仲虺爲湯左相作商誥追中葉有子路七世祖仲咨爲魯卞邑大夫遂棲居魯卞城鄉咨生奭奭生式式生度度生肇肇生拱拱北生鳧娶宋氏三十無子嘗禱于神母夜夢異物入懷非兕非虎黃質黑文寤以告鳧鳧曰汝產是子長必成人越三日雲霧大作繞庭空中祥光若電母怪而驚是夕遂生命名曰由時周景王三年己未九月初七日卽魯襄公三十一年也享年六十有三卒於周敬王四十年辛酉二月初三日卽魯哀公十五年葬於澶淵卽今之開州有墓在焉生子二長子崔次子啟。

宗子世紀

二代仲子崔因父遇衛難欲報讐告於孔子曰行矣遂決戰於城西時狐厲持戟與子崔戰而死弟子啟甫十三歲奉母奔喪號泣如成人禮後八年母顏氏卒開壠合葬于澶淵始還卞。



三代仲序。

四代仲稱乾。

五代仲發志。

六代仲承祖。

七代仲繼立。

八代仲羹牆。

九代仲隆。習儒業。時秦并天下。徙豪傑。禁偶語。制作紛紛。隆懼將罹坑焚。遂隱鳬嶧下。

十代仲續。

十一代仲光。仕漢爲右扶風。西羌入寇。遣光擊之。

十二代仲洪禮。

十三代仲經。

十四代仲仲醴。

十五代仲玄。

十六代仲謀。

十七代仲世德。漢赤眉瑯琊樊崇等亂山東。劫良民以從。世德挈室家。流於延就亭南四十里橫

坊村。

十八代仲馳。

十九代仲須。

二十代仲靈臺。

二十一代仲時鳴。隱居魯城。漢舉孝廉。稱疾不仕。

二十二代仲強。

二十三代仲杲。仕東晉爲尚書。

二十四代仲慨。

二十五代仲慶。

二十六代仲愷。

二十七代仲濟。在嶧山石鼓洞隱居終其身。

二十八代仲晉昭。

二十九代仲浩。

三十代仲誨。

三十一代仲遠。性剛直。方正敢言。時人謂之小子路。

三十二代仲恩。

三十三代仲孝俊。隋大業間汝南郡主簿。博物洽聞。才敏如風生。下筆千萬言。立就。時有撰述。人多慕之。

三十四代仲在。

三十五代仲子陵。習禮。自名其家。唐舉賢良。擢爲常侍。

三十六代仲文。

三十七代仲開。

三十八代仲駕。

三十九代仲俟弟保爲進義校尉。

四十代仲贖。

四十一代仲晃父。

四十二代仲運。

四十三代仲國聘。

四十四代仲永宗。

四十五代仲簡。宋真宗時舉進士累官刑部郎。

四十六代仲勵。

四十七代仲憑。

四十八代仲潔。

四十九代仲虔。

五十代仲銜。

五十一代仲惕。

五十二代仲集。

五十三代仲策。元順宗時爲南京評事。

五十四代仲旺。

五十五代仲伯安。

五十六代仲春。

五十七代仲臣。

五十八代仲璠。原寄籍濟寧南十四圖嘉靖間過

籍南十二圖。

五十九代仲呂。萬曆十九年復泗水縣籍奉祀子

路祠。生子二長銓次鐸。

六十代仲銓。萬曆二十年泗水縣知縣譚好善立

爲宗子給祭田百畝永主祀事。生子則顯。

六十一代仲則顯。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山東提學

僉事周應治給其衣巾主奉祀事。

六十二代仲寅亮。天啓六年十二月山東提學叅

議項夔原給其衣巾相衍世廕永主祀事。

山東兗州府四氏學請祀名宦公舉呈

四氏學通學生員孔承鑄、顏伯華、曾承胤、孟承梧等呈爲懇祀著書名宦、庶慰群情、報功事。伏聞出片言而能衛正道、便無愧洙泗之流、竭一手以纂撰聖書、自應承礪量之祀。功既愜于德、無不報人、更推其品有足欽。竊照原任山東布政使司理問所理問呂元善、河東華胄、海上名家、學自紹乎根宗、仕甘屈乎叅幕。既幸官聯東省、肯虛地近仙源。始則繇于續修通志、發端中則勤于圖譜聖賢、加意更謂師表百王之聖、宜合二千餘年爲一時、身通六藝之賢、當萃七十二家爲一室。于是旁羅姓牒、肆集秘編、緝簡于薇省、自公含毫于草牕、多暇雖使虔虎拜星輶、內以烟墨俱馳、或厯佐鹿吻月窟中、亦露研不費。聖先開其靈表、賢乃繼彼榮枝、高弟後儒、隱聯道脉、襲封世職、彰灼恩光。南北辯宗、則以長支嫡派爲快論、文岳擬祀、則以不忘二主爲至言。至于祠廟林墓之詳、科名聞達之脩、都爲六卷、撰至七年、乍開卷而便覺天下同門、循其脉而更自古今共貫。此披縣

趙太宰謂爲志乘之編第一、江寧顧太史舉與文莊之說並稱者也。乃手輯過于殷敏、襄賑極于佐佑、遂令呼吸痛隔鄉山。此不獨一方六郡盡瘁之勞、臣實爲四氏羣賢衛道之功首也。且禦灾捍患、猶荷馨香、迺脉傳心、合承明祀、卽宗師大序、明番報稱之文、而藩理殊勲、委符名宦之舉、伏乞

宗師准行曲阜、禮置神牌于報德祠、仍賜借弘辭、轉會

兩院題請入山東名宦、獲遂盛典。則此報功一念、匪云無負私恩、欲使著撰諸家、罔不歸心聖域也。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天啓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具呈。

宗師項批：照得呂理問元善盡瘁一官、留心百世、績修通乘、初志聖門。既使川嶽才賢、種種增色、頓令道原學脉、一一歸元、真羽翼教風、不朽盛事也。准稱著書先儒、奉祀報德祠、繳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追表鄉賢以旌德行
事。照得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學問彌
天端方震世著書立言醒悟黎元之夢劫崇儒
衛道辨明賢聖之宗支剗剗賴以輝煌戶牖猶
存龜鑑功懋生前榮彰身後先經

山東提督學政布政司左叅議兼按察司僉事
項准稱著書先儒崇祀闕里然原貫浙江海
鹽縣隨經

山東提督學政布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
李開會

貴道外再照原任理問呂元善著述多書有功
聖域在本府宜特爲旌勸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道請煩查照來文事理希將本府送去銀一
百兩轉發海鹽縣查收委差該吏造一專祠獎
綬呂元善賢靈垂之永久仍祈查照事例擇其
文理通曉向上子侄一人給與衣巾奉守祠祀
以酬厥功庶衛道之忱聞風振作而學術之士
不致旁流駁雜矣希文回照施行須至手本者

右用

手本

崇禎二年四月

三十

日

山東提督學政布政司左叅議兼按察司僉事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追表鄉賢以旌德行
事。照得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學問彌
天、端方振世。著書立言、醒悟黎元之夢、切崇儒
衛道、辨明賢聖之宗。支剏賴以輝煌、戶牖猶
存龜鑑、功懋生前、榮彰身後。已經

山東督學道行會入祀海鹽縣鄉賢祠外、合行
給扁以垂旌異。爲此剏仰該縣照剏事理、即將
本府發去官銀三兩、製造匾額一面、大書貼金
勛恭儒統四字、前列本府爵銜、後書

皇明著書先儒、崇祀闕里、移祀鄉賢、山東布政司
理問呂元善立。仍差該吏鼓樂導送本官遇宅、
以示酬獎至意。完日、仍具遵行緣繇繳報、俱毋
違錯、未便、須至剏付者。

右剏付海鹽縣、准此。

崇禎二年四月 二十四 日

剏付 押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政布政司、右參
政、兼僉事李、爲懇恩優異著書儒宦、移祀于
鄉、以公同好、以崇道脉事。據原任山東布政司
理問呂元善男浙江海鹽縣監生呂兆祥呈前
事。竊祥父呂元善原任山東布政司都事、尋陞
本司理問。一經未售、畫諾終淹、拮据七年、冰蘖
自勵。幸造聖賢之域、得接統緒之真、著有聖門
志六卷、三遷志五卷、山東通志四十卷。其闕里
泰山記咏情見乎詞、而當湖建業序言譽核其
實。蒙

陞任項太宗師稽公評于四氏、允拆祀爲三公。
追念先人謙冲自律、茲典似屬逾涯。仰體

上臺月旦、無私食報、庶乎少慰。惟是闕里報德祠、
祥父雖蒙

項太宗師准行崇祀、而寥寥香火、不無絕續之
虞。穆穆依棲、似須洒掃之托。祥因拜瞻祠宇、用
切徬徨、願輸筆石餘貲、置附祠地拾畝。祠內空
地頗廣、剏廼廊屋拾間、資守者罄食之需、番後
學因仍之慮。但崇祀係四氏尸祝之義、而增創
實一人感慕之真、非奉

上臺明文則奉行無據。為此跋涉雲山伏叩

太宗師文章宗匠即賜允請將祥原呈准行曲阜縣印官收祥銀壹百兩造房置地立石刻碑以垂永久不敢動支本縣分毫錢糧不惟祥父元善感恩無涯即

學憲陳公巍石

侍御李公緝敬亦均被德不朽更乞移關

江太宗師以鄒魯名宦推為浙海鄉賢則國人曰賢鄉里皆好原同一致且

台臺無方之格兩地蒙恩存沒被德頂祝與天地為量矣可勝激切願懇仰祈照納之至等情具呈除批行曲阜縣查收造房置地以垂永久外合行移文為此合關

貴道煩將開來原任理問呂元善鄒魯既入名宦請為准以鄉賢批入海鹽縣崇祀庶兩地受享俎豆有光矣仍希文回照施行須至關者

右 關

浙江提學道

崇禎二年二月 廿二 日

關押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為優崇著書鄉賢事為照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遵崇聖教著述兼隆功既備于纂修報豈靳于獎誨有

功 聖門已經

山東提督學政領准行崇祀闕里然原貫浙江而門堂不為表揚何以勸善茲具扁儀參兩作功高翼聖四字于呂氏之堂用酬著述之績為此合關

貴治煩將關文事理准照榮送施行須至關者

右 關

海鹽縣

崇禎二年四月 二十六 日

為優崇著書鄉賢事

關押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為優異著書鄉賢以崇祀典事。照得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學宗一貫得吾道之正傳著撰七年覺後世之尊順功德既懋食報宜隆已經

山東提督學政布政使司左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准行崇祀闕里鹽邑兩祠然門第不為表揚難起式廬之敬茲具扁儀參兩大書

聖門素臣四字用張鼓樂迎送于本宦之堂以示

崇德報功之意為此合關

貴縣煩將關文事理准照施行須至關者

右 關

浙江海鹽縣

崇禎二年四月 二十 日

為優異著書鄉賢等事

關押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孔、為旌表著書鄉賢以重祀典事。照得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潛心聖學統得復宗述亞之真崇德報功擬同薛陳胡王之祀道高秩卑何異委吏乘田割產營業甘同簞瓢陋巷已經

山東提督學政先後准行崇祀闕里名宦海鹽鄉賢然本宦之祀典既因著述之富而獨隆開身後之門墻亦緣剗剔之費而稍乏若不亟為表揚不惟無以示勸將使貪鄙之夫反笑公為愚拙矣本院系出

至聖叨封世爵雖云亞于大宗祀承

述聖秉彝好德豈敢後于三氏茲具扁儀參兩製

造扁額一面大書

昭代真儒四字仍差該吏鼓樂導送懸于呂氏之堂為此合關

貴治煩將關文事理准照榮送施行須至關者

右 關

浙江海鹽縣

崇禎二年四月 三十 日

關押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爲追崇著書鄉賢以隆道脉事。爲照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畢志篇章、殫精搜拾。居官守嚴一介、廉同夷惠、著書倒囊破家、統接洙泗、創志聖門、既與陳李同祀闕里、復纂三遷、應與樂子並配祖廟。衛道功高、報宜從厚。已經

山東提督學政、布政司參議、兼按察司僉事項稽公評于四氏、准稱著書先儒、崇祀闕里。又經山東提督學政、布政司參政、兼按察司僉事李行會入祀浙江海鹽縣鄉賢祠外。本院情通世好、合行送扁。茲具扁儀叁兩、製造扁額一面、大書道統真傳四字、前列本院爵銜、後書

呈明著書先儒崇祀闕里、移祀鄉賢、冠洋先生立。仍差該吏鼓樂導送于呂氏之堂、以報其著書之功。爲此合開

貴縣、煩將闕文事理、准照榮送施行、須至關者。
右 關

浙江海鹽縣。

崇禎二年四月二十日

關押

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署縣事曹州學正舉人劉、爲優異著書鄉賢以崇祀典事。案照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學富天人、心潛性命、聖統昭于揭日、端資鼓吹之功、羣生爛若發朦、詎任表章之力。位卑德厚、實大聲竑。已經

欽差山東提督學政、布政使司左參議、兼按察司僉事項、復經

欽差山東提督學政、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李、前後准行崇祀曲阜、海鹽兩邑。本學竊以梓鄉後學兼乏、闕里代庖、其於仰止之勤、豈在諸賢之後。爲此特具扁儀一兩、合開貴縣、煩照來文內事理、乞諭該房置扁一面、上書翼聖真儒四字、鼓樂恭送懸于呂氏之堂、萬勿稽延。理合具關、須至關者。

右 關

浙江嘉興府海鹽縣。

崇禎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傳與著書鄉賢事

關押



孔顏曾孟四氏子孫教授司爲追表著書鄉賢以隆祀典事。案照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家學紹博議之富。史才擅千古之奇。捐金襄賑。六郡荷其生全。破家著撰。道脉賴以昭揭。維持名教。羽翼聖真。先經

欽差山東提督學政布政使司左叅議兼按察司僉事項。准崇祀於關里。又蒙

欽差山東提督學政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李。復移祀於本鄉本學。忝列聖裔。承乏宮墻。其景慕仰止之忱。懷之有素。而崇德報功之典。豈後於人。爲此特具扁儀一兩。關送

貴學。煩令該吏查照文內事理。置扁一面。上書筆瀟靈源四字。用張鼓樂迎送於呂氏之堂。萬勿稽延。合將前繇。開送施行。須至關者。

右

關

浙江海鹽縣儒學。

崇禎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建表著書鄉賢等事

關押

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儒學教諭梁。爲旌崇著書鄉賢以隆祀典事。案照原任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學富五車。正角魯亥豕之訛。書績萬卷。翊孔顏曾孟之統。輕財襄賑。千金弗恤。鯁直端方。一介不苟。著書垂訓。纂修堪貽千秋。報功酌德。祀享應延百禩。此之謂洵立德立言。並足不朽者也。已經

欽差山東提督學政布政使司左叅議兼按察司僉事項。復經

欽差山東提督學政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李。前後准行崇祀曲阜海鹽兩邑。本學誼屬通家。欽仰高風。秉獎好德。人有同情。特具扁銀一兩。合關

貴庠。煩照來文內事理。乞諭貴治該庠置匾一面。上書翊道赤幟四字。以彰優異。仍用鼓樂導引。恭送懸呂氏之堂。萬勿遲延。理合具關。須至關者。

右

關

浙江嘉興府海鹽縣儒學。

崇禎二年四月三十日

建表著書鄉賢等事

嘉興府海鹽縣爲悲恩優異著書儒宦。俯照公移奉祀。願轉專祠銀兩。重建本學鄉賢祠宇事。據本縣監生呂兆祥呈稱。故父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數奇吏隱。孳汲纂修。著有聖門三遷。山東通乘等志。及定南北聖宗諸書。後因襄賑死事賢勞。切念祥父力學一生。靡顧家業之破。服官盡瘁。追惜身後之名。惟是事定蓋棺。論照拱墓。幸于天啓六年蒙

山東宗師項准。四氏學公舉從祀闕里。主稱著書先儒。隨入兗州府曲阜縣名宦訖蒙

山東宗師李移開

本省宗師江入祀本縣鄉賢。又蒙

聖公憫祥父著述多書。有功聖域。特捐公銀壹百兩。移會

道縣准從祀外。另立專祠。以生員奉祀事。雖循例恩實逾涯。但本學鄉賢祠宇。因上年海溢圯盡。而塘工浩繁。經費莫措。正煩神念。況前祀諸賢。或道德光照。兼暨祈常之業。或勲名烜奕。更得理學之宗。時位雖殊。窮達一致。此祥父所景行有素。亦祥私淑無自者也。奚忍坐視傾頽。願

將前銀重建祠宇。供奉諸賢。俾祥父呂元善列于廡側。祥子呂逢時得如公移。以青衿守其先祀。則既不動本縣公費。並不涉諸賢後人。而賢祠得以鼎新。專祠不必另立矣。伏乞普鴻鈞之德。鑒烏屋之私。准照公移。賜俞祈請。俾祥得併日興工。丁前落成。庶先人既無忝夫俎豆。枯骨生榮。而後學實有造于天淵。高恩勿替。祥瞻戴生成。當世世無窮矣。等情到縣。據此。隨該本縣知縣田升年勘得故宦呂元善。學有淵源。志存著述。摺聖賢之實錄。私淑獨深。辨禮樂于代更。表章恐後。灑經笥之白雪。原無取于月露風雲。標琬管于青箱。行闢功于關閩河洛。沉告終蓮幕。績著

朝廷。兼飯芋通途。澤流魯壤。業蒙

聖公及

山東學道李雅意崇儒。俾之立祠崇祀外。仍世與奉祀衣巾生員一名。以光先德。礪世磨鈍。具有深意。所當俯賜俞允。以彰隱行者也。卑縣未敢擅便。擬合具由申詳。爲此縣司今備前縣另具書冊。合行具申。伏乞

照詳施行須至申者。

右 申

浙江提學道。

崇禎二年七月 十七 日知縣田升年

縣丞柯時宜

主簿王紳

典史宋賢弼

崇禎三年四月 十六 日

蒙

欽差提督學政、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

兼按察司僉事江 批、呂逢時准給衣巾奉祀。

故

明故著書先儒崇祀闕里儒林郎山東布政使司
理問冠洋呂公墓誌銘

闕里孔胤植撰 衍聖公

丙寅之冬、海上呂太學聖符攜其尊人藩理冠洋
公所著聖門志、鐫訂既成、躬致闕里。凡我四氏纓
紳、啓函歎頌曰、公殫精竭貲、拓我

聖祖大公之門、前受百世、後受來今、公真聖門之
功臣。而聖符力成先業、則又公之孝子也。于是四
氏合詞、請祀公闕里、學憲慨允、俾世世血食。奉主
之口、簪帶襟紳、皆聖賢脉胤、而聖塵羅拜、填擁千
百、得未曾有。祀事已畢、太學樞衣乞誌公墓、余雖
不文、勉用爲誌曰、山以東自萬曆壬子己未間、藩
司嘖嘖有名、參幕呂公云。夫藩古方岳

國初稱行中書省、地分嚴重、故設參幕贊佐其政、
而參幕之典出納治刑名也、爲藩大察腹心。用是
一切郡守倖州縣長莫不欽欽、人有腴禮、然人之
處腴必不知其受瘠、往往不能以滿秩去。惟公之
佐東省也、能力退歛、用將其腴。凡中丞侍御臺之
薦剡名必有公、文武賢書之登錄事必有公、長至
千秋之拜表膺宴樂必有公、先後敬歷、唐椅聲稱。



儒藏

始自鄒幕也。當時有識方且以遠到望之。胡造物無厚而遽奪公平。公諱元善。字季可。別號冠洋。與其兄元美懷洋學生。公特所云已生爲弟耳。而與前母兄元聲念洋太學歡。荆蔭映有珠樹之譽焉。幼有至性。七歲喪父。哀涕之容。酸感行路。卅歲通尚書。游南雍齋舍。儒彥目公。昆季爲兩璧人。而眉面莫辨。誰第誰兄。昔人曾謂惟母知之也。且筆花言藻。衆所推遜。以慈幃遠念。趣歸婚。娶未幾。而胡太夫人以血去。棄公兄弟。養猶恨喪父時不解竭成人禮。而喪塋悲毀。有加于時。念洋子兆禧英少。有異才。方與相切劘。忽焉夭折。公已不任感重。蘭摧而念洋夫婦繼復踵歿。兆禧之遺腹更殤。方大宗之斷絕。是悲。而公配倪孺人。又遽分鵲翁矣。蓋七年之間。所稱斬焉衰經。至于期功。未嘗間遠。雖佳月芳風在前。別自以眼淚洗面。公家昆季。能不神傷。遂不復留念制舉。以謂文園令而必起家科目哉。因各乘例得郎。公注行省。會當選除。相期竝出。懷洋謂公曰。弟有子。宜及時宜展。我須家食。一圖身後。弟倘休滯。我出未晚。公遂以辛亥選人得山東布政司都事。顧東省一時建牙開府。有各中

丞。按鹽屯馬多名侍御。政刑戎儲皆名監司。上下勤勵。施教承令。使當諸名公下。而公惟事每近名。以當其心。必不然矣。公基之以誠。而潛山之慎。敏明潔。特爲始終。雖三齋餉馬漕。折身承不翅若浼。所至有飲水砥操之稱。屢屈署縣。率皆嚴謝。益爲當事所重。至子卯秋試。兩佐棘闈。而食莘甫闕。再與鷹揚。有如兩臺拜表。

闕下。妙簡精良。公凡後先六府使命。每當文翰之舉。如再董曆日及試錄通志。亦必屬公。若通志聖門兩書。不獨捐貲隻手纂輯。而學脉道原。公自嘿嘿肩任矣。歲卯及辰。山東饑。道殣相望也。望能向野無青草。活白骨而肉。惟署司治儲劉公深與公契。受公言。至爲蚤夜策畫。所稱勸賑赴糴。使劉公得以一念生換六郡死。莫非公畢竭心精之所至也。用是以名荷中丞錢公薦一部使者馮公。馬公。畢公薦三。其他罔卿。柱下。戶兵工曹之獎借。又不能更僕數也。戊午冬。晉移本藩司理。然竭蹶奔走。我獨賢勞。病脾衰瘵。以己未三正。奄化于官。年纔五十有一耳。公敦培源本。卒于事母。嚴事伯兄。念洋若師式焉。泊乎任嗣不胤。少寡形影。惟公昆季

相依霜操益凜。究之令子聖符有子，使大宗有奇。天道若示，若于公一人也者。若懷洋得公之計，若然倒于地，曰：生與俱來，死寧獨往邪？不令下泉，惟有吾弟。遂用不起，孔懷之誼，振古所無也。公上世爲河南之安陽人，有汚簿聞道，永樂初以與遜國忠臣河南衛指揮謝貴有交，成籍鹽，遂爲鹽之著閥。其子謹之婦爲永樂乙未進士安陽侯軌之姑。宣德四年，軌僉憲于浙，來謁姑，已卒，爲築墳城西，以識悲感，有記墓碑。公爲杭州右衛指揮僉事望洋公子，孝秀蓮洲公孫，散官朴菴公曾孫。公元配倪孺人，爲山西靈石縣少尹倪元夫女，繼配許孺人，爲乙酉舉人許成名女。子一人，兆祥，太學生，倪出娶胡氏，卽胡太夫人姪女。孫三人，弘基，逢時，逢聖。逢時聘吳侍御海州公弘濟孫女。公生隆慶己巳十二月初七日亥時，卒于萬曆己未正月二十四日申時。以天啓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寅時葬于涇塘橋身字圩。銘曰：

處隨之騶，士懷周有。惟孝友于，璧合如宿。起諸萬于席前，肯語三而掾後。始封于齊，而官于齊，歿于齊。子將天飛霸雄，藝乎浙江之西。

著書先儒崇祀闕里呂季可先生墓表

闕里孔貞叢撰 運使

著書者，著何書也。曰：先生所著合

聖祖，配哲祀，擬二千餘年之前賢後儒爲一門，而俾方來千百世出入此門也。先儒者何？曰：荀況以性惡累筆，見斥于儒，劉因則未嘗著書，而亦稱儒。今開聖門，受當世儒稱，儒允宜祀闕里者何？曰：辯別大宗，斥去異論，源本條流，多所證定，功在闕里，祀闕里尤宜。祀禮既畢，其嗣公聖符歸葬先生，請表其墓，輒爲榮毫。先生姓呂氏，諱元善，字季可，與其兄元美參藩一乳並生，霍子孟所謂後生爲弟也。英壯有才，屈參東省，其佐藩之政，莫尚于助劉叅知賑活萬命，兩拒署攝，特見操槩，拜表轉餉，我獨賢勞。雖荷中丞直指，累借薦剡，咸無當于先生知己，以不知先生著有各書也。故余謂先生一生無過于著書爲大。何者？纓帶之倫，誰不著撰，而造語之際，恒加溢美，有如治一書曰：漢聖，諛藻什曰：文聖，能書爲草聖，頌酒則請比聖。先生懼辱此聖字，特爲溯聖源而合聖支流也。他若談術有奇門，從釋有禪門，慕道者有玄門，自是養我自有門。先



生慮累此門字、獨爲手擴孔門、開天下之私門也。又若樂居積者志食貨、好異者志鬼怪、統內者志北里、喜娛玩者志珍瓏飛走。先生畏壞此志字、力爲志、親聖賢包舉、以爲生人第一志也。當知其心函今古、明會日星、鑑徹人羣、手搏萬類、而著有此跨壓毫翰之編帙也。勛垂四氏、思勸百儒、我輩衡評、匪樂阿好、况先生之于二林、榮兆防馬松楸石、寫爲人文刊在壁、罔不畢載、未有報也。不然而吾帚海禿、其能跳越山海二千里外、點浣人塚墓間乎。且吾家契後、呂出四岳、均之爲炎帝昆苗、而聖祖書題延陵季子之墓矣、敢式前聞、敬表之曰於乎、此有明鹽邑呂季可先生之墓。

明故著書先儒崇祀闕里儒林郎山東布政使司理問所理問冠洋呂公行狀

同邑賀萬祚撰

山東
提學

余視學東省、得見吾鹽故友呂冠洋公理問山東時續修通志、匪獨官司科目褒貶詳贍、至于洙泗一脉、搜彙尤勤、知其當年垂意聖學、淵源不淺也。比謝事歸、復見其聖門一志、爲躍然序之、而令子太學兆祥涕泣晉余曰、先生不惜爲先人序、序之於狀、思過半矣、敢請爲狀、死且不朽。余不忍辭、爲染翰狀之。海上有著姓呂氏、自永樂初主簿公文道始家在河南安陽、以與遜國忠臣河南衛指揮謝貴有交、戍海上、遂土著鹽。以間右推而樂施有義、問其子謹配侯蚤卒、墓在城西竹字圩。宣德四年、侯姪安陽進士軌來僉浙憲、至鹽謁姑、已卒、因營此墓、用寄悲思、有墓記謹傳。義官朴菴公清、孝秀蓮洲公暉、杭州右衛指揮僉事望洋公相周、緊祖父孫、累德基厚、筆飛劍鳴、三葉蔭暎、而望洋公能從英幼、振激中衰、樹動幢戟、爲有識歸譽。元配鍾夫人、爲山東濟南府知府西臯公梁女、生元聲、太學念洋公。繼配胡夫人、亦嘉禾令族、則學生公



兄弟若聯璧也。公諱元善，字季可，號冠洋。與其兄元美懷洋公髫髻雙雙，眉目韶秀，兩人如一，無能別其誰叔季也。七歲喪指揮公，改繞膝之歡爲憑屍之慟。親知見者莫不掩涕。每讀幼而無父一語，則必相對悽然者久之。既通尚書，遊太學，時年十有一齡耳。大司成時于班行屬目，每問書義，應對有條理，大爲奇賞。同舍各流咸呼小友。乃胡太夫人遠念羈旅，獨指通心，尋用歸省，而有倪孺人協和之賦。時懷洋後此亦婚于王方子舍，殷劬溫清，樹青色養之間，溢於里閭。何悟太夫人俄因血疾，不得耐老閨門之內矣。公兄弟哀毀骨立，喪葬愼懇禮意，人謂踰於前喪。讀禮之暇，與猶子兆禧橫經染翰，有如步兵之有阿咸，而忽焉凋隕。伯兄丘嫂竟以痛子隨歿。謂孝秀一遺腹兒，尚堪爲大宗一綫。復九月而殤，是公哭母之涕淚未乾，而哭猶子哭兄嫂，至于哭其遺腹孤，眼汁已盡，不踰年而更有倪孺人之哭，得無繼之以血乎？於是兄弟相顧悲歎，謂伯兄父于與振塲間，卒以鏤心鐫髓，散作空花，馬卿釋之似不從試，穎列於漢官，安見例終不得凌趾郎籍乎？因是而懷洋與公俱得藩幕

當選序且及，公趣兄行。懷洋則謂：「公姪之遺有未已，與吾之未子而冀有子，家則任長，我須爲門戶計。弟之能仕，我有榮焉；儻弟戀丘園，則風塵猶我末路也。」公因勉承而北，選授山東布政司都事。都事貳經歷，以典司政之出入，凡一出入必關諸臺使，與諸臺使下檄不得竟下司，必下經都而後轉上焉。誠諸臺與司聯貫血脉地也。而公以玉立圓應，雖署寮四人，上獨屬意于公。故若子卯文場大典也。公以印卷供給試錄與焉。武闈亦要試也，公亦以鈴卷監試與焉。長至，元正，千秋，大慶也。公以拜表闕廷與焉。續通志、彙聖門大結撰也。公獨以隻手擅焉。他如輸馬價于同卿，轉漕折于戶部，致祥衣于內庫，而斂餉遼師，遠到山海矣。此皆他寮吏得之藉以津潤筐橐，而公則輦蹙蹙處之，恐若湍洑。當事有以瞻見風槩，每欲強之署縣，以爲此君殊勝。航艖三寸銅乘之爲一方厲者，檄至，公每苦拒。人或怪問，公曰：「人垂涎一篆，冀得錢耳。然錢非一片竹篋不得，錢而從此，子孫必還受竹篋，轉以奉人者。」

皆是也。我故不願也。嘗乙卯丙辰間、東省大饑、人相食、時署司而能爲孳瘠計、惟治儲劉叅知一人而已。劉時召他叅佐語、不入、更召公、惟公語能先得。劉之所以爲東民計者、則凡勸賑粥療、赴粟稔鄉、竟得還肉六郡、溝中棄骸者、公居功十之半也。由此諸臺藩臬莫不格外視公、以故

奏薦之有大中丞錢公、有按部使之馮公、馬公、畢公。其部寺臺院監司注上考至二十有四、而品獎亦十有六云。舉問赫奕、自來叅幕未有能若公比者。已未嘉平、量移本藩司理、發春病作、遂用不起。於是大寮哭于公、同官哭于署、四民哭于閭巷、無非惜公賢潔而不盡其用哭也。公竭孝明友、疑厚端潔、事胡太夫人不翅家有嚴君、而執經問藝、侍伯兄念洋猶之北面師、若懷洋怡怡自連根蒂、而問幃恬穆、儼如賓友。泊乎居官、方雅斤斤、以洗濯自愛。一時聯署、亦人人勉自箴飭焉。公生隆慶三年十二月初七日、卒于萬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春秋五十有一。娶倪氏、爲山西靈石縣縣丞倪元夫女。繼娶許氏、爲乙酉科山東中式舉人許成名女。子兆祥、太學生、倪出、娶胡氏、爲胡太夫人

姪日新女。孫弘基、逢時、逢聖。逢時爲念洋公子茂才兆禧後、逢聖爲懷洋公子兆禎後。卜以天啓六年十二月念九日、將塋公于涇塘橋之祖塋。惟大人君子賜以如椽之管、垂不朽焉。

校記

①瞻：當作「瞻」。

②情：當作「請」。

③褒：當作「哀」。

④于：當作「子」。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六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93

SS号=12315544

DX号=000007486540

出版日期=2005. 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目录

圣域述闻 二（卷一一至卷二八）&刁忠民 校点 郭齐 审稿

洙泗考信录&杨世文 校点 郭齐 审稿

洙泗考信余录&杨世文 校点 刁忠民 审稿

圣门人物志&李文泽 校点 刁忠民 审稿

圣门志&李文泽 校点 刘琳 审稿